当代澳大利亚小说译丛

主　编　黄源深

副主编　王光林



Tim Winton

浅滩

Shallows

〔澳〕蒂姆·温顿 著　黄源深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一部堪与《白鲸》比肩的杰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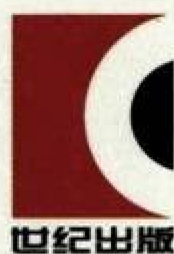
——《华盛顿邮报》

在这部令人赞叹的小说中，蒂姆·温顿刻画了尊严、孤独，以及对爱的渴望。

——《泰晤士报》

小说《浅滩》立意深刻，动人心魄。

——澳大利亚《时代报》



上架建议：外国文学

ISBN 978-7-5327-4883-9



9 787532 748839 >

定价：28.00元

易文网：www.ewen.cc

当代澳大利亚小说译丛
主　编 黄源深
副主编 王光林



浅 滩

Shallows

〔澳〕蒂姆·温顿 著　黄源深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浅滩/(澳)温顿(Winton,T.)著;黄源深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6
(当代澳大利亚小说译丛)
书名原文:Shallows
ISBN 978-7-5327-4883-9

Ⅰ.浅… Ⅱ.①温…②黄… Ⅲ.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Ⅳ.Ⅰ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53296号

Tim Winton
Shallow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im Winton,C/-Jenny Darling & Associates

图字:09-2008-366号

浅滩
(澳)蒂姆·温顿　著　黄源深　译
责任编辑/张建平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75　插页 2　字数 159,000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ISBN 978-7-5327-4883-9/Ⅰ·2730
定价:28.00元

“当代澳大利亚小说译丛”前言

黄源深

几年前，澳大利亚几位著名作家来沪，总领事狄淑贤女士设宴招待，我也应邀入席。宾主才十来个人，话可以谈得很透。席间，我提出了一个设想：翻译十本澳大利亚当代小说，作为丛书，同时面世。这个建议，立即得到了总领事和文化参赞的认同，还当场商量了版权、赞助、出版、新闻发布等关键问题。他们的热情和慷慨让我感动，后来我任职的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也表示大力支持，这使我坚定了完成这项工作的信心。

这个建议的动因，是中国的读者对澳大利亚文学知之甚少，说来说去就是那本多年前出版的《荆棘鸟》，还是一部通俗小说。近三十年来，国内零零星星也出过一些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但因为分散在不同年代和不同出版社，大多没有引起受众的注意。因此我便突发奇想，是不是可以同时推出十部澳大利亚小说？那样也许可以发出一点响动，稍稍吸引一下人们被惯性所左右的眼球。

选择哪十本书来译呢？这是一个难题。但后来大家达成了共识：必须是精品，而且是当代作家的。于是便想到了获奖作品。澳大利亚最大

的文学奖是迈尔斯·弗兰克林奖，类似于我国的茅盾文学奖，是专门奖励长篇小说的。迈尔斯·弗兰克林是以小说《我的光辉生涯》享誉澳大利亚文坛的著名作家，民族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澳大利亚女权主义的先驱，在世时虽有众多追求者，但终身未嫁，1954 年去世时留下一大笔遗产。根据其遗嘱，澳大利亚设立了以她命名的文学奖，奖励在反映澳大利亚生活方面获得最高成就的文学作品。每年评奖一次，每次一部作品。评奖过程非常严格，先是从众多的申请者中选出十人的大名单（long list），然后从大名单中选出五名入围者（short list），最后从这五人中决定一人（一部作品）获奖。1957 年评出了这个奖项的第一位获奖者，就是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帕特里克·怀特，获奖作品是他的代表作《沃斯》，由此可见这个奖的含金量，以及评委锐利的审美眼光。

列入翻译丛书的十部澳大利亚小说，初定时均为迈尔斯·弗兰克林奖获奖作品，但后来与澳方沟通后，考虑到要反映澳大利亚政府所推行的“多元文化政策”，增加丛书的代表性，其中两部改为土著作家和亚裔作家的作品。虽然这两部小说并未获迈尔斯·弗兰克林奖，但它们在当代澳大利亚文学中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至于具体的获奖作家和作品，也因为版权问题，反复磋商，几经变动，最后才定为现在这个书单：

《杰克·迈格斯》（Jack Maggs，1997），彼得·凯里（Peter Carey）著，1998 年获奖；

《三呼圣灵》（Three Cheers for the Paraclete，1968），托马斯·基尼利（Thomas Keneally）著，1968 年获奖；

《浅滩》（Shallows，1984），蒂姆·温顿（Tim Winton）著，

1984年获奖；

《通往战争的公路》（Highways to a War，1996），克里斯托弗·科契（Christopher Koch）著，1996年获奖；

《伟大的世界》（The Great World，1990），戴维·马洛夫（David Malouf）著，1991年获奖；

《旱土》（Drylands，1999），西娅·阿斯特利（Thea Astley）著，2000年获奖；

《井》（The Well，1986），伊丽莎白·乔利（Elizabeth Jolley）著，1986年获奖；

《黑暗的宫殿》（Dark Palace，2000），弗兰克·穆尔豪斯（Frank Moorhouse）著，2001年获奖；

《上海舞》（Shanghai Dancing，2003），布赖恩·卡斯特罗（Brian Castro）著；

《狗的风光日子》（The Day of the Dog，1984），阿尔奇·韦勒（Archie Weller）著。

这个书单中的十位作家都是澳大利亚的一流小说家，他们获得澳大利亚最高文学奖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无论是在文坛，还是在批评家的著作里，抑或学者的讲坛上，他们都是深受称赞，被广为关注的。他们代表了当代澳大利亚小说的不同流派、主题、题材和风格。对于想了解当代澳大利亚文学的读者，阅读这些作品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途径。

彼得·凯里是目前世界上两次获得布克奖的两位作家之一（另一位是南非的库切，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文学前途无量。凯里是澳大利亚“新派小说”的代表人物，采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糅合黑色幽

默、寓言式小说和科幻小说等不同元素，用真实的细节书写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昭示现代人所处的尴尬处境。《杰克·迈格斯》是一部寄寓于狄更斯《远大前程》文本的小说，但注入了后殖民主义的内涵，使其成为后殖民概念中“回写”（writing back）的典型。托马斯·基尼利擅长于运用历史题材和域外故事，反映个人与社会、与当局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以及个人所感到的不安全感和希冀摆脱困境的徒劳挣扎。他的作品既有严肃小说的深刻性，又有通俗小说的可读性，很受读者欢迎，电影《辛德勒名单》就是根据他的小说《辛德勒方舟》改编的。小说《三呼圣灵》以调侃不恭的态度，讽刺了澳大利亚的天主教教义。蒂姆·温顿二十多岁就已负盛名，获得“神童作家”的美称。他不但多产，已发表二十多部作品，而且还频频获奖，是澳大利亚两位四次获得迈尔斯·弗兰克林奖中的一位（另一位为西娅·阿斯特利），两次获布克奖提名。《浅滩》像他的大多数小说一样，反映澳大利亚西部小镇表面安静，实际却充满矛盾的生存状态。克里斯托弗·科契曾两度获得迈尔斯·弗兰克林奖，如他自己所说，“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探索澳大利亚残存的殖民主义个性和心理，以及战争给人们留下的心理创伤。《通往战争的公路》刻画了一个摄影记者在东南亚战争中的神秘遭遇，揭示了人类自身的悲剧。戴维·马洛夫既是小说家，又是诗人，两者几乎一样杰出。他的小说描写现代人的迷茫、战争的残酷、环境保护的重要等，常常采用两个人物互为烘托的手法，风格上表现为一种恬淡的诗意。小说《伟大的世界》描摹了战争经历和传统的“伙伴情谊”。西娅·阿斯特利曾四次获得迈尔斯·弗兰克林奖。她的小说主要反映澳大利亚北方小镇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作者对语言有很强的把控力，语词中常含宗教意象，往往对解读造成困难。《旱土》描绘了一个偏远的干旱小镇以及苦苦挣扎着的人们，为读者提供了澳大利亚的缩影。伊丽

莎白·乔利的作品主题模糊、含混、抽象，人物的性格怪僻，行为出格。小说提供的图像往往零散、跳跃、不完整，需要读者费力地去重组。乔利恐怕是继怀特之后又一个难读难解的澳大利亚作家。小说《井》讲述一对同性恋女子遇到一次意外车祸后，内心所引起的不安与忧虑，风格与其他作品不同，颇似侦探小说。弗兰克·穆尔豪斯是出现于六十年代，主张标新立异的新派小说（New Writing）的代言人。表现技巧上以擅长"间断叙述"而蜚声文坛。小说《黑暗的宫殿》刻画三十年代任职于"国联"（League of Nations）的澳大利亚女官员，在二次大战逼近时焦灼不安的心理。布赖恩·卡斯特罗是一位同时具有中国和葡萄牙血统的亚裔作家，他的小说篇幅都不大，却以构思独特和叙述技巧新颖而为论家所称道。《上海舞》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跟踪主人公从出生地香港到澳大利亚的人生轨迹，对身份、语言和归属等困扰着众多移民的问题作了深层次的探索。阿尔奇·韦勒是一位土著作家，作品主要反映土著人在当代澳大利亚社会中穷困、屈辱、多事的生活状态，小说曾多次获奖。《狗的风光日子》是作者的处女作，却好评如潮，并获得多个奖项。小说写了土著青年成长的烦恼和痛苦，以及他们对自己和社会的逐步认识。

这十部小说的译者都是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的教师，他们曾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等全国著名出版社先后翻译过文学作品，具有较为丰富的翻译经验。其中大多数人都以研究澳大利亚文学见长，可以说，这是一个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群体。这里所译的有些作家和作品，正是他们研究的对象。以此而言，翻译这些澳大利亚小说，他们是有一定优势的。当然，译文的成败还取决于很多其他因素，这对所有参与其事的人，都是一个考验。以下是他们分别翻译的作家和作品：

黄源深　　《浅滩》（蒂姆·温顿）

王光林 邹囡囡　　《上海舞》（布赖恩·卡斯特罗）

彭青龙　　《杰克·迈格斯》（彼得·凯里）

徐　凯 王　慧　　《旱土》（西娅·阿斯特利）

周小进　　《三呼圣灵》（托马斯·基尼利）

周小进　　《狗的风光日子》（阿尔奇·韦勒）

邹囡囡　　《井》（伊丽莎白·乔利）

龙毛忠　　《伟大的世界》（戴维·马洛夫）

司耀龙　　《通往战争的公路》（克里斯托弗·科契）

揭　薇 章　韬　　《黑暗的宫殿》（弗兰克·穆尔豪斯）

这十部澳大利亚小说的翻译和出版，是很多人努力的结果，因此有很多人需要感谢。首先，要感谢上海澳大利亚总领事馆，尤其是前总领事狄淑贤（Susan Dietz-Henderson）女士和前副总领事高戈锐（Gary Cowan）先生，正是他们首先响应翻译出版十部澳大利亚小说的倡议，并积极筹划解决小说的版权和澳方的赞助问题。还有前副总领事欧佳妮（Jane Ogge-Cowan）女士，她接过了前任留下的未尽事宜，在文化处执行助理李蓓艳女士的协助下，最后具体落实了十部小说。此外，现任副总领事叶仁庭（Dene Yeaman）先生也始终关心这个翻译项目。我们要感谢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馆，在得知这个计划后，主动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澳大利亚澳新银行（ANZ Bank），对十部书的翻译非常重视，并帮助解决了版权问题。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全力支持这个项目，并将此纳入科研计划，拨了相应的经费，使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最后应该感谢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尤其是吴洪副总编，欣然接受了这个经济效益不好的出版项目，并组织人力完成了艰巨的校译任务，使这十部书得以按时出版。当然，我们应该感谢的人还很多，但因为篇幅有限，只能就此

打住了，希望能够理解。

最后，谨以这十部澳大利亚翻译小说献给举办中的“澳大利亚年”(The Year of Australia)。

2009年6月于紫藤斋

在靠近某个海角的后面，
巨鲸们守着自己的猎物。
不去追逐，却吞食小鱼，
张开下巴，迷失了道路。

《奇妙的一年》，德莱顿

无情的旅人，在拂晓的天空，
见到了美——令内心欢叫，
令他们愤怒，不知为何，
无情的旅人，在拂晓的天空。

《无情的旅人》，布鲁斯·科伯恩

引子

时间是1831年，地点是世界的底部，那个最年轻，又最古老大陆的最南端。冬日拂晓，薄雾笼罩，美国捕鲸船“男人之家”号起锚离港，放弃搜寻逃兵。一小时以后，安吉勒斯的英国殖民官来观看赛跑。他，圆滚滚的身材，一副皇家派头，却正逢痔疮大发作。殖民地里，马匹很金贵，所以只有人参赛，士兵先比，流放犯随后。士兵们穿着衬衫，站在殖民官的帐篷边，一片荒树茬中间，笑得正欢。他们已经比赛过了，满脸血色。不过那才是前奏，比赛规则也不一样。这时，所有的目光都聚焦于两个步履蹒跚的流放犯上，他们正把小桶般大小的石头，滚上克莱门特山的一侧。

港湾像记忆般宁静，灌木丛在颤抖，花岗岩石矿张着大嘴。

山脚下，官兵们和一小群自由定居者在观看比赛，一边瞧着两个流放犯匍匐前进，一步步把大石头朝山顶的木桩推去，一边喝彩助威。两人拼劲，祈祷，推石，同一时刻抵达木桩，随即松开手，让石头往下滚，自己也冲下山去，与石头赛跑。他们猛冲下山时，灌木击打着胫骨，身后，石头呼啸着，越滚越快，弹向脚后跟。那一小群观者又是吼叫，又是喝彩。比赛先是势均力敌，人与人，石头与石头都如此。后来，其中的一个赛手，名叫利亚姆·奥格拉姆的，绊了一下，跌倒了，

被压在自家的石头底下，只剩下流放犯詹姆斯·希德，在看客们失望地交换赌资，疯也似地躲避滚石时，跑完了剩下的赛程。

在定居区域的边缘，两个巡逻兵来到河口沙堤上，发现了一个人消瘦的躯壳。那人疯狂的眼睛令士兵们胆寒。那是属于来世的眼睛。此人名叫纳撒尼尔·库帕，经历了一番磨难之后，还剩下一口气，才让他像个活人。

港口，低处长满贝壳的滩涂上，躺着一头座头鲸，是被海水冲刷上来的，身上烂出了坑坑洼洼，腐烂时咕噜作响，连那些在孤寂的浅滩上寻觅胡瓜鱼和鲻鱼的尖嘴海鸥，也懒得去光顾了。

如今已是1978年，地点是西澳大利亚的安吉勒斯。

小镇上，客货两用车围着安吉勒斯椭圆形球场，给它上了一道金属和玻璃的镶边。两队男子在泥泞的草地上搏杀，你推我搡，手捅脚踢，把一个湿透的皮球，从烂糟糟的场地一头运到另一头。场外有几辆金斯伍兹牌汽车。在上了蜡的挡泥板后面，小镇的人在呐喊助威。

车辆排成了一个圈子，圈子后头，男孩们在泥泞的砂砾上玩耍，筑起水坝，拦住黄泥浆水。女孩们玩着“跳房子”游戏，把水泼在绣花衣服上。有个老太在一旁观看，手里提着购物袋，身子靠在一条腿上，头上的发髻滑到了一边，活像融化了的纸杯蛋糕顶上的一粒樱桃。她的耳边响着嘈杂的声音。

比赛结束后，一半的镇民被领到摇摇晃晃的大看台，参加庆祝会。两队的赞助商德斯·普斯特林，一面示意人戳破啤酒桶，一面又吐出一颗牙齿，并吸吮着苍白的牙床。下午，黑人橄榄球运动员和家人，同白人们一起喝酒，喝了一个小时。

晚上，所有酒吧都在谈天说地。皇家艾伯特酒吧里，老酒徒们谈论

陈年旧事，啤酒泡沫四溅，不时智慧闪耀；在伦敦酒吧，穿灰色西装的男人轻声细语交谈，散发着作废的赌博条子；在和睦世界酒吧，生意人边嚷嚷，边低头喝酒；在黑白酒吧，说话声和飞镖声此起彼落，嗒嗒地渗入墙壁。而底下的码头上，明星酒吧老板，雅利安人哈萨·斯塔茨一面等候捕鲸人归来，一面给几个老人倒着掺水的啤酒。他们的父辈曾在这里喝酒；他们的儿子们一旦厌倦了青春，也会来此狂饮。斯塔茨的向往很幼稚，与他二百二十四磅的体重很不相称，他几乎是两只脚交替跳着。地板上躺着斯塔茨最老的顾客，头枕在脚盆的痰沫和灰尘中，无力再爬上让他摔下来的高凳，却做着梦，回到了 1915 年。

捕鲸人终于闯进明星酒吧，哈萨·斯塔茨用啤酒款待他们。船员们开始打打闹闹。酒瓶敲开了脑袋，看热闹的人相互击背，深怕笑不出来。在倾泻的啤酒和飞溅的玻璃雨中，厄尼·伊斯顿自言自语地说着大海的故事，想起了披荆斩棘的祖宗，勉力睁开眼睛，将周围看个明白。哈萨·斯塔茨很是高兴。

大街上，一个老太婆靠在新开的伍尔沃思连锁店的橱窗上，睡着了。

小街上，一个老头写着早祷文，煤油取暖器的废气熏得他眼泪汪汪。

那些还算健朗和清醒的土著人，从保留地里一路闲荡过来，借着闪电的间隙，坐在酒吧外面，向倒在人行道上厮打着的白人讨酒喝。小镇对面，一个废弃的高尔夫球场上，他们的儿子们在同外镇的对手打架，用的是撬棒和铁丝网上的倒刺。

一对年轻夫妇躺在床上。他们的房子栖息在克莱门特山一侧，俯视着海港，已经有好几代了。男人身子瘦削，头发柔韧。女人虎背熊腰，杏黄色皮肤。他们结婚不久。双方都觉得这场婚姻是突如其来的。这会

儿女人在做梦，半醒半睡。那男人醒着，几小时后都无法入睡。女人翻了翻身，抓住男人的胳膊，随后又松手，放下了。

“海洋号”在安吉勒斯港停泊以来，一百四十九年过去了。这个镇不大，不过是两座灌木小山之间的一块荒地，镇上有一些赖以生存的工业。但是安吉勒斯尽管困难重重，挑战着人的理智，却靠了莫名的恩惠，竟能始终岿然不动。

安吉勒斯

第一章

安吉勒斯小镇东面的海湾里，夜空中回荡着喊叫声。在月色笼罩的沙滩上，一个帐篷留下了剪影，旁边是朦朦胧胧的一台拖拉机。帐篷里面，汽油灯带来了暖意。一对男女赤裸裸躺在床垫上。男的在看一本陈年日志，日志放在女的臀部上。女的倾听着外面海湾里鲸鱼的做爱声，那是她孩提时代听到的声音。她的身子颤抖了一下。

"我还是个小不点儿的时候，它们就不来这里了，"她喃喃地说。

"嗯?"

"我说的是鲸鱼。过去它们总是给我一种奇怪的感觉。"

男的把稀疏的长发从眼睛上抖开。"这话怎么讲?"

"每年的这会儿，鲸鱼出现在附近的时候，我总是要做这个梦，一遍又一遍。我听到……"

"是吗?"

"那时，并不觉得奇怪。我只是个小姑娘。我听见下面海湾里上帝的叫唤，便走到窗前去看个究竟。他在叫唤我爷爷，口气很耐心。丹尼尔……丹尼尔。爷爷没有出去。过了一会，上帝停止了叫唤，下面海湾里传来了雷鸣般的溅水声，整幢农屋都摇晃起来，月光下，我看到了闪闪发光的，黑色的……鲸鱼，一点点朝房子冲过来。我大叫一声，倒在

床上，拉过被单蒙住脸。突然间，雷声大作，大雨倾盆。暴风雨过后，我到了爷爷的房间，却不见他人，地板很湿，而我，在世界上孤零零一个。我回到床上，决心再也不醒过来。而我醒来的时候便有这种感觉。爷爷会在我床边，一手提着灯，一手端了一杯牛奶。这就是上帝，我会说。他会微微一笑说，'是呀，我知道。'"

"这样的事每年都发生吗?"男人问。

"有两年是这样。然后有一年鲸鱼不来了。"

男的叹了口气。"你们库帕家人呀!"

"爸爸说库帕家人一向很傻。"

"说得有理。"

"铁定的傻瓜，或者什么的。"

那男的耸了耸肩，合上书，关了灯。他以为听到了船桨擦碰的吱呀声，但附近并没有船。这是老人们嚼薄荷的声音，透过微风传过来的。

在房子外面的海湾里，露脊鲸刚从南极冰川过来，黑色的表皮在渐浓的月色中闪着光，呼吸声像雾气一样弥漫在水面上。

在下午刺眼的阳光下，这一对男女沿着浪花飞溅的海滩走去，到了海角背风处阴头的一个深潭，戴上面罩和脚蹼，跳了进去。男人看着女的长腿在前面划开水波，不禁想道，妻子不该生为陆地哺乳动物。她的肺很好，又身强力壮，在水里灵活自如，动作迅速。有时候，他怕她。她来了个突然袭击，冲出白蒙蒙的波浪，一把抓住男人的腿，像鲨鱼甩猎物一样甩了起来。男人看到了奇奇怪怪、胆子贼大的鱼，觉得它们的脆弱很可爱。但是，他只能看看。她不允许在水下使用武器。他看见她巨大的身躯往深水里钻，在底下明净的光线中游过一大片贝壳。

在沙滩上，她给他看一些被海水冲刷得发亮的东西，是她找到的，

一面停下来让他把她头发上的海水拧干。他在她脖子背上咬了一口。

“爸爸在盼着我们，”她说。

第二章

同一天，威廉·佩尔离开了深色的汽车，捧着一大堆毯子，闻着刺鼻的樟脑丸气味，想起了十年前的旧事。他一面踏上通往保留地的弯曲沙砾路，一面暗自笑了起来。

一只小小的鹪鹩落在前面的树枝上，转过头来，飞走了，树枝在鸟的身子下纹丝不动。佩尔惊叹小鸟的纤巧，为此感谢了上帝，一边继续往前走，一边回味着往事和想头。他想到了一件颇具讽刺意味的事情。一百年前，他思忖道，我拿着的这些毯子，会沾满伤寒菌，可是一个世纪后，我来到这儿，依然捧着这些毯子。他毫无幽默感地大笑起来，叹了口气。是呀，他们现在需要这些毯子，他想，所以我还是捧着，就这么回事儿。

在空地上，露水淋湿了小屋的铁皮，朝阳给景物抹上了凄清的亮光。一堆灰烬旁边潮湿的地上，躺着一个男子，一动不动。草地上，绿色、金色和褐色的酒瓶闪闪发光。佩尔丢下一条毯子，盖在那男子身上，把余下的毯子撩在最大的棚屋门口。屋里的人在睡觉，醒着的心底里羞愧难当，不好意思出门迎他。威廉·佩尔牧师折回寒冷潮湿的小径，朝车子走去，不由得感到自惭。思绪又飘回到了 1968 年，当时，

他随波逐流，同上帝讨价还价，而月亮躲在云层后面。

早上，佩尔呆在自己的家庭办公室、给《辩护人》杂志的编辑写信，在备用房的书写板上消磨时光。屋子里塞满了一箱箱食品、毯子和衣服，堆得摇摇欲坠。污浊的气味中，飘浮着灰尘。

后来，他沿着大街走去，向盼他点头的人打着招呼，在"野花咖啡馆"买了两听香烟。附近，一个摩托车团伙骑着兰姆奈克斯车转悠，皮夹克上印着"上帝的垃圾"的标记。牧师在《辩护人》编辑室外停下，递交了信件。每天他打电话给编辑部的时候，总听见记者们在插科打诨。

"永远闹不清佩尔为谁而来。"[①]

"他为你而来!"

佩尔朝海港的深水码头走去时，想起了自己的年龄。他已经七十二岁了，早过了退休年纪。事实上，他的退休日期已定在7月1日，还差六周多一点。城里的长老决定，安吉勒斯的教会需要一个更年轻的人。毕竟，圣公会有个年轻人，循道公会也有一个，尽管基督教向来没有。镇上以前有个年轻的基督教牧师，是个酒鬼，开着他的小莫里斯牌车，直闯镇外的污水处理厂，溺水而亡。佩尔知道，镇里人会欢迎他的继承人达比，因为达比是个洁身自好的年轻人，笃信宗教，不忘做礼拜。

佩尔没有同人打招呼，便走下扭曲的木头台阶，朝水边的低平台走去，在两个老同学旁边找了个位置。迪克和达西穿着大衣，身子暖烘烘的，在钓鱼，对水着了迷。

---

① 原文为"for whom the Pell tolls"典出海明威的小说名"For Whom the Bell Tolls"(《丧钟为谁而鸣》)，此处记者们故意打趣，取笑佩尔。

“你好，比尔，”他们说。

“你们好，迪克，达克，鱼钓得怎样？”

他们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映在水里的天空。

“希望不错，”迪克说。达西点了点头。“鱼在那儿。”

“好，”佩尔笑着说。

“那么，请问上帝好吗？”达西问道，干瘪无齿的脸上露出诡谲的微笑。

“啊呀，”佩尔大笑，“希望不错。他也在那儿。”

三人放声大笑，在码头游弋的海鸥听来觉得怪怪的，被这个似乎像老人们本身一样老的玩笑吓了一跳。佩尔的目光扫过海港，那儿有沙洲和呆滞的浅滩。当年，他和这些老人曾追逐又肥又懒的鲻鱼，在泥里挖牡蛎，乘着平底船在浅水里转来转去，陷进一脚深的淤泥。佩尔给他们烟抽，只有这，他们能接受。随后，他走了，任他们陷入了温暖的沉思，而自己，心里却生出了一丝凄楚。

他往住宅区走去，经过布伦斯维克街老库帕家的房子，库帕老太曾在这儿住过；大萧条期间，丹尼尔·库帕也在这里小住；如今，库帕的孙女同城里来的丈夫已经住了一年。昆尼·库帕现在已成了昆尼·库克森。佩尔心里想，那个库克森是个怪人，干什么都不适应。佩尔还记得一份过期的《辩护人》的头条新闻：**前记者被发现一丝不挂。**于是佩尔暗自笑了起来。他想，大冷天里，谁要是在安吉勒斯中海滩赤条条游泳，出于爱护，谁就得被逮捕。那天，昆尼·库克森在海滩上也是赤身裸体的，但法官穆尔黑德·威尔克斯明白，她是谁的女儿，所以法庭没有传唤她。在安吉勒斯，昆尼·库帕始终是个令人称奇的人。小时候，她天真烂漫，不像她弃家而走的母亲。在学校里，这孩子讲的事儿让老师惊诧不已，什么同海豚说话呀，在海贝里听到上帝的声音呀，害怕雷

鸣与闪电呀，等等，这让她在所有人眼里成了个怪人。

佩尔走进理查森面包店，那是理查森父亲年轻时建的。佩尔要了一筒面包，和售货姑娘打了个招呼。

“你好，牧师，”她说。他挤了挤眼睛。

“啊呀，我还是再要一打烤饼吧，亲爱的，”他说，“到我那里去的人总希望有烤饼。而且，出于某种原因，还要好多奶茶。”

“行呀，牧师，”她说，沾满面粉的手指在钱柜里乱摸。

“我不是你的父亲[1]，姑娘，”佩尔似笑非笑地说。“我发誓。”

姑娘包好了他买的东西，有些困惑，觉得这老头很傻。佩尔扭了扭身子，匆匆付了钱，走了。

到了牧师住宅的回廊，老教堂的阴凉处，佩尔突然从食品袋里拉出一个烤饼，朝尖桩栅栏扔过去，烤饼撞在栅栏上，炮弹似的化成了葡萄干碎片，落进小巷，一个过路人发出一声惊叫。佩尔立即溜到里面。

午饭后，他开始清理抽屉。午后凉爽的光线中，尘埃雨点一般落在他身上。佩尔发现了一个旧的马尼拉文件夹，停下来读着标题：**关于改变巴黎湾捕鲸站现行作业的建议，1972**。他一页页飞快地翻过，碰上一段却读了起来。

> ……美国东海岸作了尝试，并且成功地实施了这种做法。在那里，原有的捕鲸船和围捕网改成了鲸鱼观光船，载上游客和学生，去近距离观看原生态环境中的巨大哺乳动物。露脊鲸和座头鲸已几

---

① 英文 father 一词，有“父亲”和“牧师”两层意思，此处售货员称佩尔“Father”，本意为“牧师”，佩尔却故意曲解成“父亲”。

近灭绝。抹香鲸仍遭捕杀，但如果不去袭扰，任其繁衍并游近陆地，那么这项产业发展的势头会更好。鲸鱼观光也许不像捕鲸业那么有利可图，但在维持用工方面却是切实可行的，因为一旦捕鲸业在安吉勒斯成为累赘，很多海员和工人势必失去工作……

佩尔漠然地把这份发黄的报告丢进了垃圾桶。"你可不是个带头人，"他说，不禁想念起往日的安吉勒斯。那时，充满智慧的男女都敢于直言。那些带头人，像他父亲那样的老人，像他的老朋友丹尼尔·库帕那样的年轻人。

星期一早上，从他坐落在古姆伍德街的办公室望出去，德斯·普斯特林看得见古姆伍德大理石纪念碑和建立不久的许愿井。这是埃德加·古姆伍德墓地的标志。古姆伍德是在安吉勒斯过世的第一个英国绅士。早年，流放犯死得快，也不时有人死去。第一个死去的自由人是个步兵，用枪打掉了自己的脚，1829年死于坏疽病。但是，绅士很少见，绅士般的死便成了历史。古姆伍德是个很敏感的人，一到殖民地便上了床，一睡而不复醒，死去时床单上放着一卷密尔顿的作品。石匠和他的兄弟承办了他的丧事，两人都是酒糊涂，在一个错误日子的拂晓时分，把古姆伍德埋得太靠近镇的边界，墓碑上写着：

此处长眠着埃特加·华莱士·古姆伍德

1832年12月16日殁于悲伤

愿上帝让他放荡的灵魂安息

这突然建立的坟墓和鲜为人知的疾病"悲伤"，使整个小镇一片惊慌。镇里人把自己关在家里，足足一个星期。两年之后，一条主干道在坟墓

两侧开叉，使墓地成了一个难看的小岛。又过了三十年，这儿成为安吉勒斯镇中心。一个世纪后，普斯特林一家来到这里，同来自牛津的古姆伍德是远房亲戚，因为他们自己的名字就是古姆伍德-普斯特林，直到二十世纪才放弃那种表面的关系。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不少人丢下英国舒适的日子不过，到殖民地寻求发展机会。来自萨里郡的本杰明·普斯特林发现西澳大利亚的安吉勒斯不错，便立志要在这里发家致富，占有这片地方。

德斯·普斯特林并没有去思考他同许愿井下那段历史的关系，只不过隔着街道朝长老会教堂看了一眼，便回到了自己的桌面。玛丽恩·洛厄尔在他身后忙乎着，双手被他的腰带塞得满满的，就像是要把各类物品塞进一个太小的袋子里。她把腰带往上提，两只手放在他衬衫下面，闻着虚假的薄荷巧克力气味。她知道不该笑，还知道前任为笑而付出了巨大代价。那个年轻女子明白，不从就肯定会丢饭碗，禁不住诱惑，进了普斯特林的大卧室，赤裸裸躺在他床上，却在他雇主脱衣服的时候，看到一张龌龊的草纸粘在他左半边屁股上，便忍不住笑了起来。普斯特林很光火，一怒之下把她按倒在床上，插进她身体，给她穿上衣服，解雇了她，粗暴地把她扔到了房前的草地上。

腰带理好以后，德斯·普斯特林精神十足地准备做这天的生意。他办公室的墙上贴满了出租的房产照片，刻板的一次成像照，照的是倾斜的平房和农舍，底下是玛丽恩用整齐的粗笔字体注明的细节，听上去还挺诚实：**普斯特林房地产**/出租/哈克河小农庄/11.5 英亩/河岸景观/一流土地/水井已挖/价格优惠/。在他左边的墙上，挂着一个起卷的日历，上面印着笑鸟的照片，让人想起罗伯特·孟席斯，日历上写着：古姆伍德路边服务兼售润滑油。几个赶早市的顾客上街经过这里，好奇地抬眼看了看，在染色玻璃里却只看到他们自己。

临近中午，他打电话给牧师威廉·佩尔。

“嘿，牧师，”他说，舌头舔了舔松动的牙齿，“能告诉我一些教会的事儿吗?”

“关于我们教会呢，德斯，还是牧师职位?”佩尔回答。“我想可以试试。”

“好。怎样才能当上长老呢?”普斯特林笑了笑，露出白白的牙床。

“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想当个长老。你知道，既然我到这里已经有些日子了。教会需要一些年轻人来决策。我知道我不是毛头小伙子，但其余的家伙老得连鞋带都系不动了，你明白我的意思。”

“不错，我想我懂，德斯，”佩尔说。“而且，他们不都是老家伙，德斯。斯勒姆小姐、詹姆斯太太、盖洛韦太太都不喜欢别人叫她们‘家伙’。”

“那就叫‘家伙们’。”普斯特林大笑。“回到正题上来吧。”

“正题是我知道你想要什么，德斯·普斯特林。你也许会不同意上帝，但他对教会选择长老设立了比较全面的准则。你得成为…….”

“我会无视你的失礼，牧师……”

“行。我无视你的已经好多年了，现在麻烦你……”

“你就告诉我一件事吧，牧师。”

“我能选择什么告诉你吗?”

难缠的老畜生，普斯特林想。比我想象的还精神。“谁来选择长老，你吗?”

“教会。教众们。现有的长老是按教会的推荐行事的。这个制度并不完美，我承认，但挺管用。”老人听来像是在绕弯子。

“什么时候选长老?”

“8 月 2 日。”

“你哪一天退休?”

长时间的沉默。普斯特林听得见老人在思考，听得见他的心在齿间跳动。

“7 月 1 日。普斯特林，要是你认为你能控制教众，谋到一个你觉得有权有势的职位……”

“是吗?”普斯特林笑了起来。

“首先，你搞不到。其次，你想试一试的理由将不存在。大部分理由已经不存在了。我犯了个错误，让你有得逞的可能。对你的狡猾，我犯了个严重错误，不过感谢上帝，你对我的估计犯了更严重的错误。”

普斯特林的目光越过街道，落在路对面老教堂的石灰岩上，仿佛是教堂的建筑在作梗。

第三章

丹尼尔·库帕在坐等，两只脚交替放在回廊的栏杆上，痛苦地放着屁。身边堆着折叠好的橡胶靴，像两团粪，引来了更多的苍蝇。那天是星期一，五月十六日。低处，牧场伸向干燥的洼地、草原和沙丘的地方，拖拉机像涨奶的奶牛那样咆哮着，库帕咒骂克利夫兰·库克森是个大傻瓜，连高低比值都分不清。十六个月之前，这个城市男孩来了，从

他那儿偷走了昆尼，从此就没有下过雨。

自从几天前来了鲸鱼，他就没有睡过好觉。鲸鱼的声音触动了他的记忆，带来了岁月飞驰的感觉，带来了让他气得抽搐的凶兆。

这时，老福德森露出了鼻子。他挤过洼地附近干枯的荆棘，在车辙和水沟间一摇一晃地走着。他看见了孙女儿。她指向掠过沼泽的什么东西。库帕看到野鸭子飞起来，翅膀黑压压一片。

嗒嗒的引擎声停止时，克利夫和昆尼·库克森跳下拖拉机，在喧闹声保护下，一起开着玩笑。

“你驾驶起来像头混蛋驴子，”库帕说，酸溜溜地笑着。

“那得怪拖拉机，”克利夫·库克森说，看着老人破烂的靴子。

“胡说八道。”

“嗨，爷爷，”昆尼说，把一束头发往后甩，跨上回廊，吻了他一下。库帕咆哮着，接受了她的吻。她侧过身子的时候，他发现她没有戴胸罩，可以一直往下看到肚脐眼。世道就是这样，他无精打采地想道。

“你在吃葡萄呀，”她说，拣起了一根老枝。

“最后一批了，”库帕说，并没有抬头去看头顶的枯枝。葡萄藤已经干得发黑。

年轻人返回拖拉机，一面交谈着，一面从护架上解下一个麻布袋。他给老人看里面的鲍鱼，每个都像切开的小瓜那么大小。老人不再和昆尼说话。

“我小时候它们都有那么大。”

围场一片褐色，空气清新，像加热的金属那么滴答响着。库帕的围栏要修了，牲口瘦得皮包骨头，奶牛挤奶不足。他已经老得管不了这个地方。妻子去世后，别人已经这么说了好几年了。不过近来他才失去劲

头，人也变得有点憔悴，才明白自己有多老，有多讨厌。连土地也已经腐烂，在我周围涌上来，把我挤到了浮土上，他想，成了一块干痂，仿佛我是什么肮脏的东西，一口吐了出来。库帕把爪子一样的脚挂在栏杆上，放了个屁。他的孙女瞧了瞧他的脚。

“爷爷，你在干什么呀？你脚上全长了泡。”

“走路，”他说。

显然，他不在工作。

克利夫提了鲍鱼往屋里走，经过开着的房间，里面有石灰岩砌成的火炉，爆裂的沙发，越来越灰暗的墙壁，墙上挂着几张男女画像，看上去神情忧郁，目光凶狠，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库帕家眼睛。他踩上一块挂毯，那无非是多根网状的线头，被岁月褪尽了色彩。他进了凉爽灰暗的厨房，厨房里散发着各种各样的气味，潮霉气、带血的肉气味，以及洗革皂味儿。他一脚踢开一堆硬邦邦的皮件，那是一个马鞍，很少使用，也不维修，变得又硬又皱。石头铺成的地面上，有几双旧靴子、一根领带、一些捕兔夹、几本发霉的书、一个斧子头，还有鸡屎。克利夫要成为这儿的主人。他捅了捅火炉里的煤，那炉子巨大无比。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倾听着外面透进来的谈话声。

暮色降临，牧场越来越灰暗，不见有露水湿润牧草。空气热得反常，一度预示会有暴风雨，但天空无云，也不透明，只是干燥得沉闷。三个人坐在回廊的藤椅上，喝着库帕家自酿的酒，听着回巢倦鸟的叫声，观看并感受着黑夜的来临。

“鲸鱼还在那儿呢，爷爷，”昆尼说，俯视着海洋上的一抹靛蓝，在黄昏中仍可分辨。

“从来没有想到这些家伙还会回来，”库帕说。“上回我看到了几条，

昆尼，我的姑娘，那还是你乘校车去镇上的时候，那会儿，你奶奶还活着，我也还没有觉得自己老了。”

“我记得。那时候它们每年冬天都来。”

天全黑了。飞蛾撞击着蒂利牌灯发烫的白色玻璃，弄得叮当作响，在回廊下的地面上，投下踉踉跄跄的影子。

“你什么时候回镇去，”老人问，喝完了最后一瓶酒。

“明天，”克利夫说。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老人心里太明白了，只是假装没有听见。三人一时无话。克利夫放好椅子，像是起身去睡觉，老人动了动。

“水井里还有两瓶冰镇着呢，”库帕咕哝着说。“要是你能处理一下，那敢情不错。”他要他们跟他待在一起，即便那是孩子的把戏。他要同他们谈谈，这些遥远的生客，那么年轻，那么灵巧，那么成熟，遇难不惊。他很妒忌他们，因为他们比他更接近生命的起点。

“我去拿，”克利夫说，站了起来。

“不，还是我去吧。”昆尼说着离开了回廊，消失在黑暗中。她毫不迟疑地上了路，在尘埃中体味着儿时的脚印。

老人瞧着她的身影融入夜色。

“这么说，”他开口了，没有抬头去看克利夫，“你找到了那些日志。”

“是呀，”克利夫点了点头，瞧着老人头顶上粉红色的疹子，显露在白发的缝隙。“我思忖你是故意让我找到的。”

“好好读一读，为了……”他犹豫了一下，想了想，最好的设想是干扰一下，在一潭死水中搅它一搅。

“为了什么呢?”克利夫问，被吊起了胃口。

“我不知道，”库帕叹了口气。“读一读，了解些日志以外的东西。”

“是吗?”克利夫等他说下去。

“库帕家族是个值得自豪的家族，”他想：他们没有爱过。充满激情，唯独没有爱。

“我知道。从昆尼那儿了解到的。”

“你还没了解到一半。”

“那么，也许我会弄明白的。”

库帕耸了耸肩。在他面前，这只是个毛头小伙子。他希望昆尼会来。克利夫已经开始让他难堪了。

水井里的水冰凉，带着几分寒气。具有纪念意义的坚实风车噔噔响着，伸展得很开。风车底下，新鲜的水流曲曲折折地从地下涌出。孩提时代，昆尼会爬上风车，去看海湾中的鲸鱼浮出水面，喷出硝烟般的水雾。在农场冬青树的高处，她曾想象过约拿的故事，想象鲸鱼如何成为上帝指派的信使。她把四肢挂在带盐味的风车腿上，瞧着大鲸鱼懒洋洋地游动，等待传来上帝的信息，她肯定信息是会来的。她等待鲸鱼肚皮朝上，来到风车脚下，回答她的问题。每年冬天，她爬上去坐等，每年的问题会更改，可是有一年，鲸鱼却根本不来了。

昆尼·库克森倾听着蕨丛中的动静，爷爷最讨厌这种植物。她却喜欢挺拔的叶子，会几小时，几天，躺在绿叶丛中，听风的叹息。最后，她摸索着找到了岸边半浸在水中的酒瓶，拿着朝房子的亮光处走去。他们会谈论那些讨厌的日志，她想。天知道，我认为爷爷更有见识——他知道克利夫的为人。

库帕睡在坚硬的小床上，一夜无梦。妻子去世后，那张床是他的安

慰。在起居室，库克森夫妇躺在大床上，床单踢到了地上。昆尼侧睡着，呼吸均匀。她丈夫搂着她，大拇指顶在她肚脐眼上。克利夫醒着，心里焦躁不安，看着她背部的轮廓，陷入了沉思。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他注意到的正是这清纯的弓背。那时，他看见她躺在同一海滩的岩石潮水潭。一周之前，他刚失去工作，在一连串伤心的失败中，那是最近的一次。他已经跑遍半个州，考虑着下一步行动，实在是无计可施了。他令她感到吃惊。她甩了一下厚厚的头发，在孤独中一把将他抓在手里。一年半之前，那个夏季的第一天末，克利夫兰·库克森依然一筹莫展。但是，他有一种心满意足的逃遁之法，把一切失败、怯懦和陈腐的记忆弃之脑后。逃避已经足够对付一切。

克利夫从昆尼的睡姿中抽出身来，下了床，在房间另一头的桌子上找到了灯，点亮了，让它幽幽地燃着。他打开砖头一般厚的日志，抛弃了那不起眼的遗产。

……于是我感到极为沮丧，在同"男人之家"诀别时，我继续划着桨，看着船往后倾斜，锚甩了出去，几个老海员在船后挥手，说着下流话告别，话音消失在微风中。随后，船上有人说，他把这个地方取名为鲸鱼湾。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名字……

克利夫读到了各种信息，如放袋鼠狗下水，搭帐篷，生篝火，以及白白的沙滩。

我害怕芬恩的船员，他们好像都是罪犯。利克，他们的捕鲸炮手，脸庞像杂种狗；凯恩，他们的第二炮手，上回跟人干架，被打掉了左耳垂。黑尔，我们那位胖得臃肿的厨师，告诉我，凯恩把他

皱巴巴的耳垂藏在水手柜里。黑尔肯定是拿我开玩笑。昨晚，我睡在他旁边，他是十足的一座肉山。入睡之前，我看着火光在船帆上跳动。夜间醒来，我想象着干枯的肉和凯恩的耳环粘结在一起。我翻过身来，靠在黑尔有保护作用的巨大身躯上。屋外，狗们令人心寒的呜咽使我感到害怕。

1831年5月28日，我们一大群人，二十五人之多，到了这个远征渔场，离最后停靠港霍巴特数千英里。我孤单一人。我无意在日志上谈论内心的孤独，只不过记录一下自己的情绪以及事情的经过，为了不至于忘却，也为了不让脑子闲着。丘林是个怪人……

克利夫的四肢，突然感受到了一整天的活动所带来的疲惫。他合上日志，关了灯，上床去睡觉，抱住昆尼，胳膊搁在她的乳房上。

丹尼尔·库帕坐在回廊上，高处的排水沟里有一群乌鸦在扒食。他思索着，抬头去看维拉普山上裸露的花岗石山面，他知道孙女儿和她丈夫到那里去了。那座山高踞于一切之上，山下有褐色起伏的牧场、越来越白的沙滩、房子、棚屋、细长的小厩。库帕咒骂那山，嫌山面太光滑，太平淡。他独自咕哝着，沉浸在记忆之中。他在回廊栏杆上跺了跺脚，头上的乌鸦却几乎一动不动。他进了屋，把大床上的床单整理好，任凭自己的床单成了臭烘烘灰色的一团。他拖着脚步激动地在屋里走来走去，一面轻声说，“上帝呀，出了什么问题，老家伙？这是怎么回事？”他再次在回廊上坐下，望见了山，听见远处水底下鲸鱼的动静，感到浑身酸痛，就像季节变换时一样。

小山上，山面倾斜的泥土里长着一丛丛小树，覆盖了花岗岩山基。很多树变了形，像麻风病人的四肢一样，多结多瘤，弯弯扭扭。到处都是花岗岩疙瘩、累累伤痕、不成形的喷射物。昆尼寻路沿沟壑而上，充满了无望的希望。每一块肌肉都调动起来，朝着对她来说意义重大的瀑布走去。今年冬初，瀑布应当从悬崖上泻下来，但在维拉普，向来没有秋天，在那之前，也没有夏天，当然更没有春天，有的只是无法解释的酷热。水会有一些的，昆尼告诉自己，不可能老是干旱。可是这里没有水。山顶的瀑布不过是悬崖上的水印子，山脚下越来越小的水潭平静无波，坏疽一般的水面上，分布着疹子似的幼虫。

库克森夫妇站着，一句话也没有。一个夏季之前，他们就是一起上这个地方来的。甚至在那时候，气候也是失控的。山脊上下了雪，形成了厚厚的瀑布，像一把晶莹的大镰刀，切割着岩石，冰凌使树皮灼灼生光。他们的笑声响彻山谷。这时，两人赤裸裸站在瀑布下，感受到水落在闭着的眼睛上。在光芒四射的瀑布中，他们跌倒了，水冲在眼睛上、背脊上，那冲力把两人挤压在一起。皮肤的毛孔刺痛得厉害。他们深深地融为一体，植入水和光之中，躲避瀑布的冲击。即便由于疲惫，无奈被水冲开的时候，两人依然合在一起。

昆尼和克利夫相对而视。各自都看到，这不可避免。两人都渴望这一时刻。昆尼松开乳罩，克利夫脱去内裤。两人忙乎着的时候，都闭着眼睛，背上爬着昆虫。浓汤一样的绿色潭水，微微漾起波澜。

午后太阳的热力，像镰刀一样剁割着死寂的牧场，乌鸦紧挨着泥土飞跃而过。昆尼和克利夫就要离开，库帕无精打采地坐在回廊的椅子上，脑袋很疼，骨头酸痛。我再也不愿在这块被上帝遗弃的土地上孤身

过日子了，他想。连狗都离开我和这片土地，奔好地方去了，连狗都这样，而狗几乎是跟该死的普斯特林家人一样有耐心的。库帕不想年轻人走，要是自己还有点想象力，他真想让他们感到无地自容，要求留下来呢。昆尼最后一次出来到回廊上的时候，他把一个小棉布袋塞到她手里，那是他们家的传家宝。

“啊……”她喃喃地说，打开了用绳子抽紧的袋口，“鲸鱼牙齿，抹香鲸牙齿。”在长长的曲线圆锥体上，雕刻着一个人，夹在鲸鱼的嘴巴里，脸上露出格式化的茫然的恐怖，眼珠突出。

“那表情属于纳撒尼尔·库帕家族。”

昆尼笑了笑，有些犹豫。克利夫面露喜色，非常珍惜地在手里翻动着发黄的宝贝。

“周年礼物，”老人说完便走进屋里，弄得克利夫和昆尼在回廊上目瞪口呆。

“嗯，我得去把袋子拿来，”昆尼说，跟着他进去。在暗洞洞的厨房里，老人把火炉的炉门打开，又关上。“爷爷?”

“滚吧，我忙得很。”

“听我说呀，”昆尼抚慰地说。“你愿意到安吉勒斯来，同我们待几个星期吗?”

“在那个屁眼似的地方? 同那个傻瓜?”

“他不傻。”

“你知道个什么?”

她冷冷地在他胡子拉碴的脸颊上亲了一下，走掉了。

克利夫发动了路虎车，拉下太阳眼镜遮住两眼。昆尼爬上车，砰地把门关上。

“拿到袋子了吗?”

“我根本没有袋子，你这个臭傻瓜。”

他把离合器松得太快了，一下子刹住了发动机。他有些困惑。

库帕望着远处的灰尘飞起来，直至融入钢蓝色的天空。库帕，你这愚蠢的狗杂种，他想。他责备自己不该把鲸鱼牙齿给了他们。不知怎地，他认为，那有不好的含义。他咒骂自己太渴望友善，甚至亲情，不明白人们既然清楚这点，却又为什么需要这两者。“别再折磨我了，”他低声说。“让老天下雨吧。”

回家路上，库克森夫妇驶近安吉勒斯的时候，收听了地方电台。根据预报，安吉勒斯和西南沿海有雨，而东面并无变化。随后是安吉勒斯旅游局发布的每日捕鲸报告：“……向大家通报，巴黎湾捕鲸公司捕到了七条鲸鱼，接下来整天将忙于剥取鲸油，所以不要……”这时昆尼大拇指一按，播音员的声音戛然而止。

“你干嘛这样？”克利夫抗议道，“我在听这消息呢。”

“对不起，我不想听。”

一大群凤头鹦鹉飞过前面的路。在沙砾路路边，二十八只普通鹦鹉的断肢残体映入眼帘。

“怎么啦？”

“我就是不想听昨天夜里他们杀了几条鲸鱼，行吗？”

“结婚周年愉快，”克利夫说。

两人默默地驱车进了小镇，穿过哈克河上的小桥，看到鸟儿在浅滩上滑行。那儿附近，牧羊场主已经搬回来，住在歪歪斜斜的小棚屋里，这些小屋是那些把放牧当作爱好来这里，却失败而归的城里人建造的。黄昏时分，他们驶过安吉勒斯椭圆形跑道，经过灯火通明的酒吧和汽车旅馆，来到克莱门特山下陈旧的库帕家房子。两人都非常明白：今晚将

会爆发一场争论。

第四章

棚屋的铁皮墙在抖动，克利夫透过墙上的小洞看见了老人们的灯光，便合上企鹅版小说《白鲸》。

他听见外面屋顶上老鼠的声音，在滑溜溜的桩子附近，爪子和嗓子吱啦吱啦响着，十分刺耳。两小时之前，两个警察坐在外面，很觉得无聊，在吸烟和闲聊警署逸闻的间隙，用.38口径手枪射击老鼠来解闷，直到用尽子弹，吸完香烟，只剩下谈话支撑着，边说话，边往岸边走去。老鼠吃同类的尸体，但数量似乎并没减少。

他扣好大衣纽扣，走过敞开的条木地板，地板缝里看得见条状的水流。他开了门，振作精神抵御夜间寒气的侵袭。他翻起领头，走下通往低平台的阶梯，平台上亮着灯。迪克和达西盯着亮晃晃浅绿色的海水，没有抬头。颌针鱼、小鲱鱼和斜竹筴鱼搅起了水花。

“不咬钩?”克利夫问。

老人们看了看他，似乎很留恋自己的大衣。“啊，咬，”迪克含糊地点了点头。老人们既没有带袋子，也没有带水桶。他们背靠整木挡风柱坐着，那柱子是几年前有人为了给他们挡风而钉上去的。他们的鱼饵很大，不时有鱼来啃，令他们感到很欣慰。

克利夫从未见他们钓到过鱼。他挨着他们坐在挡风柱的下风，希望

也许今晚他们会同他说话。他朝水面望去。深水码头长达几百米，狗腿似的略微有些弯曲，下面悬着一个平台，上面全是硬壳般的鱼鳞，因为当地人总在这儿钓鱼。大油轮停泊在码头狗腿形的爪子上。四分之一英里之外，三艘船紧靠镇码头停着，那是巴黎湾捕鲸公司的船，公司的陆地中心站就在桑德河下游的港口外面。镇码头也保护着游船“推土机”号光滑的表面，游船老板叫特德·贝尔，是位举世闻名的钓鱼比赛好手，这天晚上到了安吉勒斯。

“到码头来的人，你是年纪最轻的。”

克利夫吃了一惊，很有些震撼。其中一个老人同他说起话来。

“你说什么来着?”

“在那帮家伙中，你肯定是最年轻的看守人，”迪克说，大衣裹住了说话声。

“是吗?”克利夫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是吗?”

“是没出息的人干的，那活儿。酒鬼呀、老海员呀、退休的家伙呀，还有体面的绅士，就像达西和我。”他唠唠叨叨，一边笑，一边咳嗽，还吐了痰。南风抓住了奶油般的黄痰，顺势抛了出去——两口痰被有弹性的黏丝连接在一起——旋转着消失在黑暗中。

克利夫冷静地想了想说，“你们这些家伙，以前干这个工作?”

老人们侧眼看了看克利夫，又回头去注意浮标针尖似地摆动了。这时，头上响起了脚步声，克利夫跳上台阶，老人们摇着头。

他帮助醉醺醺、臭烘烘、闹闹嚷嚷的商船船员签了字，抵制了他们因为误解所作出的友好表示，看着最后一个出了棚屋，目送他们摇摇晃晃危险地走完码头最后一段路，到了船上。他倒了杯咖啡，打开纳撒尼尔·库帕的航海日志，读了起来。

1831年6月2日。过去几天，我完全生活在孤寂的瞭望台里，眼睛盯着海洋。日子一天天过去，天气一天比一天糟糕，一天比一天冷，凄凉的小雨越下越多。每天都给大海的色彩增添了死灰色。我内心深处有一种预感，但又说不清楚。在这个所谓的鲸鱼湾，却没有见到鲸鱼。

如果捕鱼业没有什么好转，那么，等我们回到德温特的时候，债务会更重，境遇也不会比流放犯要好。

1831年6月3日。雨没完没了地下着，仿佛上帝在为这灰色奇异的海岸哭个不停。昨天晚上，离得最远的一个营帐里有人打架。那个利克……

1831年6月5日。棚屋已经盖好，鲸油提炼炉很有改进。一共4间小屋。两间是供船员用的，其中一间给头儿芬恩和贾米森，另一间给陆上勤务人员（厨师、制桶工和木匠）和捕鲸炮炮手。最后一间是仓库和厨房。

1831年6月6日。我祈望，上铺的诺厄尔斯开炮能像他打呼噜那么有力！说来也奇怪，竟然要依赖鲸鱼那样不可预测的东西，需要把它们杀掉来还债。

1831年6月7日。我在瞭望台上再次下笔。海洋漆黑漆黑。我蹲在船帆下，雨在耳语。我是一个可怜的守望者。

1831年6月8日。今天早晨拂晓时，土著人冒着凄凉的雨，来到我们营帐。这些人肤色藏青，披着动物的皮，带了长矛和奇怪的佩剑。贾米森先生的智慧避免了一场大屠杀，因为他阻止了利克用捕鲸矛攻击他们。大多数情况是在我离开岗位后，偷偷地爬下来，穿过灌木丛，在安全和隐蔽的距离中观察到的。我们的人戏谑了一番，笑了一阵子，引起了不少误解，却并没有在交流中得到什么，于是我便离开去瞭望所躲避。我到了海滩高处的瞭望所，看见远处海湾中升起两束羽毛状水柱，我的心停止了跳动。我拿起铁皮桶，像敲鼓一样敲起来，发出了警报……

克利夫坐着，猛地将背往后一靠，听着码头的木段上响起了空荡的脚步声，而且越来越近。他听了足足一分钟才有所觉察，于是便合上航海日志，扔进手提旅行包里。脚步声更近了，门哗地开了。

"嗨，别那么呆头呆脑地坐着，"昆尼说，两脚叉开站着，披着围巾，穿了大衣，身子大得像个海员。"雇用我吧，队长。"

克利夫站了起来，从口袋里抽出手。"你在这儿干什么?"他大笑，隔着桌子拥抱她，弄得她失去平衡，倒了下来，用胳膊肘撑着。她从外衣里取出一只油光光的面粉袋，从牛仔裤里掏出一卷尼龙线。

"我想钓一会儿鱼。"

"在这……"

"对你来说太冷了，是不是?"她眼睛里已有泪水。自从回到安吉勒斯后，昆尼和克利夫很少说话，相互躲避着，感到两人之间有了隔阂。

"不，不，"克利夫结结巴巴地说，就怕她掉眼泪。

他们借着迪克和达西的灯光，走下台阶。雨停了，星星把光芒撒遍锅底一般黑的天空。老人们听见昆尼的说话声便抬起头来，在外衣里动

了动身子。

"嗨，"昆尼说。

他们点了点头，微微一笑。达西的嘴巴是一个黑洞，迪克的有些牙齿是成堆贝壳的颜色。

昆尼从线圈上放出了一些钓线，从口袋里拿出贻贝，取下一小片肉来，串在钓钩上作鱼饵。然后把钓线抛入冰冷发亮的水里。她手指很小，颜色是蓝的，在拉动钓线的时候，手中留下了白色的缝隙。克利夫瞧着她的手，以及鱼儿飞动的剪影，眼睛瞟了一下另一头的迪克和达西。两人的钓线颤动着，鱼在咬钩。他们坐着，握住抖动的钓线，慈祥地斜眼去看昆尼。

没有几分钟工夫，昆尼钓了三条鲱鱼，小小的身躯在袋子里拍打着。她像老人们那样全神贯注，眼睛紧盯着水面。

"你钓得不错呀，"克利夫身子缩进外衣，感到几分难以言说的不安。"嗨，"他朝老人们叫了一声，"看样子，你们这两个家伙得向她讨教讨教了。"

他们笑了笑，手猛地一拉。

"你们干吗不拉上来呢?"昆尼问，感觉得到他们盯着她。

他们耸了耸肩，达西嗤嗤地笑起来，迪克从衣服的最里层取出一个酒瓶，递上前。克利夫拿了过来，见是一瓶过气的葡萄酒，犹豫了一下，喝了一口。他擦了擦瓶嘴，把酒瓶递给昆尼。昆尼瞟了他一眼，喝了起来。这东西热热的，很刺激，但味道像药水。

"这下面有很多鱼呢，"她用手指了指，咳了一声。"猜想是被灯光吸引过来的。"

老人点了点头。库克森夫妇茫然地相互对视了一会。克利夫看到她嘴角上有一簇头发，像一个小伤疤，便伸过手指，昆尼避让了一下，只

顾看那厚厚的鱼群整整齐齐地进出灯光区。在光照下，鱼儿弄得晕头转向，疯也似地游来游去。

昆尼开始发抖，于是他们便收拾鱼线和鱼饵，昆尼同老人们说了声再见，夫妇两人爬上通向小屋的台阶。

“该死的傻瓜，”那对年轻夫妇进了小屋后，其中一个老人隔着外衣咕哝着。

“是呀，”另一个说，“不折不扣的傻瓜。”他们一面钓鱼，一面咕噜咕噜喝着过气葡萄酒，明净的天空带来更多的寒意。

小屋里，库克森夫妇吃着过期的饼干，喝着咖啡。咖啡是克利夫用一个旧罐子热的。蒸汽升腾到脸上，融化了生硬的脸颊，两人细品着那滋味。昆尼把三条小鱼摊在地上，看看有多大，小心地刮去透明的鳞片，这些鳞片无形中移植到了她手掌上和胳膊上。小屋里散发着燃烧的灰尘味儿，来自角落里栅栏式的旧取暖器。还有一丝潮湿的鱼腥味。在整个码头底下，黑暗和老鼠同时爬进了平台、扶梯、栏杆和升降口。

“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爷爷就带我进镇，到这儿来钓鱼了，”昆尼说，看着自己的靴子。

克利夫向昆尼投去离奇的、心照不宣的目光。你现在还是个小姑娘，他想，丝毫没有改变。我敢打赌，十年前，迪克和达西就在这个码头色迷迷跟着你转呢。

“总是纳闷，这小屋里有些什么呢，”她说。

“不就是老鼠，还有我吗，”他笑了笑。

昆尼打了个哈欠。干吗那么一本正经地看着我？她不明白，轻轻地甩了甩头发，好让他看得更清楚些。上帝呀，我真讨厌这个地方，墙上的盐斑，大胆地蹿来蹿去的老鼠，河对面罐头加工厂的气味，丈夫摸不透的微笑：凡是听到的和看到的都让她气恼。她又觉得自己掉

入了陷阱。

克利夫收回冷峻的凝视目光，甚至决意避开她诱惑力很强的手部的动作，那双手很有欺骗性。别责备我，姑娘，他想。你爷爷把我逼到了这一步。在这个镇上，现在我只能找到这份工作。不管怎么说，我喜欢，这是我的工作。

昆尼的目光并没有收敛。她想：瞧你呢，假装没有跟我在一起，好像你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孩子。那些老人知道我属于这里，上帝呀，他们不是这么想吗？昆尼记得，瀑布底下，在一艘顺流而下的游艇底部，这个男人剪刀似地刺进了她大腿之间。在水中的小船里，你叫着说你爱我，克利夫，为了我，你才活着。要是我跳出小船，游走了，留下空空的你，你会不想活了。

她的咖啡凉了，咖啡黑色的表层在杯子一半的地方留下了一条线。她在黑色里看到了自己的眼睛。

"克利夫。"

他的头摇晃了一下，几乎睡过去了。

"有件事，我想知道一下。"

"什么事？"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读航海日志。我要你老实回答我。"

完全像一个库帕家族的人，他想。她要求我为我的生活，甚至阅读习惯，提供充分的理由。他把手掌往眼睛上擦，在手掌的遮掩下考虑了一下。昆尼想，你为什么要离我们而去？没有必要节外生枝了！你不能留下我不管。

但是克利夫只是叹气。他爱这个女人。对他来说，生活中留给他的没有比这更宝贵了，愉快的日子，都是与她一起度过的。他们的爱情给他带来了生命、色彩和希望。他几乎能够后退一步，去调侃往日的失败

了。他有些惊讶，但没有刻意去抓住这一刹那。阅读航海日志给了他更多的东西，他在拥抱某种陈旧的东西，是一个人所奉献的，那个他所害怕、讨厌、热爱的人，丹尼尔·库帕。

“别伤害我们，克利夫，”昆尼说，不明白为什么会为他感到惋惜。

“涉及你们的家族，是吗?”

“我们的家族是个谜。”

“也许是。”

“你我都是，我们家可不是。”

克利夫耸了耸肩。“我爱你，昆。”

“废话。”

他大笑。这莫名的笑声把昆尼赶到了门边。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因为用力过猛，整幢小屋都摇晃起来。她的脚步声橐橐地远去了，只剩下克利夫看着她留在地板上，像饼干一样又干又脆的三条小鱼。他一脚踢过去，小鱼掉进木条缝里，落在水面上，发出轻微的噼啪声。

……一点半，贾米森的船进入视线，从船员划桨的轻快样子可以判断，显然没有拖回鲸鱼来。我们把船拉到浅滩上来的时候，我看到盛钓线的桶空空的。我明白发生了打斗。船员们情绪低落。他们告诉我，出了事故。诺厄尔斯碰到了不顺心的事，手指轧进了缆绳和船舷之间，绊倒在一个粗大的缆墩上。为了避免翻船，蒙福德拿起斧子，砍断了缆绳。有人说，贾米森下令砍断手指而不是绳子，但我不信。人不会那么野蛮的，我们是美国人。

船员的工作发生了变化。凯恩成了我们的炮手，利克已是芬恩先生的人。

我们在给芬恩先生的鲸鱼剥皮的时候，土著人从雨蒙蒙的阴暗

地方出来了，送给我们头头一些粗糙的小树根，很像麻风病人的手，烧起火来很旺。他们要一些鲸骨上的肉，作为回报，放在肩上，扛回灌木林去了。

半个晚上，这些人打着灯笼，穿梭在鲸鱼巨大的身躯上，很像格利佛身上爬满了小人国的人。这些家伙的黑色油彩在火光中跳跃，火焰在陶罐底下发出劈啪的声响，陶罐下燃着土著人用兽皮包着送来的树根。这些人的脸都是油光光的。

我依然无法入睡，夜晚，上铺那个可怜的诺厄尔斯，翻来覆去，不断呻吟。一个痛苦的男人发出的声音是多么孤独！世上没有比这更孤独的了。而且无人可以与之分担，他要孤苦伶仃地生活在自己痛苦的海洋里，那痛苦如潮流一般，反反复复。诺厄尔斯不断地翻身，在黑暗中摸索。我希望分担这痛苦来减轻他的负荷吗？没有。我感到惭愧，但只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吵闹声，我才恨他。我要他离开或者死掉，在残存的夜晚给我一点安宁和睡眠。

我很累，只是借着肩头的月光写下这些文字。诺厄尔斯在叫喊："完了！完了！"此刻，天灰蒙蒙的，暗示拂晓已经来临，要不，这只是我的想象？

五点半，滩涂上的罐头工厂响起了尖利的换班汽笛声。克利夫兰·库克森醒过来了，头枕在打开的航海日志上。他吐了口痰，痰沫落入木头地板的缝隙，消失在底下的半明半暗里。他的牙齿有一种感觉，仿佛涂了坎贝尔的蘑菇霜。海鸥的脚爪刨着房顶。老鼠走掉了。他的头足足痛了一个半小时，直到白天值班员来解救他。这人粗短肥胖，醉醺醺的，满脸的皱纹和疲惫。克利夫始终记不住他的名字。

在底下的平台上，迪克和达西彼此倚恃在胳膊上睡着了，酒瓶空空

的，没有瓶塞，落在脚边，渔线在水里。

克利夫沿着码头朝岸上走去，周围的海鸟五彩缤纷，上班的工人迈着轻快的步子，往罐头厂汇聚。他第一次明白这样的生活模式已经有多久了。他自己的房子坐落在小山上，清晨显得很清晰，从厨房里射进去的阳光，闪亮耀眼。他的房子不过是一个小方块，即使走近了也大不了多少。

最后他终于到了尽头的沙砾小路，以及岸上昆尼捡贻贝翻起沙土的地方。好像是午饭时间了。脚踩在沙砾上，发出老鼠啃咬和刨抓的声音。

第五章

“一年两次，比尔让我参加这样的旅游，”一个胳膊像火腿一样的健壮女人同她的大胸脯女伴在说话，“大胸脯”拿着一个皱巴巴的玻璃纸袋，在吃葡萄干。“让我披着头发再来看看所有的自然景色这会使我再次焕发青春更爱国莉莉就像我和比尔谈恋爱那会儿不过他可从不来旅游他要照管几条狗还有火车模型不让邻居的意大利孩子碰袋鼠的爪子佩思是个快节奏城市时不时你就得休整一下啊莉莉安吉勒斯是个好地方那么多海滩呀海湾呀这地方真漂亮历史那么丰富可以看的东西那么多人又很友好你看到马吉·坎贝尔没有不我想她说的是哈克河不我可不能像你那样吃葡萄干莉莉那会弄坏我的肠胃造成便秘你没事儿吧亲爱的那就不错

了啊这些年轻人很可爱但很紧张好像他们是在铁幕后面旅行这些可怜家伙你知道要是我们年轻时参加这样的旅行我们会一路唱歌像云雀那么快活现在的年轻人压力太大你从来没听见过他们唱歌啊呀比尔坐骨神经痛莉莉……”

昆尼·库克森轻轻地哼了一声，瞟了司机巴尼·威尔金斯一眼。巴尼笑了笑，眨了下眼睛。在两个大屁股、黑亮头发的女人后面，二十来个二十岁才出头的人，不安地透过呼吸造成的车窗迷雾，望着桑德湾一大片灰色的伤痕，道路往南拐的时候正好看得见。昆尼肯定，这群年轻人是学生，来写生的，也许是城里大学布置的作业。他们似乎情绪不高，彼此说话时惴惴不安。

早上的旅程一直很枯燥。家里的沉默气氛让昆尼既疲惫又憔悴，而这回的半岛之旅又让她噩梦连连。在梦中，她成了一个蓝头发的中年妇女，饱受便秘之苦，就跟她天天为她们做导游的女人们一样。她知道，野花盛开季节，情况会更加糟糕。一想到自己五十岁了，双膝已经不听使唤，胡子难以漂白，汗腺也控制不住，想到已是只为尊严而奋斗的年纪，昆尼便感到恶心和害怕。

在旅程较早的一站，一个叫鲸鱼鼻孔的地方，昆尼注意到了这群人中较老的一个男人，穿着羊绒套衫，脸上刻着沟壑，透出焦躁与疲倦。她恰好站在他旁边，这时，整队人马汇聚在岩石上的凹槽形出口，因为海洋驱赶着积聚起来的风，迫使一些人急忙往后退去。昆尼见那人目光沉郁，脸庞精瘦，不免有些困惑。在第二站，她又注意去观察他。那是一个叫峡谷的地方，南海洋在悬崖间掀起了“V”字形大浪，活像一块切开的蛋糕，轰隆隆滚过扁平的半淹礁石，撞击在并不锋利的悬崖表面上，在空中溅起数百尺高的泡沫，几乎到了岸边的铸铁瞭望台，整队旅客都瑟缩在那里。昆尼记住了“旅游局指南”中列为必读，却毛骨悚然

的细节，说的是恐怖的溺水和救助的失败。她把那群人招呼在一起的时候，见他们不由自主地蜷缩在一起。

这个地方总是让昆尼·库克森感到神秘。还是孩子的时候，她就听人说，在大片的悬崖底下，弯曲的半岛靠海的一边，有不少洞穴，其暗道通到一千英里外的纳拉堡。

昆尼领着那群游客，踏上盐渍条纹花岗石构成的荒地，拾小径而下，朝天然桥走去，所谓的“天然桥”实际上是座灰色花岗石拱门，横跨泡沫飞溅的裂缝。在那里，她给他们又讲了些压抑的历史，也使自己更加压抑。

在去最后一站的路上，雨点敲击着车窗，昆尼指出了一些游客饶有兴趣的看点，那两位中年女游客，或喁喁私语，或嘴里啧啧不停，还把长袜子往下卷，而且回头对着后面的年轻人。

“听我说呀，亲爱的，”其中一个说，声音盖过了昆尼滑稽的背诵，“你们看上去真苍白，真紧张，旅游看风景嘛，应该开开心心，干嘛不唱个歌助助兴呢?”说完，便像乌鸦叫似地呱呱唱起了“去蒂普莱，路途遥远”，后面的人一时目瞪口呆，下巴拉得长长的。

去蒂普莱，路途遥远，
有很长的路要走！
去蒂普莱，路途遥远，
到我最亲爱的姑娘那儿走走！

昆尼没有去理会歌声，却顾自背诵，决心保持克制和沉着。“现在，我们正拐弯到吉米纽黑尔港去……”

再见了，皮卡迪利大街，

再见了，莱斯特广……场。

“现在，左边那个拐弯的地方，通向原来的检疫站，一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还在使用……”

到蒂普莱，路途遥远，

但我的心依旧在彼岸！

“穿过桑德河，现在正好能看到蒂普……啊呀，真要命，看到安吉勒斯。啊，扯淡！”

唱第二段歌词的时候，有几个人附和了，到了合唱时，巴尼·威尔金斯已难以抑制自己的思乡之情。随后，整辆车子回响着喧闹的歌声，年轻人忸怩地笑起来。昆尼却毫不退缩，汽车吃力地爬上抵达巴黎湾之前的最后一个斜坡时，她的嘴唇跟话筒贴得更紧了。

车子慢吞吞地下了长长的沥青路斜坡，银色的储罐和一簇簇小房子映入眼帘。歌声已越来越轻，只剩下几个女人还在咿咿呀呀地合唱。而一见别人已鸦雀无声，就连她们也闭嘴了。

“自从1910年斯堪的纳维亚的一批公司开始做捕鲸生意时，巴黎湾捕鲸公司就在这里作业了。1918年，公司的主权转让给了澳大利亚，一直到今天。巴黎湾运作中心是在澳大利亚留下的最后一个以陆地为基地的捕鲸企业。以陆地为基地捕鲸是安吉勒斯的一个传统，已经有五十多年历史……”

最后半英里路程，车子里寂静无声，直到汽车开进捕鲸站院子的沙砾停车场。压缩空气门打开时的嘶嘶声，听上去像是打碎了东西似的。

昆尼下了车，朝周围打量着。迎面扑来了煮沸的鲸油臭味，二十秒钟后，这一小群人掏出的手帕，便似百花争艳了。忍着点吧，她想，你们大伙上这儿来不就为这个吗？正当这群人上前穿过大门的时候，她打量着的那个大胡子上前来了。

“对不起，”他说，带着外国口音，“请问哪儿可以打电话？有要紧事。”他用手指摸了一下黑胡子上灰白的尖尖。

“我来指给你看，”昆尼说，朝小博物馆兼纪念品商店走去，店门外架着一门捕鲸炮和一个十九世纪的鲸油提炼锅。“在这里面。”她指了指博物馆门廊里的付费电话。

他点了点头，走了进去。昆尼回到了一小群人中间，朝山下走去，带头唱歌的那位领着路。学生们把笨重的画夹紧紧地夹在腋下，仿佛怕风吹走似的。

低处的鲸鱼剥皮台，有一个很长的斜坡，通到血淋淋的浅滩。绞车把一条鲸鱼升起来，悬在半空，钩子穿过鲸鱼的尾片，铁链和钢索咯咯地转动着，拉得很紧。几个男子穿着橡胶靴和血迹斑斑的汗衫，用水龙头冲洗着平台。在锅炉、炼油炉和发电机轰鸣的地方，一缕缕腐臭的蒸汽从小屋里冒出来。在迷漫的臭气中，其余几个穿橡胶靴的男子冷漠地闲逛着，手里拿着长长的冰球棒似的东西，在等待着什么。鲸鱼的躯体被固定好了。在旁观者心目中，这是个庞然大物。这时，那些人才操起冰球棒开始干活，割下鲸鱼体内深处乌黑油亮的鲸脂，削掉巨大的身躯。剥下的鲸脂很光滑，切割成了长条形，像床垫那么厚。女人们喘息着，靠得更近了。一个年轻人弯下腰呕吐起来，溅到了周围人的脚上。海鸥弧形状来回飞翔，羽毛让蒸汽熏得油腻腻的。这头抹香鲸像一条打捞起来的船，被按部就班、血淋淋地肢解着。

其他几条鲸鱼都系好了，浮在水面上，海鸥把头埋进巨大的、海角

似的鲸背。一艘汽艇绕着鲸鱼的躯体兜圈子，枪炮声响彻水域。

昆尼生了根似的站着。像往常一样，看着自童年以来见过无数次的切割过程。她难以无视这气味。她还记得婚后的头几周把克利夫带到这儿的情景。那时，克利夫惊叹鲸鱼庞大的身躯，羡慕那些捕获并肢解鲸鱼的人。那天晚上，克利夫在煎香肠的时候，两人争了起来，而且越来越激烈，昆尼逃到了楼上。克利夫追着她，并同她做了爱，而一屋子全是焦香肠的味儿。

“真恶心，”她旁边的一个外国人说。

“是吗?”

“敏感的人会觉得这景象令人厌恶。”

“是的，”她说。

照相机咔嚓咔嚓响着。鲸油剥离工的靴子沾了血，脸上、手上、胡子上也全是。外面玻璃般亮晶晶的水面上，一艘汽艇驶来了，船首两侧掀起了大浪，艇后拖着一条发胀的鲸鱼，鲸鱼背上停着很多鸟。汽艇靠近的时候，水里出现了鲨鱼火箭一般的身影，乱转着，嘴巴和鼻子咬进了鲸鱼的侧身，鲸鱼受到撞击而抖动着。一个人手持步枪站在船舷，朝水里开着枪。

“记者马上就到，”那个打了电话的人说，昆尼侧眼看到了那个人。

工人们操着刀子往鲸鱼腹部割去，内脏开始翻滚下来，很快淹过剥离工的膝盖。锯子轰鸣着。昆尼全神贯注，想看一下鲸鱼的眼睛，但是鲸鱼被拖往高处平台的时候，一块下坠的鲸肉挡住了鲸鱼的头部。

“马上，”同一个人对第三个人说。昆尼觉得自己像个偷听者。

汽艇慢悠悠开进来的时候，鲨鱼们划开了四周的海水。甚至连停在水面上的海鸥也被咬住了。昆尼看到一只海鸥的翅膀浮在水上。汽艇后面的鲸鱼东突西撞，最后终于被拖到了坡道脚下，身上一处黑，一处

红，烂糟糟的。在脱离水面的一刹那，一条鲨鱼也跟上来了，扭着身子，依旧紧紧咬着鲸肉，头像钻子一样钻进去，甩一下头就咬下一块肉。剥离工们大笑，嘴上打着赌玩。但是很失望，因为鲨鱼翻了个身，劈里啪啦掉了下去，落到平台上，掉进了水里。两个女人用手帕紧紧捂住脸，对这样的奇迹直摇头。昆尼听到了美国口音。接下来是更浓的血，更难以摆脱的臭气。

“混蛋，”外国人说。他回头朝停车站望了望。“已经快二十分钟了。现在是时候了。现在!”

随后，就出事了。昆尼大吃一惊，几乎要昏倒。从周围的画夹中，昆尼看到了很多硬纸板，上面的字写得整整齐齐。画夹摊在地上，像张开翅膀的大鸟。人都拥到了鲸鱼肢解台上，纷纷躺在血泊中，躺在水龙带喷出的水中，以及一块块鲸肉中间，胸上盖着标语牌硬纸板。剥离工们又惊又怒地大叫起来。绞车嘎嘎地转动了几下后寂静无声了；电锯不再来回拉动。此时站立着的只剩下鲸站工人、中年游客们，以及昆尼·库克森。几秒钟之内，唯一的声响是水和血缓慢地淌下平台，流入海中的声音，以及远处砰砰的枪声。好一阵子，昆尼只能看着。趴在地上浸透了粉红色血水的年轻人，握着牌子，上面写着：**巴黎湾和屠夫们，停止屠杀，别让鲜血染红你们的头颅。**这些人的后面是一头巨大的抹香鲸，身上千疮百孔，流着血水。背上的巨大伤口汩汩地冒出像岩浆一样厚的血。昆尼听见中年妇女们在叫喊。

“从那儿滚开！快从那儿滚开，你们这些不负责任的笨蛋，天哪，这样的耻辱，我可从来没有想到过……”

女人们紧握拳头，挥着火腿一般粗的胳膊。昆尼看到剥离工们站在平台的一头，一时手足无措。她听见身后巴尼·威尔金斯走下小山，咆哮着，骂骂咧咧。一块牌子上写着：**无耻**！昆尼·库克森硬挺着往前挪

动脚步，踏着血浆，朝外国人躺着的地方走去，这时那外国人的山羊绒套衫已浸透了血。昆尼坐了下来，随后躺在粉红色的血浆上。有人欢呼起来。从眼角的余光中，她看到巴尼·威尔金斯挥着拳头，只见这个曾开过她们校车的可爱家伙在骂她，并往地上吐着唾沫。人们纷纷跑下小山，手里拿着照相机、笔记本和录音机。接着，年轻人唱了起来："我们必胜"，中年妇女们讨厌得说不出话来。昆尼没有标语牌，随手拿起了一件印刷品，把它弄扁了盖在身上，以防不测。

在西澳大利亚安吉勒斯好好看看鲸鱼，旅游指南说。

后来，照相机拍起照来，再后来，剥离工们把水龙头对准照相机。在朦胧的昏眩中，昆尼听见了枪声。

第六章

五十八年前，哈萨·斯塔茨出生在一家旅馆酒吧，现在他经营并拥有这家旅馆。他是新教教会归正会教徒，安吉勒斯商会会员。这会儿，他仰靠在父亲留下的转椅上，桌上的报纸被他推到中间，成了乱糟糟的一堆。星期五为下周准备的文书工作已经完成，货也进好了，博彩已经结算，手头的事都已了掉。这时候换了别人，是会点上一支烟的。可是哈萨·斯塔茨每天都为癌症担心，后半夜都为此出汗。他没有吸烟，却从上身口袋取出一卷大麦糖，先把棉一样的东西吹掉，然后用牙齿咬下一块。

"玛拉!"他叫喊在雅座酒吧招待客人的妻子。"叫个懒坯顶替你一

下，你替我寄几封信去。”

雅座酒吧里没有回应，只听见低回的音乐和杯子的磕碰声。斯塔茨又叫了一声，还是没有回应，便拿起信，大步走到回廊上，突然意识到吃早中饭的顾客已经到了。他把叫喊克制在齿缝之间，推开玻璃门，来到街上。总有一天，我要把那女人揍得屁滚尿流，他想。

到了街上，他精神大振。新商店、新车子、新拓宽的路总让他感到舒心。他把镇上的气息吸进肺里，面包房的温馨，罐头食品厂的酸味，旅游局的新鲜空气。他从靠近海岸的酒吧一直走到过了半条街的邮局。邮局外面暖和的砖墙上，坐着六个土著人，瞧着街面。斯塔茨觉得很扫兴，他讨厌他们又黑又扁的鼻子，粗糙邋遢的头发，不协调的穿着，随随便便的包扎，以及使用假嗓子的耳语。他一直讨厌他们。他们瞧着他，知道他就是哈萨·斯塔茨，明星酒吧的老大，不允许他们进他的酒吧。而他的父亲，曾从保留地小卡车后面，把五加仑玫瑰香葡萄酒卖给他们的父亲和叔伯。他的雇员们从他们女人那儿弄到钱。他们熟悉他，朝他送去白眼。

斯塔茨注意到，把邮件推进邮箱口的时候，紧握的拳头已经把信捏成一团，还在信封上留下了汗水的印迹。返回的路上，他审慎地经过土著人旁边，连痰都不敢吐。走路的时候，拳头藏在人造棉外衣口袋里。他们有什么权利呢？他问自己。看看那边的市镇大厅，看看他们聚居在市镇最重要的地方，浑身疥疮，一脸怒气，满嘴的屁话，把那个地方都糟蹋掉了。

斯塔茨是商会会员，上次会议他建议旅游车不要停在市镇大厅，或者邮局和野花咖啡馆外面。他们决定采纳他的建议，这对他是一种补偿。看到市镇的形象那么糟，他很有些伤感。要是他父亲还活在这个镇上，他会怎样呢，一想到这他不禁打了个寒颤。奥基·斯塔茨当年是个

大个子，粉红色皮肤，粗壮身材，一手好拳头。1950年，他把哈克湾卖给了西德家族，就因为那地方已经吸引有身价的客户。哈萨·斯塔茨现在依然怕他，就像害怕先辈们遥远而无形的上帝一样。

在古姆伍德街和海港街的拐角处，斯塔茨停了一会儿，看看“温南号”船的仿制工作进展如何。那里的一所大宅，已经重建了七十次，现在用作博物馆。大宅前面，木头、滑轮、脚手架把一艘小帆船船壳的骨架团团围住。1829年1月2日，“温南号”船载着流放犯、步兵、佩恩总督、猪和羊、建筑材料、农业用品，经过狭窄的港口靠了岸。同年五月，船在德温特河口搁浅，并沉没，直到1969年一个搜救队才打捞起船上的木头和火炮。安吉勒斯镇计划在1979年1月建成“温南号”的复制品，以获得来访的英国女皇及其英俊丈夫的赞赏。

几十年来，明星酒吧一直是捕鲸工聚会喝酒的地方。晚上九点左右，干完了活儿后来到这里。他们争争吵吵，请客喝酒，吞云吐雾，追逐女人，相互厮打。哈萨·斯塔茨像他之前的父亲一样，羡慕这些人自由自在，鬼神不信。“正是这些捕鲸工创造了这个国家!”他老是这么大声嚷嚷。

此刻是晚上六点，斯塔茨还要等三个小时。他坐在烟雾腾腾的酒吧间，和厄尼·伊斯顿在一起。此人是个退休的捕鲸工，黄昏时斯塔茨常和他一起，传播小道消息，听听流言蜚语。厄尼喝了一杯又一杯，故意卖关子，吊他的胃口。听的人越是不舒服，他越是高兴，这是海员生活留下的积习。

“是呀，”斯塔茨不耐烦地附和了一下，“‘温南号’进展很顺利，大大增加了宣传效果。”

“我估计他们会完成得很好，”伊斯顿说。“不过我希望该死的大宅

能再挺六个月，打从我很小的时候起，它就要倒塌了。”

“以前是这样，”斯塔茨说，他父亲把镇史传给了他。

“像他娘的秋天那样，说到（倒）就到（倒）。”[①]

斯塔茨点了点头。他希望厄尼·伊斯顿把包袱抖开，说出传言来。有时候，他想，我真想把这个家伙的脖子拧下来。他算个狗屁，只是个干巴巴的甲壳动物。老赖在酒吧里，还真能算计。斯塔茨又免费给他叫了一杯啤酒。

“昨晚，我看到了迪克和达西老头，”厄尼·伊斯顿说，乌贼鱼一样的嘴巴挂在酒杯上。“他们说要同你干杯，还问能不能再给他们搞两瓶陈酒。说是鱼不停咬饵，他们一时脱不了身。”

“行啊，”斯塔茨说，“我会叫一个姑娘给你准备好两瓶。”

“要我告诉他们酒吧请客吗？”

“向来是他娘的酒吧请客的。”斯塔茨沉下脸来。他资助这两个老人已经二十年了，那义务是父亲临死前留给他的。有人说迪克和达西是兄弟，孪生的。另有人说，他们原是渔翁，后来发展成了恋人。还有人说，他们是同一个残疾人。年轻的时候，斯塔茨夜不能寐，思考着这个秘密。但后来，年岁、疲惫和为人父，消磨了他的好奇心，使他为别的事情操心而难以入睡。

“他们在说，那个年轻人昆尼·库帕结婚了，就是他们在海滩上看见一丝不挂的那个。”厄尼·伊斯顿说。“他们想，他刚庆祝了结婚周年纪念。”

“是呀，自从她嫁给那个蠢东西后，肯定有一年了。”

厄尼·伊斯顿嗤嗤地笑起来。“他们从棚屋的洞里看着他。”

---

① 秋天原文为 autumn，但它有另一个说法叫“fall”、“fall”又可解释为“倒”。

“你说他们怎么样?”斯塔茨问，来了劲。

“他们说他在读旧书，还跟他的老婆闹得不开心。她现在是——过去是旅游局的导游。”

“读旧书，是吗?”斯塔茨说，“什么旧书?”

“关于她的同伙，他们估计。”

“他们怎么知道的?”

“天知道。”

“库帕家的人。那姑娘必定是个蹩脚货，上了他这类人的当。结果，一个男人离开了父母便粘住了妻子……懒骨头。”

斯塔茨记起了一个晚上，同库克森无意聊起天来。他是个记者，又是城里人，待在明星酒吧对年轻人来说没有什么好处。斯塔茨记得那短而下垂的斜肩膀，样子就像移植坏了的苗子。一棵荒草，斯塔茨想道。斯塔茨和库克森谈起了地方史，谈起了古姆伍德坟场，谈起了捕鲸工，谈起了维拉普的库帕家人，以及俯视海港的老房子，库帕老太曾在那里住过。他们谈起了流放犯赛跑，斯塔茨告诉他，西德家人是酒鬼詹姆斯·西德的余脉，是取消安吉勒斯为殖民受刑地之前最后一个流放犯。斯塔茨告诉这年轻人，他的，也就是库克森的妻子，是美国逃兵纳撒尼尔·库帕的后裔。他在1831年早晨，出现在安吉勒斯。

“定居者们留他待了几个星期，一直到他身体好了，脑子也更正常了，”斯塔茨告诉他。“一天，出桑德湾的时候，他逃离的那条船沉了，连同所有的船员。大家认为库帕很可疑。他搞些走私，也干点体力活，砍些檀香木，捕杀袋鼠，把美国酒卖给酒吧。他们说，这些行当让他发了一笔大财，买下了维拉普东面的土地。那地方好像有点怪。不管怎么说，他由此搞到了一块土地，库帕家人断断续续住在那里，直到现在。”

斯塔茨发觉自己真想敲这孩子的背，因为他和历史嫁接在了一起。但是，他克制住了，被一种厌恶心理所压倒。

“说说你的新闻吧，厄尼，”斯塔茨说。“一下午我都在喂你啤酒。”

酒吧渐渐地满人了。飞镖噗噗插进墙壁。吧台上的电视一闪一闪眨着眼睛，播送出新闻。

“先说好消息。”

“那就是说还有坏消息。”

“哈萨，你是个聪明人，这无可争议。好消息是，特德·贝尔已经把船停在镇码头。他回到镇上，聊聊他捕鲨鱼破了世界纪录。”

“呵，那是个好消息。安吉勒斯不错，出了好多新闻。现在有了个真正的男子汉。”

“是呀。”

“坏消息呢?”

“今天，捕鲸站闹了事。爆发了一次抗议。”

“什么?”斯塔茨大叫一声，站了起来，仿佛是自我保护似的。“谁干了什么了? 怎么没有人告诉我?”

“还有。”

“还有?”

“昆尼·库帕是其中的一分子。她带他们出来旅游，而且参加了游行。他们是些外国人。”

“活见鬼!”

“还有。”

哈萨·斯塔茨颤抖着坐了下来。“怎么可能还有呢?”

“有三个人和昆尼·库帕一起，在那儿玩赌注式台球。”厄尼·伊斯顿指着那扇标有**俱乐部酒吧**字样的门。

第七章

“那么，你们都是些什么人呀?”昆尼·库克森说，手指触摸着硬邦邦血淋淋的衣服。

“我们把自己叫做大捕捞公司，”从巴黎湾回来的出租车上，自我介绍叫乔治斯·弗勒尔的人说。

“大捕捞。那是抹香鲸的另一个名字，是不是?”

“不错，”他说，拉了拉结了块的胡子。他的羊绒套衫黑糊糊的结了硬块。另外两个大捕捞公司成员在白炽灯下，把一个彩球削进了球袋。

“你是法国人，”她说。

“是呀，”弗勒尔不经意地说。“而他是美国人。另一位是加拿大人。”

“我是个同伙，”她说。

“是个积极分子，”一个玩赌注式台球的人，在台球噼啪声间隙说。那是个美国人。

“从没听说过大捕捞公司，”昆尼说，呷了一口健力士黑啤酒。

“我们成立才三周，”弗勒尔说。“这会儿来是要和一些澳大利亚人一起，关闭巴黎湾捕鲸站。”

“结果呢，”这位美国赌注式台球手说，“我们的澳大利亚朋友们把事情搞砸了。”他的脸亮堂堂的，表情很生硬，皮肤皱得像猪皮。“今天

的预演白费力气了，就因为我们的充气船没有来。而且也不会来了，我知道。充气船，知道吗？”

“嗨，好女士，”另一个台球手说，这人个子矮小，一头乱发。“我们碰到了个问题，我们需要一条船。”

“租借？你？在这个镇？”

“不错，”乱蓬蓬头发说，把自己的白球打进了球袋。

“你没有机会。”

“你在开玩笑，”这位长得毛茸茸的台球手说，输给对手两次击球。“这是个渔村，有的是船。”

“这不是个村庄，你休想搞到一条船。”

“我们有的是钱，”法国人说，呷了一口伏特加。旅馆里鸦雀无声，他们却没有注意到。

“在这个镇上，你没法用钱买朋友，”昆尼骗他。

“什么地方可以去问问，你能告诉我们吗？”法国人问。

“渔人海港。我可以替你问问。不，让我想一想，”她说，被这些台球手弄得有些烦，而且还有点怕。她刚丢掉旅游局的工作，被一个老朋友臭骂了一通，还浸在了鲸鱼血里。各种口音让她头晕，兴奋，冲动，但又有几分疑虑。她坐着，把杯子里牛奶般的烈性黑啤侧过来。这时，通向酒吧的弹簧门砰的一声弹回来了，吧女们停止倒啤酒，台球手们停下了击球，原来哈萨·斯塔茨斑驳的下巴开始发威。

昆尼·库克森和乔治斯·弗勒尔朝住宅区走去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飞蛾撞击着街灯，发出呜呜声，噼啪声和叮咚声。两个赌球手走在前头，大声交谈着，打量着橱窗里的东西。

“哪位是你的朋友呀？”昆尼心绪不宁地问，依然窘得发抖。

“马克斯，美国人——”

“脸像钱包一样的那个？”

“对，他是个处理搁浅的专家，”弗勒尔说。“也许你想看看他的证件？”他酸溜溜地说。

“但愿他们人比球技好。”

“另一位叫布兰特，我们的媒体召集人，是个嬉皮士，狂热者，音乐家。”

“了不起！”昆尼叹了一口气。“搁浅，那是鲸鱼自杀的时候，是不是？”

“自杀？这个说法不恰当。”

“我见过那情景。”昆尼回忆起一条小抹香鲸身子打滚的情形，它被退去的波浪所遗弃，尾巴拍打着海水，身体摩擦着，一寸寸爬上浅滩。如果她六岁时见到这情景，也许会以为盼到了头，上帝的信使终于到了。但是，那时她已经十六岁，觉得这一幕很残酷，而并不神秘。

“你仍然认为它们是自杀的？这么聪明的物种？你知道一条抹香鲸的脑袋有多大吗？你知道那巨大的脑壳里转着什么？”

“我想，我知道的并不比你多，”昆尼说，和他一起穿过街道。

“你并不傻。”

“谢谢。现在我放心了。”

“我说的是真话。”

她耸了耸肩，对他表示怀疑。他身上有一种率性的粗鲁，让她很恼火。

“死亡是一种测试，”弗勒尔说，在空中竖起一个手指，仿佛要测试风向。“从一个生命死亡的方式中，你可以知道很多关于它的生活和思想的东西。马克斯是个很有价值的人，因为他研究过很多鲸鱼的死亡。

他很富有同情心。”

“要是你碰巧是条鲸鱼，”昆尼说。

他们默默地走了一会儿，路过一群土著人，静静地坐在镇会议大厅的台阶上，露出白白的牙齿、眼睛和绷带。

“你知道，你们会有麻烦的，”她说。

“人们很冷漠，”弗勒尔说。“或者也许很有同情心。”

“那是因为口音不同的缘故，”她说。“只要你试一下别的绝招，只要你吓唬他们一下，就那么一下——甚至说要对主街中心那该死的愚蠢坟墓，采取什么措施——他们就会改变主意。有人要拿走什么了，他们才会要那东西。”

昆尼自知在引述祖父的话，他曾这么说过多次。“你把酒吧发生的事说成冷漠？相信我，你们会有麻烦的。”她的心情很复杂，既感到好奇，又觉得危险：她的一半要保护小镇，抵制人侵者，她的另一半却让她希望成为他们的一分子。“说到底，你是怎么混迹于这场游戏的？”她说，心里有些恼火。

“这根本不是游戏。”

“那么，为什么针对鲸鱼？”

“我父亲是个潜水员，我和他一起潜过水，了解到一些知识，关于大海，关于生态平衡，关于鲸目类动物可能的高智商。我父亲很傻，在地中海跟库斯托[①]和小仲马[②]一起潜水。把生命和才能都浪费掉了，去搞什么沉船研究、海上救助和探索秘密。他说要找到关于人的答案——

---

① 库斯托（Jacques Yves Cousteau 1910—1997），法国海军军官、海洋勘探家，发明水肺型潜水器。著有《寂静的世界》等。

② 小仲马（Alexandre Dumas 1824—1895），法国剧作家和小说家，法国现实主义戏剧的先驱者，著有小说及同名话剧《茶花女》及剧本《私生子》等。

仿佛希特勒和广岛还没有告诉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一切——而且他在寻找亚特兰蒂斯[1]消失的文明。我父亲淹死在西班牙的一个泳池里，那时我二十岁。你看到了这里面的悖论吗？他是个傻瓜，一个可爱的傻瓜。他什么也没有发现。他不明白自己虚度了一生。人们听任他追逐遗迹，却不把他导向未来。我们的未来在于物种之间的交流，在于与环境共存，而不是沉湎于过去的胡闹。"

"很可能你是对的。"

"也许我们的想法一致。"

"也许，"她说。"这是你们住的地方？"他们站在安吉勒斯汽车旅馆外面。园子前面，一条水泥做成的鲸鱼喷着水。

"是的，"他说。"我们都在这儿。我们的澳大利亚战友想必都已经睡了。你注意到了吗，镇上的水泥鲸鱼都在微笑？"他说，手伸进肩包里。

"又一个悖论，我想你会这么说的。"

"不错，"他严峻地笑了笑。"这里，"他从包里取出一个起了皱的文件夹。"读一读这个吧。我还有十份，全都不同。我把脑袋装在剪贴簿里，带来带去。"

昆尼接了过来，谢了他，走回家去，心里紧绷绷的。

厨房里暖烘烘的，苹果和辣椒的香味熟悉而好闻。水果篮子里，散发着上个季节的杏子的香甜味，不免让她想起夏季，想起克利夫，想起难以磨灭的幸福时刻。昆尼一页页翻过文件夹里的活页，是些报刊、书籍、电视脚本、政府文件的片段，有复印的，复写的和剪贴的，不成条理。

乳头体：长须鲸和抹香鲸卵巢上的伤口。每一个伤口等于释放

---

[1] 亚特兰蒂斯，传说中的岛屿，据说位于大西洋直布罗陀海峡以西，后沉于海底。

一个卵子……

……而在早期的鲸鱼研究中，十二口径的枪把不锈钢箭矢射进鲸鱼背部，用作标记。要射得到位，箭矢必须深达背部的肌肉……

有一次，发现一头抹香鲸身上附着1000磅的甲壳动物。据说，抹香鲸向非洲西海岸迁徙时，常常会紧靠海岸游动，尤其是刚果河入海的地方，以便在淡水中杀掉甲壳动物……又据说，帆船也因为同样的理由被拖到那里。

1. 不需要捕鲸工业；2. 水银含量；3. 鲸鱼数量研究可疑；4. 抹香鲸的智力；5. 捕杀方法（150磅手榴弹式鱼叉）

西澳大利亚安吉勒斯巴黎湾。澳大利亚最后一个陆上运作站。1975年定额：1395头。平均个头为42.7英尺。一头鲸鱼＝3吨鲸肉（家畜饲料、家禽饲料、肥料）、8吨鱼油（黄油、猪油、甜食、肥皂、蜡烛、化妆品、纺织品原料、洗涤剂、油漆、塑料）。

1963年，座头鲸得到了保护和恢复已100年。……甚至连杀人鲸都没有发现自杀的念头……

在速亚尔群岛，发现了一头47英尺长的抹香鲸，胃里有一只405磅的乌贼鱼，34英尺宽……从吸盘到触须长度为4英寸。大王鱿，迄今所知最大的乌贼鱼，同抹香鲸搏斗。

座头鲸和南方的露脊鲸紧靠海岸向北迁徙，很容易成为海湾捕鲸手的猎物，早在1800年代，这些人都是小股活动的……

鲸鱼发出各种声音，呻吟声，滴答声，响亮的啸叫声，可以推测，这些声音是用来交流，以及回声定位的。

……每一头鲸鱼同人类一样都有独特的声音，理论上讲，这种交流有可能被人类理解和破译……一种感官的通灵。

……已常常成为迷信对象，例如古代神话乔纳……

她合上剪贴簿，往外看着港口的灯，码头的金属灯，看着狗腿似的深水码头射出的昏黄灯光，觉得离开老屋的木头气味、颜色和声音已经很远了，她常常做梦都住在老屋里。她穿上外衣，戴上手套，这些东西都散发着一丝潮霉味。她的肚子很硬，像一段打了结的紧缩的湿绳子。她披上克利夫的羊毛围巾，上面有他的气味。外面很冷很冷，弄得她走路竟有些斜行了。

第八章

本星期五晚上的新闻，使安吉勒斯沸腾了。在《辩护人报》编辑室

后面，印刷机嗒嗒地印出明天的标题：**鲸鱼骚乱。**明天，中学辩论队将以此为题展开辩论，看谁表达得好。卖肉的一面噼里啪啦包肉，一面报出每公斤肉价，附带提一下巴黎湾事件，恰如其份地刺激减少了的外国人，来表明自己的观点。不过今晚将有各类会议。出租车司机会在皇家艾伯特公司坐着受罚，一面口吐怨言，一面把今天下午禁止赚却已经赚到的车钱又数上一遍。码头工人集会，酝酿新的罢工。扶轮社碰头，游艇俱乐部碰头，商会碰头，肉类工人碰头，共济会碰头。这些委员会组织好了又重组，却仍组织不当，处于瘫痪状态，最后终于解散，弄得镇上的人都讨厌聚在一起了。

离海岸二十英里，大雨把轨道和长桥上的锈迹冲刷下来，三艘捕鲸船吃力地冲破一个巨浪，相互间用无线电保持断断续续的联系。

今天晚上，一百五十周年纪念已经被遗忘。女人们放下了缝制季节服装的活儿，纸板做成的模特儿，再现了恬静的当地居民，此时已经湿透，并残缺不全。今晚只谈鲸鱼和外来入侵。近岸的地方，一小群座头鲸沿着海岸朝西北方向迁徙，游往更暖和的海水。

一个男人，大半生都独自用饭，不知不觉会养成一种独特的餐桌举止。在这点上，威廉·佩尔暴露无遗。他弓着背吃晚饭，咀嚼，吸烟，看书。要是他母亲还活着，要是他还是镇外农场上一个文静偏胖的孩子，他会觉得，一块绣花茶巾刺痛颈背，头发灰白的老父亲，会从餐桌的另一头目光严厉地盯着他，并且说，“你妈系茶巾很在行，比利，”说完便顾自喝汤。

佩尔的父亲生于 1842 年，一直活到八十八岁。威廉的姐姐伊利莎白生于 1867 年，比他早出世四十一年。在哥哥姐姐中，他只见过她，所以也最爱她。她是个护士，1916 年在弗兰德斯死于伤寒。正是在那

个时候，六岁的威廉深信，战争不是个好东西，护士也像普通人一样会死掉，乔治国王是由机器签名的，用的是红墨水。自己的姐姐伊丽莎白是位圣人。他告诉已经哭了一周的父亲，长大了要像伊丽莎白。我要做一个有用的人，他说。有一回，一个年老的丛林汉上门讨一磅面粉和一块毯子，安德森·佩尔正站在回廊上，见此情景便把身上的衣服脱个精光，捆成一个包裹，送给那位不速之客，然后便哭着抬起头来，背诵道："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1] 威廉和他父亲一起站在水坝的边上，瞧着水里一长一短的倒影，一把抓住父亲精瘦的老腿说："那么我是应该的了？"于是他父亲把他抱起来，在他脸上乱亲，弄得他湿漉漉的。随后，他父亲大笑一声，把他扔进了水库里。

安德森·佩尔殁于1930年，其时年事已高。佩尔不时会忆起给父亲洗遗体，眼睛干涩的母亲做帮手的情景。他记得点着一盏灯，知了鼓噪着，是一种热烈而平静的感觉。1936年母亲去世时，佩尔正在悉尼神学院就读，他长途跋涉，乘火车赶回安吉勒斯家里，活像一个生活在真空中的人。努拉伯平原的白热并没有触动他。他回家时，发现母亲已经下葬，小丹尼尔·库帕已经输了：普斯特林家族控制了小镇。

不眠之夜还没有开始，佩尔就已经是疲惫不堪，浑身酸痛。夜来临了，空气的收缩预示有雨。妇女协会会员们一页页翻过桑基[2]的赞美诗集时，歌声从教堂大厅传来，飘过潮湿的草地。他坐了一会儿，一双大手捧着一小杯浓咖啡，一面倾听着，思考着。他不禁想起了今天街上人的面孔。这些面孔很瘦，也很脆弱，仿佛底下有一股力量，威胁着要把

---

① 引自《圣经·旧约·弥迦书》第6章第8节。

② 桑基（Ira David Sankey 1840—1908），美国基督教布道家和赞美诗作家，编有赞美诗集等。

他们的头颅从肩膀上撕裂、粉碎、炸烂。不错，他想，刚才我看到昆尼·库克森经过的时候，就是这副样子，仿佛她会倒地尖叫起来。可怜的昆尼呀，你自己该怎么办呀？他已经听到了传闻，小镇上的人都知道了。佩尔呷着咖啡，记起了她还是孩子时的情景，记得在平安无事的六十年代，那时，世界上的问题还不存在，而且似乎人人都有工作，土著人成了传教时代的痛苦记忆。在他的一次乏味的布道中，她写下了一些东西。从布道坛上，他看见她在专心地涂涂写写。事后，他问她写了些什么，居然比他的慈善布道更让她感兴趣。她耸了耸肩，把写好的东西给了他，而丹尼尔和莫琳·库帕跟着她耸了耸肩。

“现在那东西在哪儿呢?”佩尔说，突然迫切想找到它。“那么久之前的事了。”他呻吟了一下站了起来，走进办公室，在档案柜里翻找起来，终于抽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并且得意地咯咯笑了起来。“我确实保存好了。啊呀，啊呀，昆尼·库帕，那时，你才是一个小女孩呢!”

乞丐

乞丐偷了我的鸡蛋，
还切断自己婴孩的胳膊和大腿。
大家都非常怜惜，
给了他钱，还有蜂蜜，
都放在小纸袋里。

有些乞丐在寒冷中过夜，
有些年轻，有些年岁大了。
有的婴孩有胳膊，有的没有。
这还不算恐怖，我现在告诉你。

相信我！

不久乞丐从小镇撤离，
没有一点声息！
早晨，连一句话都没有听到，
才知道他们已经逃跑，
小镇从此可任你逍遥。

“C·昆尼，10岁时作”他写道。

“谁能像这个孩子那样谦卑呢……为什么我们不能生来很老，却越长越年轻呢?”

随后，佩尔巨大的身躯开始动作起来。他清空了储藏室里的盒子和图纸，弄得房间里尘土飞扬。他把这些东西搬到外面，放进停在房子旁边的货车里，那货车是租来的。三刻钟后，他浑身累得直发抖，终于装完了最后一点东西，系上帆布篷盖。他发动柴油发动机，很不熟练地把车子开到路上。这时，教堂里的钢琴仍嘎嘎响个不停。几分钟后，他习惯了操纵拉杆、排挡和车身。上次开车把猪送到市场，已经是好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农民的孩子。

哈萨·斯塔茨一路走着，没有留意从南面过来的下雨声，只意识到一种无形的压抑，胸腔里觉得紧绷绷的。年轻时，一旦有这种感觉，他会用长跑来消解。而现在，再长跑就会要了他的命，于是走起路来便故意跨着沉重的脚步。现如今和年轻时相比，胸腔的疼痛已全然不同了。

他走一阵，转几个弯，又走一阵。几分钟后，发觉已到了码头公园，在泥泞的网球场上头。公园里黑黑的，园子成了无形的防风林。他

闻到了玫瑰的香味，还有儿时蒲公英的气味。他的鞋子擦着湿漉漉的草地。就是在黑暗里，他也熟悉这公园。他倚在一门古炮上，拉下了一听可乐的扣子，抓住一把枫叶。他把可乐罐哐啷啷一声扔过草地，在潮湿锈蚀的炮口上擦了擦指关节。一辆车子经过这条路，把一片灯光洒向园子和草地。一个饮用水龙头滴滴答答漏着水。斯塔莰走到公园尽头，那儿看得见才开发的港口。他坐在一根大水管上，暴风雨时出水用的，这里曾经流淌着淡水。他的屁股铺展在冰冷的水泥上，不觉想起了二十五年前的一个夜晚。就在这根阴湿、漆黑的圆管子里，他和玛拉（当时的牛奶工漂亮的女儿）如胶似漆，时间长而效率高，最终生下了他们的儿子里克。生里克之前，他们在荷兰归正会教堂，匆忙却隆重地结了婚。斯塔莰记得，向父亲坦白了管子里那个夜晚，挨了一顿打。玛拉·格洛克斯彭要不是确实已有五个月的身孕，兴许也会挨打的。连想都想不起来了，那究竟是不是件好事，他思忖。除了半年后那鞭子，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多糟糕的一天，他想，对这个镇来说，有多糟糕！四面八方来人，从外面来，告诉镇上的人该怎么个活法，该关闭我们的捕鲸站，然后还有脸进我的旅馆，喝我的啤酒，玩我的台球，而且丹尼尔·库帕的孙女也来掺和。如今的人，连怎么对付敌人都不知道。这个镇呀，快要不走运了。啊呀，捕鲸工们倒是不担心，什么都吓不倒他们，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迟钝的缘故。真他娘的自信，仿佛谁都搞不走捕鲸业，连万能的上帝也不行。就只有他们不怕救济办的人。小镇呀，小镇！今天我在理发店里看到他们了，都是些老土地，谈论着这些外国佬，要是逮住了该怎么处置。要摆脱这种厄运，光靠老人还不行。这个镇上的人已经忘了该怎么使自己变得强大了。

“啊，上帝呀，别让他们带走捕鲸工，”他说。一周五个晚上，酒吧

里没有捕鲸工，那前景让他感到害怕。不是因为钱，——他们喝啤酒，是店里请的客，啤酒下肚，就能把他们留住。但是，要是他们不能像他向来所知的那样，允许工作的话，他们会和厄尼·伊斯顿差不多，成为过气人物，有人情味，悲悲戚戚，傻乎乎，心很软。那他不会像熟人那样尊敬他们了。对他来说，安吉勒斯等于死了。

哈萨·斯塔茨寻路出了黑乎乎的公园，沿着被雨水冲刷得滑溜溜的小路走去。他一面翻起人造纤维领子，一面走路，抖掉大蒜鼻子上的雨水。

一小时后，雨越下越大了，他仍旧来回走着，看见昆尼·库克森下了陡峭的台阶，朝港口走去。他知道那是她，认得出那头发。他瞧着她在雨中急匆匆走着，想不出够解恨的恶言毒语来骂她，因为心思不在这上头。

德斯·普斯特林由私人秘书玛丽恩·洛厄尔作陪，在殖民地餐馆吃饭，觉得雨声很暖人心。对他来说，这一天很长，也干得够辛苦的。因此这个夜晚挺愉快，只不过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他的牙齿落到酒杯里去了，但他可以肯定，秘书对此一无所知。他错了。

普斯特林庆幸自己没有溃疡病，并为此感到自豪。他是镇上唯一没有得溃疡的生意人，或者差不多如此，他想。他认为，比如哈萨·斯塔茨，太愚蠢，支撑不了溃疡病。其实，他又错了。普斯特林对人品的判断能力很差，有时自己也知道，但从不在乎。他明白自己的才能所在。

普斯特林无视杯底的菱形物，只顾呷着二十块一瓶的夏布利酒，很是满意，目光扫向对酌的玛丽恩·洛厄尔，一个骨骼粗大、三十多岁的女人，完全受雇于他已经多年了。

“鮨好吃吗?”

“好吃，”她说。

“我同你说起过我父亲吗?”他问，吸吮着牙床上新留下的柔嫩空洞。

“说起过。”玛丽恩·洛厄尔说，拿着一勺生食调料停住了。

“他是一个懂得竞争乐趣的人。竞争显得那么要紧。1929年他到这个镇上的时候，和农民的竞争非常激烈。对他来说，那是繁荣的年代，对所有其他人，却都是大萧条的日子。他要做的是买下每一寸买得到的土地。农民们急需买主，土地贱得要命，请原谅我这么说话。可是对他来说，最兴奋的是来自一小群农民的抵抗，为头的是个年轻人，现在是个老家伙了，名叫库帕，当时他连一个农场也没有。”

“是呀，”玛丽恩·洛厄尔说，一面倾听着下雨声。饭店里的其他人在交谈，口气平静而胆怯。在安静的地方，普斯特林说话总要响一些。

“啊呀，他们烧了农场，杀了牲口，就像有些西方电影演的那样。什么招数都使上了，但我爸照样全都买下，即使在战争期间又都卖还给他们了。”他眨了眨眼说。“如今，那挑战已不比当年。大家早就偃旗息鼓了，当地人也习以为常。没有挑战了，这就是我说的意思。我能理解，为什么上帝要保留魔鬼，你知道，那是为了免得他自己枯燥乏味。设想一下，上帝一定会有多寂寞。因此我闹着玩，小规模，却够有趣的。我的意思是，你只能往高处走，是不是？鲔鱼好吃吗?”

“好吃。”

德斯·普斯特林眼前浮现出已故父亲的样子：一个又高又瘦又帅的男人。本杰明·普斯特林的举止温文尔雅，无可挑剔。他吸一个欧石南根烟斗，说一口牛津英语，走路像走钢丝。妻子克拉丽莎去世，他哀伤了好多年。克拉丽莎在生儿子德斯蒙德时死于难产。本杰明对妻子因生育而亡从来没有感到失望。他常说，你不能因为带来的信息而谴责信

使。本杰明·普斯特林到安吉勒斯才十年便成了这儿的地主。1932 年冬天，一个早就离乡背井却执拗坚定的年轻人，试图减缓普斯特林的进程，在那儿搞了反饥饿游行、食品包裹计划和抵制房租行动，青年库帕构成了一种威胁。男男女女占领了空置的罐头食品厂，睡在教堂和市镇大厅里。教堂的布道在大街上、码头上举行。这个年轻人对着衣衫褴褛的人群，用悲哀而没有把握的语气说话。男人女人都被他所吸引。他让他们怒不可遏，他们从他那儿获得了信心。他还把自己的积蓄花在他们身上。就在他引用《圣经》开始讲道时，气氛起了变化。城里的教会当局来访。镇上人起了疑心，一时议论纷纷。普斯特林让几个工人重开了罐头食品厂，免得机器生锈，并付了比救济金多几先令的钱。公共集会消停了，丹尼尔·库帕开始回避公司，躲进俯瞰港口的老屋。为了巩固这场胜利，普斯特林允许老库帕在维拉普的财产于 1939 年拍卖。马丁·库帕 1920 年去世时，不名一文。他的土地被拍卖来抵债。丹尼尔·库帕和母亲被逐，库帕家人从此不再拥有土地。普斯特林掌控的拍卖按计划进行。说来也并不稀奇，库帕低得可怜的出价没有人竞拍。普斯特林亲自在现场巡视。库帕放弃了土地。普斯特林保全了小镇。几十年来，库帕其人成了历史，成了谣传，没有人再见过他。“尊严，”本杰明·普斯特林对忘了尊严的儿子说，“是世上最好的东西。它成就了我们的今天，从不失效。这是天主教徒唯一肯全盘奉送的东西。”1950 年，本杰明·普斯特林去世。男女老者都送了花圈，还往棺材上吐了唾沫。

“鮨鱼怎么样，味道好吗?”

“好，”玛丽恩·洛厄尔说。

“同几个人谈了谈今天发生在巴黎湾的事。我想我们不会再有麻烦了。那个叽叽喳喳的家伙，管他叫什么，全卷进去了，你知道吗？我的上帝呀，对这个镇，我们该采取些措施了。我又掉了颗牙齿，你知道，”

他说，在玻璃杯里晃荡起那个菱形物来。

“啊，是吗？”玛丽恩说，装作很惊奇。

“是的。有一颗在我的杯子里。”

“真的？”

“真的。每落下一颗，我都要怀疑那是不是最后一颗了，真可怕。”自他的乳牙痛苦地从牙床里冒出来，待了一段时间后掉下了，被成年牙齿所替代，德斯·普斯特林已经换过四回牙了。九岁的时候，他的第一批成年牙，像成熟的水果那样，在他嘴里掉落。学校里的孩子们可高兴了，把他的绰号从普斯·球柄改为普斯·牙床。家里人给他装了一副舒适的假牙，从此，他可以像父亲那样笑对别人的侮辱了。不料这副假牙被似乎自己露头的新牙顶了出来。于是，学校里很受欢迎的绕口令成了“普斯客斯普”，还常常颠来倒去，变成“斯普斯客普”，或者“斯普客普斯”，然后是“普斯客普斯”，最后成了“萨克帕斯”，意思是“吸脓包”。普斯特林的同学发现他总是很搞笑，于是他从不缺朋友。1948 年，他读法律那会儿又掉了牙，便永远离开了那个城市。三十岁时再次掉牙，四十岁时又掉了一次。“你不在意，是吗？”他问。

玛丽恩·洛厄尔呷着法国白葡萄酒。“是，”她说，记起了那个大笑的姑娘。

“好。我想下个月光景，我们和佩尔会有好戏看。我不喜欢拿我的钱当儿戏的人。”

“他好像认为，这是上帝的钱，”她谨慎地说。

“他懂什么上帝呀？一个神经错乱的人，一个病态的人，心目中的上帝。寡妇、孤儿、外国人和瘸子。而那些火灾、水灾、饥饿和战斗中的勇士，处境又怎样呢？我告诉你吧，佩尔对《圣经》太多情了。愚蠢

的老家伙，骆驼和针眼之类[1]，唉。”

玛丽恩顾自喝酒，没有发表看法。

“至少我没有溃疡，”普斯特林说，算是一种祈福的祷告。

在本杰明·普斯特林1945年建的中沙滩房子的卧室里，德斯·普斯特林贴在玛丽恩·洛厄尔身上，像一帖滚烫的膏药，弄得玛丽恩直抽搐咬牙。一度是出于野心，才那么忍受着这种束缚；而现在则变得无奈了。普斯特林打滚，摇晃，冒汗，尖叫。玛丽恩·洛厄尔感到羞耻，厌恶，浑身被捆住了，被一股无用的浊流所侵袭。

他翻身下来，早就睡过去了，她却依然醒着。她想，这家伙那么糟糕，连让人讨厌的资格都没有。脚趾甲太硬，口气太臭，腰带太不像样。我不恨他。钟敲午夜十二点，普斯特林熟睡中雷鸣般地放屁，雨哗哗地下。这时，她找不到别的词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我在吃鳟鱼呢，你这狗杂种，”她低声说。浪花击打着海滩。

第九章

克利夫兰·库克森读着航海志，耳边响着哗啦啦的雨声。雨水刷刷

---

[1] “骆驼和针眼”之说源自《圣经·马太福音》，原句为“财主进上帝的王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

地流着，老鼠窜来窜去，激动万分。他思忖：星期五晚上，情况起了变化。

1831年6月16日。诺尔斯病得很重，又是发烧，又是痛。尽管按理说，明天才轮到我划船，但由于这突发情况，我还是得填补船上的空缺。丘林、多恩、史密森和我轮流划船和瞭望。黑尔不划，考虑到他是个不利因素。我祈祷上帝保我平安。

1831年6月17日。夜间，下着雨，刺骨地寒冷。下午发了配给的朗姆酒。可是没有给山顶上瞭望的丘林送去。我提醒了这一疏忽，有人却咕哝着，说丘林回来时不需要用酒来暖身子。我实在琢磨不透。疲劳以及对同伴的某种厌恶，已经使我麻木。过会儿，我要去鲸油提炼厂烧火。到处弥漫着鲸脂的臭气，甚至连雨中也一样。黑人们又留下了一些树根子，从海滩腐烂的鲸鱼骨架上割下一片片肉。

诺尔斯动了动，哼了一下。今晚，灯光有一种病态的颜色。人们四散坐着，玩着粗俗的掷骰子游戏。狗吠叫着。丘林一定是瞭望结束回来了。狗叫声和可怜的诺尔斯的呻吟，没有什么两样。

克利夫只觉得一股冷空气袭来，没有听见什么动静。但从航海志上抬起头来，却见昆尼已经进门，身上穿着亮晃晃的厚大衣，散发着湿羊毛气味。她脸色苍白，打着寒颤，喘着粗气。屋外，大雨把积水撕成了碎片。两人的目光相遇。

“嗨，”他终于开口了，觉得吃惊和不满，但很盼着她。

“嗨，”她回答。

“难道你不应该上床了吗?”

“难道我在镇上的名声已经那么坏了吗?”

克利夫瞟了她一眼。“是吗?”

昆尼停止解衣。“你不知道？我的天呀。”

“把门关上。”

昆尼关上门，走到桌子旁边，隔着他的肩头看下去。“今晚，灯光有一种病态的颜色……知道这老家伙感觉如何。”

“你说吧。”

“你不会喜欢的。”

“我有那样的感觉，说下去。”

“今天我参加了巴黎湾的一次游行。我卷进去了，这些人是我的旅游……”

“谁?”

“大捕捞公司。”

“什么?”

“听着，克利夫，我要告诉你，”她说，一面抖掉外衣上的水。在他看来，她湿漉漉，很无助，很冷漠。“我陷进去了，而且《辩护人》杂志的孩子们都在场。事情搞得有点不愉快。巴尼·威尔金斯却把我们都撂在那里，而且——而且，总之，我接到了局里的解雇通知。我倒反而蛮高兴，觉得一生中第一次做了件有益的事情。”

“行啊，捉弄我吧，”克利夫轻声说，擦着下巴上的胡茬。“还有，等到半夜三更妈的才来告诉我。他们是谁？他们到镇上来，为的什么鸟事？你在干什么?”

“我们在策划……”

“我们？我们?”

“……更大的，更大的……”

“昆尼，看在上帝份上！”

她把手伸向克利夫斑驳的面颊，却因为害怕他脸上的表情，又缩了回来。雨点打着铁皮棚子。“不，是看在鲸鱼份上，克利夫。”

“呵，胡扯，我不信。那场米老鼠演出把你弄迷糊了，说起话来像个多愁善感的白痴。在这个节骨眼上，你们想立即关掉鲸鱼厂。大萧条以来还从没有那么多人失过业，东部又遇上了旱灾，小农们撤离了农场。罐头厂——天哪——靠少数骨干顶在那里，而你们还要关掉鲸鱼厂?”

“这并不牵扯很多工作，”昆尼说。

“对那些要养家活口的人来说，那会是很多工作。”

“克利夫，你根本想不到鲸鱼工家庭，你所担忧的——”

“你听着，要是你想改变现状，那就写信给你的议员吧。”

“你知道吗，在安吉勒斯议员代表谁？普斯特林一伙。已经等不及自上而下来改变一切了。鲸鱼们已经奄奄一息，正被灭绝。而你明白，这是事实。”

“啊呀，事实，”克利夫叹了口气。“你们不是尊重事实，是感情用事。”

“我们大家，我们大家。你还从来没有跟我们大家见过面。啊，上帝！”

“这个小镇要发疯了，”克利夫说，摇了摇头。

“啊，去他的小镇，——谁知道？眼睁睁看着这些事儿发生，却无动于衷。这个镇里，既有激情，也有淡漠。不管怎么说，你诅咒小镇，小镇也诅咒我们。”

“我的名声与日俱增。”

“你的意思是，我让你丢脸了?”

“不错。”

昆尼穿过房间，一屁股坐到了一把旧藤椅上，伸手去摸打结的头发。“是呀，我想我一直有点为你感到惭愧。现在两清了。乔治斯说得对，骨子里，人都很卑鄙。”

“乔治斯，哼?”克利夫冷笑。

“是的。他是法国人，父亲曾同库斯托一起潜水。”

“行啊，那样的话，他屁眼里真能射出阳光来了。无论走到哪里，脚跟之间永放光芒。”

“闭嘴。”

雨点落在水上，发出威胁似的声响。小屋里又热，又潮，又有气味。两人的呼吸激奋而痛苦，把一种含混的情绪带进了房间。

“这些鲸鱼又怎么啦?”克利夫问，并不想让这个话题歇下来，变成恶性的沉默。“不过是一种动物，你知道。是呀，在鲸鱼剥皮台上，也不见得好看，气味还有点刺鼻。但我们俩都吃鲸肉。在屠宰场，都一个样。宰了一些动物，我们才能生存。”

“而有些，你这个蠢货，不需要宰杀。我们不吃鲸肉，甚至连副产品都已经过时了。啊呀，克利夫，你知道吗，鲸鱼的脑壳有多大? 我们可能在宰杀最聪明的伙伴。”

“你好像忘了，我们早就在杀害其他人了。”

“你好像很自豪似的。”

“你好像很悲哀。”

“我是很悲哀——瞧我嫁给谁了。我想你会明白，”她尖刻地说。“操你的，我以为你至少会听听。你却再也不听了，整天忙着看这种垃圾货，”她说，指着桌上的航海志。“别的，什么也不会干!”

“呵，这让我免去麻烦。”他笑着说。“你应当试一试你的——”

就在这时，昆尼站了起来，从桌上把日志扫了下来，砰地把打开的日志合上。克利夫一把抓住她。桌子摇晃着倒了下来。她推开他，突然间趴在地上，把日志紧紧嵌在地板的缝隙中，压上浑身的重量，将它往下推。他尖叫着，想到多年心血没有翻阅就要消失，掉进桑德湾。他骑在倒地的桌子上，朝她背上挥拳，她贴在地板上。

一时，他只能听着她急促的喘息，自家耳朵里血脉的搏动。他看着她的背在起伏，游丝般的雨滴依旧在外衣上和头发上抖动，看着扁平的弓形背脊骨。每次的呼吸似乎让她更有力，更坚强。随后，他俯身靠近她，见她的脸被紧紧地压得扭歪了，挤出了水来。她的脸颊搁在直立刺鼻的书脊上。眼泪湿润了地板，嘴角像孩子一样滴着口水。屋外，响起了瓶子击水的哗啦声。细小的雨流，慢悠悠地从墙上淌下来。

“昆尼?”他但愿生命中的最近五分钟能够抹去。就算开始吧。一想起上百个他很不情愿经历的时刻和岁月，他觉得自己的私处萎缩了。

“对不起，”他说。“愚蠢，非常非常愚蠢。”他的手有气无力地伸进她的头发，巴不得把自己埋在里面，找到一个凉爽黑暗的藏身之处。

“不对，”她低声说。“不是愚蠢，简直不可饶恕。”

她走时，他不敢碰她。航海志竖在地板上，墓碑似地嵌在木板之间。雨停了又下。他往下走，到了平台上，觉得几乎陶醉在情绪之中。迪克和达西瞪着一条小鲱鱼，一脸茫然。那鱼儿击打着，翻来翻去，像一枚奇特的新币。鱼嘴里咬着一大块烂肉，钩子进了喉咙的一半。老人们看了看他，仿佛说，是鱼儿自己吞下去的，又仿佛说，他们也巴不得摆脱眼前这事情。然而，克利夫无心搭腔，心里事儿太多，也太震动了，还没有回过神来。

三点半，两个人站在深水码头的披棚外面，精疲力竭。克利夫·库克森听见敲门声，便把门打开，很不情愿地招呼他们进来。从衣服，口音，以及迟迟疑疑地东张西望的样子判断，他们不是海员。他走到桌子后面，把自己和他们隔开，也没有请他们坐下。自己却坐着，双手摊开，放在桌子上。

“人家说，通过你可以搞到一条船，”弗勒尔说。

“他们……这么说吗?”克利夫瞧着自己的手，很惊奇，手指居然有那么宽。他从来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手有那么大，而且发觉那两个人也注视着他的手。

“说你可以帮我们建立联系，因为你处的地方很好，”马克斯说，脸上猪皮似的毛孔动来动去。“我们需要三四十英尺左右的家伙，跑得快，又可靠，你知道。”

“上哪儿?”克利夫问，意识到自己处于一个有权有势的新地位。即使不过是幻想，他也要享受权势。在港口，他对海员没有影响力。

“跑长途，一直到沙洲，可能更远。”

“那可有好些路了。你们去钓鱼？马林鱼？鲨鱼?”

“不是。”

“那干啥?”

“那是我们的事儿，”弗勒尔说，很恼火。

“听着，兄弟，我们不是无赖，”马克斯说。“同别人一样，我们也会付钱的，好多钱，好多额外的钱。”

“谁负责保险呢？在这个港口，哪个船长能为你们计划的这类观光搞到保险呢？更何况，他干了这活，往后上哪儿去过日子。对他来说，安吉勒斯从此就不一样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像这样的小镇，大家心很齐。他们不要你们待在这里。”

“你是这个镇的代言人吗?”弗勒尔问，手指指着克利夫两眼之间的软处。

“这个嘛，我还没有被选上呢，不过”——他微微一笑——“我认为鲸鱼也不会为了你们去投票的，是吧?”

“那么，你是不愿意帮忙了?”

“就是能帮也不行，伙计。”

“我们有权让人家听到我们，”弗勒尔说，做着手势，表示很疲倦而又无可奈何。

“我猜想，明天早上你们在镇上也收买不了一个火星酒吧。他们不会允许你们上公共厕所撒尿。不然，人家会因为你们丢掉工作。”

“啊呀，这是个什么鸟镇?”马克斯说，往口袋里摸香烟。

“一个捕鲸镇，伙计。”

“全都是他娘的乡巴佬。”

“瞧，我可不想整夜坐在这儿，争论该死的鲸鱼。我的回答是‘不行’。”

“你不想考虑了?”马克斯说，压下火气，作最后的努力。

“这会让昆尼高兴，”弗勒尔说，不动声色，滴水不漏。

克利夫砰的一声，将椅子推到墙上，收起桌上的双手，站了起来。“你要是趁火打劫，我就宰了你。”

“听说你以前很开明，也很聪明，库克森先生。”弗勒尔笑了笑。“也许，你现在不过是个暴徒而已?”

“你还是趁你还没发现就滚吧。”

那两人离开了小屋，砰的一声关上门，用力很大，弄得墙都震动起来，老鼠也停止啃咬，不再吱声。克利夫站在马克斯留下的烟雾中，在房间里依旧能嗅出他们的踪迹。他倾听他们的脚步声，细瞧自己那双颤

抖而可耻的大手。他竖起耳朵，发觉有点异样。脚步声杂乱地敲击着，在越下越大的雨中，依然听得分明。克利夫打开门，往外瞧，却什么也没有看见，连不规则的泛光灯也被大雨所裹夹，黯然失色。他听见一个人的叫声，便低下头，冲进雨雾，觉得每一声刺耳的脚步声像是突如其来的打击。

他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突然看到马克斯倒在雨中，脸朝上，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紧挨着他的是弗勒尔，双手抓着栏杆，两腿发软，咳个不停，鼻子里和嘴唇上流着血。

“好像，”弗勒尔从裂开的嘴唇冲出话来，“我们已经明白了你的意思，只不过你们比我们预料的要暴力。”

他拒绝了克利夫笨手笨脚的帮忙，离开了栏杆，仿佛怕被他推到。雨下得很大，克利夫觉得这让他窒息。

几小时以后，他在黑暗的卧室里争执着，无法去留意妻子在忙什么。妻子的呼吸很急促，房间里满是爽身粉味儿，那是洗澡后的气息。但是，慌乱中他没有工夫去注意。

“你得把他们骗出去，”他恳求地说。“要不会很狼狈的，已经够呛了。叫他们离开小镇回家去。”

她在黑暗中走动，没有回答。

“瞧，我不希望谁受到伤害。上帝呀，今天晚上那儿真可怕。见鬼，谁会这么干呢？”

没有回应。

“你以为是我组织的？”又是一阵忙乱，却不见回话。“见鬼，现在我成了恶棍，是吗？”可也没有见昆尼否定。“趁现在事情还没闹大的时候，叫他们走。”

昆尼直起身来，明白他已经心中有数。这时响起了很重的拉链声。

“他们是恶棍，”她说。“我们是。已经出事了。”

她把那个大袋子拖过来，放到肩上，出了门，走下阶梯，融入黄昏。克利夫大声抗议着，表示不信，却找不到片言只语，只是目送着她往下走，做着无用的手势。布伦斯维克街、港口和蜷缩着的寂静小镇，刚抹上了虚假的晨曦。

“嗨，那我怎么办？”他无可奈何地叫着，站在门口。她消失在灰蒙蒙，没有车辆的街道上。房子在他周围咯吱作响，他拒绝相信发生的一切。

第十章

1978年，5月末的一个夜晚。两个老人钻进大衣，嗤嗤地笑着，淹没在并不闪耀的灯光里，干净寒冷的雨帘包裹着他们。他们穿过码头底下又黑又脏又长、迷宫一样的路，已经上气不接下气。等缓过气来的时候，相互给对方看看关节掉皮的地方，以及被贝壳撕裂的又老又硬的手掌。他们坐下来躲雨，粗糙的下巴擦在一起。天空渐渐地亮起来。脚下的小鲱鱼已经卷曲，绷得紧紧的。钓鱼线浸在水里，他们柔嫩皲裂的手掌感觉到某些活物在触碰着。头顶上，响起了一个男人的脚步声，以及忙着自己活儿的老鼠的声音。雨歇了，拂晓等待着时机。

港　口

第一章

这幢坐落在维拉普的房子，是丹尼尔·库帕的祖父手里建造的。回廊上，长而低垂的屋顶投下了阴影。丹尼尔沐浴在阴影里，手里捻着葡萄叶子，看着软软的叶浆从手掌上淌下来，散落在干燥得像粉一样的泥土里。六月已经过了一半，维拉普没有下过雨，但库帕并不感到意外。好多天来，他坐在回廊上，看着天空，不怀任何希望。那时节，无客，也无雨。

临近晨末，库帕起身往下走，离开了回廊。乌鸦们在柱子上动了一下，并没有因为他这突然的举动而惊慌。昨晚，库帕不安地走了很长的路，这会儿脚在靴子里有些痛。他往下头的水井走去，脚底下的地咯吱咯吱响着。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块长了绒毛的面包，放进嘴里，只觉得面包慢慢地在融化，肚子也作出了回应。

他坐在水井旁边一簇孤零零的绿草上，记起了昆尼滑过蕨丛，模仿着风车声和鲸鱼的歌唱。她是个水陆都在行的孩子，瘦瘦的，皮肤很有光泽，无论在水里，还是草木丛里，都闪闪发光。她丝毫没有她母亲的特征。她母亲狂躁不安时很乏味，很粗鲁。丹尼尔·库帕没有儿子，可这并没让他失望。他乐于成为最后的血脉，家族到他结束，他很是高兴。

他两只脚对擦着，蹭掉了靴子，放下来伸进水里，一面晃荡着，一面打量着看似智慧的鸡眼和粉红色的脚趾。就这么一块湿润的绿地了。水抚慰着起了泡的脚，舒适感软化了他。“‘你的双脚多么漂亮，’”他喃喃地说，嗤地笑了出来。他把手伸到水里，在满是浮渣的底部摸着，掏出一个鲍鱼贝壳，举了起来。于是，这个珍珠之母的腹部，便折射出曲折而集中的光，这里曾藏着一个活物的肉身。他仔细瞧了瞧粗糙的外壳在手掌上留下的细小印记，然后把贝壳丢在一边，在水潭里来回蹚着，搅起浮云般的黄水。他又掏出了一些贝壳，扔到割得很短的草地上，伸手，弯腰，投掷，直到透不过气来，不得不休息。库帕坐在几周前扔上来的贝壳中间，凝视着这些来自大海的东西。自从他的外孙女和外孙女婿走掉后，把贝壳扔在一起似乎成了意义无比重大的活动，但现在看来，好像很可笑。他和昆尼收集了数以千计的贝壳，在下面沙滩上转悠，在海水的泡沫中捡拾，从遥远的世界中发现东西。他的盒子里仍然保存着那些战利品，成百上千，放在破旧的挤奶棚里，依然散发出奇异的盐味。当时局艰难，兔子生瘤发臭，鱼很少见的时候，丹尼尔·库帕靠鲍鱼活了下来。那些日子，这东西被叫做笛鲷。如今，别人告诉他，在餐馆里是当作美味吃的。他瞧着这些贝壳，现在觉得，当年靠这些东西的肉保命，好像是不可能的。

各种各样的想法和回忆压在他心头。早年，种种念头压迫着他，令他激动，也因为反复无常惩罚他。常常，他被自己的脑袋所嘲弄：有时候碰上需要理解的东西，他的思想犹豫了，失灵了，没法深入下去，仿佛智慧有一层很厚的皮，无法捅破。他对自己所观察的和理解的，依旧不满意，还怀疑从他眼皮底下逃过的东西。

“我是，”他对着一堆酒瓶说，那些瓶子在不合时令的阳光下闪烁。“某种东西。我是……”他笑了起来。“某种东西。”这话他以前说过好

多回了，往往在喝醉以后，或是险些要死那会儿，或者祈祷的时候。这给他壮了胆，来对付自己的嘴巴。

这时候，他的嘴很干，期望葡萄的甜味好解渴，伸手拿来就能吃。筋筋拉拉的葡萄藤是祖传的，不结果实也早在意料之中，但他感到很遗憾。有些年头，那葡萄藤似乎奄奄地没气了，但蛰伏了一个季节后，却在来年长出了长串水露露的果实。

“这老妖精，要是又好起来了，我也不会奇怪的。它就是不肯。不过，我已经见怪不怪了。”

库帕的注意力又回到了酒瓶上，对这些琥珀色的哑巴产生了怀疑。几年前，他干嘛要把这些瓶子堆起来呢？这些东西似乎很难看。他拖着脚步走过去，抓住一个瓶子的瓶颈，扔到风车的支架上。酒瓶粉碎的声音传入他耳朵。他又打碎了一个瓶子，重温一下刺激。

“褐色的空瓶子，”他说。在琥珀色的外壳里，有些瓶子装着一股味儿，有些装着倒霉的蝗虫的残骸。他又砸碎了一个，把头发上的玻璃碎片抖掉。耳朵对动作和声音的反响是不同的。他觉得奇怪，为什么不能识别每一个具体的瓶子。难道是在不同场合把瓶子里的酒喝光吗？不都是他生活中的场合吗？库帕讥笑起自己来，对这些想法很不屑。“太空闲了才会这么去想，”他自言自语，仿佛要驱除心头的烦恼。

整个下午，他都时不时摔瓶子。太阳烤灼着水井的表层。临近黄昏，光和热开始很快消退。

“‘土地要呻吟多久？每块地上的草要多久才枯萎？因为那些居住者的罪过，野兽和飞禽都一扫而光，’”黄昏时，他在水边说。

灯亮着，灯芯好久没人管了。借着灯光，丹尼尔·库帕手里拿着祖父航海志零散的最后几页。1875年，纳撒尼尔·库帕死于维拉普，把

航海志传给了儿子马丁，马丁没有看，却出于礼仪性的尊重，随之送给了自己儿子丹尼尔。丹尼尔·库帕直到父亲1928年去世后才开始阅读几卷本的航海志。打那以后，他读了好多次，越读越讨厌。

他稀里哗啦整理了一下硬邦邦的零散书页，又读起那最后的几个条目来，庆幸这些安全地落在自己手里。他听了一会儿夜间的声响——蚱蜢隔着回廊唧唧叫着，袋鼠重重地走向水井，还有羊群咩呀咩呀地叫。随后，他借着灯光走过房间，碰到了家具，感到很亲切，来到后房狭小的弓形床边，这儿，昆尼曾经睡过。被子和床单沾满了灰尘，床边有一张小桌，他给昆尼做的，让她放书和贝壳。他想象着桌子仍留有昆尼的气味，但是，书和贝壳全都不见了。剩下的只有他的《圣经》、几张纸和他已故妻子的假牙。库帕把灯放在低矮的窗台上。几年前的某些夜晚，他长途跋涉回到家里，以为昆尼已经熟睡，却见她肘子倚在窗台上，往外眺望着。更近一些——两夜之前，他想象见她仍在那儿，穿着绒布睡袍，在黑暗中显得很鲜艳。她旁边是他妻子莫琳的身影。他看见她们在那儿，因为才睡过觉，头发乱蓬蓬的，脸上的表情疑惑不解。结果，他在外面打地铺，让她俩彻夜远眺。

今天晚上，窗台上放着灯，窗子中他只看到他自己。他熄了灯，这时什么也没有了。丹尼尔·库帕睡着了，比他期望的快得多。

第一缕晨曦，给牧场和披棚抹上了浓重的色彩，很富有欺骗性，使它们显得不那么光秃秃，不那么让人绝望了。库帕硬着头皮在披棚里寻觅最后一点储存的饲料，找到了两个鸡蛋，母鸡们早已死去，还看到了一窝夭折的老鼠。处处都让他觉得，又会是很热的一天。水井旁边牲畜翻滚着爬起来，发出持续而微弱的叫声，踩倒了朽烂的篱笆。他任它们自己挣扎，挨饿也不管了。早上晚些时候，他一直待在家里。

那天早上，他三次拿起那支不起眼的圆珠笔，开始写一封要写的信。但是，话僵住了，不由他支配，让他想起了祖父。而且，他的注意力受到了无人照管的牲畜的牵制。末了，他穿上靴子，迈过干枯的土地，往小山走去。

维拉普山是方圆三十英里内的最高点。对丹尼尔·库帕来说，爬山就像是飞行，因为每天，他的日子都是身体贴着无边无际的地面度过的。他吃力地爬上没有水汽的山侧，寻路踏上童年时走过的小径，听见袋鼠在枯萎的草木中迟缓地走过，引起了地面的震动。于是，这番体力活动便似乎与他身体无关了。

在靠近山顶的地方，他看到了守山人小屋倒塌的石头墙。1956 年的那场大火，从陆地一直烧到沿海，要不是这样，那间小屋还会在这里。大火吞噬了每件木制品：过梁、屋顶、横梁、门、百叶窗，留下了摇摇欲坠的石头。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维拉普山被军队征用，作为潜艇瞭望哨。一小队士兵，大多是本地人，被“判”了四年的“隔离”，朝大海瞭望。他们喝禁售的酒，有时候勾引来一个土著女人，或者寂寞的农夫妻子。为了打发日子，他们给自己建造了一个领地：一间石头房子，里面有一个很深的火炉、一个堡垒般的沐浴披间，以及花岗石大王座，他们管它叫山顶上的“瞭望座”。他们炸掉了当地的水坑，建造了蓄水和灌溉的水道，甚至还有一个罗马式浴池。他们有些人把自己的名字，或是心爱人的名字刻在花岗石上。丹尼尔·库帕根本不同他们往来，只是远远地听见爆炸声。有时候，他看见他们细小的人影在光光的山顶上移动。他竭力要把他们和他们的战争忘记。只有两回，士兵们报告了发现的情况，两次所报告的潜艇，都是沿海岸西迁的鲸鱼，处于每年的大回游。自那以后，再也没有报告了，连潜艇影子都没有。那些士兵是本地人，

对被人讥笑很敏感。

库帕在旧屋的废墟上拖着脚步走来走去的时候，想起曾决心把这里恢复成自己农场之外的庇护所。但是，大火烧起来的那一年，正好昆尼出生。库帕和妻子发觉，自己成了外孙女的监护人，工夫只能花在工作和孩子身上了。

库帕一路朝平坦的山顶和“瞭望座位”的遗迹走去。他搬开了几块倒下的石头，在花岗石靠手之间宽敞的空位上坐了下来，俯视沙滩上海浪乳白色的轮廓。那些沙滩，一个个向西伸展，直抵安吉勒斯。他尤其注意正面底下的海滩，在那儿，他祖父一个半世纪之前曾捕过鲸；他父亲在那儿饮弹自杀；在那儿，鲸鱼和其他哺乳动物的肋骨和脊椎骨，每个季节都漂浮到流沙上。

这儿总给库帕一种透视感。这里存在着秩序和观念，每一个界标，每一个同记忆和历史相连的光亮或黑暗的熟悉平面，都是一个古老的常数，围绕着它，或者因为它，发生了一切其他事情。北边是山脉；东边是“吉米大岩石”的侧面；西边是“四峰山”云雾缭绕的山顶；西南面只有“不毛岛”拥抱着“风暴沙滩”单薄的肩膀。海洋，天空，死亡的土地。

歇息过后，库帕朝西沿山脊走去，在山坡上跌跌撞撞，穿过一个个贫瘠的地块。那儿，地土和灌木像一个脱发老人，露出一大片花岗石。因为很陡，他只好不顾尊严，像螃蟹一样爬行。在其中一块不毛之地当中的平台上，整齐地码着两堆花岗石。库帕小心地越过这幢大厦，在朝海的低矮一边的阴影里坐了下来。少年时代，这些纪念碑令他十分怀疑。那些石头，堆成卡片似的房子，看上去仿佛一推就倒，似乎带来了沉寂。某些黄昏时分，它们像是两个人，并排站着眺望大海。

库帕的父亲马丁·库帕，说起这些来既困惑又贬斥，似乎一面瞧不

起，一面又有点儿害怕。“据说有些见鬼的传奇，围绕着他们，”他说，一边捻着自己的大胡子。“围绕这两个精灵。他们曾经住在这里，突然有一天飞走了，穿过那里，去了‘不毛岛’。岛上的凹陷，据说是他们登陆的地方。准是土著人想出来的。这儿的长老会教徒可没有那种想象力。”年轻的丹尼尔很是称奇，常来探访，凝望留着精灵脚印的“不毛岛”。不过长大以后，他对别人的嘲弄更加敏感了，来这里是为了讥笑这些传说和自己的想象。

最近几年，他重又感到好奇，回来看看这些构建物，让昆尼也跟着上山来看看，甚至还请来了一位来访的人类学家，他却认为这些都是假的。

从这些石头沿山脊步行一小段路就是瀑布，周围和底下长着茂密的灌木。丹尼尔·库帕蓦地来到干涸瀑布的悬崖，从边缘往下瞧，看着落差六十英尺下面喧闹的山谷和岩石。在这个地方，他曾看到让他彻夜难眠的东西。

莫琳·库帕去世已经十二年了。十二年还不足以在头脑中抹去那一刻的新鲜感。

在几个星期里，莫琳一直忧郁不安，夜间紧紧抓住睡袍，在房子周围游荡，坐在回廊上，头上罩着厚厚的蚊帐。库帕整天独个儿忙着干活，大多数晚上自己闷着想心事，没有立即发现她这些情况。他夜间醒来，见她在旁边捶胸击背，又是喊叫，又是哭泣。他发现她梦游，扯着自己的头发。二月的一个早上，他大着胆子问她，问题严肃得有些尴尬，仿佛在跟一个才碰到的人说话。

“我做了这样一个梦，”她告诉他，没有从早餐桌上抬起头来。“有……有一个小姑娘，游起泳来像条鱼——只不过没有水，她在一块红土上扭着身子——她的肋骨都露在外面，身上没有穿衣服。你能看得

出，她饿了，嘴巴在蠕动着。她的嘴全肿了，很干，牙齿黑黑的。她要吃的。她看上去好像在叫喊，只是没有声音。接着……她咬了自己一口，血像红色灰尘一样淌下来，而且——”她瞧着他，眼睛乌黑而深沉。“那是昆尼，有时候是丹尼尔，其他时候是我。我们的昆尼要出什么事啦？还有我？”

库帕坐着，仔细端详着她的面部活动。她在同他说话，仿佛怕他，准备抵御他的攻击。他朝她银色的头发伸出手去，体会一下那种柔软的感觉，她却缩了回去。

“我们去野餐吧，”他说。

前一年的冬季很长，而且多雨，结果到了夏末，瀑布又厚又大，哗哗地十分活跃。瀑布顶上是一条小溪，还涨着水。他们在溪边喝着啤酒，吃着冷鸡块，把骨头和空瓶扔到悬崖下，还唱起了喜洋洋傻乎乎的歌，弄得他们很怀旧。两人像紧张的年轻人那样，手拉着手。小鸟在漫步。灌木活泼泼直立着，发出嘘嘘的声响。到了中午，丹尼尔·库帕明白，自从 1932 年他们初识以来，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真空。

这些年他在干些什么？三十四年呀？这一醒悟几乎窃走了这天的魔力。1932 年以来，他一直多半在辛勤劳作中度日，干得那么起劲，简直是在体罚自己。他还陷入了沉思，细究在安吉勒斯失败的原因，以及他祖宗的本性。如今已是 1966 年，使用澳元的年代。丹尼尔·库帕品味着当年那一刻的滋味，竭力不去想没有对妻子亲热，没有对自己热情些，不去想成千上万他没有说出口的事情。

他们讲故事，说笑话，分享疑惑和别的梦想，下午便不知不觉过去了。他们破开了一个西瓜，咬进去一直陷到耳根，吐着汁水和瓜子，相互从对方脸上舔着甜味。丹尼尔·库帕记得，轻薄是什么滋味。她为他跳舞，昆尼在小镇学校里跳的那种舞姿。他们在边缘的凉水里嬉闹着，

下冲的水没过膝盖。他们疯狂地跳着舞，仿佛要赢回失去的时间。在边沿上，他们对踢着，泼着水，一点也不害怕。

她绊了一下，被水冲倒了。库帕听见她的笑声，看见了一只手，还意识到他的裤子在近旁的树枝上飘起来。他听见一个不大的声响，可能是她的撞击声，也可能是一只受惊的喜鹊，从树上飞走的声音。

现在，已是十二年以后了。他东转西转，到了瀑布脚下。耳际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声音，不是水流声，而是血液搏动的声音。长长的花岗石墙很干燥，岩石表面上长了地衣，就像老人的胡茬。在底部，无数个冬天的水流冲击着岩石，岩石后头有一个切口，一个凹洞，透出狐狸和袋鼠的气味。库帕弯下腰来，看到咀嚼过的骨头碎片，像针那么锋利。在这里，他妻子突然变得奔放而成熟。这里有一个椭圆状的蚊子幼虫体，他经过时正活过来。

正午就要过去，他一路挣扎着，经过长得奇形怪状的树木和灌木丛，经过嫌他血液稀薄的一群群蚊子和蠓虫，下了令人窒息的山谷，到了牧场和修整过的土地。他走过不长树木的盐碱地，朝家里和倾斜的披棚走去，还想起了去年夏天和瀑布，心头浮起了一种熟悉的困惑。

前年夏天，克利夫兰·库克森坐着路虎来的时候，丹尼尔·库帕感到自己要受损了。昆尼似乎浑身是劲，领着这个芦苇一样的年轻人到处跑，仿佛要把他从自我陶醉，从薄薄的世故外壳下解救出来。他光听见他们在披棚里窃窃私语，多次提到他的名字，口气有些紧张，却听不清在说些什么。他越来越感到无奈了。

一天下午，他发现他们在瀑布下一丝不挂，那纯属偶然。他像往常一样，活儿干腻了，出去走走，心想昆尼和她的小伙子在下面海滩游泳。他看见两人紧紧地缠在一起，在流水拍击下扭成了一团。这番景象，起初对他是一个打击。但是，他观望着。他们光亮的躯体、诚实的

动作、笨拙的天真，才没有让他怒冲冲地喊出声来。一种羡慕，把他钉在了地上，使他想起了什么。结果他走了。

库帕走着，到了最靠近披棚边倒塌的篱笆时，回忆起了那一天，觉得脸上一阵尴尬的燥热。

1978 年 7 月 16 日的那个下午，丹尼尔·库帕在写信，一次次开头，一次次写不下去。于是，他穿上了黑色的西装，克利夫和昆尼的婚礼上，他也是那身打扮。他出了门，朝披棚那儿一辆福特森牌老爷车走去。他驱动了点火器，嘴里吐出最肮脏的诅咒，转动着排挡杆，直到车子呜呜地苏醒过来。

乌鸦在稀薄的阴影里扑腾，看着他过去。他到了大路上，打开栅栏门，又把它关上，上气不接下气。他打起精神，准备对付开往安吉勒斯的旅程，脸庞品味着吹来的微风。

第二章

海浪从南面涌来，在又深又黑的浪谷之间，一艘汽艇不慌不忙地打着旋儿，发动机歇着，舱面水手在呕吐。特德·贝尔坐在椅子上，没有系安全带。他凝望着船后鱼线的闪光渐渐消失。他的鱼线上了鱼饵，在尾浪之外的半水里漂动和翻滚。那个舱面水手是安吉勒斯的小伙子，在镇码头上说服自己上了船。这会儿，他打起精神，嘴巴对着水桶，慷慨地往里贡献。鲸油、食品碎屑、鱼血和鱼废料做成的鱼饵，进一步加剧

了他的晕船。掌舵的老人在起哄。那人卷着香烟，脚后跟踩着舵柄驾驶。“继续往里装吧！”老人喊道，一脸喜色。

这时，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巴黎二号”船身冲着海浪，鸣号示意，破浪往东开去，跟踪着一小群鲸鱼，那是九小时之前天明时看到的第一个鲸鱼群。

丹尼尔·库帕在维拉普关上栅栏门的那一时刻，以及这两艘船在海上交会几分钟后，艾比·坦克斯在“光明酒吧”外约见了一个人。这人穿着一套双面针织料西服，戴着一副太阳眼镜，握了握艾比的手，建议两人进屋去。艾比·坦克斯笑了笑，犹豫了一下，目光越过那人的肩膀，落在理查森面包房外面，他的朋友和表兄弟们坐在那里说笑。他胆子小，不敢领路，便在后面跟着。那人穿过门和桌子之间的空隙。艾比·坦克斯眼睛朝下，发现那人替他们找到了天黑后在街上同他打过架的那些人。但是，自己跟城市联盟的球探坐在一起，便有一种镇定的安全感。他甚至也不在乎哈萨·斯塔茨红通通的下巴，尽管斯塔茨透过层层烟雾刚看见了他。斯塔茨两眼放光，足足有两秒钟，这才认出了城里来的大个子球探。艾比·坦克斯要一杯啤酒。球探朝正要倒酒的哈萨·斯塔茨伸出两个指头。球探开口说话，但艾比·坦克斯似听非听，品味着这一时刻。艾比·坦克斯表兄弟们的身影，经过毛玻璃的折光跳跃着，晃动着。艾比认为，他听到了他们的嬉笑声。

“这是你一生中最得意的日子，”球探隔着太阳镜说。艾比·坦克斯手里拿着啤酒，眼睛看着投镖器的圆靶，以及酒吧里这些胳膊通红的人，点头表示同意。

在一条回廊上，威廉·佩尔端坐于祖宗留下的安乐椅，忽然闻到了

哈克河的沼泽味儿。含盐的河滩上，聚集着飞鸟。佩尔觉得背疼，身子仿佛挨过打似的。他的目光越过水面，落到了小小的码头上，一幢倾斜的房子下桉树丛生的地方。四十年前，他和莫琳·博尔特在那里度过了一个下午。那时，她甚至还没有碰到丹尼尔·库帕。他还记得她粗糙的光脚，趾甲底下黑黑的硬壳，以及上面房子里传来她父亲嗓音圆润的咆哮。他在老朽的旧椅子上扭着身子，回忆起自己想用巧言妙语，以及同名人套近乎，来吸引她的注意力；回忆起她当时如何无动于衷，顾自谈论所见所闻，说镇上有一个无拘无束的年轻人，在组织农夫和房客起来反抗。她说他会保护他们免受普斯特林的伤害。他们出走之前已在放火烧农场，高唱着“把绞缆轮拿来”，她说。佩尔记得自己转着眼珠，屈服于这年轻女子的淫威。

啊，他陷入了沉思。这时一阵闷热的微风从桉树丛里吹来，飘着浮垢的古老的哈克河，勾起了一个男人的记忆。她是一个很好的女人，甚至对你丹尼尔·库帕来说，也太优秀了。

他带着回忆休息了片刻，回想起与库帕相识已经半个世纪了。记得1919年的一个早晨，教堂里苍蝇嗡嗡地叫，天气很热。他看着比他年长的丹尼尔·库帕把口香糖黏在长凳下，还模仿牧师致命的痉挛；记得在学校的更衣室库帕把他击倒在地；记得碰见库帕在糖果食品店后面默默地哭泣。还记得有一次，他们在近港口的老防疫站野营，别人用激将法让库帕在停尸房的木板上睡了一夜。有些男孩用钱打赌。佩尔把他唯一值钱的东西，一面小镜子给了他。库帕收了钱和镜子，却从不提那一夜。比利·佩尔总是在想，库帕甚至是不是知道死的滋味。在库帕父亲的葬礼上，那个大盒子被抬过湿透的地面时，他看到库帕瞪着眼，毫无表情。

此刻，他歇息着，思考着自己的处境。他希望能同库帕说话。孩提

时代，他还祈求上帝让他成为丹尼尔·库帕。

蚊子嗡嗡地围着腿转。一只手搭在了他肩膀上。一个看不出明确年龄的女人，身穿灰色上装，来到他身后。

“你睡着了，”她说。

“是呀，”佩尔说，在她身上闻到了桉树的芳香。

“这是一点汤，”她说，把一只碗放在他膝头。“你吃得太少了。佩尔家的人只要穿得舒服，就不在乎吃了。”

佩尔抬头瞧着这女人。这人以前在一个牧场上只碰到过一次，他有些吃惊。

“安德森·佩尔是个大个子，”她说。

“你认识我父亲?”

“而且，等你老了，我想你会更像他，一个好人，”她朝回廊边弯下腰，吐了口痰。“把汤喝掉，赶快走吧。老头子回到家，看见门口放着一个慈善捐款箱子，会不高兴的。他会施舍，但是他喜欢一个人悄悄地做。”

带着一种奇妙的兴奋感，佩尔用汤勺舀着薄汤，不时看一看那辆租来的华丽车子，里面装满了普斯特林的钱。他摸了摸下巴上的胡茬。从星期一到现在，他一直在开车。一只鹈鹕，无声地游过闪亮的河面。

第三章

丹尼尔·库帕的汽车一路颠簸，沿公路开去，两个轮胎充气不足，

柴油机引擎敲击着耳朵。车子不时避让到沙砾道上，便于别人超车。微风刺痛眼睛。兔子从路边的枯草中蹿出，吓得像是油桉的树根，只在差点要与车子碰撞时，才转过身去，逃进枯死的牧场，露出白白的背脊。正常的冬天，这条路多半淹没在水下。两边牧场上，鸟儿在跳跃。可是今年，低洼地上的牧场怒目圆睁，吐着反常的热气。水淹远处路面，成了一个幻想。

左边远处，是沿海连绵的小山，长着稀疏的树木。右边，是伤痕累累的山脉，目不暇接。

在拖拉机引擎的喧声中，库帕听见了另一辆车的喇叭声。他在驾驶座上转过身去，却什么也没看见，只有微红的柏油路，蜿蜒着，空空荡荡地落在后头。但是，他又听到一辆车子的声音，却像魔鬼一样，不见踪影。一分钟后，一道黑色的闪光，飞驰而过，后面留下音乐磁带的乐句，以及一阵热浪。

丹尼尔·库帕动了动发麻的屁股。他不想去安吉勒斯。他对身体的一种强迫感有些害怕，想要把它摆脱掉。

丹尼尔·库帕生于1906年的第一天，一个手脚健壮，狼吞虎咽的宝宝。妈妈送他去安吉勒斯上学之前，先教他读书和信仰。孩提时代，他逛到他们孤立的农场的远角，让世界调教自己的感官。有时候，他躺在牧场和沙滩上方那小山的花岗石面上，仰望着迷人的蓝色天空，觉得世界吞没了他，拥抱着他，包围着他。他感觉到世界热牛奶般的气息和汁液一样的甜蜜。靠着一些浸过水的百科全书，他学会了给周围的东西取名字。他母亲给他念《圣经》，他一遍又一遍地生活在摩西、路得和约拿那些充满魔力的故事中。他做梦的时候；他坐在回廊上，看着太阳从树丛后面升起的时候；他躺在小溪边，看着成千上万的水泡翻滚而

过，每个都带着封闭的白光的时候；他明白，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他什么都不会怀疑。

丹尼尔·库帕的父亲身材魁梧，说话瓮声瓮气，有些神经质，计划很宏大，跌得也更惨。在这一带，他因为祖宗和干不了事而出名。他额外冒险，去捕捉三文鱼，去剥搁浅鲸鱼的皮，因为无能而传为笑谈。但也因此在这一带获得尊重。他常打儿子，事后又不顾羞耻，大哭起来，加倍惩罚孩子。丹尼尔常听到他夜里来回踱步，在厨房里拨火，口中念念有词，仿佛在咒骂，或者在祈祷。

在寄宿学校，丹尼尔·库帕和其他农场孩子同吃同住。他惊奇地发现，课本竟让世界变得那么枯燥，那么没有活力。他渴望假日，渴望农场上的自由，渴望山峦、大海、错综复杂的干枯水道、偶尔游到岸边的鲸鱼深深的阴影。他也喜欢农场的活儿，干活时让他想起其他事情。

1920年冬天，在拂晓柔雾氤氲的混沌中，马丁·库帕开枪自杀，给妻子和儿子留下一屁股债务，还使他们丢了土地。葬礼在安吉勒斯举行，费用是他死前预付的。雨水使墓地一片泥泞。掘墓人讨论如何合理地给他在家族墓穴中下葬，费时太久，结果送葬的人散去时，棺材的一头还对着黑糊糊的天空。

太阳下山时，云彩高悬，熊熊燃烧。白色的太阳，躲在四峰灯塔后面。丹尼尔·库帕跳跃着，穿过飘带似的阴影，看见鸟儿归巢，闻到夜幕降临时干草的气味。剥离后丢弃的轮胎外壳，看似熟睡在路边的孩子。领带击打着库帕的肩膀，发出啪嗒的声响。拖拉机后轮深深的印痕里，环颈鹦鹉碾成了肉酱，旋转着，偶尔飞起一片带黏液的羽毛。在四峰路边加油站，一个叫赫布·欣德尔的人，目瞪口呆地从油泵上抬起头来，看见福特森汽车慢慢地开过去，上面确确实实坐着丹尼尔·库帕，

西装领带，稳稳地驾着车子。欣德尔的汽油溢出在小货车旁边，车上全是年轻人，在人生道路上徘徊。

丹尼尔·库帕和母亲搬到了金德勒，安吉勒斯以北一百多英里的地方。他照料马匹，母亲替一个吝啬的光棍做饭和清扫。晚上，雇主上房歇息时，母亲就读书给他听。母子俩共享漫长而温暖的沉寂。库帕知道马粪舒适的温暖，知道马儿从容的咀嚼，知道香蒲上的花背甲虫。某些冬天的早晨，他叉草，堆垃圾，听见雇主带鼻音的吼叫，在远处责骂母亲。这时，库帕爱恨交加，很难把两种情绪分开。他想念大海，以及劫后余生的鲸鱼季节性的回游，那种回游表明时光的流逝。

有些夜晚，母亲谈起父亲，说话那样子，他从来没有见过。"你父亲，"她说，"心比天高，力比纸薄。他老是责怪别人，本来是自己的不是，却偏要责怪上帝，责怪工具，责怪朋友，责怪家庭，责怪祖宗。我想，心底里，他明白自己不行。他羡慕别人，但心气太高，不愿承认人家比自己优秀，或者不相上下。啊，自尊！自尊把他和上帝隔开，甚至把他的手指隔开。让他认为……了结自己是他有权干的事，啊，孩子，"她对他说。在灯光下，她显得灰白而脆弱。"他是库帕家的库帕。"

1922年，库帕的母亲死于肺炎，临终前告诉他，对她来说，他是一个多好的儿子。他大为感动。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不足，但母亲临终说的话刺痛了他，让他产生了怀疑。一周之后，他被解雇了。但不久就返回，在一个静悄悄的夜晚，把一袋马粪倒进老家伙的蓄水罐里。

库帕在金德勒大街上闲逛了几个月，才给拉粪车的做帮手，那人外号叫粪罐比尔，脸黑黑的，面容消瘦，很难看，种族渊源无法确定。他白头发，皮肤斑斑点点，黄里带褐，在镇上，是个神秘人物。从来没有

人同他说话，也没有人对他恶言相向。黄昏时，他的老母马莱利克由丹尼尔·库帕牵着，沿后巷走来，步履摇晃，适时地放着屁。库帕度过了成为孤儿后的第一个圣诞节，在抽水马桶上吃着零碎的水果蛋糕，在黎明的第一线曙光里喝着葡萄酒，眉毛上叮着粪苍蝇，大大的，黑绿相间的颜色。

"要是得在我身上拉屎，"比尔说。他们吃力地来到一条小巷，太阳正蒸发着地上的露水。"我要求它们冬天拉，冬天苍蝇少，而且新鲜粪团会给我保暖。"库帕大笑，捅了一下他的新朋友，这人身上总有股氨水味。他也明白，他的每句话都是当真的。"我这人最卑贱，也是最好，"比尔说，拍了一下他徒弟的宽肩膀。"他们知道，我知道，而且，上帝也知道，孩子。"

就这样，莱利克蹄声哚哚，屁声吡吡，粪罐丁当，在巷子里打着转儿。巷子两旁，铁栏杆往下塌陷，常青藤厚厚地爬满了外屋。正是那时候，库帕发誓永远不离开粪罐比尔，不离开金德勒。

库帕到达哈克河桥的时候，天几乎黑了。暮色中，他看见鹈鹕浮在河上的剪影。河岸上，只见当年嬉皮士们住过，如今已倒塌的房子里，没有土地的老农已开始占用。桥上隆隆响着。他闻到了远处下游河口芦苇的味儿，隔桥相望，只见在安吉勒斯一边的河岸上，土地那么茂盛。哈克河河湾的灯光，黄兮兮闷热的一束，逼近了，又落到后头。库帕屁股酸痛，眼睛发红，从湿润的泥土上吸入一股甜味，感觉心头的害怕好了一些。他继续赶路，经过安吉勒斯边缘一些小奶牛场的时候，发觉在自言自语，念诵着诗句。

丹尼尔·库帕二话不说离开了金德勒和粪罐比尔，丝毫没有犹豫。

最后一位库帕小姐于 1924 年去世，把纳撒尼尔·库帕建起来的港口老房，遗赠给了她唯一的侄子和亲属。自从马丁·库帕尴尬地死去后，他的姐姐们都没有和下一代亲戚沟通。马丁·库帕的妻子自尊心很强，没有想法去打破沉寂。丹尼尔忘了姨妈们的存在，直到那消息传来。他到了安吉勒斯，带了母亲留下的一箱子东西，一顶帽子，以及一匹老掉牙的骟马。

此后的六年里，库帕到处干活，路上、船上、码头上、捕鲸站、货车上和火车上都干过。他发觉自己很少花钱，既不要付房租，又对赌博无兴趣。于是，在衣柜的饼干箱里很快便积起了一大叠钱。夜晚，他泡在明星酒吧和黑白酒吧，听捕鲸工和渔夫聊天。

一个星期六下午，库帕在长老会教堂外面的阴头里歇脚，碰到了一个清瘦健朗的白胡子老人，递给他烟袋和烟纸，点着了他自己的烟后对他说，“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仁慈了，孩子。”老人走掉了，去了古姆伍德街，这时他才认出来，那人是安德森·佩尔，比利·佩尔的父亲。第二年，老人去世，库帕参加了葬礼。他瞧见了威廉·佩尔巨大的身躯，看上去已是他二十岁个子的两倍。“这个镇里，大家在葬礼上才见到面，”佩尔不动声色地说。他们两人说了一阵子话。库帕觉出，佩尔身上流露出一种反常的丰富情感，怀疑部分为哀伤所致。

丹尼尔·库帕常常在海港钓鱼，坐的是一条鱼鳞式外壳的平底船。一天早晨，他划船出了海角，到桑德湾去钓鲨鱼，非但一无所获，还被恶浪掀翻了船。他当时的心态近乎歇斯底里，或者是虔诚的狂喜，游了一英里到了岸上——我是最卑贱的，又是最重要的……他们知道，我知道，上帝知道，孩子……我是最卑贱的，又是最好的——跌跌撞撞到了中海浅滩，灌了一肚子的海水，得到了一种奇怪的启示。

那一年，本杰明·普斯特林设法来到安吉勒斯。库帕发觉，同普斯

特林在酒吧说过话的男人，在教堂外打趣过的女人，晚上开始找上门来。随着大萧条加剧，人们越来越绝望，普斯特林家族越来越兴旺，库帕发现自己比大多数人更有钱，债务更轻，忧虑更少。年纪比他大一倍的人都上门来讨教。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到时候，他们就有了一个领袖。这时，他结了婚。镇上的人被迫把土地卖给了普斯特林家族，并成了他们的田户和债务人。1932 年冬天，库帕组织人与普斯特林家族对抗，引发了一些英勇而富有戏剧性的事件。但是，普斯特林控制了教会和民间的领袖，买通了远至市镇的报纸，安吉勒斯便又复归平静。库帕突然成了孤家寡人，便在海港的房子里躲了起来。他疏远了刚结婚的妻子，躲避已经明白的内心启示。好多年，他都陷于彻底孤立。

库帕碰上他的新娘，是在 1931 年的夏天。他疲惫地划着船，沿哈克河逆水而上的时候，落日的褐色余晖落在他脚下，两岸桉树又长又粗的枝条擦着他，他竖起桨，歇下来喘口气。船身很重，装的全是供应上游家庭的食品。左岸附近一个很响的溅水声，让他吓了一跳。他探身瞧了一下，却什么也没有看见，只有水面上催眠似的漩涡在扩大。随后，他看清了，紫铜色的水里有一个东西朝他游来。是鸭嘴兽？是鳄鱼？这河里两者都没有。他把船桨从桨扣上拿下来，竖起来，等待着。靠近船舷的水面裂开了，他倒抽了口气，原来是个人，一个女人，一个姑娘。她把头发往后一甩，吐出一口气来，笑了笑。库帕没有笑，他太吃惊了。

“你该下水来泡一下，”她说，踩着水，动作的幅度很大，在茶色的水里发出白色的闪光。

“我正忙着呢，”他朝船上的箱子挥了挥手。但是，天黑之后好久，丹尼尔才开始继续行船。他和她坐在坍塌的小防波堤边上，在蚊子嗡嗡的隐约叫声中，听着她说话。他并没有真的听她在讲，听的是飘忽的音

域。他闻到了带海藻味的热风，听到了水流的拍击和桉树的飒飒声。他们分享了一袋从船上拿来的糖，活像两个贪婪的孩子。后来两人都呕吐的时候，又相互照应。这时月亮已经升起，在牛奶般的月色中，彼此看到了对方的脸，便安静了下来。半年后，丹尼尔·库帕和莫琳·博尔特在安吉勒斯教堂完婚。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纳撒尼尔·库帕的航海志吸引着他。1939年，他读着航海志，却在一场遥远的战争爆发前夕，在他唯一的女儿降生之前喝醉了，骑着他的摩托轻骑，在安吉勒斯兜圈子，转了一圈又一圈，直到全速前进后翻了车。他糊里糊涂地穿过碎石路，却清楚地记得在黑暗中彷徨了一两秒钟，才在马缨丹树篱中歇了下来。他错把救世军的大厅当作急救站，摇摇晃晃进了门，浑身青紫和血迹，趴在了地上。在模糊的远处，一个急救人员大叫着，说起行走在水上的耶稣。库帕见过跳蚤在水面上行走，最近还有徘徊在黑色道路上的类似感觉，那人的话无法使他信服。他在一肚子的轻蔑和怀旧中昏了过去。

那年下半年，老库帕在维拉普的土地被拍卖。丹尼尔·库帕去参拍，醉醺醺地草率喊价，想刺激拍卖商，但无人高过他的出价，便发觉他已成了父亲农场的主人。

料理农场帮了退隐中的库帕的忙。妻子忙于照顾孩子和家务，耐心等待他改邪归正，东山再起。他对艾琳这孩子不感兴趣。艾琳也不很亲热，从孩子长成少女，在维拉普待的时间越来越少。1956年，有一次回家，生下一个女儿，几周后就走掉了，再也没有回来。库帕夫妇给这女孩起名昆尼，连丹尼尔·库帕也禁不住喜欢上了她，自她出生后，就经常闭门不出。

福特森牌汽车咆哮着穿过安吉勒斯街道。雨后灯光闪亮，道路光

滑。丹尼尔·库帕迎着扑面的寒风，吸着海港的咸味。低矮的房子不断掠过，开着的电视把窗子染成了蓝色。他沿着古姆伍德街开去，经过纪念塔，经过野花小餐馆和光闪闪停着的摩托车，经过面包房、教堂、花店和酒吧，酒吧里灯火通明，人声嘈杂。他觉得身体发僵，就像树根一样。车子转了个弯，朝海港边的老房子开去。他内心不觉升腾起了一种失望：从去年到现在，安吉勒斯没有变化。

他把车开进车道，消去了柴油机刺耳的嗒嗒声。克利夫的路虎停在车道上，但房子里灯没有亮，他立刻明白这人没有出息。他轻轻地下了车，觉得脚有些痛。他不想去敲前门，但绕到后头，眼睛的余光看到隔壁施利姆小姐的脸庞，嵌在镶花边的窗帘之间。在后门，有一股浓烈的香味，那是薄荷、欧芹和百里香。还有悬挂着的花篮的甜香。他跪下来，在门阶下摸了一摸，找到了钥匙。

房子密不透风，很沉闷，有一股熏咸肉油和灰尘的味儿。库帕扭亮了灯。厨房里全是报纸、点过的火柴、草木灰片，以及沾满油腻发黄的盘子。赤桉木桌子上堆着啤酒瓶、书籍和粗头铅笔。那些书是《安吉勒斯简史》、《鲸鱼的天堂：安吉勒斯 1820—1899》、《捕鲸冒险家》、《泰皮》[①]、《园艺工年鉴》。起居室里，坐垫和豆袋椅子摊了一地。大火炉又黑又冷。库帕小心翼翼地走上又狭又陡的楼梯，注意到了第三和第七级本来就有的吱咯声。栏杆已被手摸得很光滑，碰上去既结实又熟悉。

空余房里，废品成堆：掉了网线的网球拍、一个折叠着的帐篷、一些画框、多余的床垫、一只风筝。主卧室里，那块老挂毯仍在床的上方，上面织着风雨飘摇的帆船，库帕见了很是高兴。床单皱巴巴的，颜

① 《泰皮》为美国作家梅尔维尔（1819－1891）发表于 1846 年的游记作品。

色很灰暗。库帕在房间里走动，发现克利夫的衣服在衣橱里，却不见昆尼的。空空的一头留着她的气味。随后，他坐了一会儿，定下神来，一动不动。透过卷起了窗帘的大窗，斜眼看着码头蓝色的灯光，以及港口的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他立起身来，关了灯，背靠床板坐着。

“啊，昆尼呀，”他低声说，“你在干啥呀？”

在卧室斑驳的黑暗里，库帕看到自己的手合叠在膝盖上。这是一双他父亲的手，也可能是祖父的手。有时候，这双手似乎与他分离，被另一个意志支使着。某些夜晚，手和胳膊停止血液循环，失去了知觉。他醒了过来，觉得胸口靠近咽喉的地方爬着好多虫。他从下面滑过去，让这些东西掉到一边，像割下的肉一样。

库帕竭力要控制思绪，降低速度，以便组织和表达。但是这些想法，就是他要告诉昆尼·库帕的东西，模模糊糊地闪了过去，弄得他气喘吁吁，惊惶不堪。他要告诉她库帕家族的自豪、虔诚、流血、自杀和失望。他要坦承。但是，他的思想在彷徨，一时很混乱。无奈之中，他的胃痉挛了。

“我要写，”他说出声来，“但是库帕家族常常写下重要的东西，却从来不说出口。客厅里、教室里、教堂里都曾传递过很多纸条。我终于来向你诉说了，昆尼。真他娘的，你不在。你到底在哪儿？该死的，姑娘，你应该在这儿！”

“啊，我对这儿很陌生，房子、小镇，还有这该死的身体。但是我们都这样，你那没用的丈夫也一样，可怜的小伙子。外乡人。有时候我想，土著人也认为不属于这里，时不时渴望实现梦想。该死的，我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你应该听听。要出什么事了，从屁眼起，我浑身上下都感到了。脑袋像个烂瓜，全只是瓜子、灰尘和臭气。感觉怪怪的。”

“遗传，昆尼，他娘的。你出生之前，你的祖先什么都已经做了，那些很坏，很坏的事情，甚至那些好事，你也装作认为不是真的。有时候，我能感觉到脚下的骨头。灰尘像是干了的血液。人们被赶离土地，被枪杀，被殴打。而现在，我们有了土地，有了安吉勒斯——道路、汽车、房子、公园、海滩——这一切，都是必然的。在梦中，我回到了过去——这像一口水井——一切又变了回去，过去又一次得到纠正。随后，我醒来了，而且自己不再存在。有个人想在自己原先的土地上走走，我父亲却拿鞭子抽他。我看见了，但我该怎么办呢？是的，我为父亲感到惭愧，我为亚当感到惭愧，去他的。但是亚当至少像一个男子汉那样活到了头。”

“你免不了要继承很多东西，昆尼，而我不希望你这样。你是最后一个货真价实的库帕。真有意思，末了怎么成了一个女人。一个女人。当库帕和当女人，不是一回事，你知道。库帕家族的人对待女人像对待驮马一样，很不好。你的奶奶也一样。我像对待驮马一样对待她，甚至更糟糕。她驮着我，驮着农场，驮着房子，驮着你。而且，她还得驮着她自己，驮着失望。而她甚至还没来得及看到你长成一个女人。她是一个了不起的泼妇。还记得吗，你从校车上下来，想遮掩你弄脏的地方，你的血迹？你以为我不知道？呵，我想笑，想搂抱你，甚至想把鼻子往脏东西上擦，表示我不在乎。但是，我们俩都表现得像库帕家人，都一句话也没有说。我敢打赌，别的孩子让你很难受。那天，我巴不得自己是个女人。也许，要是我是个女的，对你来说事情就容易了——也许要是我是个更好的男人。而你的外婆没有见到那一天。她已经死了，扔下了你和我。”

“我得同你说些她的事情。我辜负了她的一片心意。啊，我的悔恨可以装满一箩，昆尼。她不是拖拉机上死的。那是个谎话。她是从瀑布

顶上跌下来的。她赤裸裸的，大笑着，而我那该死的衣服挂在树上。当时我似乎想呕吐。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以前我对你说了谎。”

“啊，有很多事情，我希望从来没有做过。不采取行动也是一种罪孽，你知道。我爷爷可以把这全都告诉你。有时候，我希望上帝让我生活得轻松些。希望我能阻止一切，一切都从头来过。希望我能喂饱每个人，治愈每个人，使每个人像我年轻时代为人更好的时候那样，以为能看世界明事理。我是最卑贱的，又是最重要的……可怜的老比尔。为什么我不是比尔呢？”

“我要告诉你，我看见库克森和你在瀑布下。不是故意的，但我停留了一下。我真希望我不曾把航海志给他。他让我担心。上帝呀，他和我一样，没有背景。他连屁眼和地上的一个洞都分不清。我怀疑你也一样。但你需要他，虽然我想不出为什么。”

“我应当做个更好的监护人。啊，我累了，感觉好像一辈子都在禁食。”

库帕凝视着码头上冷冷的蓝色灯光。风在港口徘徊。

“正是选择灭了一个人。选择是最好的，也是最糟的。你得选择，你也得懊悔。几乎注定要搞砸的。而有时候却没有。”

“记得我读书给你听的时候吗？记得所有的故事吗？记得你学习读书的时候吗？见鬼，你很失望。在教堂里，你一直以为上帝在说，‘把玛丽、耶稣和跳蚤带进埃及。’出口跳蚤，约索夫！哼。”库帕禁不住笑了起来。“啊，上帝，多难弄的孩子！你究竟在哪里？”

库帕起身，拉上窗帘，在黑暗中坐了一会儿才离开。第三级和第七级楼梯吱地叫了一下，仿佛他踩上了一只动物。他在暗影中登上刺耳的福特森车时，天上下起了牛毛细雨。他内心感到一丝寒意，这让他有些害怕。一条捕鲸船上的灯光从港口扫过来。

第四章

德斯·普斯特林把广告经理请进宝马车。他把帽子转向靠司机一边时，看到玛丽恩·洛厄尔的侧影。她正在给办公室上锁。在方向盘后面，他明白自己喝了多少酒。这种少有的不负责任，使他感到惊悚。城里来的广告经理，将身子滑到乘客座上，打着饱嗝，喘了口气。普斯特林不知道对他该怎么办。他能想起很多他愿意相处，却并不讨人喜欢的家伙。六点钟开始，他们就在普斯特林的办公室喝黑道格拉斯酒。

“啊，全醉了，普斯特林先生。”

“叫我德斯。”

“德斯，醉得像暴君。”

“是呀，我希望你的小伙子们干对了，菲尔。”

“叫我诺茨先生。”

“菲尔。”普斯特林把车子驶出来，开进古姆伍德街，很自然地加速。

“呵，注意来往车辆，德斯。不想堵车，此刻，是不是？成功可能性是一半对一半，不，像我刚才说的，你们小镇上的人没有信心。可能是你们身上那股子乡气的缘故，你知道。当然，没有冒犯的意思。促销是件复杂的事情，德斯。就因为我们，小镇的150周年纪念会非常出

色，你就等着瞧吧。瞧，促销的规模很大，女皇要来，也许甚至还有罗尔夫·哈里斯。你就把这交给我们吧，德沙。我的团队未雨绸缪：1979年将看到安吉勒斯登上生活的地图，全世界都知道。你们的旅游业会像疯了一样。你们的毛病，德斯——呵，别误解我——是没有信心。信——心。要是你有信心，你现在会在外面指挥，再建五个房车停车场，以及旅馆、汽车旅馆、饭店、按摩房、露天汽车教堂。而不是三个月的夏天高峰期和春天野花之类繁荣一时的东西，你会全程都是高峰——成为马特洪恩山[①]——彻底繁荣，像一个又大又坏的城市。”

“旅游业翻倍并不会让我们小镇变成又大又坏的城市，菲尔。何况，哈克河地区东部不景气，还遇上了旱灾。”

“但是有标志性的东西，有主业在!”

“不，鲸鱼倒是不错，菲尔。”

“说得对极了，德沙。你会看到的。这个小乡镇会看到新生活，好日子，耀眼的灯光，赶上好时代!”

“是呀，是呀，”普斯特林说，换了排挡。

“光明的生活，普塞。明亮的灯光，新的亮点，还有……还有……”

“是的，菲尔。”

“该死的乡巴佬会看到的，”这人咕哝着，要松开领带，差点闷死了。“乡巴佬呀，乡巴佬!”

普斯特林缩了回来，转成了微笑，却在后视镜看到了一长片没有血色的牙床，从门牙上挂下来，他用舌头将它舔了回去，记起了大学时代那些可怕的日子。今天在大街上，一个小男孩拍了拍他的大腿说：“掉了什么东西了，兄弟?”那孩子指着人行道上一颗黄兮兮的门齿，因为

---

① 属阿尔卑斯山脉，位于瑞士和意大利交界处。

普斯特林刚打了个喷嚏。

古姆伍德街今晚很冷清，即便是星期四晚上。一对老年夫妇穿着厚厚的外衣，遛着一条柯利牧羊犬。商店关了前门，灯却亮着，因此人行道比原来更显得冷落。港口吹来清新的风，把纸头刮了起来，在空中旋转。普斯特林想道，去年我们获得了整洁小镇奖。这时在路的另外一头，一辆拖拉机正俯冲下来。普斯特林减慢速度，朝拖拉机和驾驶员好好看了一眼，便拐向中海滩，脑子飞快地转着。

这会儿，哈萨·斯塔茨站在吧台后面，打量着他的老顾客。酒吧里，每个人都站在他所记得的父辈们站的地方。

斯塔茨记得给父亲送信的日子，那是些特别的时刻，他被允许到吧台后面，这里有闪光的导管、玻璃和湿润的木头。他看到脸庞红通通的农民，进来找市场；士兵们回家来休假；人们在桌上谈生意；救世军队员摇着罐头；捕鲸工拿着罐子喝酒。在传递信息和头上挨敲的瞬间，他看到了，也听到了令他激动的东西：啦啦啦啦，男人们的交谈声、酒杯的丁当声、啤酒富有刺激性的酸味。

斯塔茨很想知道，那些年父亲站在吧台后面的时候，有没有和他同样的感觉。现在，只有某些时候还像过去的日子。

斯塔茨东张西望，叹了口气。他听说特德·贝尔今天干得不好，只有一条小鲨鱼上钩，而且还没等叉上来就咬断了钓线。更让斯塔茨泄气的是，据说贝尔待在中海滩海景旅馆。不知是不是我说错了什么话，斯塔茨想道，一面从酒吧餐巾中挤出啤酒来。特德一向是住在这儿的。突然间，他觉得需要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便撇下玛拉，让她仍待在吧台后面。

酒吧外吹着洁净的寒风，他咔嚓一声，咬了一口大麦棒糖，身子倚

在蒙上了霜的低矮窗户上，双手插进外套暖和的衣袋里。一辆货车，从大风劲吹的海港吃力地往小山上爬着，排挡发出卡啦啦撞击声。街道显得荒凉破旧，加重了他的忧伤。胸中的郁结伴随他已经几个星期了，像是看完一部情感片后的压抑感。他咬着大麦棒糖，若有所思。他下意识地想知道今天的捕鲸工收获如何，也想知道那些该死的外国人怎么样了。

他把皮鞋底在水泥地上擦了擦。他的眼睛先于耳朵，看到了那辆拖拉机嘎嘎地下得山来。

丹尼尔·库帕在下面的人行道上，还没有被认出来就已经朝斯塔茨走去。他越来越稀疏的白发，倒向后头，被风吹成了一个尖顶。西装裤子膝盖上油渍斑斑，黑色的鞋子亮得可笑。哈萨·斯塔茨噎住了，吐出亮晶晶的大麦棒糖。库帕却在他身旁擦肩而过，直接进了酒吧。斯塔茨目瞪口呆地站了片刻，就像别人扔烟蒂一样，把棒糖渣扔进阴沟，并透了一口黏黏的长气。

“行呀，你要我，”他说，倾听着酒吧里突然陷入的沉寂。

斯塔茨听到谈话声和笑声又起时，便走进了酒吧。库帕在吧台旁，背朝着门。玛拉正给他倒啤酒，两人一度目光相遇，却彼此无话。

是呀，哈萨·斯塔茨尴尬地站在靠近售烟机的地方，一边想，这真让人恶心。他在镇上干什么呢？斯塔茨暗自笑了一下。这个佝偻的老人，穿着可笑的西装，把亮锃锃的黑皮鞋藏在吧台下。就是这个人，他父亲把他叫做危险的暴民煽动分子。像上次在婚礼上看到他时那样，他显得很可怜。吧台四周，其他人随意瞟着眼睛，假装谈得很自在，啤酒却喝得太快。威利斯，威利斯，来买香烟，脸色红润的大个子酒店老板一惊一乍，随之从售烟机旁脱身了。

“老牌万宝路上了瘾啦，哈萨？”

“呃？呵，不，不，这东西碰也不想碰了，坏习惯。”他被曝光后，便别无选择地回到吧台后面去。在那里，玛拉瞥了他一眼。他发誓，那眼神像猫一样在黑暗里会闪光。

“你怎么啦？”她问，一手抓住收银机。“你看上去像是又进来了个土著人，而且已经在喝第二大杯了。”

他皱了皱眉，拖过一条凳子，歇一下身子。他顺着湿漉漉的木板面吧台，朝库帕弓着身子喝酒的地方看过去，观察了十分钟，二十分钟，半个小时，而库帕一杯接一杯喝着啤酒，一次都没有抬起头来。

普斯特林把他喝醉了的广告商丢在一家体面的妓院外面。他来了个U转弯，回头往镇上开，只见那人瘫倒在门前草地上，门灯亮了起来。

最后，哈萨·斯塔茨终于忍不住了，把吧凳滑过吧台，干脆坐到了库帕对面。这时，那老人正喝完第二杯。斯塔茨好久没有见过一个人喝得那么多，那么快，却没有倒在地上，酒精中毒。这情景让他感到一种古怪的悔意。

“你可别这样对待自己，你知道，”他对库帕说。库帕双手转着空空的酒杯，啤酒泡沫从手指尖钻出来。

“不像你呀，要什么给什么，哈萨，”库帕平静地说，显然很专注。

“是呀，”斯塔茨笑着承认了。

“那就滚吧。”

“但是我拥有这地方。”

库帕示意玛拉，再要一杯啤酒。

“你怎么到安吉勒斯来的？”哈萨在潮湿的木头台面上写了一个

“8”字。

“开福特森车来的，太远了，走不动。”

斯塔茨笑了笑。两人都没有看对方。

“你这副样子，人家以为你到这儿来是不怀好意。”

“那就让人家去想吧。”

“臭脾气老杂种，”斯塔茨大笑。“要是你为成立日[①]来，那也早了点儿。这是——”

“我干嘛在乎该死的成立日呢？全能的上帝呀！”

“那么，别人还以为你上这儿来，是跟你那姑娘一起煽动什么暴乱，是吧？”

库帕从玛拉那里接过啤酒，打量了一下斯塔茨。他的眼睛满是血丝，皮肤的颜色像牛脂，胡子被风吹稀了。

“嗯，她离开了小镇，”斯塔茨说，同他大眼瞪小眼。“和那些狂热分子一起走的。你的那个姑娘，成了个制造麻烦的家伙。由于教养不好，缺乏——”

“那正是为什么你的孩子最近十年都到城里去了，是不是？教养该死的完美无缺，却偏偏从家里逃走。”

“也是个没出息的家伙，但他没有给这个镇带来不幸。”

“只不过带给了你和玛拉。那不算吗？血统，他的父亲，他父亲的父亲制造了足够的不幸，他为什么要顾忌呢？也许他是一批坏东西中最好的一个。”

“也许我要请你离开这里。”

---

① 成立日（Foundation Day），西澳大利亚节日，官方定为6月1日，但实际为6月的第一个星期一。该节日为纪念1829年设立斯旺河殖民地而确立。

“逐出天堂。逐出光明耀眼之星酒吧，”库帕的目光越过酒杯边缘，落在他身上。“昆尼什么时候走的?”

“三星期左右吧，我想。不算太急。一直想把小镇毁掉。”

“毁掉小镇的不是那些小蠢货，哈萨。”

“小蠢货，那时德斯这么叫他们的。但是他们有志气，他说。有一天他们会成为出色的决策者、优秀的商人、好人。呸！我还是这句话，我羡慕德斯有那么大的耐心。要不然，我想他是不在乎。”

“老德斯一直是个慢性子。”

“但是得制止他们。运气好的话，工会的禁止令会把他们排除在外。要不然，老捕鲸站可能靠借债过日子了。”

“一向是这样的。整个小镇就是这么回事。我们很多人都这样。一直靠借债过日子。”

“啊，你听起来很虔诚，丹尼尔。”

“滚开。”

“我想你已经——”

“滚开！滚开!”

这当儿，德斯·普斯特林进来了，脸上颇有逗乐的表情。

“帮个忙，把这位先生请出去好吗，普斯特林先生?”斯塔茨说，绕过吧台，手指夹住这老人的西装领头。“我想他喝得太多了。”

“当然，斯塔茨先生，”普斯特林说，目光炯炯，像磨光的宝石一样。

库帕让人领着往外走，开始变形的双腿在身子下滑行着。他在门边的板上抓起一个飞镖，叫道：“这啤酒臭得很。清理一下你的输酒管道吧。你父亲虽然是个人渣，但他至少清理管道。”

到了外面，普斯特林放了手。“别在乎可怜的老哈萨。他有圣伯纳

犬的脑袋。喝点咖啡怎么样?”

“一杯茶，普斯利普斯。天哪，要是我想到我会——”

“开我的车，还是你的?”

库帕没有回答。他在思考。他坐进了宝马车，只觉得车子直把他往前推去，感到自己成了个投掷物。普斯特林用第三挡开了一会儿，很是激动，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事。他觉得厌倦已被抛到脑后。

第五章

那天晚上，克利夫兰·库克森躲开从水上吹来的喧嚣南风，坐下来阅读。平装封面的书像卷曲着翅膀的鹰，面朝下躺在丢弃的地方。有《白鲸》、《深蓝色》、《外套》、《吉姆爷》，这些书他曾开了个头，又丢下了。克利夫酒喝得头脑发热，胆大妄为——早些时候晚上，竟把一个烂醉的筑路工从吧凳上推了下来。他不明白为什么要把他推下座。他们并排坐了一小时，彼此既没有说过话，也没有注意到。

克利夫读着航海志，发黄的字迹似乎清晰地在他面前跳动。

> 1831 年 6 月 20 日。没有鲸鱼。我用了几个下午，走完海滩，把绳子摊开检查一下，然后再卷起来。
>
> 昨天，贾米森先生派我们船员去找袋鼠。我们翻过小山，行走在陡峭的山谷中，最后到了一块平坦潮湿的地方，惊起一些褐色的

鸟，飞向空中。我们看到了一群袋鼠，似乎站着一动都不动。蒙福德把一颗弹丸打进了最大的一只。凯恩伤了另外一只的臀部，那野兽踉踉跄跄走了几步，把它的伙伴吓跑了。这畜生发出了可怕的叫声，狗们一阵骚扰，把它扑倒在地。我们发现这只袋鼠已没有了脖子，躺在一棵树宽阔的根基上。

回来的路上，只见十几个土著人站在山脊上，使我们受到了惊吓——他们完全是些鬼一样的家伙！他们像是没有注意到我们。我们从底下的山谷走过，没有一点动静。

1831年6月21日。现在，唯一的话题是土著女人。夜里，凯恩和利克在火堆边滔滔不绝地讲着黄色淫秽故事。其余的人越来越激动，营帐内出现了不安情绪。

诺尔斯也睡不好。夜里我闻得到一股难闻的气味。睡梦中他老是喊"不！不！"小屋里的其他人会回答"是，是，是呀，烂家伙！"我担心，我们对他的痛苦无能为力。黑尔给他敷了磺胺，裹上衣片，这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了。

1831年6月22日。今天早上，我写下这些的时候，丘林和我在瞭望所。我希望能相信他不会去告密，说我在写东西。他好像冷得发抖。我感到他身上有一种潜在的学问，远超过他的年龄。

1831年6月23日。昨天夜里，凯恩和利克强行闯进朗姆酒仓库。半夜过后，我醒来听到其他房子里闹闹嚷嚷、饮酒作乐的声音。有唱歌的，有哼淫秽小调的，还有打架的。我听见丘林一忽儿唱歌，一忽儿呼喊，一忽儿尖叫。两个头儿贾米森和芬，不

见踪影。

今天早晨，我在瞭望所醒过来了，开始翻身。起身时看到外面暗淡的灯光下有一个土著妇女，浑身赤裸，跌跌撞撞，喝得醉醺醺的，身上很脏。她用拳头击打着对面小屋的门，没有人搭理。随后，她进而来敲打我们的门。诺尔斯糊里糊涂地喊道："不行，还没起身!"其他人只不过咕哝了一下。那女人摇摇晃晃走开了，进了丛林。我看见下起小雨来了，我们房子附近的一根树枝上，挂着一条裤子——看上去很小，男人几乎是穿不进去的。

上山的时候我经过那条裤子，没有去碰它。裤腿上有几滴干了的血迹。

很奇怪，睡梦中我听到一个孩子在啼哭。

中午。刚看到一条鲸鱼跃出水面，所有的船都已经出海了。刚才，只见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海滩上。他在往哪儿看呢？不是朝海上眺望，而是越过大海，往上看。在看鸟？

傍晚7点。今天晚上，小鲸鱼从母体破腹而出。在肠子里蹚来蹚去，有时给我一种亵渎神灵的感觉。有一刻，我只觉得埋到了胸膛，而且正往更深的地方滑去，不得不靠蒙福德和多恩把我拉出来。被活埋该是什么滋味呢？

1831年6月24日。诺尔斯死了。前几天，他的手一直藏在毯子底下，已经僵化，颜色发黑，开始腐烂。贾米森先生建议，把他的毯子拿去同土著人去交换物品。但他的被褥散发着臭气，一文不值。

在海滩上举行了一个仪式之后，诺尔斯被埋进了海里。贾米森先生朗读了《圣经·约拿书》第二章："从阴间的深处呼求，

你就俯听我的声音……”尸体上了药并密封后藏在船尾，贾米森先生脚下的地方。等船离港湾够远了，尸体便从船舷上侧翻到海里。

今晚我和丘林坐在火炉边。他面容憔悴苍白，像是失魂落魄一般，是病了呢，还是有心事？我觉得没有必要主动帮忙，除非他来求我。他完全是个古怪的家伙，有时候看上去……挺凄惨的。这副悲哀相让我对他避之不迭，还骂他。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无可救药的人。

1831年6月25日。今天早晨，我看到两个赤身露体的女人，从头儿的房子里被扔出来。天一直下着雨，我经过的时候，那两个人昏昏沉沉地躺在泥泞里。

臭气与日俱增。海滩头上躺着鲸鱼腐烂的尸骨，沙已被鲸油污染，成了蓝色。破碎的骨架，像一条船停在海滩上，海鸥成群地扑上去。

今天早晨，丘林在瞭望所里，像发了烧一样。有一回，他看着我，露出脆弱的失望表情。目光凝视着我，迫使我往旁边看。他没有说一句话，我担心他疯了。

到目前为止，只捕到七条鲸鱼，产出不到十八吨的鱼油和一些鲸骨。

起初，克利夫以为那是老鼠的声音。他已开始害怕老鼠。但是那声音很有规律，很响亮，像是什么东西松了，在风中撞击着发出的响声。近岸的铁皮墙一忽儿凸出来，一忽儿凹进去，像心跳一样。他打量着，只见凹进去一英寸，随后又复原为正方形，又凹进一英寸……他站着，只觉

得脑袋里像是塞满了碎布头。那声音响个不停，墙依旧凹进凸出。他没有听见脚步声，便走到门边，碰了碰把手，吓得站住了，一动都不动。他心里一直纠缠着几周前的那个晚上，当时，他冲进雨中，发现两个人被打，在流血。出于报复？那声音越来越响，铁皮墙的“心跳”也越来越烈。他打开门，风呼呼地从码头的木头缝隙吹进来。纸头在他身后哗啦啦响着。码头上一半的灯灭了。下面码头的平台上没有灯光。他沿着墙爬到了外面，听见老鼠打架的声音。他每动一步都小心翼翼地落下脚来。在拐角的地方，他一寸一寸地探出头去，等待着眼睛适应黑暗。深深的暗影里，一对男女背靠墙扭在一起。他看见一道银色的闪光；看到了头发；看到了揉乱了的黑色衣服。克利夫瞧着。他完全可以伸出手去碰他们一下。这时，一拳打在了黑色的大肩膀上。一阵嗥叫，一阵喘息。

“你猪猡，你猪猡，你猪猡，猪猡……猪猡，”一个女人深沉的声音。这些话传到克利夫耳朵里时，几乎还透着滚热的气息。他热血沸腾，站着，观望着，嘴巴张得大大的，直等到再也无法相信自己的呼吸了。他溜回房内，听见砰砰的声音，木头的震荡声，就像什么东西掉落似的。随后一片寂静。接着是一阵清嗓子声，吐痰声，脚步声。门开了，克利夫抓住桌子的角落。

“菲吉斯，”那大个子男人说，用手捋了一下上了蜡的头发。“挪威王子号。”

克利夫只能指一指桌上的笔和打开的航海志。那人倚在一只手上，签了字。他身上散发着一股猪油气味、烟味，以及他无法分辨的氨气。

那人走了，小心地关上了身后的门。克利夫对着落在书页上的黑色大手印沉思起来。他随意地翻着航海志，把自己的手放在那手印上。手印湿漉漉的，手指比他的要长要大。他闻了闻自己潮湿的手掌，手掌捏成了个拳头。他观察着象牙色的手关节。

第六章

夜深了。丹尼尔·库帕的身心冷得几乎已麻木。车轮滚过哈克河桥，迎面过来一辆车子，前车灯使他眼睛发花，白光刺痛了他双眼。车过他身旁时，灯光慢了下来，仿佛要折磨他一阵似的。接下来那会儿，强光消失，车灯射向路旁的丛林，接着全灭了。库帕翘起头，在自己车灯昏黄的光线中，看见远处堤岸的路边停着一辆货车。他看到车厢后面高高的两侧有几个黑色大字：**特伦特租赁行**。随之，他听见了喇叭声，看到了忽明忽灭的车灯。他减慢车速，起了疑心。一个人影从货车装饰艳丽的一边跳了下来。这人宽宽的肩膀，灰白的头发。库帕刹了车。拖拉机嘶叫着。

"你好吗，丹尼尔?"佩尔问。

"哪方面?"库帕说，一屁股坐进舒适的货车坐垫，觉得自己的判断更胜一筹。

"嗄，你知道，是指头脑、身体和心灵。"佩尔从仪表板的打火器上点了烟。

库帕叹了口气，鼻子里哼了一下，擦了擦下巴来取暖。"我想三方面都很糟。我的身体是战前的水平；头脑是一钱不值；我的心灵嘛——我的心灵谁都拿不准。"

"啊。"

“而我一时还搞不清你是干什么的。有些时候了。”

佩尔吸着烟，借着明灭的火光，他的五官一时清晰可辨。“真奇怪，”他说着吸了口烟。“我正想去看你呢。”

“如果想去看牧场，那就不必费心了——牧场已经没有了。”车内很暖和，还有些闷热，这让库帕一下子暖过身来，又感觉到头部尖利的刺痛，喉咙里火辣辣的。一天下来的恶心和疲惫很有可能把他压倒。

“压根儿就没有想到，会在那个方向碰到你，”佩尔说，“在这个时候。”

“给支烟，老兄。”

佩尔开亮了车内的灯，把烟盒递给库帕。库帕借着灯光好好看了佩尔一眼。佩尔似乎比以前什么时候都要大、老、壮。他的目光如电石烈火，欢快或是绝望的脸上刻着皱纹。

“到镇上去了，是吗?”佩尔问。

“这见鬼的过滤嘴香烟，你吸这玩意儿多久了?”

“自从又开货车以后。”

库帕点了一支烟。佩尔关了灯。两人坐在黑暗中，各自细想着。库帕憔悴的面容让佩尔吃惊。他外表像个很老的老头儿，佩尔想，看上去已经半死不活。这辆货车，库帕想知道个究竟，但他决定不打听。上次看见佩尔驾驶货车是在1929年。他思忖，那辆车子更像是一辆手拉车加上一个发动机。他恐怕连驾驶执照也没有。

“那你了解到了什么呀?”佩尔问。

“我？没有。我什么也不知道。”

“据说，在维拉普外海，你又见到了座头鲸和露脊鲸。”

“别那么高声大气，也不要很快就该死的走漏风声。不然一定会传到某个笨蛋的耳朵里，他会启动保护条例。”

“让这个地方感觉又像家一样，我想。”

黑暗中，库帕耸了耸肩。佩尔感觉到了他的动静。

“找到了你在找的人吗?”

“哪儿?”

“安吉勒斯。”

“没有。”

“她两个星期前就走了，”佩尔说。“捕鲸站发生了一场争吵。她和环境保护主义那批家伙站在一起。”

“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

这回库帕感觉到了佩尔在耸肩。“年轻，半对半错，新潮。”

“他怎么样?”

“库克森?”又耸了耸肩。“谁知道?”

库帕叹了口气，只觉得喉咙壁上香烟的烧灼感，心里感到比以前更空虚了。“这个镇没有变。”

“希望它变?”

“不。”

“可是情况不好，”佩尔说，把烟灰弹进仪表板上的烟灰缸里，冒出一阵火星。“不景气。这场干旱不可思议。老天随心所欲，摆布气候。这样的旱灾，没法儿解释。镇上一半人失业。小农们又打了退堂鼓。土著傻瓜们过着鬼一样的日子。而镇委会却计划花好大好大一笔钱，庆祝明年的周年纪念。旅游促销。女皇来访。出于惋惜，复制‘奥农’号船。”

“至少土著傻瓜们还有另一个地方可睡觉。”

“是呀，”两人都笑了，笑声很短，很悲哀。“大家都等待着出现转机，”佩尔说。外面，丛林与河水一片沉寂。一轮长长的、水汪汪的月

亮挂在树梢。

“我已经等了几年了，”库帕感到很困穷，很无足轻重，舌头尝到了呕吐的苦涩，这一切是个礼物，是长时间跪在普斯特林闪光的洗手盘圣坛上得到的。

“我会出来——迟早会这样——听听别人的忠告。”

“我没有忠告，”库帕说，从香烟的过滤嘴里吸进苦味。

“嗄？”

“吃两片阿司匹林，躺一会儿，世界就远离你了。”

“那么上帝呢？”

“吃三片阿司匹林。”

“我不知道我——”

“听着，别为上帝的问题现在就找我的碴儿。”

“为什么不？”

“我们处得不怎么好了。”

“我认为，人老了，”佩尔咕哝着，“就会更接近上帝了。你知道：智能，年龄——”

“啊呀，那不是事实，是胡说八道。我是个老人，但有时候我连上水井的路都找不到，甚至还摸不着衣服纽扣——该死的，我又怎么能找到上帝呢？你离什么都越来越远。离谁都越来越远。你变老了，你明白自己完蛋了。什么都看不清楚。”

“要不，你视而不见，”佩尔说。“有时候，老人容易忘事。他们的头脑并不告诉他们身体和心灵记住的东西。”

“身体和——？”

“除了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和答应你的事情，你还知道什么呢？”

库帕叹了口气。“什么忠告？”

“什么?”

“你说你要听听忠告。我想你还没来得及引用我就会让你闭嘴。”

“我不需要引用给你听。”

“全能的上帝呀!”

“在祈祷,嗄?”

“正在做,比尔。”

佩尔在座位上动了动,坐垫咯吱响了一下。他几乎后悔不该谈论这点。他希望彼此相互戏要,彻夜不息。虽然两人都是急性子,在一起倒也很愉快。

“普斯特林把教会用作某种经济上的掩饰,骗税的手段。他想让教会为他效劳,我猜是买地和开发。去年,他赞助了那么多钱,背后连着隐形的绳索——只不过我们对钱太敬畏了,顾不上去考虑绳索。而且,在狂热的贪婪中,我们想的全是力所能及的事——是呀,你瞧,教会不是始终有足够的能力去做自认为该做的事情。问题在于,往往当你有权力的时候——而钱也是一种权力——教会又永远办不了事。也许这是人性的缺陷。没有权力的人有时候办事效率更高。总之,我认为他是要我们明年媒体和名人到场的时候,当面为他讲几句好话。你知道,支持他的推销,把我们的名字同他的放在一起,把教会打扮得漂漂亮亮,为的是作秀。他要我们沉默,认同。安吉勒斯:清洁、诚实的基督教小镇。也许他还搞到了几个美国人,来自商业圈,或者是基督教领域,我不清楚。当然,什么都没有说出口。什么都是心照不宣的。”

“那又怎么样?”库帕问,很恼火。

“因此嘛,几个星期后我就退休了。”

“还有呢?”

“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不再是公务员了。新来的人会叫他干啥就

干啥。现如今，他们把这些人培训成公关人员。我们的目的是帮忙。这人的名字叫达比。”

“哎呀，他活该。自有别的傻瓜来收拾。”

“他不愿意，就是那么回事。到头来，教会会成为普斯特林的另一个奴隶。历史会重演。我可不干。”

“谁会在乎历史?”

“听着，如果有一个十四岁的孩子，不住地对你引用十字军东征，你会明白我的意思。总之，你得说话，避开‘历史’这个话题。”

> “是的。我痛恨我所付出的一切劳动：因为我要把它留给我后来的人。而谁知道他会是一个聪明人，或者是个傻瓜?”

“现在，引经据典的倒是你了。瞧，我犯了一个大错。要是可能，我要趁来得及的时候去补救。他们要让我四周后退休。总之，这件事多半跟普斯特林有关。我还可以活几年。四周之后要退休。而八周之后选举长者。普斯特林已经关注很久了。现在，他在巴结一些软蛋和老人，好把他选为长者。一旦成了长者，他可以更好地控制钱，在钱袋里钻得更深，慢慢地击败其它教众的抵抗。我的意思是，教会也是人，而且——上帝知道——他们也犯错。这回我可不让出错。所以，我一直在用他的钱。不久之前，他以我的名义开了个账户。我将它取消了，取了现金。到现在为止，我花了几千块钱。还有两千块的东西在后备厢里呢——毯子、食品、药品、书籍、《圣经》、玩具、衣服——”

“因此你在发放这些东西，很基督。”

“不，很绝望，很困惑，”佩尔说。“也许甚至是浪费时间，谁知道呢?”

“但是这让你感觉很好，这就够了。”

“不，没有让我感觉好，这不够，丹尼尔。别用那样的垃圾来攻击我。”

“那么，需要什么忠告呢？妈的，佩尔，谈正题吧，你这家伙。”

佩尔在黑暗中动了动。在坐垫上，库帕感觉到了佩尔的激动。交易，他想，整夜的见鬼交易。

“我不能那么无休止地买呀，捣乱呀。普斯特林拥有这些物品，要是你明白我的意思。我去买东西，他一直跟踪到镇外。很快他会将我停职——我巴不得自作主张，尽快买好东西发出去。发放东西，我不能建立连锁站什么的。他会把它们搞掉。所以我只好单枪匹马。”

“你的意思是……比尔。”

“我的意思是，其余的事该怎么办呢？在你座位下面，有一盒支票，一些存折，还有几千块现金。甚至没法告诉你究竟有多少。我的意思是，这些钱和纪念品，像他们说的没法变成货物，我该怎么办呢？我真希望年轻时候学过一点理财的知识。贫困倒是要简单得多。我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活见鬼，替自己买个小老婆吧，或者买间退休住的房子，”库帕咆哮着。“还有更好的，买一批该死的正派教众。”

“你可别操心，”佩尔发出一阵狂笑，“我想到过那回事。在荒郊野外谈论诱惑。”

“在钱上，你斗不过普斯特林。你斗不过他。”

“也许是斗不过，”佩尔喃喃地说。“可是你也没有必要被他斗败。你赢不了并不是说你就得输。”

“废话，你又来了。你还是把这问题交给仁慈的上帝吧。”

“这是我的事儿，丹尼尔。”

“而钱是普斯特林的事。”

“上帝和钱财。”

“他又来了。”

“这不是新鲜事儿，丹尼尔。就是我们走了好多年以后，这种事在镇上照样会继续下去。”

“那么，你这样胡搞，十天半月为穷人扮演圣诞老人的角色，又有什么意思？干嘛费那分心思？”

“因为我暂时还有这个能力。为此我感谢上帝。”

“从长远看，没有什么差别。”

“不是因为能看到的东西，不是。因为我们看的不是能看到的东西，而是看不到的东西[①]。对不起，我又引经据典了。”

库帕动了动身子，双脚抬起来搁在仪表板上，双手抱膝，假装没有看到从擦得太亮的黑皮鞋上反射出的月光。

“谁知道1932年的冬天你起了什么作用。像我说的，你忘了。尤其是那些看不到的事。”

“听着，”库帕说，“我要走了。回去路上，我差不多要花一小时。”

“那你没有什么要建议了？”

“天哪，佩尔。你到这儿来，像一条傻乎乎的狗，你总是养着的那种。你知道你的问题吗？你是一个崇拜者！”

“是的，”佩尔承认。

“啊呀，我不要你崇拜。”

“你不配。你害怕的是别人的尊敬，因为那会带来责任。”

---

① 此语出自《圣经》，原意为：我们不看可见的，却看不可见的，因为可见的东西是暂时的，不可见的东西是永久的。

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只听见两个老人的呼吸声。

“你能帮我个忙吗?”佩尔终于问。

“什么忙?”

“我可以把钱藏在维拉普的哪儿吗？这好像是普斯特林唯一碰不到的地方。那很管用。等事情过去，我又可以用这些钱了。也许，这件事你可以帮忙。那些避开我的人，会从你那儿接受慈善帮助。你说呢?”

“不行。”

“为啥不行?”

“那是白费功夫。”

“为啥?”

“因为普斯特林已经拥有维拉普。两个小时之前，我已经把它卖给了这个畜生。包括镇上的房子，库帕家族可以占用到我死的那一天。他有权随时来察看。我像别人一样，是个房客，比尔。”

黑暗中响起了一个声音，一路传过来，闯进了汽车，起先是隐隐约约，随后变得明朗、深沉、浑厚。丹尼尔·库帕因为激动和用劲，透不过气来，一时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后来才明白那是佩尔。他在哈哈大笑。

风慢慢地向他吹来，但很有劲，即使昏昏沉沉，他也有些担心。库帕觉得那风要撬开他的肋骨，侵入体内。他觉得，就是弓着背也挡不了风。他的身子被吹垮了，舌头又干又痛，被风吹伤了。沾满油渍的西装飘起来，盖在了他身上。他朝风弯下头顶。拖拉机的声响撞击着他。他的脸颊因为鼻涕和眼泪湿漉漉的。他的手指勾着粘在方向盘上。睡神的黑色翅膀不时降落到他头上——忽隐忽现的巨大影子，一度让他窒息。

他握着方向盘，既吃惊又恐惧。白天和黑夜在他周围旋转，令他颤抖和怀疑：他看见水落下来，一个个身体倒下来，弯曲着；他看见面孔——很多面孔——他的眼睛感到刺痛。他在孤寂的路上往东行驶，只觉得风失去了寒意，变得像鲜血一样温暖。尽管柴油的臭气很重，他还是闻到了死亡的土地。他动了动。他经历了昨天和今天，睡眠和清醒，死了和活着，麻木和敏感，两者俱来，分不清彼此。他的身躯失去了知觉；他的头脑听凭摆布；他的灵魂公然与他对抗。

他绕着弯子开进维拉普的第一扇门时，感觉到了瞬间的意识。他听到了金属线卷曲着擦过后轴的声音——嗤嗤声——但是第二第三个声音接踵而来的时候，他听不出来了。这时，拖拉机偏离大路，拐进了一个空空的牧场，嗒嗒嗒嗒扬起一片尘土，踉踉跄跄，侧翻进了像河床那么深的旧水渠，而他，睡得很熟。

第七章

第二天，克利夫·库克森行驶在往东的路上。尽管他临近中午才用了早餐，吃了鸡蛋和烤面包，喝了咖啡，肚子里还是有一种饥饿的疼痛感。他像一个饿坏了的人，细小的东西在眼前一闪而过的时候，看得异常清楚。车子驶过未铺沥青的大片道路，他感到路上的每块石头都要打进他身体。标着28英里的路牌横亘在道路上方，闪着模糊的绿光。还没到哈克河桥，他就拐进了一条泥土路。道路弯弯曲曲，穿过同哈克河

并行的地产，那地产有些年代了，已经被废弃。河口穿过桉树林，呈不对称的微笑状，一个拱形，绕了个弯，通向沙丘和大海。在河口的末端，水域渐宽，成了一个死角，紧挨着宽阔平坦的沙洲。

克利夫在大海和内河之间结块的沙洲上开车，车子底盘嗤嗤地响着。陡峭的沙丘在河口两侧垒成了岸，风把沙丘刮得大理石般光滑，看上去像一根根肋骨。水面上，一只鸬鹚飞了起来，伸长脖子突然离开了。克利夫急速转动车轮，将路虎突然掉过头来。敞开的货箱往外旋转，喷出一束沙土。他把车子往旁边移动，并熄火刹车，关掉点火器，摇下窗子，吸了一口甜美湿润的气味，那气味来自河口的浅滩和桉树。

在那儿，他竭力要找回记忆。海浪在身后翻滚。

他们结婚的那个夏天，库克森夫妇来到沙滩尽头，在这儿蓝色的水潭里游泳。早晨，天气晴热，但到了中午，南边的云带来了寒意，海上的风越吹越紧。他们收拾了帽子和浴巾，沿着沙滩走回路虎停泊的地方。当时同现在一模一样，车子就停在沙洲上。昆尼在河口把脚上的沙洗掉，浸湿了的双腿，像打磨过的核桃那样闪亮。她议论着温暖的水，继续在水里划来划去。这时克利夫站在岸边。她哄他下来，同她一起在暖和的浅滩上戏水。很快，他们便彼此泼起水来，像孩子一样击打着古铜色的水，把水从眼睛上抖掉。过了好一会儿，昆尼注意到，在他们附近有一艘游艇，倒扣在岸上。克利夫没有在意那游艇。他很当心谁拥有这游艇。昆尼趟水朝小艇过去时，一种担惊受怕的感觉漫过他全身。他害怕被人抓住，而昆尼哄他，他若无动于衷，又怕被她讥笑。昆尼的鲁莽和天真，让他感到畏惧。他冒着被发现的危险，帮她把船翻过来。船底下有一根绳子，一长条锚链，两把桨和一个桨架。他们把船推下水，高高兴兴，却笨手笨脚。他们用一圈绳

子临时做了个桨架，开始迂回着逆水而行。两人都不会划船。孩童时代，克利夫的父亲从不带他去钓鱼（他在学校里因此蒙羞）。而昆尼呢，常常很不情愿当祖父船上的乘客。此刻，他们各自握了一把桨，嬉笑着，泼着水，看到鲻鱼和胡瓜鱼在水面泛起涟漪，跳跃着形成一条螺旋形的尾巴。

这条船逆水行了四分之一英里后，搁浅在了桉树上，无法动弹，证实了它优越的品质。其中一把桨漂走了，穿过水淋淋缠结着的树木。两人趺趺撞撞，诅咒着，相对而视。克利夫紧紧抓住她，而她，把克利夫拉到船底下，夹在散发着果仁气味的大腿之间，希望得到他的保护，也希望保护他。她的背沐浴在船底暖和的沉积物里，她的手沉浸在他树木样气味的头发中。他的目光难以从她脸上移开，感觉到她的双乳压扁了，贴着他。他渴望能放荡一下，待在她身体里，一个干净、温暖、养人的地方。他要栖身于她眼睛背后的空间里，那是她活力的源泉。她叹息着，桉树沙沙作响。他分不清两者，因为自己也在无助地叫着。鸟儿在远处拍打着翅膀，像是鼓掌。小船轻轻地摇晃着，漾出一圈圈涟漪，在落叶缤纷的树木下，一个追逐着一个，向外面更大的空间扩散。

后来，两人松开了，随后解了缆，小船在微风中沿河而下。他们握着一块橘黄色毛巾，摊开遮盖着两人。他们往前走去，风吹落了头发上的白色树皮。

克利夫发动了汽车，觉得肚子很饿，身心都在吼叫着，感到不满，甚至痛苦。

在拐弯的地方，克利夫停了片刻，顺着这条路朝东边的维拉普张望

了一下。忽然心血来潮，要去看一看那个老人。他想和他谈谈，和老人单独坐在外面阳台上，不要昆尼在旁边晃来晃去。他开始往东开，脑子里在不停地翻腾。他会把昆尼的事告诉老人。他们三人能把事情理清楚……但到了桥上，他突然刹车，往后退，回头朝安吉勒斯开去。

不行，他想，这老头会以为我屈服了，而我不会向谁屈服。

安吉勒斯映入眼帘的时候，他已饥饿难忍，胃里泛酸，有烧灼感。

1831年6月26日。我伙伴的座右铭，似乎就是取自《圣经》中先知以赛亚的一段话："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1] 这些无知的家伙相信抹香鲸就是毒蛇，恶魔的代理。他们说，真正的鱼是不会像人一样有肺，有乳头，有阴茎的。也许是出于偶然，我们才和露脊鲸和座头鲸这些沉睡的大家伙打交道的。

1831年6月27日。拂晓时分，我听见了营地里闹闹嚷嚷，一片喧嚣。急促含糊的说话声、威胁声、叫喊声，听上去像是有人在打斗。先是单独一声火枪声，过后是哭喊声，叽里咕噜模模糊糊的说话声。我起身透过百叶窗往外张望，只见利克正要投出一支长矛，但是我视野很窄，看不清目的物。然后，我听见了一声叫喊，一声可怕的尖叫。穿衣时又听见了第二声枪声。

我和小屋里其他人一起，出去看看这场景。一个黑家伙仰面躺着，身子在痉挛。利克的矛刺中了他的喉咙，鲜血大股往外喷射。另一个当地人脸朝下躺着，后脑勺悲哀地受了伤。在凯恩的小屋

[1] 见《圣经·以赛亚书》第27章。

里，男人们咒骂着。我们进了屋子。丘林赤裸裸躺着，嘴唇上全是血，肚子上有一个长矛留下的伤口，十分可怕，一截断矛依然插在伤口上。有人把一个沉重的东西拖进屋里。我回过头去，才发现那是以前见过的土著女人，背上有一个火枪射中的洞，好像已经死了。

有些人想必是喝醉了酒，睡得死死的，整场骚动都浑然不觉。

鲸鱼在海湾跃出水面的时候，我们掘了几个浅浅的洞，埋了土著人。芬恩的船带走了一个帆布卷和一部《圣经》，中午回来了，派遣丘林出海去，拖回了一条鲸鱼。不知怎地，他们设法把这看作一个好兆头。

灯毕剥响着，我的眼睛很累。风又刮回东北方向，鲸油蒸汽四散吹着。因为某种原因，丘林的衣服放在我的水手柜上。别人穿上都不合身，是的，那就是原因。除了水手服，遗留下来的只有一本沾了水的日记本，那东西对这儿的谁都没有用。日记里，有一页是用粗糙的印刷体字母写的，出于某种连我自己都无法理解的礼节，我转记如下：

尤金·安德鲁·丘林，
心里一片茫然，
这海滩上的沙曾经很白。
我自己也如此。我想我可以告诉我的朋友，
但是，他很遥远，无法倾听。
他迷失在天上，而我迷失了上天。
肉体、鲜血、灵魂。
庆幸的是母亲在天上，而我此刻正走向地狱，

我不会为这件事去面对她，
因为我是他们的动物。

下面一首诗书写得很认真，取自于《圣经》中先知约拿，他似乎为捕鲸人所喜爱：

“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①

关于丘林，没有什么别的好说了。甚至，他从圣约书抄来的段落也已遗失。他的水手服像我的一样散发着臭气。他写下的寒酸废话，就是所存的一切。他日记的其余部分依然一片空白。

第八章

太阳光束毫无热力，斜刺里射进窗子，落在墙上，直竖着，携带了骚动的尘埃。昆尼·库克森躺在床上，听着楼里的动静，以及潮湿的红墙外城市的声音。不知哪里，响起了一辆汽车的喇叭声。今天她要待在

① 见《圣经·约拿书》第4章。

家里：街道、商店、公园、行人的双脚、报摊、水果、面庞、气味，以及匆匆的往前赶路，今天早上对她都没有吸引力。一直就没有消息，她甚至不再企盼。她感到冬日的无情，观察着寒冷的阳光，直至一朵看不见的云将它湮灭。

昆尼几乎不再想象别人在干什么，就是要想象也是很难的。焦急的等待已经成了乏味的期盼，然后变成好奇，而现在是一种苦涩。她不知道大捕捞公司进展如何，报上没有提及。她只能猜想他们仍在旅馆里，几条街之外，城里更透气的地方，等待着充气船，没有人会运送来，没有人会找替代物。没有内线，看来是没有希望的，花再多的钱也不顶用。

她要独自等待结果，这样的决定让她很高兴。坐在拥挤的汽车里，从安吉勒斯出发的旅程、奢华的旅馆、原始的叫喊，以及派对，还有食客们，这一切让她受不了。她要的是行动，而不是布伦特那种低劣的新闻发布会，不是更多的空谈。等待已经是够糟的了。谈话使她感到寂寞。于是她说服自己恢复原来的样子——她可经不起寂寞。这让她感到需要，也是克利夫最喜欢的。虽然她因为怕寂寞而瞧不起自己，但也正是他身上的寂寞，她觉得最富有魅力。

昆尼躺着，双手垫在头底下，想着过去几周的事情。在小镇的廉价地区，她找到了寄宿房。房东穿着男人的旧晨衣，带了昆尼去看已故丈夫的房间。房间里依然摆放着各类铁路模型，还有战争游戏，摊在一张宽大的压制板桌子上。房间里很暗。床已经塌陷，床垫有尿气味。硕大的房子回响着烟鬼们的咳嗽声，散发着他们的酒气。外屋爬满了常春藤，密不透风，要走好长一段路才到。屋后的小巷是好斗的猫的领地。院子里劈啪作响，一片灰色。原来，几根长长的绳子上晒着床单，中间坠了下来。

每天早晨，昆尼都不留在餐室，不和其他做买卖的房客一起吃油腻的大份早饭。她离开前屋自己的房间，找不同的新地方喝咖啡，吃吐司。那些小餐馆和饭店，拥挤在一长串难以描摹的大楼里，在回廊下和小巷里。

昆尼被其他人的身体，被急于探索的心情驱赶着，欣然接受了这个城市。起初她有些尴尬，嫌自己的裙子太短，牛仔裤已经过时，乡音太重，举止乏味、浅露、土里土气。但是，在一大群急匆匆不知姓名的人群中，她很快找到了庇护所，她把自己隐藏了起来。时装商店通向市场、画廊、酒店和工艺品商店；回廊连着更多的回廊；回廊下有书店、影院、古玩商店、旧货店、剧院。她发觉公园里、饭店里、大街上全是美国海员、失业青年和逛街的主妇，一群老人吐着唾沫，喉咙里卡着痰在说笑。街上，中国人、意大利人、希腊人、波兰人走过她身边。她懵懵懂懂地进了一家影院，看起一部黄色电影来，在场的还有三十来个西装革履的生意人。幕间休息，这些人灯光一亮便逃之夭夭。在书店里，她买了几本没有听说过的新小说和诗歌。一次，她跳上公共汽车，到了海滩，穿过沿海郊区。克利夫和父母一直住在那儿。她不知道要是突然碰上他父母怎么办。她只见过他们一次。穿过郊区，她还是没有想出主意来。

每晚，昆尼两腿酸痛，头脑发涨，回到堆着灰蓬蓬的火车头和倒地的士兵的房间里，看书看到睡着为止。那张床中间下坠，像一张吊床。床头板上的鼻屎和压碎的昆虫结成了硬壳。她发觉，这些精装小说大多关于如何写更多的小说，而那些诗歌谈的也是诗歌本身。小说和诗歌都不对睡眠构成威胁。

来，你这狗杂种，昆尼想，终于从床上爬起来了。让我们听听你说。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少不了有事。

第九章

雨终于停了。哈萨·斯塔茨跨出门，到了人行道上，站在漏雨的回廊下，吸了口清醒而静止的空气，很是小心，生怕引起咳嗽，任胸口痒痒的，觉得吞下了一个吐出来就会伤身体的粗喉音。南风吹息了，海港很平静。镇里人走过，互不相扰，手里捧着一大堆购好的物品，裙子呀，外套呀，帽子呀，都放得好好的。有人走过时笑一笑，或者说声"你好"。如果有人值得回礼，斯塔茨会在咀嚼麦芽糖的间隙挥挥手，报之以微笑。一辆辆车子唰唰开过，溅起地上的水，制造了人工雾水。本周六正午，安吉勒斯很平静，甚至有些乏味，但哈萨·斯塔茨欣赏这种宁静。空空的旅游车停在街道一头的旅游局门口，今天这没有让他感到不快。太太平平终归是好的，他想，在外套里面动了动身子。一切都又已归位，给人一种踏实的感觉。

玛丽恩·洛厄尔从普斯特林办公室方向走下山来，从容不迫地躲避着阴沟里溅起的水柱。这情景虽然没有让斯塔茨感到不快，却打断了他的歇息。他看着玛丽恩顺着街朝他走来，注意到她每走一步，乳房就耸一耸。这让他想起了一件事，直到此刻，这件事还是属于昨天的，那就是德斯·普斯特林的电话。德斯·普斯特林曾和他说起**特伦特租赁行**的事，以及比较详细地谈论过安吉勒斯的未来。哈里·特伦特拥有并经营**特伦特租赁行**，他是哈萨·斯塔茨的表亲。普斯特林说，过去几周佩尔

一直在租用哈里的运货车，疏忽了他的教众和镇上的商业活动。普斯特林还说，租车的钱来路不明。挪用。普斯特林在向哈斯求助。要他告诉哈里，货车要停止供应，所有货车。

听到这样的传闻，斯塔茨很是吃惊。佩尔的教派毫无用处，老人的性格有弱点，斯塔茨都确然无疑，但是挪用却让他感到惊奇。凭直觉，他认为这事应该是警察管的，但他还是要去见哈里。他可不是对德斯·普斯特林的求助置之不理的人。

他正观察和思考着的时候，忽然想到玛丽恩·洛厄尔的乳房一定很重，他看见那两个东西起起伏伏，像运动着的活塞。他很想把它们放在手里掂一掂分量。虽然他想把佩尔的事告诉哈里·特伦特，但还没有去说。他不大情愿。哈萨不喜欢把家事和公事搅合在一起。更何况这样的公事令他不安。

“你好，玛丽恩，”玛丽恩离他近得能听见说话声时，斯塔茨说。

“啊，你好，斯塔茨先生，”玛丽恩说，从人行道上抬起头，有些惊讶。

“你好吗?”

“呃，很好。”她犹豫了一下，在离他几英尺的地方停了下来。“有什么事吗?”

“没有。”斯塔茨嘿嘿一笑。“没有，没有，什么事都没有。”

“嗄，”她露出疑惑的微笑，准备继续往前走。

“你乐意喝一杯吗?”

“我——”

“记在酒吧账上行吗?”

“嗯，我正要吃午饭。”

“那就快快地喝一杯雪利酒吧。”

“啤酒行了。”

他们进了雅座吧，斯塔茨领着她来到角落的一张空桌，要了啤酒。酒吧开始满人。斯塔茨举起酒杯。玛丽恩·洛厄尔喝着酒，惶惶不安。酒店老板巨大的身躯，斯塔茨火辣辣的肥胖，都让她感到害怕。

“我想请你帮个忙，”他说，想起了其他忙需要帮，巴不得自己有勇气，还年轻，能说出口。

“是吗?”她的心紧缩起来。她不喜欢帮忙之类的事。

“能告诉我神父佩尔的一些事吗?”

玛丽恩·洛厄尔小心地放低酒杯。“我不是佩尔先生专家，”她说得同样小心。

“他外出是怎么回事?”

“嗯，我几乎——”

“无害的好奇心。”

“你说的是哪一次外出，斯塔茨先生?”

“举例来说，他开着哈里·特伦特的货车上农场的那几次。”

“好吧，我想我现在就得走了——”

“我们实话实说，好吗?”哈萨·斯塔茨说，把一只粉红色汤盘似的手放在她旁边，离得那么近，她能感受到他的体热。

“你做你的弗兰克[1]，我做我的玛丽恩。”

“你很有幽默感，”他说，感到自己的优势溜走了。

“而且也还得体，我喜欢思考。”

“我需要知道——我得知道——他装在哈里的车里拿出去的是些什么东西。请说说。”

---

① 弗兰克（Frank）为人名，与“实话实说”（frank）同音同字。

"你为什么需要知道?"

斯塔茨吸了口气。干吗不诚实?他想。哪怕一点点也好。"因为我也想帮忙。"

"帮忙!这个鬼小镇什么都讲究帮忙!见鬼,说到底,那有什么关系呢?他拿出了食品、毯子、衣服、火柴、煤油、书籍、《圣经》,这类东西。"她呷了一口啤酒,很厌恶。

"非法的?"

"非法的《圣经》?上帝呀!"她说,用的是打趣口吻,但她受不了。

"行呀。"

"行什么?"

"还有别的吗?"

"干吗不问他本人呢?"

斯塔茨在模压板桌子上滑着酒杯,难以回答。

"啊,我可不想糟蹋我的午饭,"玛丽恩说罢站了起来,心里想,行呀,姑娘,你已经全说出去了——偏偏是关于该死的神父。

斯塔茨乐不可支,观察着她离去时扭动屁股的劲儿,便有些嫉妒地想起了普斯特林。那儿,一个很有生气的姑娘,把酒一饮而尽,他想道。待到他和她都喝完了酒,他的羡慕已被一种淡淡的、无可名状的忧虑所代替。

他站起来,侧着身子又到了人行道上,看着店主在关门,车子一辆辆离开,孩子们大呼小叫,躲避他们的妈妈。他认出了克利夫兰·库克森别扭的体型,从黑白酒吧搭了雨篷的门口出来。他注意到他的脚步不稳,像是一个刚截了肢的人,失去了平衡。走路那样子,跟他妻子玛拉第一次做了乳房切除术后一样。斯塔茨看着年轻人大步走开。她已经永远离开你了,兄弟,他想——而我不知道谁笑到最后,是她,还是你,

或者是我。即使这样，斯塔茨心里也有一种短暂的舒畅，因为他知道她会回来的。

“他们从来没有永远离开过这里，”他说。“即使境况毫无变化，有时他们也照样回来。甚至我的里克，有一天也会回来。”一想到这里，他更感到沮丧。

他走进屋里，感觉到了自己的体重、年纪和更多的东西。

第十章

接着的星期三早晨，昆尼坐在蒸气弥漫的出租洗衣房角落，看着前一天的报纸。她讨厌在雨中走过两条街，使用几百个人用过的洗衣机来洗自己的衣服。他们的阴毛、棉绒、皮屑、烟头和餐巾纸纸浆，总是让她感到厌恶。她轻松地读着报纸，一面留意几个意大利男孩拿着几勺肥皂粉悄悄走过隆隆作响的洗衣机，一脸的阴谋诡计。这时，一条新闻映入她眼帘，篇幅不长，她可以读了又读。

> 艾比·坦克斯，一个富有潜质的球员，新近招募自北安吉勒斯乡村俱乐部。他被发现身受重伤，躺在大都会椭圆形停车场里。头部和内脏大面积受伤，被紧急送往伊丽莎白女皇医疗中心，目前他的病情稳定。医生说，他的双膝被粉碎，头颅裂开，一只手骨折。
>
> 警察说，在这位土著橄榄球员新家外面的场地上，他们发现他

倒在车子旁边的血泊中，昏迷不醒。他们说正在寻找6月14日星期二晚上六点到十点有可能在这一地区的证人。

对大都会俱乐部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他们企盼坦克斯本周六参加他的第一次城市联盟比赛。

我的天哪，我认识他，昆尼想。在学校时认得的。他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因为长虱子而剃光头的人，一个对校长还手动粗的人。我认识他。

昆尼看过艾比·坦克斯打球。那时，克利夫仍在《辩护者》工作。她和克利夫一起去看橄榄球比赛，都觉得比赛很乏味，气氛枯燥，天气不好更是雪上加霜。不过，看到一个球员表现完美总是一种愉快。她记得艾比·坦克斯十四岁就赢得了校运动员奖杯，却在次年因为放火烧学校被开除。在某些课上他曾与昆尼同班，给人的印象是瘦削、文静、机灵。她从来没有同他说过话。

那些求学的日子，她把湿衣服放进柳条篮子，举起篮子放在背上。那些求学的日子，他们乘很长一段时间的校车，进镇出镇，巴尼·威尔金斯开的车。她特别记得小学最后一年乘车回家，坐在特伦特·内森膝头的情景。特伦特·内森比她大一岁，蛮有吸引力。昆尼坐在他膝盖上，臀部不安地收缩着，没话找话说，演练着一句句对话，对自己的辫子和褐色的大膝盖感到羞愧。其他的中学男生，从车子后排摔过来鼻涕和唾沫纸球。女生们抱团而坐，用别扭的美国腔，唱着从无线电里学来的歌曲。隔着走廊，一个来自农场的大个子男生睡着了，下巴上长着浅浅的绒毛，脸颊上有一颗醒目的青春痘。每隔几分钟，巴尼·威尔金斯会在用煤油罐头做的信箱前停下来，放下一两个学生。他们跳下车子，把书包扔进家门。昆尼和内森彼此疑惑地对视了一下。她看见他偷偷地

瞟了一眼她围涎前正长出的硬块。他朝她笑了笑，她回了个笑容，明白不需要交谈。车子朝四峰和维拉普的山峦每开一英里，她的幸福感就增加几分。她知道特伦特·内森喜欢她坐在膝头，明天早晨会再叫她坐上。她也知道她能打得过他，因为他娇弱漂亮。车子到特伦特·内森的站头之前，昆尼觉得自己的幸福感和自信心变成了一种惊悚感，她猜想那就是爱情，这种感觉让她又开了大腿。可是，到了那男孩的站头，她微笑着滑下他膝盖的时候，她明白了另外一回事。特伦特·内森尖叫起来。所有的脑袋都上下摆动，朝过道低下去。巴尼·威尔金斯在驾驶座上回过头来。

"啊……"见了裤子上深红色的污渍，特伦特·内森倒抽了一口气。随后，他看见周围凑上来好多脸。"自慰，"他说，差一点掉下泪来。

"自慰!"后面的女生贼道。

"自慰，"那个不幸长了青春痘的睡觉男孩咕哝着。

"自……慰!"女生们又叫道。

特伦特·内森用书包遮住污渍，像蟹一样横着走出过道时，一个唾沫湿纸团击中了他的额头。校车犹豫了一会儿，继续往前颠簸。昆尼又坐二十分钟的旅程，扭着身子，弄脏了坐垫，她滑下座位，放低身子，因为太吃惊了，没有流泪。

"昆尼·库帕有血了，"女生们在后排大叫。唾沫湿纸团在头顶飘飞。校车从容地往前开去。

打那个下午以后，昆尼·库帕忘掉了男生，心思又回到了游泳上。她开始为参加校队训练，到了十六岁进了校队。她在嘉年华和镇际运动会上，像锄地一样畅游在加氯的泳池，赢得奖杯和锦旗，给了学校，以及莫名其妙的祖父。虽然昆尼讨厌池水的气味和滋味，但她喜欢水下泳池的色彩——她靠近时，模糊的池墙变得轮廓分

明——喜欢四肢敲打在水面的啪啪声，喜欢翻身折回来游最后一圈时，落在后面的浅绿色灯光，因为这让她想起维拉普鱼群的色彩，以及自己浅蓝色的梦。在游泳池里，在浪花中，她感到自己又强壮，又敏捷，又有风度。可是到了班上，她觉得很沉重，认为自己既迟钝又吃力。

昆尼背了湿衣服在商店的雨篷下走着，想起那些日子，复又感到了忧伤。

那天下午回到床上，昆尼禁不住做起了白日梦。一些家常琐事折磨着她：劈柴的声音，辣椒、番茄和燃油取暖炉的气味，还有寂静的海港里罐头厂汽笛的声音。她眼前浮现出炉火的光、干红葡萄酒和嘉尔斯伯奶酪——甚至还有克利夫兰·库克森微微的体温，她感到伤心。这些想头使她筋疲力尽，感到那么疲惫，又那么世俗。她自言自语地说，见鬼，我得离开他。他心中没有我容身之地。没有时间等待了。

昆尼吃力地往前移动，耳朵里响起了心跳。她穿过佛青色的雾气，走向远处模糊的光，以及轻微的叮咚声，那像是海水撞击岩石的声音。点点沙粒在身下飘过。她击水往前游进薄纱时，凉凉的海水在大腿间流动。她的身子把自己往前推进，硬挺着她，熟悉周围，很想要，也很需要，继续寻路，到亮着灯的地方去，她觉得那儿是漩涡的边缘，游得更远，更靠近了，随后出现的是长长的象牙围栏。她侧身往前，进了一个洞穴，翻了翻身，接着便是黑暗。她躺在黏糊糊湿漉漉的地方，昏黄的光雾蒙蒙地笼罩着她。沙泥有一种辛辣的胃酸气味，她开始觉得有一种烧灼感。鲸鱼的肚子，她想。这是那条鲸鱼的肚子。她看见自己的手、膝盖和皮肤变成了薄片，已经溶解了。她碰

了碰自己头顶，头发脱落在手掌中。那是酸。一股酸臭味。她哭泣着，吸了一口恶臭的气，跌跌撞撞朝忽明忽灭的灯光过去。大块障碍物缠住了腿，缚住了双脚。前面的路很艰难。是进还是退？她想。嘴巴还是肛门？来自后面的一阵沙泥把她打倒在地，跪在一堆缠绕物中间。她发现那是四肢，灰绿色，已经腐烂，消化了一半，一块块白骨和肌肉，还有局部分解了的一张张脸。她看见了酒店老板斯塔茨，张开了融化的下巴，底下是面包师理查森，还有那些扭曲肿胀的尸体，那是德斯·普斯特林、艾比·坦克斯、老捕鲸工伊斯顿，还有一个她约会过的摩托车手，还有特伦特·内森、弗勒尔。此外，克利夫肢体残缺不全，很是可怖。昆尼挣扎着往前，心急如火，双腿给缠住了，双手拨开纸莎草似的皮屑。她听见了一声尖叫，一个孩子的叫声，看到了无数道光。

她醒了过来，听见货车刺耳的刹车声在窗外响起，听见女房东在走廊上唠叨。她仰靠在软绵绵的床上，身子紧张得僵僵地很酸痛。

第十一章

1978年6月15日。

威廉·佩尔睡了十八个小时后醒来了。可是他的身子告诉他必须继续休息。但他还是起来了，开始淋温水浴，透过射出的一根根水柱，凝

视着自己扁平的脚趾，用粗糙的肥皂擦着胳肢窝、两腿之间、微微凸起的肚子，慢慢地醒过来了。

早饭前，他清空了冰箱里变质的牛奶，以及那些长了胡子的东西。随后走出门，从湿漉漉的草地上捡起一周的《辩护者》报纸，这些报纸卷成了筒，一半成了堆肥。他读着从星期三到星期三的标题，没有展开报纸。

北部将拥有椭圆形跑道
凡人总有出头日……
海滩救生
本地酒受欢迎
自娱在进展
当地橄榄球员被抢
阿比·坦克斯危在旦夕

佩尔把起卷的湿报纸夹在腋窝下，绕过房子朝垃圾桶走去，还没走到，那捆报纸便已掉到地上。他惊奇地咕哝了一下。车道上的货车在街上，不见了轮胎。佩尔走过去到了司机的边门，看着用胶带贴在镀铬把手上的字条：

灵往哪里去，
活物就往那里去。
活物上升，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
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

《耶利米书》[1]

“普斯特林，你这个笨蛋，”佩尔叹息着说。“这话取自《以西结书》[2]。”他进了屋，需要再睡一会儿。

第十二章

好像没日没夜似的，克利夫读呀、喝呀、吃呀、睡呀，仿佛码头和家里，工作和休息没有什么区别。有时候，他觉得要区分 1831 年和 1978 年都很难。他很少注意到铁皮墙在底下老头子们的号啕声和笑声中颤抖，也很少注意到忙乎了一整天后躺下睡觉时床上空空的。克利夫没有注意到社会保障办公室外的队伍排到了街上，青年们在邮局的背面乱转。他忽视了报纸，听见电台的新闻，却没有在听。他阅读。他开车，拍打着自己的身体，仿佛这只是个躯壳，包容着他，而他退缩进了里面。他几乎忘了自己。

---

① 《耶利米书》，《圣经·旧约》》中的一卷。
② 《以西结书》、《圣经·旧约》中的一卷。以上引文引自《以西结书》第 1 章第 20 节。

1831年6月29日。今天中午，我们正追赶着一头雌鲸，看到英国军舰凯恩号在海角东面背风处抛下锚，放下一条船往岸边划去。这时我们的雌鲸已不知去向，于是便立即靠岸。

英国人早上离开。他们俯视着我们，说话的口气生硬做作，毫不隐瞒地认为我们是些讨厌的野蛮人。他们还没有询问沙滩上无名的墓地。他们讨厌那些我们似乎已忘记得一干二净的气味。这些自命不凡的人离开时我很高兴，因为在他们面前我明显觉得很脏。

1831年6月30日。凯恩号已经离开去安吉勒斯港口，在东边，距此不远。安吉勒斯是英国罪犯的某种充军地。

芬恩的一个船员病了。夜间，他像一头野兽那样嚎叫，乱扔家具。

今天，芬恩的船员捉住了一雄鲸。

冬天袭击了安吉勒斯镇。来自海洋的风雨猛刮过来，挤推着海港周围的住房。港口外，桑德湾白茫茫的，浪花飞溅。海角的远处，南海洋像一座不安稳的山那样晃动着。很少有船冒险外出，但是有几条船被风刮坏了，渗了水，从湾角散乱地开进来，到稳固的港口来避险。

1831年7月2日。今天晚上发生了最奇怪的事。一束光，像一个星光大球划过海湾，经过海滩和我们的营地。大家都看见了。我们呆若木鸡地站着，瞧着，感觉到它过去了。贾米森先生说在太平洋上见过类似的东西，但无法做出科学的解释。人们嘟嘟囔囔。有人说这是不祥之兆。这事引起了争论。大家都很不安。

现在，很少有土著人给我们送柴火来了。沙滩上的坟墓夜间被

盗。我担心眼下黑人们怀有敌意。每天都派人出去拣柴火，这是个危险的差使。

本月 18 日，人类之家号该到达，卸下供给品，或者要是捕鱼无望，则把我们带上船。我决定在下一个适宜的港口离开这个公司。在这次捕鱼的远征中，我是失败者，我很肯定。逃离这样的群体不算是罪过。

克利夫在阅读时有一种目标控制感，一种往前赶的需要，一生中有这样的感觉仅仅几次。他难得感觉到那么急迫的。

1831 年 7 月 3 日。整个早上都不见鲸鱼，同时又及时完成了任务，于是便花了一个下午，第一次探索起沙滩的长度来。我在西海角底部发现了一个干净、干燥、形态很好的山洞，我很惊奇，也很愉快。这个山洞有一种少见的品质，我一时说不清楚。随后，我明白里面的空气十分纯净，没有煮熟的肉和生蛆骨头的臭味。我坐在里面，细瞧着光滑的灰色岩壁，体味着这个名副其实的避难所的洁净。离开之前，我记住了这个新发现的方位。我肯定能再找到这个地方。

今天黄昏，芬恩的船员把疯子贝尔带进丛林，一小时后返回，没有带他回来。他们已把他遗弃，任这个疯人自生自灭。

1831 年 7 月 4 日。今天早晨，海豹捕猎者到了，他们是乘了捕鲸船从光秃岛过来的，显然是为了庆祝。他们大多来自美国的新贝德福和楠塔基特岛。

下了班后，我在海滩一头的庇护所度过了晚上。月光下，沙子

像幽灵一样。我脱离了营房内的痛饮和狂欢，借着烛光，写东西和思考。大约两小时后，我回到营房，发现庆祝已经变味，导致了斗殴。海豹捕猎者准备睡在海滩上。

现在很晚了——也许已近早晨——我睡不着。我的床铺已在晚上的骚乱中被砸坏，地板到处透风。我在月光下写字。

这几天黑尔不想同我说话。他嘀嘀咕咕，说我独来独往，两次叫我“清高分子”，虽说是开玩笑，但这种幽默后面似乎有几分真意。多恩和史密森向来不愿交谈，现在是一句话都不说了。我比他们都要年轻得多。也许年轻人的极度孤独感是丘林绝望的根源。

对克利夫来说，航海志的真实性和生动性十分宝贵。别人的经历往往似乎比自己的更令人兴奋，更接近真实。但是，他对别人的经历，还从来没有像对纳撒尼尔·库帕的经历那么认同过。他觉得自己就在那儿，仿佛他的眼睛就是库帕的眼睛。这几乎是一种超自然的感觉，就像在河口小划艇上与昆尼在一起的情景一样，当时他内心虚虚实实，有一种超常的魅力，让他感受到了他和她融为一体的滋味。有时候他怀疑，生活有着某种含义。

但是，他一面读，一面有时感到一种朦胧的不安，一种过于哀伤的感觉，就仿佛皮肤底下有尖利的碎片。

1831年7月5日。海豹捕猎者们很早就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回到了西边的秃岛。

没有鲸鱼。

7月6日。没有鲸鱼。大家争论着，打了起来。

一天晚上，大海在底下飞速上升，沾满灰尘的单干取暖器在身边嘶嘶作响。克利夫·库克森合上航海志，站了起来，泛起的记忆刺痛了他。这就像暂时打断了休息。记忆把他带到了长老会的老教堂，自己的婚礼上。周围全是踌躇的面孔。风琴奏着音乐。库帕一身西装，样子很可笑。祭坛上他吃力地宣誓。他自己可怕的话，他一生的格言：我一定（你从不做），我一定（可是你不愿意，你没有脊梁骨），我愿意……这对他是一种讽刺。随后，在外边的人行道上，他感觉到镇上人以惊人的热情扔着大米，仿佛对准他的眼睛，或者要让他的脸留下疤痕。他们是用石头砸我，他想。而那儿，就站着老库帕，等着我跑起来。昆尼是他旁边的一道白光。他听见她的笑声。她的鼻子像少女一样晒黑了，开始脱皮，她的牙齿很白。一个斑点，其实那是一粒米，粘在她下嘴唇上。她笑着，褐色的双眸把他吸引了过去。还有那老人佩尔，臀部藏着《圣经》，像一个水瓶，或者一件武器。太阳下，他的眼睛眯了起来，若有所思。他知道，克利夫想。他知道我们会这样。

那时，克利夫冲出茅屋钻进细密的雨中，对着黑暗大吼："我一定会，我一定会，我不是废物!"底下，灯光和笑声忽隐忽现。雨点像袭来的大米那样刺痛了他。黑暗中克利夫抬起头来。她毁了我，他自言自语，她使我更弱了。

第二天早晨，克利夫兰·库克森买了一杆鱼枪，外面包上褐色的纸，从比尔的娱乐物品兼钓具店出来。那层包装纸越发给人一种违禁品的感觉。他逛到了闹市区，腋窝下夹着枪，看见理发师奥里·芬格尔瞧着他过去。《辩护者》杂志办公室的窗子上挂着如下标题：坦克斯康复的希望越来越小。对他来说，这都是无稽之谈。他走回家去，醉醺醺的，非常激动。

象牙海滩的弯子里，巴黎湾捕鲸站的烟囱向空中喷射出蒸气，白白的，飘过灰蒙蒙的天空。几百码以外的地方，鲸鱼切割工们在几大块鲸鱼肉上忙碌。这时，新捕来的鲸鱼到岸了。枪声并没有惊扰海鸥，它们仍忙着把头埋进鲸鱼的背部。

克利夫把脚蹼悬在没有生气的水里，嘴巴里冒出朗姆酒的气味。他笨手笨脚地摆弄着鱼枪，对枪身很不熟悉，对枪的致命性也不习惯。他带着枪溜进水里。冷和即时的恐惧让他胆寒。周围是灰色的海水，阴森森的。他窥视着模糊的远处，随后读起这件武器柄上的商标“火箭筒”来，但此刻在水里，这看上去像一把收拢的伞。密密层层的鲱鱼在打转。鱼儿每次慌慌张张地转身，齐刷刷地退缩，都几乎让他的身子战栗起来，皮肤的毛孔都紧紧的。

我一定会，他想。

他潜到水底十二英尺深的地方，但那儿很冷，便立即蹬水浮上来，继续在水面爬行。海水摸上去有些油腻。他游动的时候，枪上的橡胶震动着，绷得紧紧的。他的四肢冷得发僵。快，他想，快……

他挤出去，朝着远处讨厌的蓝色深水游去，不敢眨眼。我一定会……

他徘徊在四十英尺无形的海水里，转了一小圈，瞧了瞧，使每个方向都尽收眼底。他开始像钻头那样笔直转起来，一圈又一圈。接着，他听见了一声枪声，闷声闷气的。又是一声。他一时停止了转动。身子悬在水里，任其漂浮。

随后，他击打着水浮出水面，头也不回地朝岸边游去，听见脚蹼击水的声音。

他滑行着爬到了光溜溜的岩石上，僵僵地躺着，喘着粗气。

“嗨！”

克利夫吓了一跳。说话声从他后面传来，他挣扎着站了起来。

“我的天哪!”

克利夫看见一个大个子男人站在上面的石头上，黝黑的脸上刻着深深的皱纹，身穿一套工作服，头戴一顶皱巴巴的白帽子。

“你肯定脑子有问题，伙计！你需要自我保护。该死的，这水域很危险，孩子。”

“我知道，”克利夫说。他的下巴一动就疼。

“你还知道?”那人叫道。“嘿，查利，他该死的很清楚!”岩石顶上又来了个人，个子比刚才那个小些，皮肤白些，浓浓的眉毛，淡绿色的牙齿。

“要是你知道很危险，那你在那儿干什么?”年轻一点的那个大个儿说。克利夫看到，他的手像蛤蜊。

“鲨鱼。”

“什么?”

“我在跟踪鲨鱼，”克利夫说。这话连他自己似乎也不相信。他耸了耸肩，装出了一个笑容。

这两人对视了一下。“我想这家伙是干我们这一行的，查利。”

克利夫不解地看着大个子。

“我的名字叫贝尔，特德·贝尔。也许你听说过我。”

“鲨鱼杀手?”

“就是他，”查利说。

“是呀。看来我们在这儿同你干一样的事。”

“呵，我——”

“什么时候想同我们出去，打个电话就行啦。知道什么叫猎鱼吗?需要有胆量的人。要是你高兴，甚至可以用船送你上好的戳鱼区。”

“这个——”

“戳杀鲨鱼，嗯?”特德·贝尔若有所思地说。“是呀，我想，人只活一次。什么时候你高兴出来，看我怎么干都行。我要再创纪录。他们说，那是世界上最大的鲨鱼。去年在这儿搞到了一条 1900 磅的。”

“一年之前，”查利说。

“围长 8 英尺，这个杂种。发现肠子里还有半只羊。可是，还有比它大的。足足有 3000 磅。有没有见过重一吨多的鲨鱼?”

“没有，”克利夫说。

“行，你不会等很久的。我们在海景旅馆，中沙滩那儿。什么时候都行，嗯?”

“好，不着急，”克利夫说，牙齿打着颤。

“你叫什么名字，小伙子?”

“库克森，克利夫。”

“好。”他们走了。

克利夫站在岩石上，旁边是毫无生气的海水。身子抖得要瘫下来，来复枪枪声划过海湾。

第十三章

星期五中饭时间的高峰期，电视记者和报刊记者在市议会大厦的喷泉边闲逛，等待事态的发展。他们一面坐等后半段命运，一面吸烟，吃

肉饼，将番茄汁溅在了领带上。夏天，他们会脱掉鞋子和袜子，把脚浸在水池里。记者团队的竞争对手们，就像更衣室里的橄榄球队，隔着草地友好地对骂。因为天好，漫不经心的公务员和议员们，时不时走过，双手插在口袋里，还伸伸双腿。今天比昨天暖和，他们相互转告，眼睛始终盯着天气。

议会大厦台阶上有一个大块头女人，没有引起旁人的注意。这五天，她一直睡在油布下，什么也没吃。她的宣传纸板经受了一周的雨水，现在变了形，字迹难辨，成了纸浆。但是，她依然在说话。议员们从她身上跨过，或者从她身旁绕过去。

突然间，人们举起照相机，按动快门。一群男女越过沥青停车场，穿过公园，从树弄中出来。新闻记者站在那里摄像，而此刻，台阶上的大块头女人说的话，被蹲着的录音师录了下来。两三个穿制服的警察出现在人群后面。

第一个纸板上写着：**大捕捞代表无辜的生物和地球母亲支持绝食游行。**

“谁呀?”记者们相互询问。

支持萨利·迈尔斯

救赎你自己：拯救鲸鱼

一个人爬上一棵树，活像一头野生动物，用照片留住这景象。台阶底层放着一大包塑料，和一个轮胎打气筒。一个年轻人把打气阀安在口子上，开始打气。弗勒尔站在他后面，旁边是没有表情的马克斯。布兰特上了树，正把一块标语纸板钉在树干上。有人打断了台阶上的大块头女人，交给她一个手提扩音器，那东西吱吱尖叫，砰砰地响。

"这鬼东西怎么用？……啊呀。"

音响师往后退缩。

"我叫萨利·迈尔斯……"

一阵刺耳的掌声。

"……我在这里绝食抗议我们自己的人民，在我们自己的水域，继续屠杀抹香鲸。现在该停止屠杀了，捕鲸工业该认错了。如果这些不能实现，我就不吃饭……"

记者们会意地相互推了推肘子。萨利·迈尔斯的体重有一百九十六磅，他们觉得那是个讽刺。

"……因为捕鲸业已经过时，也很不人道，还会导致也许是地球上最聪明的生物灭绝。因此这是不道德的！"

欢呼声响起，照相机咔嚓咔嚓，标语牌举了起来。

现在就停止！

"加人我们的行列！"萨利·迈尔斯喊道。"和巴黎湾斗争。和这届政府斗争！"一条充了气的大鲸鱼拖上了台阶，萨利·迈尔斯拥抱鲸鱼的尾片。"这条鲸鱼是我的兄弟！"

支持者报之以欢呼。新闻界相互推着肘子。记者们开始感到厌倦，闲逛着，摄影师摇着镜头却并不拍摄。塑料鲸鱼堵住了议会大厦的大门。议员们等在外面，很厌烦，眼睛仍望着天空。一个暴躁的公务员对着微笑的鲸鱼头踢了一脚，激怒了人群。他的白发突然变成了红色，他的细条子西装的两个肩膀也湿透了。其它血弹，灌满羊血的避孕套，雨点般落在台阶上，弄湿了萨利·迈尔斯和那条鲸鱼。照相机又忙碌起来。另一群人拥过停车场时，照相机随之转动起来。人群发出欢呼声，

但是一见到标语牌又陷入了沉寂：

嬉皮士滚回去

美国佬滚回去

娘儿们滚回去

四个人扛着弯弯曲曲的巨幅标语，上面写着：**混合装卸工　码头工人搬运工　船木工　建筑工　劳务工　饮食供应商　公务员　店主　金属和道路及其他混合工会（澳大利亚）。**

人群非常吃惊，一时鸦雀无声。混合工会的州秘书拿了扩音器登上台阶。他有一个兄弟，住在安吉勒斯，在巴黎二号上当舱面水手。

“我们相信，这个国家的每个工人，兄弟们，要是愿意，都有权工作，你们这些环境保护主义的懒汉们，正在解雇好人。回家去，回到你们有钱的老爸老妈那儿去，别去骚扰工人们了。你们这些人比工贼还坏。巴黎湾，”他转向记者们，“巴黎湾已经雇佣了这些人，为的是帮他们紧缩工人。这是他们搞阴谋施放的烟幕弹！”

好像是一声枪响。议会大厦的台阶上，那个身上溅满了血的公务员，用削午餐苹果的裁纸刀割开塑料鲸鱼。塑料碎片从他手里掉下来。萨利·迈尔斯嚎叫着。摄影师立即咔嚓咔嚓，津津乐道于内中可能的象征含义。一个血弹让工会的扩音器成了哑巴。警察乘卡车赶到。人群发生冲突。标语纸牌被撕烂了。

后来，一组摄影师游来荡去，拍摄那些随处可见、意味深长的塑料碎片。一个记者同一位议员站在一起，那议员和蔼地笑了笑说：

“当然，这件事我很清楚。你知道，我自己也是个业余钓鱼爱好者，

也知道鲸油的价值。你知道吗，我就是用它钓到第一条马林鱼的。不行，捕鲸工业是必不可少的。”

在他们头顶的一棵树上，钉着一块标语牌：

胡扯！

第十四章

昆尼开始晚睡了，慵懒似有彻底压倒之势。她的意志和怒气都已消减。星期天早晨，她做了一个梦，一个静态的梦，就像一张一百八十度视角的静物照。那是冬天的早晨从风车顶上俯视的维拉普风景。中距离的房子被一丛羊毛似的爬藤所覆盖，轮廓十分清晰。牧场上长着厚厚的牧草，连绵不断，只是被点点蠕动的羊群，以及远处山上蜿蜒而下的小溪所割裂。最靠近房子的披棚边，站着她外祖父，抓住鸡脚倒提着一只鸡，一把斧头靠在他腿上。那只鸡没有头，颈部淌着血。影影绰绰的围廊后面，她的外祖母出现在门边，面容苍白而清晰，双手叉腰，全身的重量都落在一条腿上。她歪着嘴在观望，脸上一副好奇的表情。一边是羊群肥硕的背部；另一边是一头离群的孤牛，乳房沉甸甸的，在草地上摇来晃去，前面是十几头温顺的阉牛。外祖母脸上的表情，昆尼疑惑不解。那懒洋洋的姿势暗示着内心的满足，但是那嘴巴却在质问。昆尼还没明白过来就已经醒了。

昆尼知道，要是情况没有马上改观，她的意志就会崩溃。往事不断地撩拨着她。她急于往维拉普打电话，但那儿没有电话。她平时不写信。我该回农场去了，她想。我不该在这儿。我也不想在这儿。我没有露面，那是不对的。

总之，等待该结束了。

那天下午，昆尼搬出了宾馆。

旅馆的十五楼，一个聚会正闹得欢。昆尼被允许进了弗勒尔的房间，开门的是醉醺醺的布兰特，把威士忌和“幸福酒”气味喷了她一身。她跟着他，一路跌跌撞撞，黑暗中跨过趴在地上的躯体。套房里烟雾腾腾，人头济济，音乐扰耳。终于，布兰特给她找到了一个角落和一杯饮料。他贴着她耳朵咕噜咕噜说起了《易经》，说起吉姆·莫里森转世，说起通灵现象，说起令人感激的死者，《凄凉的房子》的作者亨特·斯·汤普森，直到昏昏沉沉倒在地上。在他脏兮兮的墨西哥披风上，有一个金属小徽章，上面写着：萝卜是你的兄弟。

昆尼叹了口气，站起来，在人群中寻路来到门口，心里想：我的上帝呀，够了，不干了。她拧开门，面对面碰上了马克斯。他笑了笑，有点尴尬。

“你可回来啦。”

“啊呀，说真的我正要走。”

“啊?”

“布兰特刚对我胡说了一通。”

“嗄，”马克斯咧开嘴，粗糙的大脸上堆满笑容。“你很幸运，他没有告诉你见到鲸鱼的时刻。”

“为什么?”

“因为那样他会咧着金牙说谎话，他最接近鲸类动物的一次是在童年时代，看电视《鳍》的时候。要喝一杯吗？”

“好。”老天呀，有什么不好呢？她想。

在另一个套间里，昆尼伸长身子躺在沙发上，马克斯坐在地板上。两个人睡得像两个土堆，占据了一张双人床。哎呀，昆尼想，这像是个摇滚乐团——粉丝之类。

“你跟着这群人干什么呀？”她问，又喝了一口。音乐咣咣地穿过近处的墙壁。

“为了鲸鱼，”他说。“你呢？”

“也一样。”

“逃脱不了残暴的丈夫？”

“他不是那种人。我参加是为了鲸鱼。有些人，你说不清楚。”

“鲸鱼的事儿，你知道些什么？”他问，旋转着杯底里的冰块。

“只不过我看到了鲸鱼的活动。以往，每年冬天它们都经过农场，告诉我们这是一年的什么时候，提醒我们去年干了什么。它们沿海岸往西游，然后绕过海角，沿海岸北上，到了一定季节，后来又返回这里。观察鲸鱼是家里人的一个习惯。你可以说，一个恶习。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经常观察鲸鱼。到了后来几年，什么也没有了。而今年，它们又回来了。”

“露脊鲸？”

“还有座头鲸，”昆尼对谈话产生了兴趣，那已经隔了好久了。她感到生活又有了目的，又有了热情。

“那么你呢？”她问。“你是鲸鱼专家吗？”

“我想是吧。”

“它们为什么这样做呢？要是它们那么聪明，干嘛要搁浅在沙滩上

呢？我看到过一条小抹香鲸就是这样的。——真可怕。”

马克斯叹了口气。“你有多少时间？”

“一整天。”

“你可知道，那有一大堆理论，”马克斯说，抓了抓下巴。“和鲸鱼陷阱论一样，眼下最流行的理论，是回声判定错误论。你瞧，一小群鲸鱼朝北游，沿着复杂的海岸走，海岸边有入口、小湾和深海湾。有时候，它们进了一个海湾，又深又大，还有一大片海角，结果，鲸鱼群想再游出去的话，可能得先往南游一长段路。你知道，往截然相反的方向游，是自身的迁徙感官告诉它们的。但是，它们的整个身子却强迫自己往北游——而要逃离，它们必须往南游。鲸鱼们很苦恼，在浪涛中犹豫了很久，而那些海浪或者潮头常常很大，于是鲸鱼们就会搁浅。

“在浅水里，鲸鱼难以施展自己的本领。平坦却有点倾斜的长长海滩，成了陷阱。浅滩上的水很暖和，鲸鱼十分喜欢。但是在那种高低均匀的地形中，鲸鱼的声纳系统模糊不清，因此丧失辨别能力，出差错，狂躁不已，结果便搁浅了。这又使鲸鱼之间更加忠诚。一头鲸鱼去了，所有的鲸鱼便都会去。

“在妻妾成群的年轻鲸鱼中，雄性鲸鱼常常会被负责育儿、年纪更大的雌鲸逐出群体。有时候，在靠近海岸的地方驱逐一头年轻雄鲸，那头雄鲸痛苦地离去，陷入了困境，发出哀伤的呼叫。鲸鱼们是些忠诚友爱的家伙，于是便都去帮忙，结果同样搁浅了。鲸鱼落入浅水是件可怕的事，因为导航极为复杂。

“譬如说，一旦头领出了问题，整群鲸鱼几乎肯定搁浅。它到哪里，它们会跟到哪里。有时沙滩上会出现几百头鲸鱼。你尽可以直接把它们拖回海里，但它们又会返回，蹦上沙滩死去。除非你把头领杀死。最近发现，好像拯救搁浅鲸鱼的唯一方法在于杀掉一些鲸鱼。如果你杀掉了

头领，制止它发出痛苦的信号，你就很有可能把其它鲸鱼拖出来，让它们重新组合，然后继续前进，也许换了头领。我猜想，雄鲸们是通过打斗决出头领的。有一回在新西兰，我们第一次试验的时候，只是猜测哪一头是首领。我们到晚了。我们击毙了很多鲸鱼。天哪，全是血呀，黏液呀，窒息的鲸鱼呀，枪声呀，活像一个战场。”

“你瞧，你是不是觉得在干预一个自然过程，或者什么的？我想，鲸鱼搁浅在沙滩的事，已经发生多年。”

“是的，我们是在干这样的事。可是，鲸鱼的处境那么糟糕，你不得不替它们来干预。你得保持平衡。人类已经干预了好久了。那就是巴黎湾公司的宗旨。以更多的干预弥补以前的干预。老兄，我要我的孩子长大后看得到鲸鱼。我要他们知道自己的位置。海洋里没有鲸鱼就像荒野里没有树木。不管他们是怎么样的人，是不是赞赏这种做法，我要让他们知道世界实际上是怎么样的；他们得知道好的，坏的，大的，小的东西。他们得了解大半个世界，他们不应当只是半个人。”

昆尼点点头。是的，她想，是的，是的。

“不管怎么说，现在，”马克斯说，伸了伸腰。“那些东西，鲸鱼陷阱，妻妾成群，紧跟首领等等，又在哪里？而且，你知道，还有疾病。我想，像人一样，鲸鱼也要生病。它们得寄生虫病，以及诸如此类的疾病。”

“而且还有心理压力的问题。我猜想，将来还会有鲸类心理分析。这要在证实鲸鱼的智慧之后。你瞧，一旦鲸鱼被称为智慧的动物，它们也会神经质。”

“你在开玩笑？”

“我希望这样。但是你应该听他们谈谈。”

“听鲸鱼？”

“不，那些讨厌的理论家。天哪，要是他们多花些时间和金钱保护它们，少花些时间让这些可怜家伙说话，做人格结构测试就好了。譬如，他们认为，要是我们能证明它们富有智慧，我们就可以保护它们了。所有这些伦理垃圾。”

“你不相信鲸鱼有智慧吗?”

“这种话，我毫不在乎。鲸鱼是地球上的居住者——它们需要保护，就这么回事，因为它们指定要在这儿，不需要论证合理性。”

“指定在这儿? 谁指定的?”

“哎呀，自然母亲，上帝天父，达尔文兄弟，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一件东西不需要有智慧才能找出存在的理由。弱智儿童、水牛、浮游植物群落等等。应该说，它属于这里，应该存在。该死的智慧怪论，”他嘟哝着说，“他们会要求鲸鱼加入联合国和罗马俱乐部呢。有多少鲸鱼用莫尔斯电码表示想说‘爸爸’、‘妈妈’呢? 没有这些，它们照样活得很好。”

“因此，”昆尼叹了口气，有点厌倦了，“这些就是理论了。”

“啊，还有更多的理论。上面说的不过是其中的一些，简单的理论。还有一种压力论。你知道这种说法，人能在压力下干出惊人的事情。甚至狗也是这样，你见过狗上墙吗?”

“没有，”昆尼回答，“不过我听说过有人跳开躲避车子。”

“还有那个故事，说海明威背着一个意大利士兵，却没有觉察自己的半个膝盖已经被打掉了。那不可能。有人能说几种语言，能掐断铁条，能飞翔。据说，那种力量来自于压力。压力使人回归到脑子的原始部位，那个部位已经被遗忘。我想有人称这为爬行动物情结。天哪，我可不是科学家。”

昆尼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音乐似乎断断续续地震撼着整座大楼。

那些睡着的身子一动都不动。“我外祖父有一次干过类似的事情。当时，我外祖母正开着拖拉机，在一个斜坡上抛锚了，撞在一个树桩上，那个树桩把一个车轮顶了起来。轮子开始滚动，她在下面被压得粉身碎骨。即使在那时，我外祖父也已经上了年纪。突然间，他明白出事了，立即冲出披棚，看见车轮悬在空中，便赶紧跑过去。到了那里，只见她两条腿伸在外面，全都是血。他跑过家里的那块地。一怒之下，不知怎地提起了拖拉机，把外祖母拖了出来，虽然情况很不妙，她已经死了，可是因为这件事，我始终爱着他。”说话时，她看到了这一切，仿佛自己就在现场，从风车的有利位置上观察着。那已经成了她个人的记忆。

“是呀，”马克斯说，把双手的指尖顶在一起，“哎呀，动物也一样。一头鲸鱼要是病了，或者被追赶，或是发急了，也会做出类似的事情，譬如竭力浮出水面，逃走，就像它们前辈们必定做过的那样。它们就是要同过去一样。我猜想，所谓不朽的古老神话，便是人们在那种情况下突然回归往昔的意思。你瞧，设想做五秒钟的亚当或夏娃，然后再回到现实当中来。”

昆尼觉得这个想法很奇怪，外祖父在刹那间居然有亚当的力量和美德，来解救自己的妻子。她想那就是英雄主义，人们相互拯救生命，那就是伊甸园的记忆。一两秒钟的事情。但是鲸鱼呢？它们也有伊甸园，或者也曾失足？她竭力回忆主日学校讲过的故事，但什么也想不起来。

“你有孩子吗？”她问他。

“没有，”他说，在手掌上转着空杯子。

“有妻子吗？”

“曾经有过。干嘛？”

“不知道，”她耸了耸肩。

“我想布兰特会说我东游西荡。”

“我想我也变成东游西荡了，”她说。

马克斯搔了下晒黑了的下巴，有些疑惑。不，他想，姑娘，你可是扎根不动的，这全写在你脸上。

她发现乔治斯·弗勒尔在外面阳台上，手里拿着一瓶葡萄酒，一个像玫瑰花苞一样的杯子。昆尼一到栏杆边来，他便抬了抬眉毛。高速公路和河流一带的灯光亮了。空气凝滞寒冷。那里就只有他们两人。门内的音乐被玻璃门和厚重的布帘挡住了。

“嗨，”她说。

“嗨，”弗勒尔说，瞟了她一眼。

“又一个聚会。”

“是的。”

昆尼从他手里取过酒瓶，喝下一大口酒，尝到了干干的金属味。她极目远望，隔着河朝老厂开始亮灯的地方看去。“好吧，这几个星期你在干什么呀？差不多一个月了。你没有给我回音呢。”

“我们被冻结在这儿了。工会对我们下了禁令。谁都不愿意从悉尼把我们的充气船运出来。这儿谁也不肯供应物品，就怕游行示威。可笑。他们破坏了我们在议会大厦的游行——你看到了吗？你应该也在那儿。一场大溃败。”

“你问我的话，整件事情是一场大溃败。”

弗勒尔又倒了些酒。

“四个星期，”昆尼咕哝着。“整整一个月。什么也没搞成。我管这叫一事无成。”

弗勒尔呷了一口酒。

“我的意思是，有些讨厌的可怜虫捐了钱，不止一个，我想。为的

是什么呢？一次一等的休假和整周的聚会。很昂贵，该死的浪费。”

“以生命而言，确实如此。在巴黎湾外面，他们一天要杀死五头鲸鱼，有时候八头。”

“我说的是钱，”昆尼说。

“当然你是这个意思。”

“啊呀，”她把胳膊往后面一挥，“你向谁来证实这一切？”

“不向谁。”

“啊，算了吧，肯定后面有一个基金会什么的。那是很大一笔钱。”

弗勒尔叹了口气，看得出有些不耐烦。“我就是基金会，昆尼，那笔钱数量很小。”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擦鼻梁的时候，露出了派头十足的笑容。昆尼若有所思地长长吸了口气。

“嗯，”她终于开口说，“你从哪儿弄来那么多钱花？”

“这个问题可并不怎么客气，”他说。

“是吗？”

他一本正经地笑了笑。“我的兴趣很广。”

昆尼又喝了一口酒，挺暖胃的。心头泛起了很大的怀疑，不禁令她胆寒。

“你搅和在里面干啥呀？”她问。

“啊，名誉，钱财……”

“别开玩笑。”

“啊呀，只有对这项事业的虔诚，我想，才可能让我滞留在这个小镇上。世界上最吸引人的城市也留不住我。就此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你知道，我的钱够我到别的地方去。在北半球，现在是夏天。”

“嗯，干嘛把钱全花掉呢？为什么不待在法国？”

“我十六岁就到了法国。我们上这儿是要制止巴黎湾的行动，鲸鱼

们，记得吗?”

“起初我以为，我是唯一记得鲸鱼的，鲸鱼与像你这样的人有什么关系呢?”

弗勒尔笑了，笑得有点粗鲁。“你是指有钱的人? 鲸鱼已经成为我的生命。它们是最了不起的活物。它们聪明、智慧、有同情心。鲸鱼身上有很多神秘的东西。有一天，如果我们能让它们活得足够长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一切，而且也许能了解到一些关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它们几乎是我们童年梦中最神奇、最友好的巨型动物。想一想鲸鱼所见过的事情，一个又一个文明的兴衰。它们是观察者，也许甚至是记录者。它们出现得比我们早。它们是生活着的最大的东西，没有比鲸鱼更大的了。我们从它们身上测得大小。它们隐藏着秘密。我希望人类有一天能了解它们。”

白昼逝去，夜晚的灯光映出了城市的宽广。闪闪的灯光、巨大的地域和奇异的神态，使城市十分美丽，也给昆尼留下了深刻印象。寒气袭人。她感到套衫里面皮肤有些刺痛。酒精疏通了她的脑袋。某种遥远的东西轻轻地提醒她，应该感到忧虑。她倾听着弗勒尔，但不得不感到疑惑，想要讥笑他，但是一直记着那些关于鲸鱼的梦，梦见鲸鱼越过牧场，喷水孔吁吁地响着，像风吹过屋檐；还记得从床上把祖父带走，记得从上帝那儿获得一个信号；记得压垮篱笆，滚过泥潭。

“啊，干坐着，搞搞聚会，对拯救鲸鱼，发现永久的秘密，似乎毫无用处。我看不到什么希望。”她叹着气说。

“我的天哪，我想，今天晚上比哪一个晚上都有希望。”

“为什么独独今天晚上?”

在透过幕帘的暗淡灯光下，她看到他困惑的面容，酒后那种古怪的表情。

"没有人告诉过你吗?"

昆尼乜斜着眼，显得很不屑。

"某个不留姓名的人为我们提供了充气船、发动机，以及其它一切滞留在悉尼的东西。这也正是我认为你在这儿的原因。明天我们离开这儿去安吉勒斯。"

她往外眺望，目光越过灯光照耀的城市，感到一种歇斯底里的冲动。返回住处，她不知不觉突然一遍遍数着上次月经来后的日子。

第十五章

细雨霏霏，似薄雾般无声无息。德斯·普斯特林伸出舌头，心不在焉地从没有血色的牙床上取出一直有些担心的臼齿。低处，芥末色的哈克河缓缓地往下游流去。

普斯特林抖掉头发上的水滴，翻起领子。他记得，父亲在去世的前一年曾带着他来到这座桥上。那正是战后开始繁荣的年代，甚至连一些小产业也能不断地盈利。"留心这块土地，德斯蒙德，"他父亲说，把一只猪皮皮鞋搁在栏杆上。"这是块该来的地方。当心这些人，好多都是上了年纪的梦想家，蹲在这儿的河岸上，细想着失去的岁月和财产——甚至还有他们的天真，我毫不怀疑。他们一无用处，但有时却躁动不安。你最好让他们像现在这样，废物一个，因为如果时运不济，他们就会蠢蠢欲动。我记得这儿的农场都给烧掉了，只有河流太平无事。整个

地方成了一片焦土，很难看，比好年难看得多。不过，这有利于清理小木屋和坏掉的围栏之类的东西。有一天，你会改变安吉勒斯，儿子——你会在这儿留下永久的印记。要是你无法改变这儿的名称，或者历史，你能改变它的地理位置，把整个小镇搬走。天知道，怎么也没法把他们从海港周围臭烘烘的房子里赶走。仿佛他们相信这是世界末日前的基督复临，或者尼斯湖水怪就要蹿出港口似的，他们一动都不敢动。不，你改变不了人。但是，也许你能发现新鲜血液，把外边的人吸引到这儿来，我不知道。我老了。啊，我想这些人小家子气，也很高傲，出身不好。安吉勒斯暴露出所有的毛病，但它毕竟是我们的，那很重要，德斯蒙德。对一个人来说，建设和创造是好事，收获也是好事。收获和播种，德斯蒙德，而我们是收获者。"

德斯·普斯特林虽说没有孩子，没有后嗣，但并不懊悔。自从知道了自己出生时的情形，以及母亲为生下他，血淋淋苍白地死去后，一想到生孩子他就感到厌恶。此外，重振安吉勒斯的念头也让他不舒服。年轻时候，他花了好长时间才放弃生殖的责任，这归功于大学时代的掉牙和口臭。他花钱弄来天黑后在公园及后院鬼混的女人，不过是膝头之欢，丝毫不像他在母亲照片中看到的，肌肤白净，血色很好。玛丽恩·洛厄尔赤裸的肚皮浮现在他眼前。他把湿气从头发上抖掉。这儿的土地是一流的，他冷静地想道。

普斯特林从来没有确定自己不能生孩子，也从来没有去看医生下最后的结论，却喜欢同生孩子的可怕机遇赌博。但他知道，这场赌博很安全，超乎安全，而他喜欢这几率。他想，几率是另一种需要竞争的东西，一种次要的小竞争，就譬如说佩尔，他得意地想道，佩尔对这个制度有用。那些幼稚的家伙，往往把命看得很重！这一周，老佩尔的命运就会摆到我桌子上了。竞争，安全的竞争，是对人有利的。他边想边回

过身来，沿着桥朝停着他“宝马”的地方走去。像其他幼稚的人一样，他苦着脸沉思起来，还有他们的皮筏，我花了好大的钱才搞来的，他们要是知道就好了。通过安全的竞争，让小镇活起来。而人家却说我不把安吉勒斯的事放在心上。啊呀，他们忘了这是我的镇。

德斯·普斯特林开着车朝安吉勒斯驶去，汽车的雨刷吱吱响着。他在后视镜中看了哈克河最后一眼。他想起了一直挂在心上的房产，脑子里迸出了这样一句话：“德斯蒙德，你唯一要与之竞争的，是你老头子的鬼魂。”

第十六章

克利夫懒散地过了两天日子，书看得很少，觉睡得更少。大多数时候，他想象自己被咬成了两截，被撕裂，被殴打。他做着白日梦，梦里全是闪过的影子。那是星期六，待在家里的第三天。他望着一艘艘帆船在渐息的风中使劲驶过海港，一面担心碰上特德·贝尔。他想，我这辈子总有家伙误以为我有真本领。中学时，克利夫是那种老师寄予厚望的学生。他努力了，但好不容易才够上中不溜儿。大学里，他那副样子让辅导教师相信他很有潜力，而后来却很失望，打起分来毫不留情。雇主从他的眼睛中看到了利索和能耐，在排队的人群中选中了他。他有过好多雇主，排过好多队。

不过他想，我确实在水里待了两分钟。

那天夜里，克利夫又认真读起书来。不过，码头上那是个繁忙的夜晚，直到午夜过后，他才可以不受干扰读下去。

7月7日。今天早上，我向黑尔问起丘林的一些情况。他的行为很古怪，叫我“别打搅”。今晚，大家见他喝得太醉了，烧不了晚饭。他被关在自己的小茅屋里，直到清醒为止。

1831年7月8日。今天没有鲸鱼。

7月9日。今日无事。

7月12日。斗殴。利克把蒙福德的门牙敲掉了。头儿没有采取措施。他们在喝我们的朗姆酒。

7月13日。黑尔总是喝得醉醺醺的。我们的伙食很差。

1831年7月14日。昨天夜里我又梦见了那道白光，突然倾泻着照亮了营地，仿佛是耶稣的复苏，弄得我在海滩上睡着了。我醒过来时吓了一跳。

1831年7月15日。今天有鲸鱼。醒来后，发现一小群鲸鱼躲在海角的背风处。小船忙了一整天。下午是我划的船。我们在海湾跟踪一头雌鲸和幼仔，神出鬼没地周旋，到了天快黑时，在西海角的浅水里把它们逮住了。为了保护幼鲸，雌鲸跳到了幼鲸的背上。

就在雌鲸暴露自己的一刹那，凯恩跳将起来，把鱼叉深深地插了进去。接着是短暂而猛烈的搏斗。雌鲸在疲惫的间隙被长矛刺中，默默地死去了，留下了一大摊浮油似的血。我们吃力地拖着鲸鱼，朝海岸和海滩上的火堆走去。而令我们吃惊，甚至惊恐的是，只见巨大的尸体滑走了，缓缓地沉下了八英寻，差点把我们也拖下去了。我们有足够长的绳索，可以放到海滩上的桩子那里，把它系牢。我们会等待鲸鱼腐烂，肿胀，再次浮到水面，用轱辘把它从那里拉过一段距离，拖到岸上。到那时，鲸鱼会臭不可闻。

1831年7月17日。黑尔翻检了我的衣物箱，偷走了丘林的衣服和日记本。这种醉酒后干的傻事，其用意何在？

男人之家明天该到达。营里笼罩着阴郁的气氛，小伙子们很肯定，这船是不会来了。过去几天，大家是够安分守己的，但总体上很阴沉。见不到土著人。无人同我说话。我走近贾米森先生时，他同我笑笑。听说，他以为我是个傻瓜。也许是这本日记让他对我心怀敌意。每天我在瞭望所待上更多的时间，即使在这儿也闻得到，那儿的大便臭气熏天。我干着瞭望这类糟糕的差使，在这儿写着日记。但至少不会招来嘲笑和白眼。对鲸鱼，我不感兴趣。

我所期盼的是我们的船能回来。我要弃船而走。可是上哪儿呢？霍巴特镇？新西兰？

我们已经成了动物。不——他们。肮脏，以及绝望的野蛮。

7月18日。没有船来。雨下得很多。

7月19日。雨。看到了鲸鱼，却又不见了。

20日。雨。不敢再写了。

21日。雨。

7月22日。凯恩、利克和四个芬恩的船员弃船走了。他们偷走了火枪、子弹、火药、面粉、肉、盐、糖和茶。他们破门而入的时候，黑尔当然又是醉后昏睡，没有反抗。我们剩下了十六个人，就是充当两条船的船员也够数。但是凯恩和利克是我们仅剩的两个叉鱼手。我们的食品几乎没有了。求求上帝赶快派男人之家来。

1831年7月23日。已经作出决定，大家得吃鲸鱼肉。没有武器，我们杀不了袋鼠，而谁也没有本事用其他方法猎杀或诱捕。捉来的鱼少得可怜。显然，凯恩和公司的人将朝安吉勒斯港进发，当然是几天步行的路程。有人认为，偷一条船，往西开，更符合他们的需要。

贾米森和芬恩为谁该当头儿，该用什么船，争论不休。男人之家早该到了却没有到，他们很紧张，也讨厌两条船都用。芬恩的人走的走，死的死。我敢担保，贾米森会做头头，芬恩会使鱼叉。

1831年7月24日。今天早上我们猎到了第一顿鲸鱼饭。不出我所料，贾米森做了头头，要用我们的船，所以我得去。史密森和多恩成了守望员。芬恩已经好久没有瞄准目标掷鱼叉了。我难以无

视内心的绝望。雨在下着。我们随时可能被上帝传唤。我为什么要将这部日记和其他所有物藏在用品箱里呢？救救我吧，上帝！我不想吃海中的怪兽。

航海志就这么结束了。光线射进铁皮墙缝隙，一直停在了那儿。海港笼罩在雾霭中，雾气飘近水面，赶上几缕阳光，那阳光在升起的云中显得有些苍白。克利夫伸了伸腰，打着哈欠，直至耳朵似乎要裂开。毫无意义，他睡眼惺忪地想道。

这本牛皮面航海志的其余部分都是空白的黄页。克利夫的手指沿凹槽摸着，那儿少掉了好多页呢，还是书脊开始断裂？我不想吃海中的怪兽。这是个不祥之兆，他想。在什么地方一定还有一卷航海志。克利夫来回踱步，等候日班的人到来。他所有的神经末梢出奇地活跃。

海鸥忙于在鱼饵碎片和草屑中觅食，克利夫一走近便骚动起来。他朝它们冲过去，沿着码头追赶着乱糟糟的一群，吆喝着，用脚踢着，兴奋不已。6月19日天色微明，港口的海水很光滑，防波堤、码头、船只肮脏的侧身和云彩都染上了柔和的水色。在他身后，底下海港油腻的水面上，巴黎四号划开海水的皮肤，徐徐地驶向港口。

厨房里，克利夫从母亲给他的“笑鸟”听头里取出茶叶，沏了一杯茶。他就是饮这样的茶长大的。他在茶里放了糖，搅拌了起来，一面读着茶叶的标签。那是昆尼别出心裁的混合茶——茉莉花和柠檬草，加上紫苜蓿。是从街角上理查森便利店买来的。那儿什么怪东西都有：筷子呀，墨西哥煎玉米卷呀，《巴格汉的早餐时刻》呀，还有家酿啤酒用的

装备。他鼻子里哼了一声。

一艘船的汽笛声和罐头厂换班的汽笛声，汇成了挽歌二重奏。

“纳撒尼尔·库帕，”克利夫说，倾听着自己奇怪的嗓音。

在阁楼的黑暗中，他浮想联翩。每一根升腾的灰柱似乎投下了新的疑问，更多的问号朝纳撒尼尔·库帕涌来，关于贝尔，关于丘林，以及其他人。他将手电光刺向黑暗，翻检着旧童车、百叶窗、鞋盒、窗帘横轴、帽子盒、小旗子、耗子尸骨、敞开着挤成碎片的书盒，里面装着儿童文学作家比格尔斯和伊尼德·布莱顿的书。黑色的灰尘塞满了他的肺部，直弄得他透不过气来。于是他不得不爬下扶梯，回到厨房，又喝起布谢尔茶来。

一条拖船驶过海港。小型飞机朝进港处飞去。小镇上的车辆开始多起来。克利夫苦着脸坐在窗边，陷入了沉思。

我看见下起了小雨，靠近我们小屋的树枝上，挂着一条裤子——看上去很小，男人是穿不下的……我走上小山的时候，没有去碰这衣物。裤腿上有几滴干了的血迹。

他又倒了一杯茶，懒洋洋地搅动着。你一直知道这是谁的裤子，他想。你知道，你这家伙。他们在鸡奸他，而且你知道，但熟视无睹。

他一口把茶喝了下去。

他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发现一大堆被老鼠啃过，褪了色的纸，撕坏了，起了皱。他把它扫了下来，又从地上捡起来。

他还没有打开就知道这是一堆航海志，因为装帧是一样的，一样单

调沉重，给了他内心一样的沉重感。克利夫洗干净身上黑色的灰尘，上市中心买了些日常用品。古姆伍德街空空荡荡，只有几辆车子停在教堂外面。熟食店开着。明星酒吧非正式营业，半掩着门。他带回家一筒面包，一根意大利香肠，以及一大瓶过气的葡萄酒。面包还是热的，他用手扳开，在拳头里捏成小团，干干地吃着。他打开葡萄酒瓶，喝了一大口。随后，把那本旧书翻开。

第十七章

威廉·佩尔在看电视。他太倦，也太老了，似乎也干不了别的事情。新闻节目播放了安吉勒斯港系列镜头。佩尔认出了特德·贝尔的汽艇公牛号坚固的轮廓，那船停泊在小镇的码头。

“这个小港口镇的市长，赫布·希金斯先生今天说，全镇人都在支持贝尔先生。他说，自 1967 年以来，贝尔先生每年都来安吉勒斯，镇上的人对他非常爱慕。市长说，如果安吉勒斯今年捕到世上最大的鲨鱼，那小镇的庆祝活动会闹翻天。”

佩尔用脚关了电视机，心里想也许自己毕竟还不太疲倦，也不算太老。

我依然能祈祷，他想。也许我不能为这个发狂的小镇干点别的什么，但我还能祈祷。

他拖着脚步进了房间，觉得身子离他那么远，而上帝却那么近。

第十八章

克利夫拿着一个啤酒杯喝着葡萄酒，一面飞快地翻过书本封面内的几张活页，是些船的素描画、人物和景色速写、字母图案，以及胡乱的涂划。在一页的角落，有一张程序化的画，画的是一个人落入一头抹香鲸的嘴里，一脸的恐怖。克利夫起身，朝起居室的壁炉架走去。那上面的图案同丹尼尔·库帕送给他们的鲸牙雕刻画一样。他又坐了下来，再喝了些酒，翻到了第一页。手写体更为随意，长而流畅的笔触显露出信心和年龄。克利夫惊奇地发现，第一次日记写于 1875 年 7 月 22 日。四十四年了，他想，吹掉了花粉一样的黄色细尘。

> 1875 年 7 月 22 日。人过中年，我写下了这篇日记。我干得太狠，见得太多，懂得太少。这部航海志，由于客观的境遇和哀伤的心情，早在多年前就放弃了。现在却有闲暇和空余时间来思考和想象，所以我又继续记了。我这一生并没有如愿以偿，尽管我不愿像我双亲那样背着债死去；或者做一个犯人而咽气，像殖民地里很多在我之前的人一样；或者死去的时候是个邋遢的捕鲸工，在游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最终把海洋吸进肺里。但是我甚至难以表达对活着的感激之情。自从我年纪轻轻就来到这里，自从我落入渺无人烟的海滩，我已经停止了生活，只不过继续生存下去而已。生活让我

失望。

从1831年7月24日至今，这一时期一直没有记录。在走下坡路的岁月里，细心思考还是有益的。一个人黄金时代劳作的价值，在于免除过分的劳心。

1831年7月24日早晨，我们决定吃鲸肉。袋鼠躲闪难捉，鱼类突然不见。我们划船出了海湾。几乎没有什么风，雨一时也小了。芬恩和贾米森为划船的策略争了起来。我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还是打起了瞌睡。在离我们不到四十码的地方，鲸鱼冲出水面，发出巨大的咝咝声，我差点丢掉了船桨。身后那人吓得大叫了一声。不见鲸鱼，却闻其声时，贾米森对我们指手划脚。我们一时情绪低落，而贾米森却找到了方位。随后，我们朝着平滑却点缀着波纹的水面驶去，那里显然有鲸鱼的动静。但我们似乎没有必要追赶，因为不一会鲸鱼就在我们正前方跃出水面。虽然我是划船的，得面向船尾，看不见鲸鱼，但我肯定听到水像从水枪里喷出来一样，从高处滚滚而下。我看到船尾的水流很平稳，看到贾米森咬紧牙关操着大桨。我们在他的吼叫下拼命划船。

我们使的劲很大，小船的速度很快，一头撞上那个巨兽，上了它的背脊。鲸鱼直立起来，我们离开了水面，船桨侧向一边，大家吓得不约而同地大叫起来，叫声中，不知是谁大喝一声："抹香鲸!"在船上，我们甚至还来不及站直了去击水，芬恩在已经失去平衡的情况下，把鱼叉深深地刺进了那怪兽的背部。

没有时间来换人刺鲸鱼了。这不是一头瞌睡的露脊鲸在挣扎。芬恩突然掉进水里，落在咝咝作响飞出去的绳索后面。我的肩上感觉到了绳索扇起的风。船的龙骨似乎要断裂，我们就是以这样的速

度划过钢一般的水，紧紧抓住船桨，抓住一切东西。我位于船的中部，看得见贾米森苍白的脸。只见他停下了挥动的胳膊，仿佛这是他与生命本身唯一的联系，仿佛我们杀巨兽为食并非生死攸关之事，而他的搏击却是与自身邪恶的搏斗，决定由谁来操舵。他的灵魂岌岌可危。

优质的马尼拉麻绳，一英寻一英寻地消失在深水里，我们滑向离地平线很近的黑色边缘，那里的雨势很猛。抹香鲸带着我们，毫不动摇地往前冲去，仿佛拉着满载讨厌的旅客的雪橇，不顾一切地游向逼近的黑暗。没有人示意要切断我们同它的联系。我们坐在那里，像死人，也像影子。大雨击打着海水，脚下的水更深了。我死抓住船，却担心船骨会折断，因为那时我很年轻。这巨兽回身往西游去，船的左舷吃水，而且越来越深。一个巨大的海浪把我们举得很高，随之又将我们送入波谷，埋进海水。我们慢得就像爬行。忽地又恢复到了以前的速度，大家都毫无防备。于是，蒙福德不幸的末日到了。我立即看到了他的帽子在汹涌的尾流中跳了一下。船桨咯咯地响了响，掉了，我的也不例外。

天黑之前，又有两个人失踪了。我们匆忙中系在尾柱上的绳子，这时已经拉得很紧，成了钢一般的硬结，无法松动。壁孔上的斧头已经不见，就是还在，肯定谁也无意用来摆脱这头不知疲倦的巨兽。没有点灯，也没有把食物带出来。大家好像都着了魔，惊呆了，动弹不得。

有一回，鲸鱼的速度明显放慢，支配着我们的魔力也有所减弱，我们努力要抓住绳索，希望能占到上风。但是，我们手脚笨拙，决心也不大，仿佛所有的人都相信，这不只是同鲸鱼的较量，不只是无望的挣扎。刹那之间，绳子紧得像根铁棍，我们全被抛掷

到了船底下。

我们在雨、雷、电和黑暗中继续前行，暴风雨和小船相交汇。陆地同希望一样，早已消失。若干年后我明白，似乎常识也不见了。我们有些畏缩，但仍坚持着。

小船突然改了向，或者撞上了反复无常的大海（或者也许是因为一道闪电，我无法辨别），我们大家又一次被抛离座位。我发觉自己背朝天，被挤压到了左舷边上，没有感觉，没有听觉。那个我一生中最长的夜晚，最后留下的清醒记忆（如果有的话）是奇怪地看到了贾米森消失在浪涛之中。好久，好久，我的目光中有一只手，或者准确地说，五个苍白的手指，抓住我头上左舷的木头。手指卷曲在船外，指甲嵌进了木头。我没有行动，去救助那些手指，因为我无法判断，究竟这些手指是拉着我们前进呢，还是刻意放在那儿，抑或那里压根儿没有手指。不管怎么说，我无法行动。我忘了那些手指什么时候放开，并消失的。我也说不清看到这些手指不见时，我是笑了，还是哭了，还是睡着了，还是死了。

克利夫停了片刻，喝掉了这杯酒，又重新斟上，齿缝里挤出嘫哨，摇了摇蓬乱的脑袋，继续往下读。

也许是由于倒下时的碰撞，或者甚至是一时的发狂，反正那晚的睡眠乱了套。记忆中只留下很少的细节。我又见到了头顶白色的星光，以前很多夜晚都出现过，始终在前头。我又听见了反复的尖叫声，声音很尖，是一个痛苦的年轻男子或女子的号啕。那天晚上，我在生死间徘徊，就仿佛我在高处行走，不害怕底下时而模糊

的影子。那种模糊困扰着我，因为我看得见，却又难以分辨。拉撒路[1]复活以后对家里人说了些什么呢？他描述过那半个世界吗？

为什么我没像丘林及其约拿，叫喊着要求解脱，却如婴孩一般捆绑在发怒的抹香鲸身上呢？我是不是像可怜无知的黑尔那样，真的开始认为，这头巨兽就是反基督者本身？那就是为什么我和其他人一样不想挣脱羁绊，获得自由吗？恐怕那时我一定已放弃了得救的希望。

我醒来看见了光，听见了呻吟和鼻息声，便从船底爬出来，左右张望了一下。发现自己孤单一人，漂浮在一个小湾流平静的浅滩上。那条船空空的，几乎灌满了水。起初，我以为身边有一块礁石，突然却认出来那是伤残的鲸鱼，已经奄奄一息，巨大的背部离开了水面，尾叶徒然地上下摆动着。鲸鱼的呻吟十分可怜，每透一口气就把粉红色的血泡和鼻孔中的黏液，洒在我身上。芬恩的鱼叉在空中抖动，后面拖着几英寻缠结的绳子，浮在浅滩上，像被暴风雨吹进来的一大堆海藻。雨，开始下起来。在雷声的间隙，我听到鲸鱼死去了。大雨过后，我号啕大哭，涉水到了岸边。

长话短说，后来的几天是痛苦的日子。我不想从船上取下生活用品。尽管在我深度昏迷时曾怀有去向和信念，但此时，我认为我没有做出清醒的决定，要上哪儿去。

谁知道我拐着腿走了多久？

我跋涉着，对这个梦幻般的疯狂世界麻木不仁。最后跌跌撞撞来到了我们扎营的海滩，这里已是满目荒凉，小房子和鲸油提炼炉已被拆掉，油桶不见了，鲸须不见了，起锚机不见了，甚至连剥鲸

[1] 拉撒路（Lazarus），《圣经》中人物（见《圣经·约翰福音》），死后4日耶稣使他复活。

皮的滑道也消失了。没有一个人留下来。男人之家曾返回这里，带走了海滩上所有的幸存者，放弃了我们船上的水手，视其为失踪人员。我一定已经失踪好几天了。我跪在地上，咒骂他们所有的人，咒骂天空，咒骂海风，咒骂海里的鱼，痛斥造物主，并向他吐唾沫。在所有的人中，在公司所有的员工中，我最该获救。黑尔和其他人都被救走了，可我却被留了下来。

鲸骨烂出了洞，留在近岸的平静海滩上，那臭气几乎要把我薰倒。海滩上只剩下了废墟和垃圾。就在这散乱的垃圾堆中，我寻找着食品和生物，发现了一袋生虫的面粉，已被水浸得很硬。还找到了一些发绿的饼干，更可笑的是，还有我的航海志。我用一块破布把这些东西包了起来，扛在起了水泡的肩上，返身朝西面走回去。我顺着海滩走，看见沙滩上插着一件东西，最后走近一看，很有些纳闷，几分钟之前为什么没有注意到它。原来这是土著人的一根长矛，矛尖上挑着一块毯子。毯子的臭气告诉我，诺尔斯就在这块毯子底下腐烂而死去的。我沿着海滩，继续向西，朝海角走去，心里一个劲儿想着那个小小的洞穴庇护所，是我几周前发现的。

我到了洞穴，一个安静干净的所在。我看到了疯子贝尔僵化的躯体，面容龇牙咧嘴，但并不痛苦。虽然死后脸部风化变形，但仍有着幸福的表情。销蚀的双手看上去紧合着，放在膝头。双眼被蚂蚁撕咬过，在眼孔里已经凝固。

我离开了这个腐败的地方，梦游似地往西走去。是我扼制了精神恍惚，还是精神恍惚扼制了我呢？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可是，是梦境还是现实，我说不清楚。然而，事情的确发生了。

第一件事。行走时我一度发现了四个弃船逃离的船员尸体，他们生前曾陪过利克和凯恩。尸体在淡水边上，一个浅绿色的地方，

那里的石头像皮肤一般光滑。这些人身上的好多肉已经不见，不大像被野狗叼走，而是用某种残忍的熟巧割去的。他们的脖子开了洞，由于腐虫的侵袭显得黑糊糊，很龌龊，但他们的脑袋完整无缺，尽管上面爬满了蚂蚁，又失去了眼睛。我感受不到可怜的贝尔那种慈祥的眼神。尸体大都赤裸裸的，但有两具穿着靴子，双脚在靴子里已经腐烂，还有一具，头上紧扣着一顶宽边帽。几把火枪散落在地上，我明白发生了什么：弹药没有了，他们曾经厮打过，或者争吵过，而利克和凯恩不知怎地把其他人干掉了（也许是在睡梦中?)，而且割了他们的肉，我只能猜想是为了果腹。

第二件事。一晚，某晚，食品没有了。这时，几只鸟落在我头上（是乌鸦?)，把什么东西坠落在我嘴里，那既不是肉，也不是面包。鸟儿呱呱地叫着，我吃了那东西，很满意。鸟儿又飞回来，我从它们红色的喙上吸水，感觉到它们黑色的翅膀扇起的清风。随后，一群野狗忽地从地洞里出来，嘴巴湿淋淋的，像人一样嚎叫着，那声音我很熟悉。不过，鸟儿把野狗赶跑了，带回野狗的眼珠让我吃，我谢绝了。可是鸟儿飞走了，却带回更多的眼珠，一个个落下来，直到我几乎窒息，我的眼睛也被这些血淋淋温热的“弹子”弄得什么也看不见了。一只鸟单独落在我下巴上，吐出了两个字：“傻瓜”，并用爪子翻着我的眼睛，飞走了。我爬起来，眼前模模糊糊，上路了。

我记得并不为此感到惊奇。这确有其事。你知道，库帕，这件事确实发生了，这辈子你是不会否认的。

第三件事。晚上，我看到了黑色的影子，也许是土著人。他们飞跑着，没有声响。

第四件事。我发现了那个水湾，就是鲸鱼和我搁浅的地方，听

见东西解体的声音，还有化学物的分解声。在搁浅的船上，我找到了一桶水，一些干燥的饼干，以及朗姆酒。我用一片很薄的石片，把连结船和腐烂的锚的绳子割断，双手尽力把水和沙舀出来，满怀希望地把船开出水湾，用的是我无法掌控的帆，以及一把桨。在难以计算时日的航程中，我眼前反复出现这样的景象：头顶上苍白的手指深陷进木头。

两个士兵在哈克河与大海交汇的地方找到了我，但那时哈克河尚未得名。

我遇上了这些事，我，纳撒尼尔·库帕，体面的债务人的儿子、私奔到海上的傻瓜（主要作为旁观者）、捕鲸工、幸存者、走私贩子、商店经纪人，以及后来的农人、丈夫，似乎还是个妖魔。这些都遇上了，尽管我全都怀疑。我已经老了。我活下来了，但没有好好生活过。我结过婚，为人父，体型好。我的妻子怕我，怕我夜间的喊叫，怕我的臭脾气，怕我另一面的品行。我儿子和女儿见了我就怕。不过我还得欺负这块阴郁的土地，把它搅得乱七八糟。

我一直目露邪恶，一直受到诅咒。

你晚上不睡觉，纳撒尼尔·库帕。有时候，你到了全知的边缘，有时候你却爬行在无知的溃岸。我并不愧疚。有些人说起愧疚，仿佛那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就像一头生殖能力很强的公羊。越多越好，人越富有。一派胡言。

这多么奇怪呀，我把这一切写进日志，保存在一个古旧的航海箱里，而且年轻时和年老时都这么干。这是我一生中最具建设性，也是最无用的劳动。为什么我不把这一切告诉我亲爱的埃莉呢？是因为害怕？不是惭愧，我不觉得惭愧。也许，我像个傻瓜，希望我死后，她会阅读这本航海志，或是在我的房间里偶然看到它。为

此，我常常把航海志摊在书桌上，然而这女人不为所动，再则，这个想法很幼稚。谁都不了解我，我妻子，我孩子都不了解，除了上帝，唯独他了解我，他必定了解。

某些夜晚，利克和凯恩回来找我，为了我的肉体和灵魂。我很痛苦，也许我可以告诉妻子。

在克利夫·库克森的嘴里，葡萄酒又甜又热。有一丁点儿溢出在他嘴角。他很快翻过最后几页航海志。

1875 年 7 月 24 日。要是我是丘林，或者黑尔，或者凯恩，我会趴在地上，祈求上帝赐些怜悯和恩惠。如果我是他们。

1875 年 7 月 25 日。人不应该替同伴负责。我因为抵御野蛮而痛苦。我没有同流合污。我是清白的。

1875 年 7 月 27 日。“你也依然理解吗?”

7 月 28 日。深表怀疑。

7 月 29 日。谁的手？我一度理解这些经文，但现在，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杂乱无章。而且有时我怀疑上帝，我怀疑他的判断。

毕竟，这些不过是记忆而已，1831 年，我只是个孩子。孩子的记忆，能相信什么呢？啊，但不是还记得父亲从俱乐部回来时，晚上的开门声吗？记得塞勒姆街上鞍具皮革的声响和马的喘息声吗？这些也都是儿时的记忆。全都是真的。

最近，我在海湾里几乎见不到鲸鱼了。

1875年7月30日。为什么是其他人呢？

1875年7月31日。一个人只要他自己，他的狡诈、执拗、蛮力和智慧。他不需要宽恕。我需要吗？

克利夫凝眸看着最后一页，喝得太醉，太糊涂，太兴奋了，因而没有注意到书脊上被撕掉几页后留下的一截。

高傲的老家伙，他羡慕地思忖着。从这儿到维拉普有六十英里。固执和勇气。你这个老家伙。

克利夫在厨房里坐了一个小时，思绪飘忽着乱作一团。我们需要有勇气的家伙……他看见一个小孩，小鸡巴搁在金属拉链的牙齿上。他看到一个消瘦的男人，在淡去的光下瘸着腿走来。他看到自己在午后的阳光下，落在昆尼·库帕投下的长长阴影里。他看到自己的名字毫无遮拦地登在《辩护者》的头版上。他看到了一只手指苍白的手。看见自己在雨中颤抖，打着转踩水，活像一个钻头。一只萎缩的耳朵。我们其中一位……他的拳头砸在她背上，他背上，很多背上。

他的身子滑到椅子上很低的地方，直到只能看见桌子赤桉木的纹理，像褐色的波涛，像废水，像油，像皮，像皮肤，像窗子，什么也不像。

下午三点，克利夫蹒跚地走出来，上了自己的路虎，摇摇晃晃地驾车穿过小镇，到了中海滩。一阵离岸的微风，舔着涌起的浪尖，一群冲浪者顺势冲起浪来。老人们用长长的玻璃钢钓竿在海滩钓鱼。退了休的

夫妇在冰冷的白沙滩上散步。克利夫将车子停在海景旅馆外面，出了车，走进寒气中。低矮的天空预示要下雨。他的脑袋，酒精密度很高，一片混沌。他的步履毫无风度。

旅馆前台，一个三十五岁左右，正在歇顶的人怒气冲冲地打量着他。“我能替你做什么?”

“呃，特德·贝尔……他在吗?”克利夫竭力要说出口来，与辅音在搏斗。

“不在，很抱歉，”歇顶男人说，看上去像是急于要剔牙，“贝尔先生不接客。”

“啊，我不是客人，”克利夫说，轻轻地摇晃着身子，“我是他的同事。”

“听着，朋友，如果你是新闻记者，那你得先打电话预约。你可以出去找一个公共电话亭，从那儿打电话来。”

“我不是新闻记者，”克利夫说。“难道我看上去像个记者吗?”

这位前台职员挑剔地打量着他。“你看上去像是从土著保护地来的。滚出去!”

克利夫瞪着大眼，哑口无言。“嘿，听着，”过了一会他说，“我是被邀请来和贝尔先生一起去捉鲨鱼的——”

“瞧你好像连花柳病都捉不住，别说捉鲨鱼了。你滚吧，要不，我叫人把你扔出去。”

“听着，朋友，我在这儿喝酒，你知道的!”

“在我看来，你不在乎到哪儿去喝。”

“好吧，听着——”

克利夫发觉自己已无招架之力，因为旁边陪着两个人，蓄着厚厚的连鬓胡子，有口臭。他们让他弯腰曲背，出了旅馆。这种举动令他感到

惊奇，但还没来得及摆脱，就发现自己脸朝下扑倒在了草地边上。

克利夫既恶心又愤怒，开车返回，穿过小镇，上了去巴黎湾的路。他超过了旅游车，几次游弋到了道路的沙砾边上。在一家路边小店，买了个汉堡包。车子启动时，夹在两个面包之间的肉饼，滑到了膝盖上。他打开了一瓶微温的啤酒，开车时把它夹在两腿之间，那瓶啤酒在座位下已经滚了几周了。

在离巴黎湾捕鲸站锁着的大门半英里的地方，克利夫拐开封住的道路，一路颠簸，上了通往海滩的车道。他有些瞌睡，便坐了一会，这儿底下，他曾经潜过水，还遇上了特德·贝尔。他听着电台里的播音，澳广的主持人终于将他哄睡着了。

克利夫醒来时觉得很渴，太阳热辣辣地上了山顶。他喝了剩下的温啤酒，发动了车子。

在去安吉勒斯的路上，他开了几英里，来到国家公园，迎面碰上了一头大袋鼠，站在路中间，脑袋左右转动，仿佛很高傲。克利夫按了按喇叭，袋鼠没有动。克利夫坐着，拳头放在喇叭上，面对面把车子停下。最后，这家伙嗅了嗅鼻子，吃力地让到了一边，这时，克利夫突然有了一种冲动。

克利夫驶离道路，把车停在了一边，熄了火，走出车子。在后面的车厢里取出了一把水下雨枪，用手掌把一团线拉紧，走进了密密的灌木林，那头袋鼠曾从这里进去。光线越来越暗，灌木很矮，长在山的背风一边。除了风和克利夫的脚步声，没有别的声响。他停了片刻，用臀部抵住枪柄，把厚重的胶状橡皮往后拉，装上子弹。他寻路前行，穿过唰唰作响的山龙眼，大步走着，慢慢地搜索着灌木林，十分小心。他又大步走了七十码，把钻石矛尖指来指去。他头痛嗓子干。黄昏，突如其来

的冬日黄昏降临了，空气变得更冷。克利夫被这个念头弄得很生气，很灰心，很尴尬。在他周边的黑暗中又添了一个黑暗，像乌云一样悬浮着，把他推到了一边。他倒下了，感到矛尖猛地蹿了出去，听见呼呼的声响，以及粗重的哼叫声。他仰面朝天躺着，惊呆了，线团在身子底下旋转着。过了一会儿他才明白，他没有射中自己，却射中了袋鼠。砰砰声和喀啦啦声打破了灌木林的平静。

他抓起那截空空的枪膛，竭力要阻止线团继续散开。线一拉紧，他猛地被拉得站了起来，接着又跪到了地上。他骂骂咧咧，明白天几乎黑了，而他却在国家公园同一头受伤的袋鼠连在一起。他跪在地上，被拖了几英尺，一面咒骂着。往前，一个树墩撞在了他小腿骨上。他想把自己绕在脆弱的灌木上，但徒劳无功，灌木断了，割开了他的脸颊。这头野兽痛苦不堪。黑暗中，他听得出它的重量，听得见它撞击在木头和土地上。

“躺下来，去死吧，你这畜生，”克利夫无奈地咕哝着。

接着，枪膛一下子脱手了，枪柄狠狠地砸在他下巴上。他听见它响了一下飞走了。他跟踪了几码远。这东西总是在前头不远的地方，搁浅在岩石和灌木上。这头野兽摇晃着前去，一边在咳嗽。

克利夫感到不适，弯下身子，一个劲儿呕吐着，直至透不过气来。他站起来时，天全黑了。地平线大约只在八英尺之外。他放弃了狩猎，回过身来，然后又回过去，意识到自己已经迷了路。

他跌跌撞撞，走了一个小时，找到了路，但黑暗中无法判断路虎停在哪个方向。他对着黑暗大叫一声，免得失去尊严，淌更多的眼泪。一辆车子经过这里，减慢了速度，间歇的灯光怒目而视。

暴风雨

第一章

空空荡荡的办公室里，玛丽恩·洛厄尔在荧光灯下走来走去。不时往下瞧着寥落的街道。拂晓时分，那里一片三文鱼色的粉红，十分寂静，只有风从海港吹来，飘起片片废纸，搅动阴沟里的污物。她打开档案柜，拉出抽屉，抖出里边的材料。她无论怎么改变体位，总有一样东西撩人眼目，那是一只笑鸟，印在古姆伍德维修处和润滑油店日历上，头往后仰，像在嘲笑，过去半年，没有眨眼。和往年一样，她用毡毛粗笔划去一天天日子时，那双眼睛一年到头都盯着她。此刻，她拿起笔，划去6月20日，停了一会儿才匆匆用一副太阳镜遮黑笑鸟的眼睛。她捧起一抱档案，拿到后房的粉碎机去处理。

收购，出售，牌子上写道。这，我知道，我知道，她思忖。粉碎机的声音只不过驱除了想头。她小心地张望着。

在安吉勒斯，一次捕一头鲸鱼

到1979年已有150年历史

安吉勒斯：已经创造和正在创造历史

开天辟地的小镇，1979

南方的钻石：安吉勒斯，1979

差不多两周前，醉醺醺的经理在白墙上留下的新标语，现在仍使她感到不安。她几乎能听见他们盖过机器声的喊叫。太多的笑脸，太鲜艳的颜色。多久了？她思忖着，回到了办公室。啊，玛丽恩呀，你向来太愚蠢，也太贪婪了。她朝街道凝望时，眼角瞟了一下那本日历：到1979年已有150年历史。是呀，她想，我自己也仿佛觉得有一百五十岁了。亲爱的，永远别以为你在这个镇上能爬上去。你该同朋友们一起跑到城里去。这个地方不对劲，赶跑了那老人，妈妈因此得了病。你拼命要诈骗这个地方，最后却成了笑柄。啊，那第一个，乔尼·韦尔登不算太坏。这事我也做对了。本来可以嫁给他，同舟共济。可惜这老兄死了，弄得我没有了着落。而现在这个，已经五年了。我替普斯菲司的污水，做了五年的化粪池。天知道呀，曾几何时我怎么会嫁给这个畜生的，但那时我饥不择食，况且付出的代价似乎也不大。而如果，而且，他归天之日——是呀，我就有了希望。那天晚上，我从奖品室的鞋盒里取出了他的钥匙，我明白自己在干啥。毕竟，这个小镇只有一辆宝马。一个化粪池。不错，德斯蒙德，你这块溶解的垃圾，你可以往别处泄露你的秘密，我的阴沟已经完全堵住了。天哪，还散发出臭气。摸一下吧，玛丽恩，摸一摸你下巴的皮肤吧。就连你的手也像你母亲的手了。这一年，你的手放在钥匙上，看上去像别人的手那样。你洗得太多了。那双母亲般的手揉着他长了疖的背。如今，你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失败的女人。

街道的另一头，一辆装牛奶的车子拖着货物，叮叮当当上了小山，经过拐角的明星酒吧，有人蜷曲着身子睡在那里。玛丽恩·洛厄尔累

了。越来越强烈的光，提醒了她长夜的思考和决策。

“是呀，差不多就这样了，”她说出声来。她的包里装满了个人的文具、咖啡杯子、一盒纸巾，以及一个很难看的镇纸，忘了是什么人送给她的。

她打出了一张字条，留在打字机上。

今天，1978年6月20日，我再也不受你雇用了。佩尔的档案已不存在，别去该死地打搅他了。别费心同我联系。要是你威胁我，我会在酒吧，也许在某些卧房里，乃至长老会教堂，说三道四，谈谈你的生意经，你的性兴趣。我敢肯定，镇上的人会很感兴趣，也许觉得很好笑。我还会告诉他们，要是我冲动起来，你的精子会像西米冷布丁那么丰富。我希望你别干出什么事来，弄得我很冲动。

临走之前，她把暖气转到最高档，打开厨房里所有的水龙头，捻亮每一盏灯，打开两台晶体管收音机、电动打字机、彩色电视机、电传机、普斯特林抽屉里的电动剃须刀、电风扇、空茶壶，以及通他家里的私人防盗警报器。她拖出电影放映机，从目录中选出色情电影，接上插头，开始放映，于是墙上涂满了影像。随后，她打开窗子，调高音响。最后，正想走时，打开了普斯特林桌子旁边的一个长柜，抽出一根弄脏了的腰带。

到了外边街上，她走进风里，脸颊痛苦而生动。在古姆伍德纪念碑和许愿井旁边，她停了下来，把腰带套在碑头上。然后便随风离去。

安吉勒斯《辩护者》报办公室，两个男人站在茶水壶旁边交谈，从

后面的房间里传来印刷机沉闷的咔啦声。

“今天，”一个对另一个说。

“那么是开着的啰？”

第一个人点了点头，又把注意力转向电传机。电话响了。又一个电话响了。是从二百英里外打来的。电话铃伴随着印刷机声，响了一个早上。

第二章

护卫车队一开下巴黎湾的小山坡，捕鲸站大院立即关上大门，上了挂锁。鲸鱼剥皮工继续干活。有些工人利用午餐休息，走过沙砾车道，来到大门口，看着从小轿车和小客车里走出年轻的陌生人来。接着便是脸庞、胳膊、手和声音。工人们不安地吸着烟。标语牌举得高高地，越过队伍的头顶。在泥泞的停车场，队伍随便地集结了起来。接着是一片寂静。一队摄影师到了，在汽车的引擎盖上坐了下来。人们坐在小客车顶上。

海湾外面，汽艇拖着一头鲸鱼肿胀的尸体，朝码头坡道开来。海鸥尾随着倾斜的鲸鱼躯壳。人们用手帕掩面。一个扩音器在微弱的阳光下闪亮。在汽艇的突突声中，远处传来了舷外的发动机声。泥地上脚步杂沓。

充气船蹦跳着映入眼帘，拍击着翻起泡沫的尾流，在微风中抬起

头，人群骚动起来。一群电视摄像师到了，坐的是客货两用车。从另外一辆车里，走出了新闻记者。远焦镜像枪口那样扫过水域，跟踪着小型飞机越过桑德河，进入海湾。一些蓄着小胡子的人，穿着运动衫，在摆弄照相机和麦克风，一面梳着头发。

工人们在大门边，其他人也凑了上来。扩音器在向他们吼叫。他们向人群竖起了手指。昆尼·库克森针锋相对，竖起了手指。她站在布兰特身旁，布兰特在扩音器里大喊大叫。参差不齐的大合唱“我们必胜”响了起来，记者们在年轻人中间走来走去，吸着薄荷，想着天使。更多的车到了。镇上人出于好奇，跟随着护卫车队，远远地站在汽车引擎盖上，指着滑过海湾的充气船，很有些惊恐。很快，一批记者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远处，后面的小山上，道路蜿蜒，穿过国家公园通往小镇，那儿传来了仿佛轰炸机中队的声音，在渐弱的风中回响。那响声不断增高，直至哈里·戴维森的游行队伍到了山顶，受到了青年人群的欢呼。一批摩托车手下了车，欢呼声也随之降为集体的呻吟。上帝的垃圾车穿过人群。人们散发着巴黎湾传单，射出敌视的目光，随后在朝海的一侧站稳脚跟。挥舞着文身的胳膊，撅起长长的肚子。记者们同他们相安无事。

昆尼有点怕，缩回人群，担心摩托车手们认出她来。我该跟谁出去呢？她有些纳闷。怪了，我一定看上去兴致勃勃。啊，上帝呀。不过谁也没有特别注意她。接着，她看到充气船打了个大弯，船头的一个人举着一面旗帜，昆尼竭力要和别人一起唱，但她颤动的肺部接不上气来。一个穿运动衫的男人站在她旁边，靠得太近，挡去了她的视线。

“你知道吗，那些橡皮船上的人很危险？当地人说，这些水域活动着世上最大的鲨鱼。你认为这些抗议者是不负责任呢，还是英雄好汉？”

一本记事簿啪的一声在昆尼面前晃了一下。鲨鱼？呵，胡说，鲨鱼！橡皮船……我怎么能……我们怎么不能……？

"是吗？"那人立即回答，转动着铅笔，仿佛那是一把匕首。他的眉毛咄咄逼人地上下活动着。

真那么蠢，她想。"是英雄，"她说。

"前副总理吉尔·克兰斯今天真的要来支持你们的抗议吗？"

"是的，"她说，希望如此，不过没有人告诉过她。那个记者离去了，让昆尼感到空落落的。她想起了长夜和倦怠。毫无希望，她想。

她回忆起长长的夜晚。长夜之后，在欢快而满怀希望的气氛中，从城里拼命驱车赶来，拂晓时到达，在中海滩冷飕飕的白沙上发现了充气船，不知是哪个奢华的供应商留下的，结果谁也不知道怎么组装。弗勒尔假定马克斯知道。马克斯以为布兰特知道。轻轻的嗤嗤声中冒出了一股蒸气。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发出一片讥笑声。整个早上，他们在取笑声中阅读着手册上的提示，挡住从天而降的记者，直到马克斯突然发现了一个管用的方法，成功组装了汽船，照相机被允许接近了。

汽船划了一道弧线，穿过剥鲸台脚下粉色的湖。这时，昆尼的拳头一直攥在口袋里。

摩托车手透过篱笆同工人们、朋友们和连襟们说话，把烟叶和卷烟纸递过去。

舷外发动机嗡嗡响着，转动起来。"我们必胜"的歌声显得苍白。关于鲨鱼的话已经传开。一条德国小猎犬踉踉跄跄在人群的两腿之间穿过。另一辆车子停了下来。前副总理吉尔·克兰斯从车里钻出来，穿着粗料面布外套和花呢裤子。不过没有人看见他走过去，因为这时人群中响起了耳语声，人们说出了汽船船头旗帜上的一个词：

可耻！

昆尼·库克森从口袋里抽出手来，举到空中，大叫一声："可耻！"其他人也跟着她喊起来。扩音器哇啦哇啦响着。摩托车手们呸呸地叫。底下平台上，灭火水龙朝汽船喷去弯弯的银色水柱。接着是齐声的喘息。手指头指向系着鲸鱼的地方，那里，一大块背鳍划破了油晃晃的水面。

"鲨鱼！鲨鱼！"人们叫道。

别这样，昆尼恳求道，呵，别这样。

靠近捆绑鲸鱼的地方，背鳍分成了两组，开始呈曲线形游向岸边。人群歇斯底里大发作。"我们必胜"的叫喊销声匿迹，摩托车手一声不吭，吉尔·克兰斯放下拳头，从车子引擎盖上跳了下来。随后，充气船上的人"之"字形散开拍照。

过了一会儿，昆尼·库克森的脑子里咯噔一下，仿佛一切声音和动作刹那之间停顿了，只有背鳍慈善熟悉的形状触及她的感官。

海豚。该死的海豚，她想。"是海豚，"在一片寂静中她对布兰特说。

"是吗？"

"这些是海豚！"

人群仍然短暂地徘徊于宽慰和失望之间。人们叫喊着"海豚！海豚！"这时，灰蓝色的背部确然无疑地游动着，一圈圈浮出水面。"我们必胜"的叫喊，一阵紧似一阵。笔记本挥舞着。

接着，雨前一道隐隐约约的彩虹出现在桑德河上。昆尼大声笑起来。"啊，"人群低语着。是的，她想，是的！

第三章

那天早晨，克利夫·库克森在电话里被解雇了。他面容枯槁，宿醉上头，驱车来到小镇的防波堤。临走时，看到斯利姆小姐向他投来一瞥，便回瞪了一眼，就好像把诱捕到的狗归还主人一样。他也看到自己难看的胡茬和灰暗的脸，有些缩头缩脑。现在看来，昨晚是场噩梦，正是钻心似的头疼的一部分。他上班迟到了几小时，喝醉了，昏昏沉沉，还哭了。他驶向小镇时，一个空啤酒瓶在离合器踏板下滚来滚去。南风停了，海港平坦而宁静，波光粼粼。

他把车子停在小镇防波堤尽头的一块沙土上。他已经听到过昨天的捕捞结果，但没有亲眼见过。因为头痛和疲倦，他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走出来。走路的时候，他突然害怕自己会从木板之间掉下去。他放慢脚步，每走一步都非常精确。

在防波堤尽头，他加入了一小群人。围着高耸的鱼体，散发出的刺鼻氨气，弄得他更加昏昏沉沉。一头十四英尺的白色猎物，被系住尾巴倒吊在架子上。在用链条缚住的地方，鱼皮干燥，已被磨破。巨大的内脏掉落下来，合成一束，怪怪地吊在鱼头后面，水汪汪的液体从鱼嘴里流出来。这条鱼不大像鲨鱼。在克利夫看来，更像一只巨大的皮箱，塞满了发臭的湿衣服。脏器甚至从嘴里伸出来，却又因自身的重量往下坠。在灰色的侧面，用粉笔写着捕获物的重量：1993 磅。鱼的围长相

当于一棵中年赤桉树，两人的胳膊还合抱不过来。特德·贝尔站在鲨鱼旁边，疲惫不堪，酒醉未愈，却要陆续为一队队人摆好拍照的姿势。有人拖来一根水管，冲刷靠近鱼开口处的木板。克利夫叹了口气，正要走开，特德·贝尔与他的目光相遇，招呼他过去。克利夫犹豫了一下。他觉得其他人瞧着他，甚至听到血液心惊肉跳地在耳朵里搏动。他走近他。

“不坏吧，呃？”贝尔说，戴着手套拍击沙皮纸般的一侧。“没有创纪录，但好一场搏斗，用了40分钟。”

“嗄，”克利夫说。告诉他，该死的真丢脸，他思忖；告诉他你是怎么想的，那么吊着，变了形，臭得像一个……“不错。”

“你应该在场，朋友。”

“是呀，”克利夫说。活见鬼，他想。

“下回你来怎么样？瞧瞧你有多大能耐，嗯？”

“唔——”我的上帝呀，那是什么意思，克利夫想，意义何在？

“你可以把你捕到的卖掉。”

怎么卖？怎么卖？你让它烂成这个样子了。“哎呀，这个星期我有一笔生意要做，”克利夫咕哝着。

“今天是星期一，”贝尔说。“还有整个星期呢。”

“嗯。”

“行，行，”贝尔大笑，一只眼睛看着人群。“三思而行，女人的特权。”

一阵不安的窃笑后，克利夫走了，浑身的腥味与愤怒。脚下，大海翻腾着裂开了。去你的，伙计，他想，你和你那帮子垃圾。

他沿着深水防波堤走了好长一段路，但这并不能驱散心中的忧虑，

担心从木板之间的缝隙掉下去。这里的海水，地势加倍地低，而又加倍地深。往外走就像无休止地跨越悬崖。一艘锈迹斑斑的大油轮，支撑着治安小屋那头最后一段防波堤。车子沿着半岛一路越过海港。对贝尔，以及他那一袋脏兮兮的肉，他只有蔑视。

他在防波堤上受到的屈辱，被选择离去所感到的自豪抵消掉了。很久以来，就数这件事做得最好，他想。他觉得有些奇怪，已记不得上次为自己，或为他人做好事是什么时候了。他的生活似乎是一团可笑的乱麻，没有大事，记忆的沟壑之间是巨大的空白。他的记忆多半是失望。为了分散自己的忧虑，他把记忆过滤了一下，寻找快乐的瞬间，自豪的碎片，去珍重，去爱惜。他还没走到守夜人的小屋，心中已捕获了那些时刻。他明白，那些瞬间值得为之奋斗，他也明白，却是难以复制的，尽管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可用某种方式去回顾。那就是关于她的记忆，他想，也只有她。她的外祖父，这老杂种，尽管我非常恨他。克利夫明白，那时候他多么希望他们需要他。但他觉得自己无足轻重。

守夜人的小屋外面放着一个纸盒子，里面有书、铅笔、一卷招贴画和一双防水高筒靴。克利夫在门口犹豫了一会，决定不去敲门，而是拿了纸盒，夹在胳膊下，朝低平台走去，那儿迪克和达西在钓鱼。

“想钓鱼?”迪克问，没有回头。

“不，”克利夫说，坐了下来。他瞧着他们的靴子悬垂在边上。瞧他们，他想，昨天晚上他们全都听说了，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知怎么搞的，一旦有事，他们总是知道。

“要喝酒吗?”达西递上酒瓶，但克利夫摇了摇头。

每个港口都有暴风雨，他尴尬地想道。他感觉到他们看着他的纸盒

子。他瞧了瞧蓝灰色的海水，想了一想。“你们两个有谁要这双靴子吗?”他问，一边抽出靴子，举了起来。他想不起来是怎么弄到靴子的。这双靴子一直在小屋里，但他从来没有穿过。

老人们摇了摇头，也都不要那些平装书，或者约翰·列侬的招贴画。

“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了，”迪克说，一面看着颤动的鱼线。“听说外头巴黎湾又大吵大闹了。还有，丹尼尔·库帕的外甥女今天早上在镇上。”

“什么?”克利夫几乎叫了起来。

“不过我反正老了，”迪克咕哝着。“可能又是谣传。”

克利夫跳上台阶，任凭他们在窃笑。他跑下防波堤，脚下的海水一片混沌。

其他车辆似乎懒洋洋地沿着同一方向开着，在星期一，这是有些反常的。他在海港弯曲的道路上超越了别的车子，沿着半岛开去。

在巴黎湾高处的小山上，克利夫在嗡嗡的发动机声中，看到下面捕鲸站院子外的人群，挥舞着标语牌、照相机、拳头和充气的玩具。车子和黑色的摩托车停得到处都是，一辆中型客车，车顶上坐满了看热闹的年轻人。一个人站在引擎盖上，斜纹棉布衣服外的胳膊，向心不在焉的人群挥动着。一条充气船划破了鲸鱼剥皮台下的红色水域。在那儿，一头抹香鲸破了肚，露出内脏，进入了他的视线，人群中发出了很响的嗡嗡声。烟囱里冒出的热气像大炮中喷出的烟，在微风中翻滚。他听见了歌声，又费力地扫视了一下人群，看到了一头鳞茎状的头发，头发旁边是金黄的颜色，那颜色烧灼他的感官，他的肚子。他的心也因为认出这些而加快了跳动。

克利夫开车返回，眼前出现了昆尼·库帕金黄色的头发，十分清晰。克利夫明白，自己有些害怕。但这是另一种畏惧。一个持续不断的棱柱，一道小小的彩虹，在他的侧视镜里闪现。他到达安吉勒斯时，黑暗中下起了大雨。

第四章

甚至连翻动污迹斑斑的书页也很吃力。佩尔读着偶尔觉得有趣的专栏，时不时歇一下眼睛。他很累，而且今天，又感觉像个老人。在邻近的小巷里，孩子们在雨中玩着橄榄球，他听得见皮球的啪啪声。阴沟一忽儿汩汩，一忽儿咕噜噜地响着，潮气爬下了窗户。佩尔看见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一个孤零零的栏目上，嵌在紧身衣裤和收割机广告之间。

> 本周，另外一名从现职退休的公民是教士威廉·佩尔，对每个安吉勒斯人来说，这是一张熟悉的面孔。他在长老会教堂工作已长达几十年。佩尔先生（68岁）将于6月26日，下星期日最后一次布道，他的牧师职位将于7月1日正式结束。多年来，佩尔先生在整个社区和土著社区积极从事牧师事务。《辩护者》报祝他退休后一切顺利。

“我敢打赌，你们确实是这样的，孩子们，”他说，把这一页翻过去。

佩尔点了一支烟，把报纸扔在一边，只觉得神经在胳膊和大腿上跳动。他记起了昨天的布道和圣歌，讲道的时间很长；记起了德斯·普斯特林坐在下面的教众中间，含笑点头。墙上的淡灰黄色，同他孩提时代的淡灰黄色是一样的，很可能，他当时想，同很多年前流放犯建造的墙的颜色是一样的。他想起来，在布道时那些老大楼对他来说多么地无足轻重。记忆中也有一些小事，譬如右边教堂长椅的靠背上，留着他名字的缩写，那可以追溯到1914年。还有长椅子底下，他好多年里粘上的口香糖，现在仍在那里，已经石化成块状了。还有那些特殊的椅子，在那里，他的眼睛盯着姑娘和她们妈妈们赤裸的颈背。有些长椅子上，在静默的片刻，他无意中听到窃窃私语，谈论怀孕、离婚和青春期爱的誓言。他站在那儿的时候甚至还记得，已故风琴师布雷太太在唱“愿你是我的眼睛”时昏了过去，她的假牙咯咯地响。布道时他觉得自己灵魂出窍，不过还明白那是些琐细而离奇的记忆，他也明白，自己最不愿意离开的地方是牧师住宅，在那里他隐藏着自己的用品、记忆、祈祷和储存的力量。

在那个屋檐下，他目睹了令人惊奇的事情，有人康复，有人受伤，有人死去，有人降生。牧师住宅是个令人生疑的地方，而有时候这又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地方。男人、女人、孩子来这儿解疑。他们怀疑自己，怀疑上帝的存在（其他人则怀疑上帝是否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怀疑存在的存在。佩尔以怀旧的心理回望那些日子。在讲坛上布道时，怀的是一种奇怪的感触。他知道怀疑的价值，他讲话时很多教徒的脸上缺少怀疑的表情，那些脸上是一种恶毒的镇静。而那些人的思想和精神已经完全停滞，已经刀枪不入，他的话不过是水过鸭背

而已。

佩尔用大拇指和食指擦着眼睛。在轻柔的雨声中，隔着草地传来钢琴的喧闹声，以及妇女协会划一的歌声。他们干吗唱呢？他有些纳闷。他们为什么要费心呢？他们一个劲儿练习，上帝知道练习好像无济于事。才星期一中午，他们就已经在练了。

佩尔明白他还有事要干，可就是在椅子上动弹不得。有人在夜间已经将货车拖走了，早上他发现，他的沃尔西牌车子引擎盖下的配电器帽子不见了。橄榄球的啪啪声在小巷回荡。他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些孩子不去上学。昨天那种好似灵魂出窍的感觉，也让他感到奇怪。在门口跟人握手的时候，他就有这种感觉。仿佛他被肢解了，只有一部分身体还存在，却仍在观察。

库帕有一次谈起过这种感觉，他想，或者类似这样的感觉。他说着就像灵魂退休了。而我认为，他是为自己，为自我放逐寻找借口。上帝呀，他说这话的时候比现在年轻，我也一样。几夜以前——见鬼，几个星期前了——那天晚上，在哈克河附近，他有一种领取养老金的人的绝望神色，仿佛他要摆脱退休状态。当时，他显得无可奈何——半死不活。这些年来，对他来说是一个长时期的退却。不，我不要那样。不能因为他们把我的工作给了另外一个人，而我去领养老金，就意味着我退休了。绝不是这样。

他无精打采地坐在椅子上，希望丹尼尔·库帕能同他在一起，两人共享一只羊腿、一瓶啤酒，以及一场唇枪舌剑之战。无聊之中，他希望丹尼尔·库帕抓住小镇的耳朵摇晃，激发人们的想象，使他们擦亮眼睛，采取行动。但是他明白，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对安吉勒斯，甚至对库帕，都是如此。他记得战前男孩子们在旧检疫站野营的日子，那时候，年轻的库帕说起故事来，阴沉沉的一脸凶相，在营房的床

上，用他妈读给他听的《圣经》故事吓唬年纪更轻的孩子。库帕根据自己的需要重新安排了细节，若干年后，这成了他发表公众演说时的缺点，不过他的故事还是很精彩的。

我记得其中一个关于先知约拿的故事。哎呀，有十几个版本。故事中约拿被鲸鱼所吞，在鲸鱼的肚子里碰见了魔鬼，双方打了起来。这场恶斗迫使那个畜生把约拿吐了出来，到了海滩上。故事的结尾简短干脆，魔鬼被拖到了深渊，依然是一个俘虏。整个讲故事的过程，我像一只蜥蜴，躺着一动不动。描述恶斗的语言呀，真神！我一生可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污秽的语言——撒旦对约拿说的话，以及约拿的回击——从此我再也没有听到过使用得那么巧妙的字眼了。要是大师们听到会对他怎么样，我无法想象。啊，他是一个了不起的说谎大王，佩尔想。只要适合，他总能利用事实。我猜想，只要适合，事实也总是利用他。鲸鱼总是同库帕家联系在一起。而约拿对库帕家来说，是可悲的罪恶。

他的手吃力地伸向一头的咖啡桌子，桌子上放着他其中的一本《圣经》。他叹了一口气，把《圣经》拉到膝头。

> 神对约拿说："你因这棵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1]

---

① 见《圣经·约拿书》第4章。

他叹了口气。敲门声让他吓了一跳。下了很大的决心，他才起身去开门。斯利姆小姐站在回廊上，手里捧着一个佩罗科衬衫盒子。在她后面，是几个妇女协会的会员，双脚不停地来回倒腾着，像街头斗殴者那样扭着指关节。

“佩尔先生，”她说，“这里是些烤饼，都是我们自己烤的，表示一点心意，说明过去几年你对我们有多重要。”她把盒子交给他，同时也响起了明显的脚步拖曳声，以及表示附和的低声耳语。

“嗄，”他有些结巴，无法直视斯利姆小姐，“我敢肯定妇女协会做烤饼同唱歌一样在行。”

“过奖了，牧师。”

“不，说的是实话，”他喃喃地说。

雨伞花似地开了。女士们离开回廊，走进雨里。佩尔懊悔没有叫她们进来喝茶，或者更热情地表示感谢。他单独与斯利姆小姐站在门槛上。她清了清嗓子，发出鸟叫一般的声音。

“别担心，牧师，”她说出了知心话，“事情并没有结束。”佩尔还来不及回答，她已经走了，裹着雨衣，穿过草地。他目送她消失在教堂大堂的后头。

威廉·佩尔把佩罗科盒子烤饼拿到里面，想道：上帝啊，她究竟是什么意思？老斯利姆！他又坐回到椅子上，把油腻的包装纸拉到一边，细瞧着烤饼金黄的背面，闻上去挺新鲜。他的目光扫过房间，看着放笔记、支票和记事簿的纸箱立在外面书架的黑色木头旁边，陷入了沉思。老斯利姆？老了？见鬼，她并不比我老！我已记不起她曾经年轻过。不知道那时候她是怎么样的？

他咬了一口烤饼。歌唱在雨声中继续。

第五章

太阳下山了，牧场闪着光。丹尼尔·库帕看到了涟漪，看到了不新鲜的水流，心里不很满意。某种东西刺痛了他心胸深处。胳膊上开着的伤口硬化了，像河床的硬壳，苍蝇在上面吸着。

两周前的那个晚上，库帕睡在翻倒的拖拉机下，直到拂晓乌鸦的聒噪声把他吵醒。头顶上，满是泥块的巨大后轮遮住了第一缕阳光。他散发着橡胶味、车轴油味和柴油味。他衣服的袖管已被撕掉，在衬衫的破洞之间，能看见肚子上灰色的肉。在某个地方，他听得见羊群毫无目的的脚步声。车轴几乎已是垂直，从那里伸出一根蛇一样的金属线，装了倒刺的线头转了个向，一根根木头缠结在网上，像火车那样在拖拉机后面伸展开去，弯弯曲曲，横穿整个牧场，一路上全是些小东西挂在网上。库帕觉得很奇怪，自己居然能从翻倒的拖拉机的空档下爬了出来，试着用背脊和四肢，一步步站立起来。他出发了，嘴里仍是原来的呕吐味道，身子僵硬弯曲，肚皮、腰、头和胳膊都很痛。他朝着一路之隔的房子走去，那儿覆盖着黑色的枯藤，还有一群摇摇欲坠的小屋，以及皮包骨头的家禽。

他在床上度过了那一天，睡了又醒，醒了又睡，眼睛瞪着天花板角落上的蛛网，细瞧着那些黑点，都是以前的唾沫纸团——把纸嚼成纸浆，用一把钢尺弹上去的——他父亲把他关在房间里那些沉闷的下午，

他把唾沫纸团送上了天花板。或者其中有些是昆尼的？他不知道她发射了多少纸团，和他的合在一起。还有他自己女儿的纸团？他女儿在这里存在过的唯一痕迹是……那个东西，他在衣橱后面发现的，一叠卫生巾，黑黑的硬得像饼干，插在蛛网中间，上面覆盖着纤细的一层，白如冰霜。

第二天，库帕休息，不过还是有些痛，于是便起身，出门到了靠得最近的披棚，在一个库尔加迪冷藏箱后面，从鸡群中抓了一只鸡，感觉轻得可怕——这些鸡吃什么的？他想。他抓住鸡角质的脚，一面找斧头。杀鸡去毛费了一天，劈柴生火把他弄疼了，沸水又烫伤了他的手。鸡毛粘在了手上。这只去毛后的鸡很小，一只手可以拿住。他匆忙抹上调料，按妻子的方法来烤。他坐下来，一顿吃掉了这只老鸡，没有佐以酒或饮料。吃完又睡，身上的疼痛，不久还有积食，需要调养。

上一周，丹尼尔·库帕一直坐在外面的回廊上，偶尔吃一只老鸡，发觉遥望自己的牧场和知道这不属于自己，不属于他家，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区别。一点区别也没有，他想。我思念的并不是这个，而是那该死的昆尼，还有她的愚蠢。

一天早晨，为了打发时间，他凭记忆数起了安吉勒斯的酒吧，叫出老板和主要酒客的名字。随后，他开始数邻居，这些人的儿子长大成人，身强力壮，愚不可言，都搬到城里去了，街上碰到也无人认得。他很高兴自己没有儿子，因为他明白会痛恨自己的影子，以及影子所发出的他年轻版的声音。啊，昆尼这人至少一半很神秘，他寻思。她身上未知的一半是很有希望的。库帕从来没有想知道她父亲会是谁。不知道对他来说反而好：知道了必定会失望。儿子们呀。他耸了耸肩。他从来不习惯拥有一个女婿，更何况儿子了。在别人的儿子身上，他见得太多了。那就是原因所在，是不是？他告诉自己。因为他的处境同你的很

像——没有根子，在某个地方归位，徘徊在影子之间，跌跌撞撞，不敢有任何奢望，让你自己失望，偶尔遇上了某个好人，却灭了自身的优点，那种平静、新鲜的东西……一种令人不安的好东西，结果在那锐利、真诚的表面下，空无一物。

他细算着成为这块土地的正式旅居者的日子——十一天。夕阳西下，热浪震慑着大地。他手里拿了几页纸，是从纳撒尼尔·库帕的航海志上撕下来的，把它们卷成漏斗状，握住一头，凑近眼睛，扫描着围场和海面，在圆形的视野中看到草原上一簇簇青草，以及跳跃着奔跑的袋鼠。

他回忆起第一次阅读祖父航海志的时候，那些他放弃了同本杰明·普斯特林博弈的长夜，莫琳在床上等待着他，催他去睡，叫得累了，只好自个儿先睡。他依然记得另一次的兴奋，那时摆脱了自己的失望，那种不多的可怕时刻，他不时产生一面读航海志，一面撰写自己航海志的冲动，同时还意识到仿佛他自己在一百年前写了这些东西。他还记得自己探索着尚未了结的事情，记得那种神秘的气氛，以及整个过程的不满感觉。在后来的重要日子里，甚至在1939年他赎回了父亲的土地之后，他仍有一种得不偿失的感觉，对自己不愿轻易认同父亲的结论感到失望。当时他想，要是我更有出息，我这些结论不会让我担心，我敢肯定，我身上伟大、崇高和通情达理的部分会作出回应。但是，只有在绝望和愤懑到了最疯狂的时刻，只有当忧伤和狂怒使他对什么都视而不见的时候，库帕才能接受妻子、上帝，还有他自己。那时，航海志才让他感到心安。于是，上帝，恩惠，目的，全没有了——只有背叛与欺骗。公道是一种幻想。他不需要。他自己得成为裁判和救星，叫上帝见鬼去吧。

“那些崇拜祖宗的年代，”他咕哝着。“从来没有想过祖宗也可能出错。”

日光完全消失了。库帕在椅子上缩成一团，倾听着夜的声响。

“他是个蠢杂种。而我父亲紧跟不舍。我却不是这样。不是经常如此。啊，天哪，回来吧，那个人。”

他远远地朝小山望去，只见一轮满月爬上山背。

第六章

1978年6月21日星期二早晨四点，天黑黑的，巴黎四号在小镇码头起锚，四周一片冷寂，只有风和公鸡的隐约声响。捕鲸船离开安吉勒斯码头时，船上灯火通明，新闻记者们站在成堆的设备旁边，不安地凝视着灯光边缘的黑暗，捕鲸船驶出了海角之间狭窄的缝隙。记者们开着玩笑，吸着烟，心里直打鼓。海浪在他们脚下翻滚。

中海滩上有一块白色的新月状沙土，黑暗中像是月亮的部分倒影。沙堆上黑色的人影乱转，留下了污迹。一艘舷外摩托艇打破了沉寂，而另外一艘也活动起来，两艘只见尾流不见踪影的充气船，破浪向前，进入深水，摩托艇横冲直撞，刮起呼呼冷风。

安吉勒斯港外桑德湾中部，三艘船大眼瞪小眼，捕鲸船在浅水中游弋；两艘充气船拔直喉咙在啼哭。不久，充气船逼近了巴黎四号，在它周围转圈子。这时，巴黎四号加速了，划破弓形的水浪，任凭充气船跟在后头追赶。

只过了五分钟，一艘充气船引擎出了毛病，落在后头，船员们挥手让另一艘继续前进。这艘船划开磷光闪闪的碎浪，赶上了捕鲸船的灯

光。捕鲸船和其尾随者驶过冷海岛上的灯塔，两艘船及时离开了桑德湾的避风湾流，拍击着海水，进入浪涛翻滚的南海洋。

黎明时，巴黎四号和充气船继续前进，冲入越来越高的海浪。捕鲸船上，记者们架起三角架，装上照相机，读着轻松的读物，在甲板上拖着脚步滑来滑去，避开匆匆走过嘴里嘀嘀咕咕的海员。他们也回避西北面见不到大陆的地平线，他们就是从那儿来的。公司邀请上船的那些人让捕鲸船船员很是不安。船员们警惕地围着他们，只有看到有人肯定晕船了时，才得到些安慰。

在腾起的充气船上，弗勒尔和布兰特振作精神同翻滚的海浪搏斗，耳朵里传来船外的呼呼声。布兰特把相机支在胸前，等待光线更好些。

两条小船颠簸着前进，驶向大陆架，看上去只不过两个光斑。一小时以后，他们经过一艘长长的白色汽艇，在一千码以外的浪涛间翻滚。他们越过一个很宽的鲸油带，从船尾看足有几英里长。特德·贝尔全神贯注，没有招手。

安吉勒斯醒来了，镇上的人开始忙碌。早餐时，下面的标题扑面而来：**鲸鱼骚乱中海豚抢走了风头**。他们放心了。大清早，高处的一层薄云遮住了出人意料的太阳，天一直阴阴的。

临近中午时，甲板上挤满了晕船的记者，巴黎四号便减慢速度，喘着粗气。充气船冷不丁超上来，在附近滑行，四周掀起一圈白色的水花。这时，照相机像酒醉似地旋转着。不一会儿，充气船减速，一副懒洋洋的神态。弗勒尔把船靠向捕鲸船的左舷下方。布兰特将相机掉过头来，向着对面船上的一排镜头。捕鲸船船长拿来了一个扩音器，靠近栏杆宣布已

经迷失方向。捕鲸船船员笑着，在记者的照相机后面做着威胁的手势。

“现在你们怎么办呢?”船长朝大副眨了眨眼。

弗勒尔在充气船上瞟了他一眼。“我们？我们带你回家。”他发动机器，打开油门，调转方向开走了。

捕鲸船上的船员大笑。那艘充气船并没有觉察，两小时之前捕鲸船已经微妙地改变了方向，朝南极驶去。巴黎四号转了三大圈，驶了出去，把充气船抛在了自己溅起的浪花边缘。弗勒尔却是真的完全迷失了方向，等待着，在激流上颠簸。布兰特和弗勒尔彼此看了一眼，很有些吃惊，对自己的猜测不无自豪。但是，十分钟后捕鲸船突然鸣笛，转了一个75度角，往西北方向朝安吉勒斯驶去。

整个下午，照相机拍个不停。浪花追逐着两艘船，直到天快黑。此时，两船经过桑德湾里的冷海岛，然后分道扬镳，捕鲸船进了海港，在小镇码头下锚。充气船在岬角后面滑行，拍击着中海滩冰冷的浪花，朝沙滩开去。

晚饭时候，安吉勒斯人听说巴黎二号和巴黎三号在别处捕到了七条鲸鱼。

第七章

在海景旅馆侧翼的房间里，人们大着嗓门在说话。路对面，海浪击打着海滩。雨狂泻着，时断时续。弗勒尔在诉说，脸色苍白，既疲倦又

愤怒。昆尼倾听着。

“他们让我们白费力气。别的捕鲸船一直在干活。巴黎四号只是个圈套，是捕鲸工的新闻由头。他们弄得我们活像傻瓜，然后全都拍摄下来。”

马克斯沉下脸，对舷外摩托艇的失手，对令他作呕的废气很是恼火。他和他的船员天明前回到了安吉勒斯，涉水进港时，几架相机在他们沮丧、恶心的脸上闪光。“嗨，快点，布兰特，”他说，“你是想制造轰动新闻。这是一场闹剧，他们的闹剧。”

十几个人围坐着一张小咖啡桌，喝着，责备着，坐立不安。

“行，行，”布兰特说，看上去病恹恹，而感觉就更糟糕。“即使全是他们的新闻，这个地方也因此出名了——而且我们还被拍摄下来了。昨天的海豚和彩虹，上了昨晚全国的电视。人们甚至不知道有这个鬼地方。现在他们知道我们了。他们是在为我们炒作。”

“我们真走运。要是他们没有这么干呢?”

“嗨，现在——”

“那个副总统，副总理，管他叫什么——他是个废物，一个小丑。”

“我怎么知道?”布兰特耸了耸肩。“他在地方生态团体中很吃香。遇上喜庆什么的，都请他参加。安吉勒斯不大听到他。”

“是呀，行。”马克斯若有所思地看着布兰特。“今天你在那儿拍到什么照片了吗?”

“嗨，伙计，你是想问我有什么消息? 你还是咬住鲸鱼不放。”

“嗯，我们为那些可怜的家伙做得不多，”昆尼说。“电影、电视、报纸，真讨厌。可怕的形象！我们救了多少鲸鱼呀? 没有。”

所有的脸都转了过来。接着是一阵令人畏惧的沉默。

“胡扯。”

昆尼转过脸对着布兰特。布兰特不安地摆弄着相机，目光朝下。“什么?”

“我说胡扯。乔治斯和我整个捕鲸日都堵着巴黎四号。”

“因为他们正需要你们这么做。”

“但我们使他们不捕杀鲸鱼。”

啊，上帝呀，昆尼思忖，我在这儿干什么呀?“因此，”她说，“我们并没有主动救回什么鲸鱼，但没有让他们捕杀的鲸鱼超过七条。”

“我们让一条船放弃了追踪。那很了不起，是桩新闻。我已经这样发布出去了。放心吧，我们已经在新闻界和电视界集结了我们的支持者。视觉资料是最重要的。一种渗透，促成觉醒。我们不让捕杀总量达到十二头或十四头。那就是效果。”

“你和我没有共同的语言，伙计，”昆尼说。

布兰特上下打量着她，没有回答。他把镜头举起来凑近眼睛，对准她。闪光让所有的人都避开。好几秒钟内，昆尼只看见白光。

那天晚上，昆尼睡得不好，为梦所干扰，那些几乎已被忘却的东西进入了梦境。她还被内心的一种神经质所苦，仿佛渗透进了她，破坏了她的内脏。

她早晨两点就醒了，冲进厕所呕吐起来，抱着水斗足有半小时，呕吐的时候没有人帮她将头发往后拉。她浑身乏力，爬回床上，知道那是空的。没有人替她从眉毛上抹去汗珠。在呕吐的间隙，她感到一阵失望，与这天的溃败已经无关。到家了，她痛苦地想道。你永远不会知道。家是旅馆的一个房间。她身上的某个部分渴望冲突所带来的兴奋——任何一种冲突。此刻，克利夫肯定会知道她已经回来了?多亏他没有来，但她也有点失望。她把玩着要见他的念头，心里很焦虑，既害

怕又兴奋。

她疲惫不堪，倒下就睡，但心里还是想，呕吐时没人将我的头发往后拉。“外祖母、外祖父、克利夫……他们……”她翻过身去，坠入真正的黑暗。

充气船大捕捞号被拖到海滩上准备下水，尽管天依然很黑，白白的沙和吐出水气的人影，构成了对比。大捕捞号的人各自忙碌着，互不相扰。十六英尺的充气船停在沙上，汽油桶塞进船里。船在浅滩上浮了起来，装上弦外发动机，接上输油管。昆尼肩上扛着一塑料桶燃料，放下来，摆在布兰特球一样的影子旁边。

“上帝呀，我晕船了，”他说。“有人说你也晕船了。”

“是呀，”她说。“稍稍，有点神经质。”

“见鬼，他们让我同人合住一个房间，伙计。我想旅馆职工是想毒死我们。”

昆尼大笑。

“我是当真的。”

“食品中毒?”

“也许。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想我们的。”

“他们认为美国人是神。我们都是这么受教育的。你这样口音的人，他们绝不会下毒。”

“我是加拿大人，该死。”

“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就是这么养大的。”

“我还是认为是有区别的。那天晚上，马克斯和乔治斯在码头玩得很痛快。”

黑暗中，她摇了摇头，躲开混乱和废气，独自站在白白的沙

上。远处某个地方，一条狗在吠叫。对这个沙滩，她既熟悉，又觉得疏远。这儿，在童年温煦的夏日，她同教育系班级的同学学会了游泳。

她有一种冲动，想脱光衣服，轻薄地钻进岸边冰冷的白浪。但她打消了这种冲动，走回来加入大伙儿，一路上沙地鞋咯吱作响。

充气船下了水，被推到外面，过了浪花，进入后头平静的深水，每个船员都来试试，想把船发动起来。沙滩上的人听得见咒骂声，以及发动机拉绳的啪啪声。一个发动机发动成了，已经激活，咳咳咳狂乱地转动。弗勒尔驶离那儿，加速穿过海湾。马克斯同自己那一架发动机在较劲。他的澳大利亚伙伴在摆弄油门，没有成功，弄得透不过气来。终于，马克斯对着海滩上听响动的人叫了起来：他需要一根拖纤。昆尼为这个借口感到高兴，脱得光光的，把衣服和鞋子塞进大衣，交给别人，蹚水出去。

海水冷得刺骨，伤着了她，银色的水流很快钻进了两腿之间的地方，她的膀胱皱缩起来，乳房紧得像拳头，直到她又热又麻木。她击水游出去，穿过海浪，朝着传来咒骂声的方向。她在黑暗中划水向前，腹部感到刺痛。脚趾伸出去，直接出去，就像青蛙，伸出去，划个圈，手出水，对了，游……黑暗中浮现出这样的记忆，她笑了笑。不久，她看到了马克斯的白帽子，便稍稍改变了方向。

她在船尾出水，叫马克斯扔给她一根绳子。马克斯好不容易看到了她，扔去一根尼龙绳，落在她旁边。

“你干嘛不用辅助发动机?”她气喘吁吁地问。

“有道理，”澳大利亚人说。

“聪明的小伙子们，”她叫道，一个细浪击中下巴，弄得她咳起来。充气船重得出奇，刹那间，她的脚碰到了船的底部，她拖了一下，感到

船往里面滑行。

到了岸上，她意识到自己赤裸着身子。越来越亮的日光，以及别人的目光，都好奇地盯着她。

“讨厌的笨蛋，”她没话找话说。

充气船被拖出水。在场的人没有人懂发动机。马克斯在咒骂。一个9.9匹的辅助发动机马力太小，无法单独使用。四五个男人围着大发动机，把手电照在彼此的脸上。

十五分钟之后，弗勒尔和布兰特才叽叽咕咕地出现了。他们已经看到巴黎二号，最后一条鲸鱼追踪船，离开港口，在远处颠簸，灯火通明，航速加大到了十五节。[①]

“想念妈妈了，”他们滑着沙子进来的时候，布兰特大叫，发动机停了。海滩上发出了一阵子呻吟。

早饭前，昆尼回到了海景旅馆，闲荡着，想在游泳后再让身子暖和回来。房间里气氛紧张。有的澳大利亚人经过她身边时，投来不屑的目光。该死的友善，她沉思，关上房门。

天亮后吃了早饭，昆尼和弗勒尔坐了一会儿。弗勒尔心不在焉，飞快地吸着烟。房间里堆着一叠叠文件和散乱的纸头。他的眼袋下坠，小嘴抿得紧紧的，一脸挫败相。

“这些玩意儿是什么呀?”她问。“是讨厌的阅览室?”

“不错，”他说，眼睛没有看她。“我的信息库。有时候还挺有威力，像我别的资料一样。只要我的头脑跟得上。怎么使人行动，去做自己了解的事。乐观主义。把一切交付给风，交付给命运，交付

① 节，航速和流速单位，1节等于1海里/小时。

给神，交付给随便什么。要是我们得靠乐观主义生活，那布兰特的神为什么没有从神圣的昏迷中苏醒？比人更幼稚的唯独他的神。对不起，我成了卖弄哲理的法国人。从笑话书中随手拈来的。气得发疯时往往会这样。”

昆尼跪在地毯上。“再加一些剪贴簿。在意吗？”

“没有问题，加吧，”他挥了挥手。“这些信息，几乎没有分类。有时候，信息屁也不值。”

她打开一个文件夹，读了起来：“鲸鱼做父母的第一个职责，是帮助新生儿上浮到水面，第一次品尝空气。危险和痛苦……幼鲸常常是被父母咬在嘴里救出来的……”

昆尼从一大堆折了角的纸头上抬起头来，想问弗勒尔一个问题，但他已经走了。昆尼走到门边，犹豫了一下，又返回剪贴簿。外面下着雨，游泳池嘶嘶地响着。她又拿起几本剪贴簿，翻了起来：“营救……充分显示了高雅的社会意识……不过，据认为雄鲸会过来帮助雌鲸，反过来却不行。”

读到这里，昆尼不快地皱了皱眉，但又往下看了。

>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两重湾，澳大利亚捕鲸人。据记载，鲸鱼会帮助捕鲸人跟踪座头鲸，办法是扑到座头鲸的鼻孔上，不让它们使用声纳系统，并警示捕鲸工，座头鲸出现在某一区域。得到的奖励是被捕杀的座头鲸的舌头和嘴唇。

> 搁浅的原因 1）犯病；2）声纳系统失灵；3）忠诚；4）悲伤的信号；5）压力；6）其他未知原因。
>
> 就是在集体搁浅时，得救后的鲸鱼后又会返回浅滩，原因在于

首领发出了悲伤的召唤。其他时候，一头孤独而显然健康的鲸鱼，会搁浅在一个安全的浅滩上，而且，在被拖出去后，又会执意返回浅滩。其原因依然是个谜。

一头蓝鲸的睾丸会重100磅，很难处理……一个心重1000磅；肝重1吨；卵巢像排球般大……

很难处理，昆尼想道。地狱的钟声！雨继续下着，她听见汽车经过下面空地。

一头鲸鱼开了膛，科学家们深入骨骼……浸在血泊中，常常是埋在里面，有时被雪崩似的内脏弄得气都透不过来。

……交配本身很短，也许只几秒钟。鲸鱼身子或平行，或垂直。此前，性抚慰和性前戏很长。有些鲸鱼像座头鲸那样，相互抚慰和拍打。这种拖长的前戏很有必要，因为在那种环境中，气息没有什么作用。雄鲸根据雌鲸回应时的声调来判断，时机是否成熟。一旦受孕成功，雌鲸带着独个胎儿，返回南极供食的冷水域，将胎儿育肥。10到12个月后，雌鲸（须鲸和鳁鲸）回到暖水里产仔，乳头通过肌肉泵喷出奶来，给幼仔强行喂食。

带着幼仔的雌鲸，很容易成为海湾捕鲸人的猎物。雌鲸由于带孩子而减慢了速度，而且常因自己母性的自觉落入圈套。如果幼鲸被刺中了，母鲸会跟踪而至，结果遭到屠杀。

抹香鲸：多配偶

须鲸：单配偶

雄性抹香鲸：在交配季节，相互厮打，争夺霸权，胜者得雌性伴侣。

昆尼放下这个文件，拿起了另一个。这一切，怎么叫人相信呢？她纳闷。你怎么可能全知道？

她离开了弗勒尔的房间，下楼到了酒吧。有几个人在那里喝酒，瞧着雨水从玻璃板上淌下来。有人说，布兰特和马克斯在楼上自己房间里，又是发烧，又是呕吐。一叠叠澳大利亚报纸堆得到处都是，吧台上，桌子上，凳子上，地板上。来自悉尼和墨尔本的大捕捞公司成员，带着负疚感在看报，《时代报》和《悉尼先驱晨报》的体育版，酝酿着思乡情绪。在那个地区，这场交战现在成了第八版的内容。在北面的城市，它占了第三版。而在安吉勒斯，那依然是头条新闻。标题上写道：**第一回合捕鲸人获胜。**

安吉勒斯的下午渐渐逝去，像厚重的雾障，与最后来临的黄昏难分彼此。风把一股寒气刮过海港，渗透进家庭和大楼，冻僵了户外受寒的人。

第八章

今天晚上，明星酒吧免费供应啤酒一小时，里面全是人。厄尼·伊

斯顿也在那儿，哇哇地叫得眼睛都疼了。特德·贝尔自有臭气相投的人扎堆，传布流言蜚语。巴黎四号和其他两艘鲸鱼追踪船的船员们，在那儿喝着烈酒，声气紧邦邦的。他们说着老掉牙的故事：谈起一个鲸鱼屠宰工，如何把鲸鱼的阴茎绑在一辆旅游车屁股上；也说起捕鲸中如何少胳膊断腿，送掉性命；还谈起禁捕之前追杀座头鲸的往昔岁月。他们带来伤疤作为眼见为实的依据。又进来一些海员，门口招揽顾客的女人同他们打着招呼。这一小时免费供应期间，飞镖队员休息六十分钟，酣畅淋漓地大喝烈酒。屠宰场和罐头厂的工人们，一批粗壮高大的男男女女，刚下了班，头上还带着发网，脚上穿着胶靴，见了镇外来的长发同性恋，不禁想入非非，希望摸一摸他们。哈萨·斯塔茨大汗淋漓，摸着落在前臂上的啤酒泡沫。庆祝！他想，庆祝！一群记者溜进门内，斯塔茨向他们高举酒杯。

一小时结束后，斯塔茨注意到酒客们复又吞云吐雾，节俭地喝酒。他发觉胸中依然紧紧的，得挣扎着忍住咳嗽。这景况已有几周了，他在看医生，老校友达菲尔德医生。几天前，达菲尔德从他身上拍出了几口痰，让他吐在一个个带黄盖子的小罐里，以备细察。下周一，他又该去看达菲尔德，听听他的意见。他希望童年时的气喘不要复发。

酒吧里，克利夫兰·库克森孤零零的，很显眼。他的目光，像是被截断了似的惶惶不安，他看到了斯塔茨走过时的眼神。斯塔茨经过妻子玛拉身旁，但避开了她的目光，不去看她瘦削的身躯和紧闭的嘴巴。因为他的缘故，那张嘴从来没有张开过。他往厕所走去，实在忍不住了。一阵折磨人的咳嗽冲了出来，翻江倒海似的。他咳嗽，吐痰，再咳嗽。这鬼毛病又发了，他想，眼睛直冒金星。他咳嗽，带着一种贪婪的满足和绝望感。

第九章

第二天早晨，小镇苏醒了，发现情况异常。天亮后不久，二十来个镇上人聚在一起，在细雨中观望。捕鲸船仍旧停泊在小镇的码头上。两艘气垫船在港口游弋了一个小时，才放弃努力，回到海角后面的中海滩。早上晚些时候，几百个镇上人站在港口的斜坡上，观看露脊鲸和幼仔在海峡嬉戏，懒洋洋地煽动尾巴，从喷水孔射出雾水。捕鲸工已不再尝试把它们引诱到港内的浅水里来。鲸鱼们也并没有吓得逃离狭窄的港口。船长和船员无奈地争论着。露脊鲸是一种濒临灭绝的物种，受到法律保护。看热闹的人太多，不好偷偷地使用鱼叉。鲸鱼两边的水实在太浅，无法让它们安全通过。

大捕捞公司的一些员工，挤入了小山上的人群，有些退缩，一面想象着**鲸鱼顾自奋战**的标题。员工们急于报复昨天的尴尬处境。望远镜和双筒镜在阴沉的光线中闪耀。有钱的游客从电台中听到了这个消息，驾着游艇越过海港来看热闹。但他们的船只一靠近，便遭到了刚聚起来的人群的嘘声。鲸鱼的体积让很多镇上人吃惊。镇外来客也同样感到惊讶，这天的大多数时候，他们都一直站在雨中观看。很多人都无法相信天底下居然有那么个庞然大物。那雌鲸外形很像翻了船的拖轮，被水底下的一股潜流激活了。一次，只有一次，雌鲸在狭窄的空间里转了一个小圈子，跃入空中，一声怒吼落到水面上，小山响起了疯狂的掌声。

天黑后，在安吉勒斯港上端的房子外面，那个圆鼓鼓丝毫没有力气的镇长，被闪光灯弄得眼花缭乱。这时，一桶猪血倒在了他身上。两个头上套着袜子的家伙，在牡蛎色的夜间逃走了。

在安吉勒斯的地方医院，两个女人生产了。医生数着婴儿的手指和脚趾，摇动着四肢。

将近半夜，女人们把喝醉的丈夫锁在门外的雨中，她们的孩子紧紧地偎依着，听着阴沟中的雨水声，拳曲起脚趾。

后半夜，四个十三岁的土著男孩，采用电线短路的方法，发动了一辆蹩脚的小车，往小山上开了四百码，耗光了汽油，又滚回了原来停车的地方。

风更大了。桑德湾外面，海洋把自己撕成了碎片。到了天亮时，风暴将加剧，没有船只会驶离安吉勒斯。海鸥们已经飞往内陆的巢穴。

第十章

6 月 24 日星期五拂晓前的几个小时，一天前的暴风雨终于减弱，

留下了稳定的西南风刮起的浪花。大捕捞的人明白，布兰特和马克斯病得太重，不能乘坐充气船，需要选择替代物。公司的人在海景旅馆的大堂争吵，黑暗中雨点啪啪地打在外头。一个脚夫，在他边躁着的脚边转悠，用吸尘器吸着烟头。即使在大堂，他们还是怒气冲冲。争论越来越激烈，越来越私人化。两个澳大利亚人被选中驾驶一条船。昆尼·库克森，是有着驾船经历的两个大捕捞成员中的一个，被分配做弗勒尔的搭档。

充气船被拖下倾斜度很低的海滩，进入水里，这时昆尼才长长地吸了口气，消了怒气和焦虑。

在小副机发出的低沉声响中，昆尼仍能听见争论的声音。黑暗中，她的身子随着近海翻滚的海浪而起伏。弗勒尔掌握着大发动机，开大油门，越过南端朝海角的灯塔驶去，以截住从海港出来的捕鲸工。昆尼坐在船头，很不舒服，周围是塑料油桶，身上是厚重的湿衣服和外套，但她坚持着，薄薄的船沿在浪尖上抖动。发动机震耳欲聋，整个海洋似乎因为脚下的震荡而活跃起来了。

巴黎二号一听见他们来了，便窜出海港，快速调到稳定的十五节追击速度，充气船就永远赶不上了。几分钟后，巴黎四号跟踪而至，船头击打起的浪花隐约可闻，靠近充气船时灯光上下波动。它从旁边开过，充气船落在了后头，从容地跟着。弗勒尔靠在一边，避开了尾浪的直接冲击。两个澳大利亚人在另外一艘充气船上，落在一百码远的后头。他们跟踪了几分钟，突然间距加大，两艘充气船都看不见彼此了。弗勒尔咒骂着，犹豫了一下，随后往前驶去。船驶过钟形海角灰暗的轮廓时，浪花变得更长、更深了。昆尼不安地硬挺着，肚子里不断地在翻动。

一小时过去了。

以前，昆尼·库克森从来没有到过那么一大片水域。虽然她看不清楚，但能感受到它的开阔。身上的每个毛孔都感觉到了大地的缺失，心里很是害怕。昨天，她同弗勒尔和其他人说起过鲨鱼的事。弗勒尔脸色煞白，好一会儿才恢复那副严肃面孔，但什么话也没有说。那之后，昆尼独自在酒吧坐了一个小时，听见他们之间又是喘息，又是耳语。

昆尼抓住一卷绳索作依靠，紧缩着身子，免得失态突然发出惊恐的叫声。她知道，特德·贝尔在追踪的大白鲨能把充气船咬成两半，能够吞下一个舷外发动机，能够刺穿铝制船壳。她的脑子里全是新闻片中的影像，汽艇被那些善于击打的怪物拖来拖去，船尾被尾鳍击得粉碎。那尾鳍看上去像打磨过的炮铜大斧。这时，昆尼感到充气船又小又轻柔，几乎缩成了一团。她想象着蛇一样的古铜色眼睛，以及装满残渣的肚子，里面有羊、钢缆、无名的肉、尼龙绳。她感到噩梦似的惊恐渗透进了全身。

拂晓，天光露出了弗勒尔的脸，死死板着，若有所思，志向明确。舷外大发动机的轰鸣声甚至打消了交谈的念头。眼前不见任何东西，只有巴黎四号薄片似的尾部。布兰特的神为她准备了什么呢？昆尼感到疑惑，但并无玩世不恭之意。

巴黎四号船上，船员们叫醒了大而臃肿的船长。鲸鱼追踪船准备好这一天的狩猎。今天早上没有记者，甲板上气氛欢快。充气船带着照相机同巴黎四号并驾齐驱时，巴黎四号的舱面水手送给对方几个善意的黄段子。大副拉开捕鲸炮的炮衣，旋转角度，几度抬起炮筒。据说此人很喜欢来一点戏剧性表演。

昆尼用布兰特的大相机拍了几张照，直到胳膊冷得发麻，手指无法调节曝光或快门。她又驾了三小时的风浪，在发动机的巨大轰鸣中听着刺耳的旋律。鲸鱼已引不起她的注意。她已经自顾不暇，只感到冷，感

到孤独，感到害怕。

将近十一点钟，她呕吐起来，脏兮兮地。弗勒尔毫无表情地抹去自己肩上的污物，凝视着前方鲸鱼追踪船黑色的侧舷。

抹香鲸在他们旁边喷出倾斜的水柱时，弗勒尔又回过神来了。抹香鲸靠得那么近，当柔滑的鱼体往前溜去，若无其事地翘起尾巴时，两人都能闻到和感觉到它细微的气息。充气船突然转向，朝南面的海浪驶去。鲸鱼追踪船驾驶台上传来了喊叫声，隔着发动机的噪声，昆尼依然能听到。

笨重的大捕捞船把平静的水面留在后面，再次发出了声响。昆尼觉得充气船在浪尖竖了起来，把他们举到了一边。船头偏离方向，卷起了短短的波浪。抹香鲸的背露出水面，继续向前。昆尼转过身来，看见船长沿着通道走向炮位。

啊，天哪，不，她想。请不要这样。

弗勒尔将充气船掉过头来，冲进海浪，昆尼窜到了弗勒尔上方，而这时船爬上了浪尖，并在那儿停了片刻才下来，伴随着由螺旋桨尖声的轰鸣，一时冲出了水面。

鲸鱼追击船向他们压过来。弗勒尔避开鲸鱼，让充气船飘过去，到了巴黎四号的船头下。水手们挥舞拳头，大声喊叫。昆尼的身子一下子僵硬了。船头的海浪在她背后嘶叫。

那头鲸鱼浮出水到了右舷和前头，浅浅地喷着水。昆尼感到船突然减速，看到了又长又宽的光滑背部，生出了几乎是母性的保护之心。她向巴黎四号的船头举起了表示蔑视的手指，却看到走道尽头喷出了一股烟雾。

接下来的十秒钟，很不自然地沉重而缓慢度过。首先是抛射枪的刺痛感，钢缆和麻绳从头上飞过的呼呼风声，随后是雷鸣般的轰响，

紧跟着的是震耳欲聋的声音，以及无声的血肉飞溅。后来，时间飞快过去。钢缆竖了起来，绷紧了。充气船爬到了像杠子一样硬邦邦的钢缆上，冲出了水面。弗勒尔倒在了熄火的发动机上，把它侧了过来。充气船猛地摆脱了钢缆，往一边倾斜，掉回水里，钢缆在头顶鸣响。从那一刻起，昆尼对着灰暗的天空怒吼，感到时间停滞了。鲸鱼在绳索的尽头挣扎，向空中喷洒血和水，直到第二个炮弹飞过头顶，发出一阵闷响，才一动不动了。鲸鱼肿胀留痕的躯体，昆尼只看到了一半，这对她来说已没有意义。她听追击船鸣笛，破浪前进，任凭昆尼他们漂浮在膨胀而带着血黏液的躯体旁边，头上落下俯冲的海鸥一圈圈白色的粪便。

弗勒尔发动了舷外引擎，在鲨鱼到来之前驶离鲸鱼。自从离开安吉勒斯后，他已经八小时没有同昆尼说话了。他从昆尼湿了的外套里取了指南针，往西北面开去。

冷海岛的灯塔和安吉勒斯无声的光映入眼帘时，昆尼·库克森百感交集。仿佛那天早晨头顶的炮声，使她的脑袋像发令员枪响后的短跑运动员，立即行动了。呕吐物伴随冰冻的鸟粪在船底污水中翻滚。

在那几个小时里，她几度看到自己在外公灰色的双膝之间。外公拿着一个笨重而无害的东西，那东西隔着一层飘柔的米纸发出低沉的声音。她看见他磨损了的手翻动着书页，感受到他胸膛的大口喘息和暖意撞击她耳朵。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①]……

---

① 引自《圣经·旧约·以赛亚书》第35章节7节。

她看到了潭水底下的蓝色，看到了学校拉拉队变形的身躯。快游，快游，快游。加油！加油！去哪儿？她想，游到哪儿去，上哪儿？

她头儿堂真正的游泳课是外公给她上的，那时她还没有到上学的年龄。外公把船划到海湾，把她从一边扔了下去，然后往岸边划去，常常是让她够不着，一边喊着："游呀，昆尼，游！这是唯一的办法！"有时在绝望地挣扎间隙，她看到他划着船，脸上蒙着晶莹的泪花。游！她告诫自己，这是唯一的办法。

昆尼在南风吹起的又长又深的海浪表面滑行，脑子里响着舷外发动机的尖鸣声。她让自己想象着游往陆地。永远，她想，永远得那么破浪前游，没有方向感，没有蔚蓝清澈，只有长长的击水，一次次举起胳膊，一次次击打水面。

回过头来看看，我觉得，要教小女孩像死男人那么浮起来是可笑的。很难想象自己是个死人，更难想象是个男人。

游，游……

我永远只能如此，她告诉自己。

她近乎成为他人的一次，是在某一天，在哈克河上的一条船底下。那时，她看到自己在克利夫兰·库克森的眼睛里面，而库克森在她下面。是他，她在他心中，在他里面，与他有关，她就是他。但是一生中，她从来没有那么更是她自己，更加个性鲜明。他眼睛里映出了她自己，依然没有击水，没有游，像死人那么浮着？暗淡的光线中显出的映像既是两个人，也是一个人。

海洋上，在梦幻般恶心的孤独中，昆尼缩成了一团。

弗勒尔碰了碰她肩膀，她看到了海滩上的灯光：桅灯、泛光灯、相机闪光灯、电视灯光。她闭上眼睛保护自己。

第十一章

白天，克利夫把自己关在吱吱作响的房子里，他毕竟需要坚实的老墙保护，也需要单调的木头移动声来保持镇静。他的积蓄不多了，救济金还没有到，也不愿把钱花在汽油上，尽管很想开车出去，在孤寂的路上兜兜，活动活动、做些本能的反应，来吸引自个儿的注意力，好让自己感到又活跃起来有所动作了。然而，他宁可睡觉，脸朝下，睡得死死的。精疲力竭的人，穷得一个子儿都没有的人，实实在在失去知觉的人，就是这么睡的。这天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睡觉，外面下着牛毛细雨，雨丝从窗子上爬下来。窗子俯瞰着港口翻腾的海面。

清晨四点，他已经醒了，刚回过神来就站在窗前，看见鲸鱼追击船，外形矮矮的亮着灯，滑出港口朝海里开去。他并没有甚至像一周前那样，见了那样子就会感到兴奋，就会起鸡皮疙瘩。灯光滑出港口，不见了，克利夫的脑子波澜不兴，变得无动于衷了。他又瘫倒在床上。还没有入睡，便做了一串梦，这些梦很短，一闪而过，就像分割不当的像带。他看到那些屈尊俯就、怒气冲冲的脸，教师的，领班的，承包商的，还有作报告的。他看到了一个冬天早晨窗台上的露水，看到脸部模糊不清的父母在叫醒他。最后一个梦最长。班上的一个姑娘把一张叠成圆锥形的纸放在墨水池里。他以为是封情书，便打开，很快读了起来。纸上写着："你是个笨蛋。往前传。"但他坐在尽头，墙壁前的最后一张

桌子。于是他便把纸头放进口袋，羞愧不已。

下午晚些时候，克利夫拖着脚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听听收音机，蹒跚着上楼，从卧室窗户俯视海港，看见北端的泥房、菲尔湾的游艇俱乐部、品脱角检疫站废墟低矮的轮廓，却又蹒跚地下楼到了厨房，胳膊撑在桌子上，从窗户往外看同样的东西。收音机里播送着查理·普赖德、皇后乐队、斯利姆·达斯蒂的节目。他喝着蒲式耳茶，等待发生什么，随便什么。

码头依然亮着刺目的光。码头深水区靠近一个叫“狗腿”的地方，亮着一小束黄色的光。收音机播着本地消息。播出的头条消息结束了克利夫的等待。

“……大捕捞公司反捕鲸游说组使用的充气小艇，在中午时分和鲸鱼追击船巴黎四号失去了联系，此后再也没有见过。追击船报道了一次干预行动，当时鱼炮从抗议者头上飞过，目的是在鲸鱼身上找到固定点。本地捕捞局发言人称，在当时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纯属自卫性质。另据报道，其中的一个抗议者是个女人……”

克利夫关掉收音机，脸庞贴着冰冷的窗玻璃，想了一会儿，细细琢磨着，然后拿起路虎的钥匙，离开了。

尽管天又冷又黑，中海滩的停车场还是停满了车。怪了，他想，鲸鱼竟把他们引出了木头房子。他认出了路对面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商务车，看见有些人在草地上支起了照明灯。他汽车上的雨刷呻吟似地扫过玻璃。他焦躁不安地等待着。

三十分钟后，他听见了外舷发动机的轰鸣声。停车场上的人个个都作出反应。泛光灯和聚光灯在水面上多扫了几分钟，直至一个黑糊糊的

轮廓和两个黄点进入视线，招来了长长的光束，横空扫过。

小船在污秽的水面上滑进来的时候，人们冲进水里，侧过发动机，把船和船上的人拖到岸边。一阵欢呼声隐约响起。人们站在倾斜的雨丝中，被移动的光束照亮了。克利夫走了出去，却很难一直看到人群中的那两个黄点，于是便向他们跑去，翻起领子来挡雨，脚步自信而富有节奏。他靠近了他们，终于在相机闪光灯突然闪亮的瞬间，看到了昆尼·库克森苍白、憔悴和受惊的面容。他的脚步迟疑了，他感到震惊，仿佛她的尸体被某个笨拙的木偶操纵者搞到了沙滩上。克利夫在沙滩上停了下来。那个幽灵从人群中走过。他被孤独地遗弃在水边。

他没有生火让房子暖和起来，却打开了最后一瓶过气的葡萄酒。他要同她说话，从她皲裂的嘴唇上哄出嗓音来。他驾着车回家，眼前仍浮现出她死人面膜的景象。他内心终于明白，她不会老是这样。这个想法弯弯曲曲地进了他肚子。危险。她有危险。

他一个小时喝了少量葡萄酒，心目中又开始看到了自己。他又看见自己在公路上，耳边响着路虎车动听的嗡嗡声，眼前是长长的笔直闪光的沥青路。深深的山谷里，砂砾渗进了和天空一般高的沙里木。他的感官在吸收，吸收。他看到那些人，他们不知道他父母已成了荫头里的影子；他们没有同他共事过；他们没有同他一起上过学；他们从来没有看到他笑过；那些他觉得同他们平等的人，甚至比他们优越的人。他看到自己朝一个闪光的水池走去，那水池在一个空旷耀眼的沙滩上。有一张脸，十分生动，却缺少点什么。

他使用宝贵的汽油，驱车来到中海滩的海景旅馆，把那一扁壶酒留在汽车座位上，走进了旅馆。

在酒吧，他故意慢慢地喝着一杯啤酒，一面看着大堂的玻璃门。他

还注意那些驱逐捣乱者的壮汉。二十五分钟后，为了面子，他又要了一杯啤酒。一个戴无檐小便帽的人逼得他说话。这人看上去仿佛鼻梁被打断过几次。他并不比克利夫年长，但肯定更不清醒。他对捕鲸抗议提出反问时，露出的朋友情谊有威胁性。

"我不熟悉，"克利夫说，不知道这个人究竟了解多少。全镇都一定知道昆尼了，他想。"你倒说说看，会出什么事。我的意思是，要是他们没有那么幸运，找不到回来的路。"

"他们会淹死，或者被鲨鱼吃掉，"那人说。在吧台上动了一下那双开裂的大手。"要不，他们会迷路，那样，我们可要负责来个大搜寻。全镇人都会去找他们，而捕鲸工会受到谴责。你认为，炮弹掠过他们头顶，会比他们自身他妈的愚蠢更危险吗？他们连屁股眼和地洞都分不清楚。那些从其他国家，其他地方来的人，竟要告诉我们该怎么治理我们的镇，创办我们的工业，谋划我们的生计。而他们游来荡去——职业抗议者们——靠救济过日子。他们不需要工作。他们不需要养家活口。"

你要吗？克利夫看着那人，有些疑惑。他看上去刚成年。只有他的双手才让他看上去像个男人。"哎呀，我猜想可能他们有些人是这样，"他说。"你知道，过度接受教育会厌恶浪漫和一切，但是他们仍然干着自己相信是对的事情，他们就是那样的人。我不知道是否你——我们——可以把他们一笔勾销。"

"活见鬼，我可不能，"那人咕哝着。"一个女人也出海去了那儿呢。你应该看到过。"

"看到过？"

"妈的真蠢，就是这么回事。只穿了妈的粗布衣服就到几英里外的礁石上去了。你以为，在他们头上开一炮，就会吓得他们脑子正常了。这个蠢婊子倒是举起了相机，一副要阻止世界末日到来的神气。天哪，

真让人生气。啊呀，拧不上的螺丝不是好螺丝。是不是?”那人耸了耸肩，心情似乎好了点儿。他给克利夫买了一杯啤酒，放在他没有喝过的一杯啤酒旁边。

克利夫打了个寒颤，点点头。别去过问，他告诫自己，你什么也干不了。“是呀，我想是这样。”

那人盯着他。“你不认为，是不是?”

克利夫象征式地喝了口啤酒，放回杯子，露出一种痛苦的镇静。“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以为我在胡说八道。”

“嗯，没有——”

“说。”

克利夫瞧着这人的大拳头，搜索着安全的词汇。“嗯——”

“我的意思是，人不能一下子站在人家面前，决定他们该怎样过日子，该怎样干活，要是他们在干工作，能不能干?意思是说，如果我走进伍尔沃思超市，一屁股坐上收银姑娘的台子说，‘我认为，用塑料包装袋鼠玩具是残酷的，所有塑料袋鼠都得放生。’警察会抓住我睾丸，把我拖出去，会不会?他们会说我是疯子。”

克利夫点头，表示强调。

“那个法国杂种和他的女朋友，也没有能力这么干。蠢婊子。”

克利夫叹了口气。那并不是荣誉。真让人痛心。只不过说说而已。他告诉自己，只不过是口头上说说的。

“是吗?”那人说，换了一下吧台栏杆上的脚。

“是什么呀?”克利夫说。

“你认为是吗?”

“我很难用那样的话来谈论，就这么回事。”

“为什么？”

“因为……”他叹了口气，说不出口。

“因为什么呀？”那人转过头来直接面对他。

总是要出事的，克利夫想道，不管我怎么说。你告诉他吧。克利夫喝了一口啤酒。“因为你一直把她叫做蠢婊子的人是我老婆。”

克利夫的脑袋横扫过酒吧，掸掉了毛巾、酒杯和零钱。他看着这些东西掉下去，刹那之后，眼睛找到了聚焦点。原来他在踏脚栏杆底下，香烟头和痰沫之中。周围都在旋转。他看到椅子腿走过；脚和裤管走过。接着，他漂浮了起来。

“让别人就这么说他老婆吧……应该把他搞死。他一直和他们是一伙。”

克利夫只觉得自己的脑袋把弹簧门撞开了。接着他又漂浮起来了，再一次同草地亲密。不过这一回草地是湿的。四周很静。

稍后，克利夫的头不再是旋转的罗经了，目光也已清晰，认出了一圈悬着的面孔。他动了动身子，在潮湿的草地上缩成了一团，好保护自己。这时，有人大笑。他小心翼翼地坐了起来。那些脸都是黑的。

“把你也踢出来了，嗯？”

“是，”克利夫说。说“是”，他想，什么都说。

“你有一块钱吗？”

“只有一角二分，对不起。”

土著人在雨中拖着脚步走来走去。一个人穿着一件旧海军大衣，另一个穿着绳绒线晨衣，还有一个套着一个绿色的垃圾袋，顶上开了个口，让脑袋可以伸出来。

“不过我有点葡萄酒，”他说，很想讨好。

“好，我们不会嫌弃的。”

十分钟后，路边厕所的水泥地人口上，克利夫和五张黑皮肤面孔分享着他那瓶葡萄酒。底下，浪花溅成了碎末，厕所外，草地在路过的汽车灯照射下闪着光。克利夫发觉，小便的气味不是那么强烈。寒气被酒的甜甜暖意挡住了。他飞快地传过酒瓶，害怕酒友们突然向他扑来。他为他们感到难过——所有的土著人——尤其是那些在安吉勒斯的。他们一副病容，无精打采，就像营养不足的狗。他们的外衣失去了光彩。但是，他又怕他们，他们的眼睛，粉红色的手掌，而且他无法信任他们。酒打开了他的话匣子，他同他们谈得更多了。

"你们知道，我以为你们这些家伙——你们这些老兄——我头一回看见的时候，会打我一顿。像我这样瘦筋筋的一个白人，见了你们这群家伙，只会猜想脑袋会给打扁的。你们这些可怕的家伙，你们知道。"

他们笑了起来，有些不好意思。

"你们干吗要一块钱?"他问。

"买一瓶酒，"穿绳绒线晨衣的那个说。"我们已经有七角五分了。"

"嗯，我们绕过了中间那个人，"克利夫说，把厚重的酒瓶传回去。

"不错，"他们全这么说，严肃地等待着轮到自己。他们相互轻声说话，直至那酒让他们松弛下来。

"你是干什么的?"穿大衣的孩子问。

这问题让他吃了一惊，连他们也都那么想了，他思忖道。为什么人家不问，你喜欢什么，你需要什么，你是怎么个人，而不是你干什么工作?"不干什么，"他说。

"吃救济的白人。"另一个大笑。

"那你呢?"克利夫问他。

"在小麦仓库干过。"

"他也是吃救济的，"套塑料袋的孩子说。

“没有你说话的份。垃圾袋里的垃圾。”

他们全都笑了，动了动发麻的屁股。他们是孩子，克利夫想，不过是孩子。

“你们这些家伙睡在什么地方？”他问。

“睡在我们睡的地方。”

“到处睡。”

“雨天呢？”克利夫问。

“某个地方。”

克利夫轮到了，喝了酒。咦，他想，咦。

“你们大伙知道艾比·坦克斯吗？我见过的最好的中锋。”

他们笑了，相互碰了碰肋骨。

“我们的堂兄，”穿晨衣的孩子说。“就是艾比。”

“就是艾比，”克利夫说，把酒瓶传过去。酒瓶转了一圈一圈又一圈，直到他有些头晕了。这六个人因为彼此笑而笑起来。他们咕噜一口喝了酒。那酒从下巴上淌下来，像血一样。

“鲸鱼怎么样？”克利夫问，头有些晕。“你们认为那些鲸鱼怎么样？”

“我们要鲸鱼干嘛？”其中一个说。

“滚他妈的鲸鱼，”一个说。

另一个打了个哈欠。“鲸鱼挺不错。”

“他认为那是个银行，那些鲸鱼。”

“滚开。”

“你从来没有见过鲸鱼。”

“见过蜗牛。”

“滚他妈的蜗牛。”

“是，滚他妈的蜗牛，”克利夫说，晃了晃差不多空了的酒瓶。他的身子像螺旋一样旋转起来。

离天亮还早，克利夫被寒气和潮气弄醒了，便偷偷地离开了熟睡中的青年们。他不想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住处，没有叫醒他们，却在细雨霏霏的黑暗中，自个儿往公路上的路虎车走去。他想发动引擎，却睡着了。

一群人走过，发出喀喀的声响，扛着笨重的东西，相互叫喊着指令。这时，他在前座上醒来了，脸贴着冰冷的安全带扣子。透过雾蒙蒙的窗玻璃，他听见了昆尼·库帕的声音。他摸着门把手，却倒在了湿漉漉的柏油路上，骂骂咧咧爬了起来，跟在她后面。

海滩上，人影在旋转，其中跳跃着的一个，是昆尼的黄色身影。充气船船头向着大海，鼻子浸在水里。克利夫融入了喷着水气的人群，想要通过说话声，跟踪一闪而过的黄点子找到昆尼。他看到自己的脚踩在白煞煞的硬沙上，撞到了别人的肘子，那些人骂骂咧咧，嘴里的香烟发出红眼睛似的光。

“昆尼吗？”他轻声唤道。

“嘿？”

“昆尼，”他提高嗓门叫道。

“啊，上帝，”顿了一下。人群沉寂了一会儿。有人问她是不是出了什么事。“走吧，克利夫。”

“我想同你谈谈，”克利夫说，突然的安静让他有些害怕。“我可以同你谈谈吗？”

“不行，”她顿了一下后说。

“就一会儿工夫。”

“瞧，我忙着呢。”

“嘿，你就不能……”

“克利夫，滚开。”

“你今天又要上那儿去，是不是?”

没有回答。只不过人群中传来一阵尴尬和不满的耳语声。有人咳嗽了一下。

“我不让你再上那儿去了。”

“嘿，听着，伙计，”一个澳大利亚人开腔了。

“不，你听着。你不能用那种橡皮艇把我妻子带出海去。”

“她自己决定的，库克森先生，”弗勒尔说话了。

“请滚吧，克利夫。”

“啊，算了吧!”克利夫说，既生气，又无奈。他开始挤过影子似的人堆，直到一只大手抓住了他的左肩，才停了下来。“好吧，”他投降了，生怕引起更大的暴力。“行了，行了。”他回身穿过人堆，上了海滩，爬上防洪堤，穿过湿润的草地。一个舷外发动机突突地响了起来。

他坐在路虎里，身子直发抖，因为冷，也因为深深的，持续的恐惧。他不知道是替她担心呢，还是害怕她不回来了。在单调的曙色中，他看到一群年轻人从公共厕所出来。他在座位上缩下身子，直到确定他们已经走了。这些可怜的家伙，他想。湿漉漉的草地上，升起了小蘑菇似的阵阵雾气。雾障悬在白白的海滩上。海鸥感染上了夜间的慵懒，谨慎地侧翻着。一个男人牵着一条笨重的叭喇狗，嗒啦嗒啦走下人行道，只穿了短裤和拖鞋。在克莱门特山另一侧的某个地方，大雾警告声响了。

舷外发动机的鸣声消失在远处。克利夫叹了口气。这时的光很奇特，像月光一样无边无涯。他想，一小时后小镇会醒来。安吉勒斯，我

梦中的小镇。

没过多久，克利夫又听到了舷外发动机的声音。他吃惊地坐了起来，肘子撞了一下喇叭。他跳了出去，有些尴尬。

到了下面草地上，他站在一棵树脂松旁边。那棵树让他想起了可怕的木工课——指关节给敲坏了，手指甲弯了。这时，他倾听着越来越近的声音。他顾不得寒冷了，朝海天合一的灰色模块凝望着。一时间出现了两个弓形小浪花。他看着两个浪花越来越近，越来越大。接着他看到了黄点，发动机停了，充气船漂浮在近岸的浪花上进来了。他听见了说话声。有些人在浅滩上蹚水。手电光划破了水边的黑暗。他听见他们在交谈。

“出了什么事?”

“风浪太大了，连鲸鱼追击船都掉头回来了。”

“不是我们的日子。”

“不是，今天不行，活见鬼。”

“谁给我泡一杯麦乳精，”响起了昆尼的话音。

谁给我泡一杯见鬼的麦乳精，她说。克利夫差点笑出声来。他转身朝海景旅馆亮着灯的正门走去。

他正坐在旅馆门口的街沿上，一群人穿过了马路。有人拖着小拖车，车上放着充气船。其他人扛着塑料油桶，拿着照相机和袋子。昆尼在街沿停下脚步，拉下头上的黄色斗篷。呼出的水气悬在身前，被头上的霓虹灯染成了粉红色。

“你要干什么?”她平静地问。

“谈一谈。”

“我实在不想。”

“我们什么也没有谈。”

“我不敢肯定是否想谈。”

“我想要一杯麦乳精，”他笑着说。

“你这活见鬼，看上去倒像是想要。一看样子就知道你睡在公园里。”

“是的，”他说。

“废话。”她用绒线手套的背揩了揩淌下的鼻涕。“快快谈一下，一杯麦乳精，那就了啦。”

他站起来，僵僵地跟在后面。

昆尼用茶匙撬开了麦乳精听头盖子，在两个杯子里放了麦乳精，从床边的电水壶里倒了水。双手稳稳的，脸冷得通红。克利夫坐在床头，既不安又疲惫。

“刚才，我以为有些家伙要揍我了，”他说。

“你算是运气。当时他们正在气头上，”她用茶匙搅拌着。“你要知道，乔治斯和马克斯也都挨过揍。”

“我没有忘记。”

“没有。”

“谢谢，”他从她手里接过杯子说。

“你一直在喝酒。”

他看了看自己的衣服，袖口上有呕吐物的痕迹。“是的。”

“干嘛呢?”她口气有些严厉。

“啊呀，过去几周很不顺。”

“前些时候，你为什么不在干活呢?那不是……啊，我应该知道。”她呷着饮料，很厌恶。

“是呀。被裁了。”

“你样子真糟糕，活见鬼。”

“对不起。”

“你要讨好的不是我。”

“呵？”

“退出吧，克利夫。”

克利夫呷着热饮料。脖子后背一阵忽冷忽热的刺痛，原来是冒汗了。两人都因为那种无法改变的亲疏感而不舒服，这种感觉使陷入粗鲁和转为多情一样困难。

“再说一声，对不起。”

“那么说，你现在还是个酒鬼。”

“不，”他说，擦了擦粗糙的下巴。“我不是酒鬼。”

“那么是什么呢，耍猴子的？”

“不，你说啥呀？”

“一副苍白憔悴的样子，想把女人的心哄回去。”

“不，我要去参加一个化装舞会，看上去像迪伦·托马斯。”

“那你在盼着。”

“盼着？在缚狗的皮带一头呜呜哭泣？”

“也许。”

“行啦，因此我是一条狗，我承认。”

昆尼笑了。克利夫很注意这一点。

“你闻上去像条狗。”

“我知道。真的吗？”

“是呀。”

“我可以用一下你的淋浴间吗？”他问。“要清洗一下吗？”

“不行。”

他穿着运动鞋，一只脚穿进了胸罩的带子，那个胸罩和一堆衣服摊

在地板上。“你弄得我没有法子，待我那么坏，让我东游西荡，像个见鬼的……鳏夫，你的朋友们会把你想得很糟。”

“我想他们的想法够糟了，”昆尼说，提高了嗓门。“他们想我是个傻瓜，居然会嫁给你。而我很同意。”

“那你干嘛嫁给我呢?”

昆尼没有去看他。“见鬼，我不知道。我想……你身上有一种东西，好的东西，还没有显现，但很有希望。我想你活见鬼地很了不起。为了你成为那样的人，我要同你在一起。”

“而我们俩谁也不是那样的人。”

“不是。”

整整一分钟，两人都没有说话。

“我看完了你祖上记的航海志，”克利夫终于说。

“嗄，好。很高兴看到你完成了一件事，”她无精打采地说。

“不是很光彩。”

“忘掉它，好吗?”她说，嗓音变了。

“我得先了解它才能忘记它。你知道，你是个道地的库帕家人，先别管可疑的父母身份。顽固不化，理想主义、自以为是。”

“还有别的呢?”

“强壮有力，能干大好事。”

昆尼耸了耸肩，喝完了饮料，从他手里拿过喝了一半的杯子。“你打算破坏我们?”

“我们的婚姻?”

她回避了一下。“不，是大捕捞。”

“不，那种事情，我再也不干了。”

“因为你们那一边要失败了。”

“我的腰?[1] 我的腰在水泥地上睡得疼了。”昆尼没有搭讪，于是克利夫叹了口气后继续说。“无论如何，每个人都要失败。我已经退出竞争。”

“你从来没有参加过，克利夫。”

“说得对，但我根本不想参加，甚至连个态度也没有。”

“那你认为应该允许捕鲸工这么干下去。”

“不。也许捕鲸工应该比鲸鱼消失得早。他们会的。他们撑不了多久。我认为鲸鱼要比他们待得久。不管怎么说，我认为应该停止捕鲸。”他顿了一下，抬眼去看她脸上恼火和愉悦的表情。“看来我好像还有一种态度。真不好意思。”

“你已经改变了想法。为什么?”昆尼大步走过房间，采取了一种高高在上的审问者的态度。

“一个捕鲸工把你叫做荡妇，还把我的耳朵都打肿了。”

“我的天哪，全为了这个！就因为那点屁事让你打定了主意?”

“对我来说，打肿耳朵已经够起作用了。”

房间里，昆尼坐在他对面，竭力要放放松，镇静下来。她自忖道，有一度，这似乎对我也够起作用的。“行啊，你干嘛不为你新的信念做点什么呢?”

“那方面，我感觉不强烈，”克利夫轻轻地动了动肩膀说。“因为并没有像其他事情那么重要。”

“所以你就加入了沉默的大多数。”

“而且还使用肥皂、肥料、黄油、冰激凌、蜡烛和口红……”

---

① 原文“side”意为“一边”和“腰”。这里昆尼的意思是前者，而克利夫则理解成了后者。

“大买卖。你那么自相矛盾，克利夫。”

“像你一样，像你的伙伴一样。只不过我不装做那样。我不装。”

“至少我们在面对这一问题。”

“不，你是在面对媒体，全在演戏。在那件事情上，你同捕鲸工或是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你以为你们是斗士，可是你们救了多少鲸鱼?”

“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行啦，”他耸了耸肩。“我前后不一，我不能把事情看透，我甚至不那么像样。”他起身，一个手指戳向她。“可是我不在装。你们的整个运动是歪门邪道，而且他妈的不老实，像整个小镇一样虚假。”

“不，那并不是事实，”昆尼说，动了感情，身子颤抖着。“这是一桩光明正大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在努力。”

“努力操纵人，或者被操纵。啊，你是在努力。”

昆尼走到窗边。雨在下。她举起手，手背擦过脸颊，一滴眼泪水银似地一闪，掉了下来。

“而我也在努力，”克利夫说。“我需要你。”

“滚出去。”

“为什么？为什么，昆尼?”

“因为你跟我们谁都一样，是个操纵者。”

克利夫站起来，想要说什么，但拔腿离开了，突然间透不过气来。他一踏进走廊昆尼便关了门。他像一个装假肢的人那么走着。

室外，晨曦给界标抹上了泪汪汪阴郁的神色，那是在空灵的拂晓到来之前夜间的哀伤。

“婊子，”他说出声来，打开了路虎结了霜冻的车门。他吐了一口气。

第十二章

汽车从北边川流不息开进小镇。天空低低地就要下雨。古姆伍德街挤满了旅客和记者。镇上的旅馆和汽车旅馆，临近中午就都订出去了。迟来的人只好就地住宿在房车上、农舍里、帐篷中，以及海港旁边邋遢的客房里。公共电话拉出分机，忙于汇报的记者和代表排起了长队。三艘停泊在镇码头的捕鲸船被拍着照，正面摆着架势。雄心勃勃的当地人，知道今天海况不好，无法作业，便组织了临时旅游。每个历史纪念碑，每个据传已委托给国家信托公司的破楼，每个自然和非自然的奇迹，都招来如饥似渴的朝拜者。《辩护者》报出版了，头条新闻是：血洗市长。九个对立的政治派别在街上出售徽章，与来自救世军和“慈善女儿”的老太婆们抢生意，那些老太婆一个劲儿摇着铁皮。滨海区的一个仓库后面，全国时事节目摄制组队员，拿了一罐气雾油漆，在斑驳的墙上喷了“捕鲸等于谋杀”几个字，并从六个不同的角度拍下了这个口号。

电话局铃声喧闹。到了黄昏，安吉勒斯已成为温哥华、巴尔的摩、里兹和布里斯班的新闻。在明星酒吧楼上的一个房间里，一百五十周年纪念委员会在碰头，一人一份的饮料已经买好，委员们拍打着背。

七点钟，安吉勒斯聚会的消息传开了，椭圆形大厅开始满人。哈萨·斯塔茨的免费啤酒哗哗地从桶里淌下，迎接拥进门来的旅客和调解

员。两个记者穿着时髦的战争剩余品服装，去大厅后头解手，在黑暗中受到了袭击。他们解完手离开时，袭击者大叫“绿色猪猡”，便消失在夜色中。而且，列宁主义-卡尔文主义者和革命解放阵线之间爆发了小小的冲突；而左派妇女阵线占据了男女两个厕所达一个小时之久。新教自由商会在户外雨中散发小册子。一个舞场乐队，在挤得满满的大厅一头奏得正欢。从农业展览馆飘来的羊粪气味，慢慢地却确然无疑地被人的汗臭所压倒。户外，从南面刮来的暴风，离开海洋，长驱直入，吹开了闪着紫褐色光的天空，变得加倍地激烈了。

德斯蒙德·普斯特林驾着车，穿过夜半雨水淋淋的街道，朝中海滩开去，为自己的机敏感到惊奇。周一的尴尬似乎已远去。他的新秘书，到目前为止还令他满意。她胆小，却有雄心，爱虚荣。我已经振作起来了，他想，就像我老头儿那样。你若受了打击，即使有点刺痛，东山再起时，你变得坚毅和热忱。这个傻瓜小镇可以从中学点东西。你得记住你是谁，你有什么人，你要谁。记住你控制了什么。

在回家的半路上，普斯特林调转车头，让他的宝马朝镇中心开去。古姆伍德街拥挤得简直有点荒谬。牛奶吧和酒吧都已关门，刚来的人正随大流返回住所。他慢慢地开过佩尔的豪宅，看了好一眼才开过去。屋内亮着灯，窗子没有下窗帘，灯光照亮了倾斜的雨丝。普斯特林开过这幢房子，足有半条街道之后，才突然转向，驶过理查森面包店的路缘，泊了车。他走出车子，来到雨中，匆匆走回去，湿气透进了他三件套的毛衣。他走过商店，路过熟悉的老办公室门前，到了栽有篱笆的车道，那里已经坑坑洼洼，积起了水。他穿过草地，鞋子嚓嚓地响着，朝最近的窗子走去，诡秘地绕过窗框往里张望。一间空房，很多灰尘，几团纸头。不加装饰的附着物上燃着灯。你是个浪费电力的败家子，普斯特林想，他的深度

怀疑得到了证实。他猫了腰，脑袋低过窗沿，跑向另一扇正面的窗子，然后慢慢地直起身子往里瞧。佩尔坐在椅子里，白皙的大脚搁在火炉上，膝头摊着几本书，晨衣在他臃肿的躯体上显得很紧身。一瓶葡萄酒塞着瓶塞，放在他身边的小桌上。家具在炉火的照耀下闪着光。

他老了，普斯特林想。他就是一个老人，瞧瞧他吧。他在读什么呢？我纳闷。啊，明天是他最后一次讲道了，谢天谢地。你怎么啦，佩尔？怎么啦？

普斯特林站在豪宅窗子外面，感到潮气钻进了衣领。雨水冲进生锈的阴沟，天空在窃窃私语。

这是我的小镇，老家伙，我的遗产，老家伙。

一辆车子穿过街道。在花台上，普斯特林膝盖着地跌了一跤，血和骨头都带上了花草覆盖料的气味。

第二天早上，捕鲸船船长们连出海去桑德湾都不想试了。激流逼近海港，就是远在小镇的码头上也感觉得到。停泊在那里的巴黎湾船只、特德·贝尔的游艇，以及拖船在抛锚地摇晃。

拂晓，海景旅馆的大堂挤满了人。大捕捞和特德·贝尔分别在两头召开记者招待会。布兰特、马克斯和弗勒尔沉着脸，努力为自己的事业募集支持。鲨鱼捕捞工也是一副绝望的表情，咒骂天公不作美。

上午十时许，车辆以小小车队队形离开安吉勒斯。那些更加固执的观望者挤满了大堂，要不，在旅馆考验着房间的服务。

就在午前，威廉·佩尔完成了布道，二十分钟并不精彩的道德说教。他站在门口握手，还是上周那种心不在焉的感觉。他同德斯·普斯特林点头示意和握手的时候，感觉到，或者出于想象，自己的手在对方的手掌中冰冷。

“布道不错，牧师，”普斯特林说，笑得合不拢嘴。

那是下午晚些时候，佩尔看见昆尼·库克森坐在中海滩沙地的防洪墙上。之前，佩尔一直独个儿走着，胳肢窝下夹了那双大鞋子，看着海鸥在树丛中不安地扇动，思考着海上的天气，脚趾头体验着白色冰冷的沙子。他忆起了年轻时这里的夏日早晨，有姑娘们的笑声，椰子油的香味，人们踩着沙子走过的哧哧声。当时，他正趴在毛巾毯上，想象着白浪滔天的冷海岛苍穹之下是什么；为什么女人会以自己独有的方式走路；为什么短短的海浪轻轻地落在岸上会发出“是”、“是”、“是”、“是”的耳语。

我们总是回到大海，他自忖道，甚至像我这样的农场孩子也如此。

昆尼·库克森一看见他就转过头去。佩尔犹豫了一下，脚步有些迟疑。海角边上，孩子们冒着寒冷在钓鱼。一个男子贴着海岸跑步经过。佩尔走过去到了防洪墙。

“昆尼吗?”

昆尼抬起头招呼说：“你好，牧师，”声音轻得刚刚能听见。

“你好，我正好在散步。我——”

“是呀。”

佩尔手忙脚乱地爬上防洪墙，坐在她旁边，觉得有失雅观，也有点唐突。

“你好吗?”他问。

“呵……”她拖着长声说。

“今天不出去?”

“是啊，天气不好。那你知道了，关于我的事。”

“我想，每件事全镇人原原本本都知道，每件无关紧要的事。”

“克利夫和我眼下不住在一起。”

“全镇好象也都知道这件事。”

昆尼抬头看他。他愣了一下，知道露出了失望的表情。

“啊。”

“连你外祖父也知道。”

“什么？啊，胡扯。对不起。呵，真要命。他怎么样？”

“不好，我是这么想。或者也许很好——谁说得清楚？你说得清楚吗？”

“也说不清。别再说教了，牧师，行吗？我知道你宣布我们成婚，还有别的一切，可是……”

佩尔点点头，双手用力插进口袋。风很冷，一阵阵劲刮着，像刀一样锋利。我已经没有工夫想这事儿了。上帝呀，我没有那么关切。瞧瞧这件事吧。年轻情侣。舒适，自在。我怎么可能？我有我自己的烦恼。要让他们明白！

“……他那么，他妈的那么笨。他什么也干不来，他不干。没有干出什么——我不知道。而这又是那么重要，那鲸鱼。他却不理解，不愿意去理解。上帝呀，真扫兴！”

佩尔拍打着鞋子，要把沙拍掉。他把灰色的袜子套上脚趾，开始穿上去。一双老脚，他想。她见了恶心。滚它的蛋。

“你想要谁呀？”他说，系上他那双黑鞋子的鞋带。

“什么？”昆尼看着他，晒黑的脸上，毛发被风吹起，露出一丝恼怒的表情。一张孩子的脸，佩尔想。那些小事已经是旧闻了。

“你想要什么呀？”

“我不知道，”她说，把头发拉到一边。

那天晚上六点，二百公里外，那个城市最大的医院闪光的玻璃房里，艾比·坦克斯死于脑溢血。护士把他身上的洞堵上的时候，感到很

惊奇，有些地方怎么会那么粉红色。

第十三章

但是，雨并没有落到维拉普土地上，尽管天气变化的日子，有时会在海上看到，或者想象出喷水和下雨的情景。这有点反常，仿佛上帝自己让天气改向了。从那儿越是往东，土地越是干燥，一切都失去了生命。丛林大火一处处爆发。在报载的沙漠边最幽深的地方，鸟儿从空中坠下。没有冬天。

丹尼尔·库帕躺在曾同妻子共眠的宽大铜床上，浑身酸痛。床很大，被很软，却因乏人照料蒙上了尘埃。睡意不来止痛，海湾的寂静却很扰眠，因为鲸鱼已经消失，早就朝更西北的地方迁移了。

真见鬼地惭愧了，他想，一个人的教养会让他夜里睡不着觉。一个人整夜躺在那里，忆起主日学校的经文、菜谱、擦靴子的最佳方法，以及在酒吧所见的面孔呀，伙计呀。今天星期几？我躺在什么上呀？

库帕往一边的身子下拖出一个大箱子似的东西。这是他的《圣经》，他母亲给的。他翻着书页，发现这是1901年的版本，他出生的那一年。书的空页上写着下面一段话，书写的墨水几乎成了灰色：

> 一个可怜女人给儿子的礼物，那是些她所知道的事情。做别人的仆人，丹尼尔，在天父上帝面前做个傻瓜。记住《圣经·罗马

书》第13章。记住我一直爱你。

母亲 1902年6月1日

啊，母亲，他深情地想道，给自己的痛苦蒙上了悲哀，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很像我妻子莫琳，你知道，你们会彼此喜欢的。你们会热烈相处。《罗马书》，《罗马书》……第13章。啊，上面是怎么说的，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1] 我的上帝呀，读了十二年的主日学校——所以一个人到了老年还全都能背诵。滚他的"趁早睡醒"。我一辈子都没有睡过安稳觉。

库帕按时睡了，夜里不经意下肚的那团黑色米纸，弄得他很不舒服。

他醒了，天气很凉爽，预示着白天会很热。他躺了几个小时才起来。远处的树林中，似乎一只矮脚鸟在鸣叫。库帕浑身酸痛。他有很多事情要说，但甚至还没有起来就被这天的炎热击败了。

第十四章

第二天早晨四点半，黑暗中迎接他们的是直竖的浪花。细雨纷纷，

---

① 此段引自《圣经·罗马书》第13章。

昆尼的脸颊冰冷。从南边涌来的波浪又高又深，像是看不见的地平线上拔地而起的山，冲过冷海岛。弗勒尔在寒冷中低下头。昆尼看得见他的牙齿在暗处闪着白光。巴黎四号划开涌起的浪尖，充气船在浪的开口处尾随着，依靠打出的光来保持方向。

昆尼身处两个油桶之间，振作起精神，让思绪飘忽，欢迎一切能把她的注意力从可怕的黑暗转开的东西。一会儿，她看见远处特德·贝尔的游艇正破浪朝西南方向开去。后面是布兰特和马克斯，显然已从疾病中恢复过来，坐在另一条充气船上，位置很低，刚好露头。身体虚弱，但很坚决，昆尼想，跟我们其他人一样。澳大利亚人滚了吗？

一小时之前在大堂重新爆发的争论，昆尼记忆犹新。在大堂，布兰特和马克斯说服他们返回海上，为澳大利亚海员所憎恶。现在，昆尼的立场已经不可动摇。她是星期五射击事件的老将，而且又有赞助人弗勒尔站在她一边。两个澳大利亚人已经立刻离开小镇。女人们争执着要求代表的数量平等。有人学她们的口音，指责她们没有风度，有口气。冷雨中，海滩上发动充气船的人大大减少。恼怒蹬脚的记者，人数超过他们。

昆尼苦涩地想起昨天的标题：**安吉勒斯款待来宾**。他们甚至在星期天还出了一期《辩护者》，她想。闹剧，愚蠢的闹剧。仿佛谁都拿它没办法，除了这，什么都干不了。啊，这事儿我们还能撑多久呢？上帝呀，我累死了。整天干蠢事。我们不过是又一支表演队，在安吉勒斯秀里，一批中不溜儿的演员。甚至没有人再费那个劲来威胁我们——他们突然要我们来应付媒体。还有克利夫……啊，那个名字让我发疯。他脸色病恹恹的，非常可怕。他甚至连饭都没好好吃，吃饭是他天天要做的最后一件事，而他连这也没心思做。他看上去真可怕。上帝呀，我的感觉该如何？

昆尼仍然怀着周六早晨所产生的分裂情绪：讨厌和厌恶，一种要打他的冲动，把那种胆怯、脆弱的表情从他脸上打掉，把他的手指扳回来，让他谴责自己，重新做人；但与此同时，她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欲望，想把他破破烂烂的衣服从背上剥掉，拔掉他下巴上的蓝胡茬，把他洗干净，用她晒黑了的大手大脚呵护他，用拳头把他新的邋遢外表打掉，用指甲把他的皮肤挖开，让它透透气，使他再一次朝气蓬勃，面庞鲜嫩，无所期望，成为当年瀑布下她夹在大腿中的克利夫兰·库克森。当时正值夏天，那个季节成了知了在耳间的狂欢。不知怎地，他变了。这让他感到害怕。但她需要他，部分的他。

弗勒尔搭在她肩上的手使她回过神来。他指了一指。昏黄的晨光中，看得见船员在捕鲸船甲板上走动。弗勒尔把舵转到了右舷，与捕鲸船并驾齐驱，这时看得见大副在船头撩开炮衣，升起并旋转带倒刺的炮口。弗勒尔急踩油门，加快速度，把船开到了捕鲸船前面，穿过船首，伸出手指，作出公认表示蔑视的敬礼手势。捕鲸船鸣响汽笛。当它们冲向左舷，在左舷海浪中颠簸的时候，昆尼想法拍了一张照，尽管在那种光线下她不抱什么希望。

巴黎四号加快了速度，充气船落在后头，到了右舷。

九点三十分，三架飞机到了一大群鲸鱼上空，这些鲸鱼发出轻轻的叫声，短暂而激动地喷着水，在身体一侧翻起的海浪中嬉戏。

巴黎四号开足马力全速前进，掉头追击鲸鱼，在浪花中颠簸。充气船侧面遭遇海浪，被冲得侧了过来，偏离航道，追赶不上捕鲸船。

昆尼压低身子坐在船头，抖掉落在眼睛里的水花，感到发动机和大海在颤动。快游！快游！海浪成直角朝船冲来。快！快！游！她看见捕鲸船船长正顺着轨道，朝鱼炮走去，以前就见他这么干过。他们跟踪着。十五分钟里，他们跟在后头颠簸，在浪尖看到鲸鱼跃出水面，看到

捕鲸船迂回游弋，拐弯时遮住了视线，每一分钟都使她的情感复杂化，总觉得什么东西滑出了她的手掌。他们落在后头太远了。他招呼弗勒尔加快速度，但是每次到了侧浪的边上，外舷发动机便窜出水面，弄得他们一无所获。他们失却了阵地。

随后，他们进入了一个巨浪胸膛似的谷底，在那儿只看得见天空和海水，以及船底冲刷着的呕吐物。这时，炮声掠过海面。他们再次爬上浪尖，腾入空中的时候，昆尼伸长脖子，看到两百码之外海水里发生爆炸，那里，鱼炮飘离了鲸鱼发亮的背部。他们急急忙忙发射了，她想，我们让他们沉不住气了。

捕鲸船漂浮着，重新装弹。弗勒尔加大充气船油门，直至与捕鲸船齐头并进。重新装弹药的那些人喊着，打着手势。昆尼又见受惊的鲸鱼，便指指点点，忙个不停。充气船横穿海面，到了浪花上宽阔平坦酷似脚印一样的地方。她又相信冥冥中的力量了。她看见布兰特站在另一艘往前窜去的充气船上，奋力调节相机的镜头。他和马克斯侧行着来到捕鲸船的船头下。汽笛响了。

游，她想，快游呀，鲸鱼！潜下去！快，去你妈的！

鲸鱼在船前短暂跃出水面，露出背上流血的伤口，喷出的气雾随风飘过。昆尼站起来，看见鲸鱼的尾片划破海水。鲸鱼太累，气太急了，开始迂回向前。昆尼听见后面的声音，左舷浪花的嘶嘶声。弗勒尔竭力要靠近些，但在海浪中很难作出判断。汽笛响了。昆尼看见布兰特和马克斯正好处在捕鲸船的阴影里，受左舷浪的袭击，几乎要摔倒。他们头顶上响着炮声和缆绳的呼啸声，前头是钢钎和鲸脂之间的轻微冲击。经过短暂鱼血飞溅的忙乱，大捕捞在水中开辟出了一条路。鱼尾拍击着海水，却被又一次射击所打断。弗勒尔对着怠工的发动机大叫。昆尼的目光转向别处。鲸鱼不动了，横着身子被拖进来。传来了其他叫喊声。布

兰特站在另一条充气船上，朝她飘过来，一面喊着。两艘充气船擦着舷边，布兰特举起了相机。

"我拍下了!"

"你的意思是他们捉住了，你这个笨杂种!"

"不，"布兰特叫道，"我拍在胶卷上了。滚他的，我把它永久存下来了。"

昆尼把头搁在膝盖上，双手捂住脸。透过指缝，她看到弗勒尔的腿在打颤。

"那就值了，"弗勒尔说，便忙着对付发动机和油门了。他的下巴上有一小滴血，已经干了。

昆尼在油桶之间的空处坐定，并坚持着。充气船滑行向前，船后翻起了浪花。他们无法再往前跟踪捕鲸船了，它已经越出追踪范围。海浪跃起时，不时能看到巴黎四号的驾驶台。那艘船正往东行驶，寻找鱼群中的其余鲸鱼。她硬撑着，因为恶心而狂躁，控制自己不叫出声来。至少天黑时可以到家了，她想。不，天黑之前，天黑之前。啊，他们为什么不制止呢?

一小时以后，舷外发动机停了，先是降为嗡嗡声，接着便什么也听不见了。弗勒尔和昆尼惊恐地你看我，我看你。其他人也上前到了他们旁边。

"它刚熄火，"弗勒尔叫道。

昆尼开始哭起来。

"刚停吗?"马克斯叫道，没有理睬昆尼。

"是呀，现在怎么办?"

"让我看一下。"

弗勒尔很不老练地掀开盖子，在里面捅了一阵子。

“看上去怎么样?”马克斯大叫，很不耐烦。

“我不知道自己在忙乎什么，”弗勒尔说，很惊慌。

过了一会儿，马克斯进入充气船底部，昆尼的脚边，并从她身上爬过去，到了船尾掀开了盖的发动机旁边。他咒骂着，凡是熟悉的零件，尽可能都检查了，平时他自己的发动机老出毛病，所以很熟悉。十分钟后，昆尼几乎被恶心所击倒，弄得她光想死。这时，船前后摇晃着颠簸起来，马克斯咒骂着，举起一只手，仿佛要砸向弗勒尔的脸。

“你已经用完了一桶油，你这个傻瓜!”他尖叫着。“把绳子从钩上脱下来，夹上去。对！简单得很。连该死的法国花花公子半傻瓜都能干!”他跳出充气船，进了并排的另一艘。布兰特倚在另一头的船舷上，背部一起一伏，朝着他们。几秒钟后，外舷发动机又活过来了。风把废气吹回到昆尼的脸上，她在一边呕吐起来。

充气船朝北飘去，一直到了中午。这时，一阵恶心，一阵海浪之后，冷海岛成了摇晃的地平线上一个记号，侧面被海浪染成了奶油色。昆尼发觉自己渴望回安吉勒斯，她视觉上那个时隐时现的污点。

第十五章

充气船挣扎着开到上中海滩之前十分钟，特德·贝尔得意洋洋地到了小镇码头，船边绑了一条 2700 磅的大白鲨。几分钟之内，码头和岸边都挤满了围观的人。二十五英尺长的鲨鱼用滑轮吊到咯吱作响的码头

木板上。尽管鱼头上全是弹孔，嘴巴却仍在收缩。鲨鱼尾巴朝上倒吊在架子上，喷着血，身子因自重而下垂。一位国际钓协的代表，奋力挤过推推搡搡的记者，却被照相机的闪光弄得睁不开眼睛。他向贝尔宣布了捕获的重量。贝尔呢，依旧站在沾满水花的汽艇船头，浑身肌肉痉挛。有人大叫一声，人群立即回应。随后开始了那个疯狂的长夜，大家都心花怒放，光说奉承话。小镇可以忘却鲸鱼和抗议。今天晚上，安吉勒斯是世上最大鲨鱼的故地，值得庆祝一番。

黄昏将至。大捕捞公司的人躲进了海景旅馆的房间。话说得很少，房间服务要得很多。他们闻闻食品，仔细瞧瞧橙汁的颜色。大堂里空无一人。

夜来临了。小镇码头上，泛光灯照着这庞然大物，招来了更多的灯光，更喧闹的声音，更疯狂的啤酒喷射。那大鲨，被捆绑了尾巴，滴着水，呻吟着。细雨落下来，无人在乎，但相机、冰盒和人们的眼睛都闪闪发亮。特德·贝尔的夜晚显得支离破碎：没有做完的账、闪耀的灯光、爆炸式的音乐和发狂的汽车喇叭声。摩托车手们拥抱蓝头发主妇。一架直升机降落下来，停在海滨，卸下一群政要。“往昔时光”在码头回荡，从一条船飘到另一条船。粗犷的小镇人穿着外套，翻起领子，站在水边，沉浸在一种气氛中：是狂欢，是停战，是选举，是橄榄球决赛。巴黎湾捕鲸船一艘接一艘滑进码头，一边响着汽笛。船员们已经得到消息，加入了庆贺。德斯·普斯特林混入人群，眨了眨眼睛，微微一笑，挤了挤手。

玛丽恩·洛厄尔被酒吧外疯狂的人群，被古姆伍德街上落下的啤酒

罐、帽子和鞋子弄得莫名其妙。她用肩膀挤过人群，到了老教堂旁边的一条小巷，然后像吃了安眠药似的，轻飘飘地沿着参差不齐的篱笆，朝牧师住宅走去。教堂部分挡住了房子，但在暖融融的灯光闪耀下，她仍能看得见一长排水沟。连篱笆也在眨眼。光影诡异地缩小又放大。她转过篱笆，觉得自己的头仿佛离开了身体，这时，却看见了一团火。

“佩尔牧师吗?”

“是呀?”他显得既吃惊又得意。

“你在干嘛呀?”

“走近点——啊，是洛厄尔小姐。我在烧点东西。”

玛丽恩用手掌扪住嘴巴才没有叫出声来。两人都不知道那会是惊叫，还是大笑。

“钱?”

佩尔扒了一下脚边的一堆火。“全在这儿了。”

“我的上帝呀，那不是非法的吗?”她说。

“上帝知道。”

“现金?”玛丽恩·洛厄尔靠近了暖融融的火。

“是呀。还有支票。”

“想一想吧，”她悄悄地说。

“这会让你难过一会儿，你知道。但后来就好了。我们中止怀疑，为的是让纸头值钱，然后，我们又得找回怀疑，把纸头烧掉。”他弯下身子，膝盖像发脆的竹子那样格格作响，握紧更多的纸币放进火里。街上传来打碎玻璃杯的声音。玛丽恩站在他旁边，靠得很近。在橘红色的火光中，两人的脸显得很温柔。佩尔克制住想拥抱她的冲动。似乎好久没有触碰别人了。屋顶上，风呜呜地刮着，带来了欢呼声和汽车声，旋转在冒烟的小灰堆和劈啪作响的火焰周围。一个燃烧着的纸卷漩涡似地

飞了起来，飘过他们的头顶，悬了几秒钟，旋转着，翻滚着，随后分解为一阵子煤灰。

"我敢肯定，有一千块钱，"玛丽恩说，差一点要笑出来。

"我不相信，"他喃喃地说。

"我们搞不过他，你知道。"

"我们可以试试。"

"我们赢不了。"

"我们也不会输。"

她摇了摇头。"我——"

他笑了笑，把一只大胳膊搭在她肩膀上，用另一只手去捅灰烬，只觉得身子在颤抖。她闻到了他衣服上的烟火味，感觉到自己脚骨上的热气。他弯下身子，把最后一叠纸币放在火上，随后是那个纸盒，火焰迫使他们后退，整个院子被映得灯火通明，湿漉漉的草地像金属丝那样闪着亮光。

"但如今，我在镇上无足轻重，"她说。"没有人会雇用我。没有人想知道。"

佩尔把身子的重心从一只脚换到了另一只脚。是呀，他坦然想道，我们两个都是无足轻重的。

"你要去什么地方呀？"她问。

"没有地方。"

"那你干什么呢？"

"啊，一钱不值的人对其他一钱不值的人是没有用的，你知道。这些人多的是。"

"来人了。"

"是呀，"他耸了耸肩，并不想让她走，眼睛仍不离开轻风吹拂着的

灰堆。这时，有些人影穿过草地，进入灯光照射圈之内。

哈萨·斯塔茨胳肢窝下夹着一个马尼拉纸大信封，离开了他自己的旅馆。那儿，啤酒喷射到了墙上，口哨声、唱歌声、喊叫声堵住了他的嗓子——他叫喊着要大家注意。而他妻子把他推到了一边，生怕他脸上气势汹汹的表情会把宝贵的庆祝氛围一扫而光。哈萨·斯塔茨觉得寒冷，麻木，却异乎寻常地清醒。他步履蹒跚地到了街上。要是我有胆量，要是值得，他想，我会拿了支猎枪返回去，把他们统统赶出去——伊斯顿、捕鲸工、女人、寄生虫、酒鬼，还有那婊子老婆等，目的就是要能亲眼看见白云和蓝烟，知道他们怎么用这些东西干掉我的。他们只要指一下，说声在那儿，事情就成啦。我恨它们，恨它。恨。

他摇摇晃晃沿着街道走去，把 X-光片扔进垃圾桶，渐渐地稳住了脚步。那些地方，哈萨，他对我说，你看到它们了吗？我甚至说不出那个该死的字来。别人的烟，看在上帝面上？我的肺。我的。

他朝下面的水边走去，没有感觉到轻微的南风。音乐和笑声飞扬。他平静了一些了，大步走下来，手插在外套口袋里，往下看着小镇的码头，见到了泛光灯照射着的鲨鱼，以及发了疯似的人群。两天之前，两小时前，斯塔茨见了这情景都会下跪，会把啤酒灌进所有张着的嘴里，会擦在他们的脸上。但是现在，他一点感觉也没有。已经容不下了。

他沿着港口的路走着，把狂欢抛在了后头。在风中，他听见高处街上汽车喇叭声和小号声。他走着。我，我，我，他想。

他在深水码头上慢慢地走着，注意到了最底下黑色的水，听见老鼠在脚下上层结构中蹦跳。

一束灯光把他引向了一个平台。那儿一个虎背熊腰的人影，仿佛有两个脑袋，朝海边弓着腰，专注地对着浅蓝色的海水，以及两根在风中

荡漾的细线。他站在身后，没有被发觉，于是便离开了。

他朝守夜人的小屋探了探头，蓦地想到也许可以跟年轻人库克森聊聊。那人的头搁在书桌上，在一本记事簿上留下了一圈月牙形的口水。桌子上放着一瓶白马牌酒。一个小老鼠栖息在他椅子背上，鼻子朝天。斯塔茨关上门。

随后，他走过安保牌子，以及包了外壳的防风铁丝网，到了外面，沿着紧靠码头的储水罐宽大的边缘走着。他暴露在明亮的灯光下，几乎是用小跑匆匆走完全部距离，意识到胸部突然失控了。他越出琥珀色的光影，走得更慢了，出去到了尽头，那儿有一排系缆桩，后面下方就是经过疏浚的水道。他听见波涛拍击桥桩，发出哗哗的声响，听见远处一辆汽车的喇叭声。这时，他在生锈的缆桩上坐下，解开裤子上的皮带，大肚子落到了膝盖上，他很羞愧。

“那是土著人的生活，”他喃喃地说，把左脚搭在右手上。

过了好一会儿，佩尔才认出比利、坦克斯和家族的其他成员。他们黑色的皮肤吸走了火光，他们的眼睛里少了几分胆怯。一个白发老妇在号啕大哭。这些人来是要求他埋葬艾比·坦克斯，他们还没张嘴佩尔就知道了。男孩子们从教堂的篱笆上拔下木桩，添进火堆。大家都坐着，包括佩尔和玛丽恩·洛厄尔，围着哔啵作响的火堆，轻声说着话。这时，教堂里又出来一群人，穿过草地。

我的上帝呀，佩尔想道，一边盯着那些瘦小的身影来到火堆旁边，同他们待在一起。我在做梦，妇女协会的人……还带着烤饼。

到了半夜，鲨鱼捕获庆祝会转为流动性了。一队队人大声欢呼，扔罐头，走家串户，临近天明，人越来越少了。酒吧外面，特德·贝尔唤

醒了一群土著人，同他们一一握手，把热乎乎的啤酒听塞在他们手里，在他们背上敲几下，接受他们哑然失色的表情，又继续往前走。这一队人马跑来跑去，漫无目的。凡是那些有记忆，能思考，会说话的人知道的景点，他们都去跑一跑。特德·贝尔身子摇摇晃晃，说话颠三倒四，被人推进了古姆伍德街十五英里之内人工和天然的妙境，后面跟着一群人，有当地的，有新闻人员，有酒鬼，有随兴而来的游客。近拂晓时，他被行走的速度，被疲倦，被海岸线弄得要呕吐，真想吐个痛快，或者睡上一觉，或者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

在码头，天明前朦胧的灯光下，吱吱作响的鲨鱼巨大的身躯，被自身的重量所撕裂，掉到了木板上，喷出一大团东西，向空中射出一道光束。

然而在此之前，巴黎四号为在桑德湾避开充气船，早早地溜出了海港，船长和船员都已厌倦了搏斗、宣传，以及在人们头上打鱼炮。二十分钟之内，巴黎三号跟了上来。

充气船滑出中海滩，在桑德湾等候捕鲸船，可是捕鲸船一艘也没有出现。他们等了二十分钟，在渐弱的浪花中颠簸。又等了半个小时。船员们相互交换起意见来，在黑暗中争执。他们会等到天亮。

天刚亮，巴黎二号就全速颠簸出海港，刺破幽暗的天色。几分钟之前，船员们还看到鲨鱼落到码头上，弄得一块大木板跳了起来，在高高的空中旋转，落到了特德·贝尔的汽艇上，刺穿了船头。他们来迟了，因为一直在通过警察同特德·贝尔联系。他们离开时，两个拯救队队员已经到了码头。只几分钟，巴黎二号就看见充气船滑过浪尖，加速朝它

冲来。巴黎二号刚出桑德湾就接到了紧急救援信号。充气船朝东绕着海湾转了个大圈子，跟踪而至。

十几个小镇人、游客和记者都知道，有人掉到了自然桥下的海里。出事的时候，他们都在场。有一个汉子，喝得醉醺醺的，既兴奋又鲁莽，拂晓时爬到巨大的花岗石结构底下，结果很快被海浪卷了下去，但不像往常那样，被吸到悬崖底下的暗礁中，而是被一个浪头打到了海上。

接到海难救援信号二十分钟后，巴黎二号喘息着，对巨浪保持警觉，来到悬崖附近，开始放下搜索的小船。越来越近的舷外发动机声音催促着船员。一架侦察机在上空斜着机翼飞开，又低低地飞向水面，靠悬崖很近。

充气船上的船员，因为没有无线电设备，一时莫名其妙，只是看见人群排列在悬崖上，捕鲸船上用绞车放下救生船时，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全速行进，在浪尖颠簸，开近悬崖，直至一个水手在灰黑的水中发现了一个白点。在岸上，被酒精折磨得筋疲力尽的人群，找到了新的刺激：一场赛跑开始了。醉意未消的记者们回过神来，举起相机，打开笔记本。竞赛延续了两分钟。

特德·贝尔，被昆尼·库克森拖出水时，几乎已经半死不活。她终于让他脸朝天躺在充气船船底上，这时才认出他来，不禁发出一声尖叫。他落水已有四十分钟，顽强地在渐弱的海浪边缘漂浮，最后在大捕捞船船底上复活，他并没有意识到内中所含的讽刺。昆尼把他的头侧过来，一个手指伸进他喉咙，不觉又听到了游泳老师的声音。

他还没有醒过来，甚至还没有被送到巴黎二号上，报纸的大标题就已经拟好。下一场赛跑是奔往最近的电话。

第十六章

音乐和汽车发动机声音，响彻被雨水冲刷一新的海景旅馆停车场。昆尼·库克森站在一辆客货两用车车窗外，跛着脚，不知怎地还有一种负疚感。这是1978年7月1日，星期五。她觉得身子不舒服，一直在喊叫，喊得嗓子都疼了。她手里捏着卷起来的《辩护者》，报纸上的字染黑了手指，弄脏了牛仔服。

“嗨，”弗勒尔说，脑袋和肘子伸出车窗，“以后见，昆尼。”

“是呀，没有歹意，”马克斯坐在旅客座上说。

满载的车子正在离开，从停车场上退出来，有的按着喇叭。有些车子，因为船上的舷外发动机被偷，几天前就开走了。

“是呀，”她说，“神会站在你一边的。”但是，布兰特已经在后座上睡着了，于是她被剥夺了拍摄离别照的机会。

“照顾好这个小镇，”马克斯说，“用一根火柴点燃它。”

她点点头，同弗勒尔握了握手。到了显然无话可说，无话再说的时候，昆尼耸了耸肩，让最后一批车走了。一两辆车按了按喇叭，在海滨消失了。

昆尼走出来，到了海滨的空地上，看见海鸥聚集在海滩上。在那儿，她曾学会了像死人一样漂浮。妈妈们在人行道上推着童车，幼小的孩子欢快地尖叫着，在蹦床上弹跳得很高。一群逃学的孩子骑着自行

车，一齐倒下，活像一幅模糊的雕塑，在短暂露脸的太阳光下闪耀。一个老人在沙滩上握着一根长长的钓竿在钓鱼。退休的老夫妇漫步在沙滩，捡起贝壳，指指点点，手握着手。一只鸬鹚停在公共厕所的屋顶上。一个婴儿啼哭着。一辆摩托车开过，留下两缕青烟，让昆尼想起外舷发动机和晕海。两个逃学的女孩躺在草地上，在没有热力的太阳下，比试着冬季谁晒得更黑。昆尼·库克森很想往下走到沙滩上去，但经过几秒钟心不在焉的观望，她返回烟雾腾腾的旅馆，去收拾东西。

鲸鱼湾

第一章

起初，克利夫模模糊糊地听见了敲门声，以为那是脉搏在耳朵里跳动的声音，不过睡意消失，脑子清醒，眼睛张开看到晨光时，他觉得那声音可能是他体外发出的，来自于外头。有人在楼下敲门。他很短地叫了一声，从床上跳起来，翻身下了又短又陡的楼梯，穿着短裤打开了前门。

“嗨，”昆尼站在木头垒成的门内，眼睛肿胀，一副病容。从她肩膀上看过去，船只慢慢地驶过海港的水面。“你穿着三角裤，看上去挺神气。”

“是——是——呀，”克利夫结结巴巴地说，看了一眼手提箱和袋子。“只要能引起注意，什么都穿。一时间，我还以为是斯利姆小姐呢。我们的关系很密切。”他的舌头不由自主，一个劲儿说着。

“嗯，”她不安地看着他，不敢往别处看一眼。他在发抖，她看得出来。告诉他，她想。说话呀，说话呀。“告诉你两件事。”

“是吗？”克利夫擦了擦下巴，很茫然。

“首先，我要回来，住在……”

“嗯，这是你的地方，毕竟……”

“——第二，我……”

“要把我踢出去，”他叹了口气。

“不，比这更好。更糟糕。更好。上帝。”

“你怎么样了？”

“我怀孕了。”

“进来，关上门。我冷。咖啡？”

她拖着行李，跟他进了门，到了厨房。那儿堆放着酒瓶和盘子，被油腻和报纸弄得黏黏的，灰不溜秋。他将水壶装满水，捅了捅隔夜的余烬，加了些炭火。她坐在靠近大窗的桌子旁边，腾出地方搁她的肘子，往外张望，目光扫过海港，一面想，镇静些，别让他看到你发疯了。

“你听见我说了吗？”她问。

“听见了，”他说，脑袋搁在木柴箱的门上。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他的嘴巴似乎干燥得要裂开。身上的一切都在狂奔着。她要我干什么呢？笑？发作？

“我不知道。”她不自然地笑了笑。两人都陷入了沉默，只听见火焰发出的声音。

“那么其他人呢？那件事结束了吗？”他问。

“结束了。但那不是我回来的原因。”

“我不相信你。”

她笑了。“也许你是对的。”她扫视了一下房间，目光落在杂色的旧家具、陡峭的楼梯，以及熟悉的木头和褪色的油漆上。“不，不是因为那样他们才走的。我有钱付房租。不，有很多原因。上帝呀，我喜欢这房子。”

水壶里的水开始滚了。

“我也一样。”

两人的目光对视了一会儿。

“那天我让你很尴尬，”克利夫说，依然捅着火。“对不起。”

“不，你没有。”

“是啊，我猜想没有。但对我来说也非常尴尬。啊呀，我有点对不住你，”他说，微微一笑。

“那件事嘛，我想有所好转。”

“我不清楚。”

水壶滴滴滴、吱吱吱地响着，擦得亮锃锃的，两人都瞧着它热起来。厨房里添了一个人，克利夫觉得有些拥挤。但对昆尼来说，在烟雾腾腾的旅馆房间待过后，这儿就很宽敞了，甚至连气味也很好闻。

“有关救援的消息都是真的吗？”克利夫问，倒着咖啡。“关于特德·贝尔？”

“关于是我使他苏醒过来的消息吗？不错。我们先赶到他那儿。该死的，我差点把他又扔回海里。”

“是因为救援的事让你彻底放弃了？”他看见她微微抬头，有些惊奇。

“反捕鲸者拯救鲨鱼猎杀者。传遍了世界。这样的宣传扼杀了我们的公关。某种程度上说，是我的过错。但这不是放弃的原因。不管怎么说，事情已经过去了。当天晚上，有人偷走了我们的发动机。人们纷纷离开，其余的人像狗一样挣扎着。我努力要发动机器。而后来——‘砰’的一声——全完了。前功尽弃。”

克利夫意识到，也感觉到自己心里的某个地方，分担着她巨大的挫折，很希望把这告诉她。

“去，穿上衣服，”她说，“不然，你的睾丸会冻得发紫的。”他上楼的时候，昆尼往外眺望着海港。那儿，风抚慰着浪尖的小船。她不由得

想道：他看上去仿佛想哭，或者想逃跑。

一整天，克利夫在房间里大步行走，既吃惊又不安。他避开昆尼，甚至也不靠近，就怕要去碰她。她走动的样子，说话时用的词汇，都告诉他，她曾经离开过，到过不少地方，碰到过不少人，在没有他的情况下干过什么。她嗓音里含着哀愁，但表露出不曾有过的坚强，暗示着新受到的伤害，新的长进，而这些他一无所知。为此，他对自己的没有离去，以及些许意志消沉，有一种自卑感。他来回走动，很有些羞愧，为房子那副样子，为被单的颜色，为自己油灰般的脸色，为毫无风采的踱步。中午时，他把卧室里的脏衣服放在篮子里。她疲倦地睡着了，蜷曲在沙发上。他打开她的手提箱，拉出有一股酸味的脏衣服，上面留着呕吐的污渍和甜津津的汗斑。他怕她发现，便溜出后门，将路虎滑下街道，直至别人听不见。

他回来时，见她跪在厨房里擦地板。她的目光让他好不容易才没有抗议。他把衣服晾出去，尽管没见到什么人，却很在意邻居的窥视。

她还来不及阻止，他已做好了下午的茶点。用茶点时，他鼓起勇气，问了些问题。昆尼静静地吃着，胳膊肘信心十足地搁在桌子上，心不在焉地倒着红葡萄酒。

“你肯定怀孕了吗?”他问她，每个字都弄得他心寒。

“怀孕了。千真万确。”

“那……”他担心自己的碎肉茄子蛋。

“是你的，”她说。

“啊。”他不觉叹了口气。

“你认为怎么样?”她问，在灯光下转了一下叉子。

“我不过……”

“是乔治斯的?”

“我不知道。上帝呀，我怎么可能知道呢? 你很乐意这样，是不是?”

她没有表示，知道那是事实。克利夫塞了一嘴巴的碎肉茄子蛋，很生自己的气。

“对不起，”他咕哝着。

“我也一样。”

“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不知道。交谈?”事情的后果像影子那样，变得越来越大，在她脑子里出现了不连贯的形状。克利夫很想摸一下她涨红的脸颊，伏在她膝头，做件坏事，然后逃走。

第二章

连着五个夜里，丹尼尔·库帕睡得很少，却做着同一个梦：他又成了个孩子，和别的男孩一起在老检疫站扎营，到海湾寻找贻贝、鲸鱼牙齿和鲍鱼。他们相互挑战，也跟自己挑战，潜到难以忍受的深度，到了绿茵茵的深处，再进一步进入寒气逼人的黑暗，直到灰色的死亡伸出手来，触摸他们的皮肤。仿佛他们决心赴死，为了感觉自己还活着。他们游戏生命，却不理解生命的意义，觉得没有必要理解。在海岬上流放犯

建立的牢房里，他们扭在一起，觉得那黑暗很刺激，巴不得堵塞狭小的牢房窗户，让里面全黑了才好。

在梦中，扭曲的人影从他身边经过。有一回，他整夜躺在检疫医院殡仪馆的铁板上，手里拿着两先令和一片镜子，是挑战赢来的。在梦中，库帕看到了铁板上自己强壮而带有孩子气的身躯。他绝望地朝那个受惊的倔强男孩喊叫着，可是那男孩似乎没有听到，只是透过腐朽的屋顶凝望着天空，等待第一线亮光。库帕喊得嗓子都哑了，随后，那梦发疯似地走了向。这个梦，他已经做了好多次了，记忆中已经分不清楚。太阳升起来了，像一个扔出的球。白天突然到来。他在户外太阳下，他的皮肤，晒黑了的孩子的皮肤，起皱了，火辣辣的痛，只见皮肤像灰一样一片片飞走了。他默默地站着，惊呆了，就像约伯可能那么站着，等候解释。但接着他开始觉得疼，想要解脱，找到了一个躲避阳光的地方，靠近水边，在花岗石上低低的裂缝里。他发现里面是个洞穴，越往里，越凉快，皮肤也折磨得轻了。接着，他明白那是黑暗，真正的黑暗，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喊叫起来听不到声音，知觉全部消失，仿佛所有的神经末梢都在空洞的身体里萎缩了。这算不上不舒服，什么也不是。后来，他在闪光中看到了一副骷髅，跛着脚，在他下面很低的地方闪亮。他朝它叫了一下，但没有声音。接着是别的东西，别的骨头，大堆骨头，不成整体，没有顺序，互不连贯：手指、头颅、牙齿，他又叫了一下，还是没有声音。一会儿，他身上的感觉恢复了。他蹚过这大堆骨头，跌了一跤，尖利的骨头刺破了他的手脚。身上的疼痛加剧，直到他用意志又驱除了感觉，爬行前进。那些骨头成了瓦砾，然后是污泥，然后是冰凉的海滩砂砾。他闻到了盐和海藻的味道，感觉到脚下的贝壳砂砾又潮湿，又冰凉。他闻到人间的汗水气味，觉得很舒服。他站着，一动不动，很是满意。随后，他听见了远处的雷鸣声，并不像儿时听见

的那一种，伴有蓝色闪电，吓得就往妈妈的床上跑，而是一种山摇地动的声音。他惊叫起来，随之，那响雷绕着他胫骨转了一圈，轰然冲出黑暗。起初，他就是在这黑暗中穿过海边的裂口进来的。但是，他无法返回顺原路走出去，因为水已经齐膝深了。他又叫了一声，惊慌得声音都嘶哑了，而且自己的嗓音在四周回响，取笑他。黑灯瞎火地，他坚持着，摸索前进，背上全是水，前面是黑暗，一片漆黑。他醒了，浑身是汗。

这把丹尼尔·库帕吓坏了。他没有，也不允许自己详梦。他只知道又会做这个梦，因此怕睡着。

第三章

第一小批的座头鲸绕过大陆西海角，本能地朝南面和东面游着。有的很老，少数年轻力壮，还因为是暖季，不大量进食，很精瘦。陆地一直在它们左边，慢慢地移动过去。每一头座头鲸两侧都坚硬无比，因为附着甲壳动物、细小寄生物和老水藻。座头鲸在浅水处发出声响，蹿到水面，往外喷水，在水面游一会儿。过后，几乎无意识地重复了一下刚才这些动作，跟随前面那头鲸鱼的尾叶往前游了。海水随鲸鱼声音的振动而振动。南极，没有名称，没有时间，只有色彩，只有温度，只有丰厚的食物，这些吸引着它们继续游。

这些鲸鱼早了几个月，上千英里后面，其余的鲸鱼跟随着。

第四章

第一天早晨，昆尼在旧红木床上醒来，冬日的一片阳光温暖着被褥。她打开衣柜，闻了一下熟悉的香味，拉出抽屉，偷偷地把克利夫的衬衫贴在脸上。透过窗户，她看到静止的海水，以及从容的云彩，映在水里。星期六的游艇非常平静。她套上防风夹克衫，发觉床头放着一条叠好的干净牛仔裤。她的四肢依然疲惫，脑袋因为长夜交谈依然沉重。在楼下的厨房里，她发现炉子的余烬仍热，便重新点起了火，偷偷地瞥了一眼起居室。那儿，克利夫静静地睡在火炉前的床垫上。他仰面躺着，张着嘴，头发歪歪的，一只胳膊甩在后面，看上去仿佛在睡梦中搏斗过。她给他做了熏咸肉和鸡蛋，煮了咖啡，知道这会让他萌生愧意，也知道就算不是那样，她也会干这些的。

白天，两人谈得不多。

下午，昆尼在厨房水槽里洗头，克利夫看着她。面包色的头发全落到了前面，褐色的脖子让他动心。他终于从他假装读书的地方站起来，在她背后用温热的自来水湿了湿手，与她揉在了一起。开始，一碰到她脖子和背部，他有些紧张。但到时候，什么话也没说，她的身子松弛了下来了。克利夫将手埋在她满是肥皂泡的头发中，目光越过头顶，不时地张望港口空空的风帆。

水从昆尼的脸颊两侧泻下来，她感觉到他的手在她身上，自己的手

紧紧抓住水槽的边沿。她不知道自己的紧张是因为害怕呢，还是渴望。她很高兴他没有张嘴，就怕他可能会给她一个回答。

晚上，他们说起话来——话题很安全，都是些家庭外的事。谈点家长里短，故意心不在焉。后来他们上各自的床就寝，怀着戒心。

克利夫睡在炉边的床垫上，炉火不温不火。他醒着躺在那里，思忖着过去的一个月有多少时间他愿意与她一起度过。他已经把航海志锁在一个盒子里，放回阁楼去了，希望也能这样储存自己的记忆。他心里纳闷，自己是否要告诉她袋鼠的事，告诉她昨天去洗衣房的路上，已经把鱼枪丢到街上的垃圾桶里。不，他想，至少现在不行。

睡觉之前，昆尼被一种羞愧感所困扰，像作呕一样不舒服，而且拂之不去。她也有些疑惑，究竟要向他吐露多少，他什么时候足以信赖，什么时候她会原谅自己。她明白，克利夫什么也没有告诉她。从他的脸上，从吞吞吐吐的语气上可以看出来，他有话要说。她认为他另有女人，她把玩着这个想法，足有好几分钟，一直折腾到愉快地睡着。

早晨，他们在厨房相遇，蹑手蹑脚走动。那是个阴天。他们开着玩笑，相互保持距离，谈起差不多半个月前逗留在港口的鲸鱼，温和而轻松地争执着。两人像是一对温顺的情侣，脾气很好，急于博得对方欢心，但又小心谨慎。

下午刮起了西南风。他们突然厌倦了锁闭生活，便走到克莱门特山顶的瞭望台。行走让他们感到放松。人们见到他俩待在一起，便笑了起来，小心翼翼。从克莱门特山顶上俯视，港口成了一枚坚固的宝石坠子，小镇仿佛挤嵌在小山之间，栖息在水边。浅色的大片潮泥滩，玷污了港口色彩斑斓的深渊。隔着海港，看得见检疫站废墟；在其后面，由于起着保护作用的曲线形半岛的遮掩，巴黎湾可以感知，却不可见。

风刮进衣服，击打着头发。昆尼先开口说话。她朝东张望，目光越

过安吉勒斯边缘，越过中海滩，朝暴风滩望去，只见沿海的山间有一层薄雾，模糊了远景。近处，哈克河流淌在小山和一块块开垦过的土地之间，最后归入大海。

“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昆尼说，微微一笑。“我想游走。”

“为什么？”他问，设想自己看得见远处的维拉普山。

“因为我想还有别的地方可以游，而我曾是个该死的游泳好手。”

你现在依然是，他想，希望能告诉她。“现在呢？”

“也许我更清楚了。你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想要那么多东西，而最重要的一些东西，你说不上来是什么。你只是想要。这样的想法一直缠着你，你甚至明知道要不到，也照样要。也许就因为你要不到的缘故。某样东西，你全部都要。随后，你又不喜欢它。相反的选择，你又根本不要。你认为那简直是发疯。”

“不。这就是你。你祖父和你都像这样。他老了，你就喜欢他老，因为你成了强者——成了老大。但接着，我想你开始讨厌他，认为他没有用，你又往往想听他告诉你该干什么。可是他真告诉了你，你又恼火了。”

昆尼往外看，瞧着北面农田和道路的几何图形，没有说话，却在思考。克利夫说出这样的话来，着实让她感到害怕。

“我就不一样，”他说。“我甚至从来不知道我需要什么。”他笑道，“傻。”

“而且你从来游泳不在行。”

他瞧了瞧她，没有对上眼，不知道她是否有受到伤害的意思。“是。”

那天晚饭以后，他们动静很大地在厨房里忙乎着，做蒸汽布丁。两人在起居室火炉边吃着布丁，用手指挑出中间软软的黏黏的部分。

“我们来做点什么事吧，”他说，在炉火的映照下舔着指头。

“这是什么意思呀?”

“我不知道。让我们做点发疯的事情——自发的。”

“让我们策划一下‘自发的’事情，好吗?”

“明天我们驾车到海边去吧。搭个帐篷。看看海滩。”

昆尼离他很近，但没有碰他，却看着他。“好，让我们离家一阵子。考虑考虑。某件事情。”

下起了小雨。炉火渐弱。两人分头就寝。

第五章

1978年7月4日，星期一。最坚持不懈的记者也离开了小镇，回到各自的城市。他们为数不多。大部分人走掉已经几天了。早上晚些时候，还有其他人会来，会发现已经晚了一周。他们会在公共酒吧生闷气，随后满怀希望赶到巴黎湾，最后才厌恶地离开小镇。外头，越过大陆架，从巴黎湾过来的捕鲸船，在灰色的浪花上颠簸，海浪登上了前甲板，炮手和船员浑身湿透。

半个上午过去，特德·贝尔带着2700磅冻好的鲨鱼，离开了安吉勒斯。镇里人看见他走的只有十几个人，他们是北边路上送葬的队伍，正朝墓地走去。自从上周五验尸官发表报告以来，哈萨·斯塔茨依然没有入土，拒绝以教堂的基督教仪式下葬。威廉·佩尔在灰暗的光线下，

主持了一个简单的仪式，在削得整整齐齐的土穴上讲了话，参加追悼会的人不忍心去看那个洞穴。一共十一个人，都是妇女协会的会员。

在教室里孩子们仍然窃窃私语，说尸体是从海港里捞出来的。他们很惊讶地知道，那人竟是先前的斯塔茨先生，大个子，圆鼓鼓，红皮肤，星期六早晨总是站在酒吧外面，对他们的母亲微笑。他们想象，在水里浸泡了两天，通体膨胀，蓝幽幽的，被鱼啃过，看上去不知该像什么样子。

整个上午，玛丽恩·洛厄尔脑子在走神，一面在读《国家地理杂志》给她母亲听。她发觉自己在往窗外眺望，不知道为什么。

中午，大都会足球俱乐部来了一个猎头，在明星酒吧登记入住。接待他的是里克·斯塔茨和他母亲，他们对他表示欢迎，并领着他进了俯视古姆伍德街的房间。下面酒吧里，老顾客们在哀悼。

低处岸边，复制温南号船的工作在继续，桅杆在甲板上摇摇晃晃，在电锯和电刨声中竖了起来。罐头厂的汽笛在哀鸣。深水码头上，迪克和达西用毯子把自己裹得像茧子，带着谴责的目光盯着水面。上次送来大酒壶已经好几天了，他们甲壳似的脸上露出了不安。

下午，还有另外一个葬礼。艾比·坦克斯被埋在安吉勒斯北郊的新墓地里。他的家人、朋友和长老会妇女协会的人倾听佩尔说话，风击打着他们的脸庞。佩尔祈祷。他们脸朝下站着，唯一的评价是轻声说出的“阿门”。好几分钟后，他们才散掉。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德斯·普斯特林虽然不慌不忙，但车子开得很快。他是在港口外愉快地会见客人之后，从巴黎湾沿半岛路开过来的。一小时后，他要参加一个150周年纪念会，拍拍几个人的背。然后是扶轮社会议。现在，他想，该是进货的时候了，也是评价自己该不该出头露面的时刻。车子转弯时，他没有看见一只小袋鼠。但是，那只袋鼠弹射到了宝马车挡风玻璃上，他出于本能，揿了一下喇叭，感觉到袋鼠滑

到了路边的沙石土上，很厌恶，但没有停车，听到了石头的嘶嘶声，很难相信左边桉树受到的撞击。在接下来的沉寂中，他笔直坐在方向盘前，看到了路基上的蓝灰砂岩，看到了天空，看到了从挡风玻璃上掉下，落在他膝盖上的小方冰块，看到了胡桃木挡泥板上一长条血迹，是从动物的嘴上淌下来的。在后视镜上，他看到了下巴上一个血斑，伸手想取手绢，却没有拿到。于是想起了保险。

第六章

前一天夜里，丹尼尔·库帕害怕睡眠，便忘了疼痛，摸黑爬上了小山，站在光滑的山顶上，闻一闻土地的干燥味儿。他头上的天空，是一片没有形状的黑色；星星对他来说，似乎不是另一个世界，而是反常的小点。汗水湿润了身子，疼痛又返回。七月了，他想，却没有雨，没有冬天，他吸进干燥的空气，感到空气留在了舌头上。他坐在一块扁平的岩石上，开始思考鲸鱼。鲸鱼让他一生都迷惑不解，每年都来，在海湾逗留，再游向北方，后来又经过这里，忠实遵循着古老的周期：游动、进食、交配。他用手背擦着花岗石，记起了孩提时代的一件事。一头鲸鱼搁浅在农场底下的海滩上。他父亲组织了人剥鲸脂。临近的农场上来了人，在巨大发臭的尸体上操作，很不熟练，一面动手，一面说起鲸鱼如何自己游上了海滩。他听见他们在说“盲目自杀”，于是他也模仿他们，穿着打了补丁的短裤，跑来跑去，一面对着在头顶盘旋的海鸥，大

叫“盲目自杀”。鲸鱼腐烂了。他们取下的一点点油没法上市。男人们把它保存了好几年，用于捕鱼，和做旧机械的润滑油。在外头一个披棚的老油桶里，依然保留着一桶，里面全是淹死的老鼠，浑身裹着鲸油。

“没有盲目自杀这回事，”他大声说。“只有自杀。因为你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那一刻，他羡慕鲸鱼不可改变的模式。他们不知道，他想，鲸鱼不过是干这件事，而那就够了。为什么我们得知道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天真些呢？我是个男人，我应该知道，但是答案在何处？我知道的东西又在何处呢？那些鲸鱼呀，忠实于它们自己，忠实于那周期，忠实于造物主。而我呢？只忠实于这身躯，忠实于这片片回忆。天真。上一次见到“天真”是什么时候？上帝呀，不是在这个家庭。——甚至也不是纳撒尼尔·库帕，第一代。他没有该死的现身于天真。啊，库帕家族的人——那坚实的水果呀，哈！因为骄傲，烂到了芯子。而他们看见天真的时候——去去！却责怪他人，自己假装逃跑，任别人苦撑。我的上帝呀，我要开一扇门，就那么走出去，进入另外一个世界。这样做不对！不对。

那一刻，他站着，手举过肩膀，仿佛要召唤，要喊叫，对着天空，对着星星，对着黑暗，对着光线。但他双手突然插进口袋，很随意地走下了路径。

第七章

这一小群孤独的座头鲸，从一处浅水游到另一处，遵循着通过千年

的重复镌刻在脑子里的模式，慢慢地往东游去，在光明和黑暗中推动着自己的身子，一面游动，一面敲击出尖声难懂的乐曲。不时停下来等候带着小鲸的母鲸，一路被饥饿这单一目标所驱使。

第八章

星期一，昆尼和克利夫离开安吉勒斯往东驶去时，尽管是中午，但很可能会错当作早晨，或者下午晚些时候，因为天空阴沉，天光惨淡。路虎车弯弯曲曲地驶过灰色路带上的沼泽丛林，成了单调的组成部分，一个移动着的部分。库克森夫妇坐在车里，瞧着陆地迎面而来，在眼角里模模糊糊，随之又落在后头。两人都没有说话。昆尼坐着，穿了条牛仔裤，腿上盖着一条挡风的毯子，是军用剩余物资。克利夫懒洋洋地驾着车子，缩在角落里。

他们感受到了速度，感受到了飞驰，努力要获得又一次结婚的感觉。

哈克河河口，湾流活像石头，没有飞鸟，没有倒影，没有底朝天放心地停在那里的船只。桉树弯弯曲曲，多节多瘤，似乎阻断了通往外面的路。整个景象仿佛随着空间的扩大而瓦解。记忆变得紧凑和浓缩，什么都能轻而易举地凑合，鉴别，赋予含义。而此刻，这景象是虚空的，膨胀得让他们无法企及。库克森夫妇站在沙堤上，徒劳地想重温这情景。两人像刚死去亲人似地充满怨恨。

他们无意间上了长长的海滩，朝着钴池走去，那儿他们曾经游泳过。沙滩远在他们底下。在那些古怪的瞬间，两人的目光相遇。他们走过来那会儿，一小群鲸鱼进了海湾。两人都看见了，彼此却没有提起，只管继续散步。后来，其中一个抓住了对方的手。搞不清是谁主动的。

“真可惜这海湾，”克利夫说。

“是呀。好像完全不一样了。我想，等你年纪大了，你所记得的一切都变小了，你知道，什么都在缩小。”

“那你也见到了。每样东西都太……大。”

“不错。”

“可惜你知道了，因为……”克利夫无法说完这句话，他越来越怀疑自己。

“上帝呀，我觉得自己那么老了，”昆尼说，凄凉地叹了口气。“你感觉老吗?”

“猜想是。”

这让昆尼感到伤感。他看上去依然像个男孩。她感觉到自己身上不协调的年轻劲儿。她想，那是疲惫，不是年老。年老是不一样的。“想象一下年老是什么滋味。”

“那是我最不希望发生的事，”他喃喃地说。

“哼。”

他们默默地往前走去。过了一会儿，克利夫哧哧地笑了起来。“老。”他往外看，目光掠过水面。“有一回，我还是个小娃娃。我仔细瞧了瞧我祖母后，对她说‘咦，奶奶，你胳肢窝下变老了，’我确实注意到她变老了。那是我第一次注意到老年人曾经年轻过。”

“我是她的话，我就打你屁股。”昆尼大笑。

“她突然哭了起来。”

昆尼没有让他的手抽走。这是他第一次提起祖母。他听上去有些悲哀。她看着他的脚趾掘进沙里。她停下来，捧起一捧沙，让它从指缝里流下来。"瞧它们，"她说，不需要指给他看。

"是呀，"他低声说。

"他们来得早，很早。座头鲸。"

"唔，"

"很漂亮。"

"是呀，"他说，"的确。"

"比我们要漂亮得多。"

他们在钻池旁边站了一会儿，感到很惊奇，池水看上去那么清冷，同以往那么不同。两人依然还年轻，对事物的变化还会感到惊奇。他们返回，沿着沙滩走，踩在自己的脚印上，把脚趾陷进来时的脚后跟印子上。下午的其余时间，他们在海口边上闲逛，又回到桉树丛中，瞥见水中的映像，暗暗称奇。

那天晚上，库克森夫妇冒着撞见当地流浪汉的危险，在海湾的树丛中安了营帐。灯悬挂在树枝上，嘶嘶地响，篝火清澈的火焰闪亮在寒冷的空气中。鲸鱼发出的声音，每隔几分钟从海湾传来。

"吉祥物，"她说。

"我们，还是它们？"

她耸了耸肩，笑了。他们吃着罐头三文鱼和萨拉米香肠，喝着红葡萄酒。在床上他们听着帆布下沉，听着海湾传来的鲸鱼声。克利夫发觉自己有些纳闷：鲸鱼在说什么呢？他感觉到昆尼的手放在他背上，便缩了回来。

"怎么？"他问，满腹狐疑。

"要是我怀了孩子，你不在意吗？"

“当然不。”

“好。”

“你呢?”

这个问题，她毫无防备。“不，真的不。不过我不知道我们作为父母是什么滋味。”

“唔。”

早上，鲸鱼走了。早饭后，库克森夫妇拆了营帐，踢灭了火，往东去。

通往暴风海滩的路伸展在他们前面，砂石噗噗地弹射到路虎的车肚上。两人之间产生了一种奇怪的亲密感，一种焦虑，倒反化解了一些尴尬。红鹦鹉横穿公路，粉红色一闪而过。树木、树桩和突兀的花岗石，显得很尖利。

在暴风海滩平整的沙滩上，库克森夫妇泊了路虎，开始走路。太阳出来了一会儿，他们躺在粉末状温暖的沙粒上，睡着了。天气开始冷下来，昆尼醒了，抖去头发上的沙子。我们在等待什么，她想。就在那一刻，她看到了鲸鱼群，在离岸几百码的浅滩上，懒散地游弋，尾鳍揭开了水帘，背部暴露在阴郁的天光下。

“它们在这儿，克利夫，”她说。“那些鲸鱼。”她转过身来，见他也醒了。他在微笑。

“我打赌，我们去的海滩，它们都会到，”他说。

“就仿佛盯着我们。”

那天晚上，在他们的大睡袋里，昆尼感觉到克利夫的手指在她肚脐眼上，于是明白自己怕当母亲，怕又当妻子。昆尼·库帕见血了！她听见。啊，不，她没有，她想，不是这个月。

克利夫感受着她的体温，也想着孩子的事。他觉得无助，离这件事那么遥远。他甚至回忆不起来，上次他们是什么时候做爱的。在维拉普？他想。那么久了吗？在静止的池里？似乎那么久以前了，似乎不可能，甚至有点丑陋。

“昆?”他小声说。“你醒着吗?”

“是呀。以为你睡着了。”

“那一次我打了你。”

“是的。”她的身子紧张起来，两人都感觉到。

“怎么啦?”

“什么怎么啦?”

“我不知道。”

两人都沉默不语。

“哎呀，那不管用，是不是?”她问。

“你为这件事恨我吗?”

“现在不恨了。我不那么想了。”

克利夫叹了口气，搔了搔营帐上的纤维绳。“你爱我吗？究竟爱不爱?”他的口气有些可怜，弄得两人都很尴尬。

“我不知道。现在不一样了。”

“那不一定是坏事。”

“不是，我想不是。”

他们沿着公路，拼命驱车往东去的时候，疲倦并没有扼杀他们的兴奋。天亮，撤下营帐时，鲸鱼都游走了。打那以后，他们满脑子都是鲸鱼。道路两旁地势平坦，土地上笼罩着一层薄雾，慢慢地，懒洋洋地在地土表面移动。乌鸦像黑色的箭一样射来，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小袋

鼠跳离呜呜作响的路虎的车道，车子经过时站在雾气边上。

他们越往东，乡下就越干燥，越苍白，饥荒中越显得匮乏，但他们只看到脚下模糊的低矮带状物。里程标亮着银色的眼睛，按单位标出路程，显得有些虚幻。

在蒂尔海滩，库克森夫妇把营帐扎在远离开垦的牧场，那个安吉勒斯郡称其为“活动房屋停车场”的地方。他们在紧张的沉寂中等待鲸鱼出现。两人暗暗地生火，做饭，一声不响地吃，没有商量就出去走了。他们走下砂砾路，经过没有灯光的选地农的棚屋，那里的积水罐和木板窗都已腐烂倒塌。走过变了形的长长轨道，三文鱼渔夫常把鱼网挂在轨道上。走下一条长满野草的小路，来到海边又硬又平坦的沙滩上。一轮象牙色的月亮悬挂在空旷的海上。他们走了一个小时，非常认真，仿佛前面有一个目的地。回程中，他们听出了座头鲸的声响，巨大的身躯拍打着海水。两人吹口哨，学猫头鹰叫，像激动的孩子在月光下欢闹。

第九章

同一天夜里，丹尼尔·库帕睡了一个小时后醒来，像往常一样浑身潮腻腻的。很久以来他第一次往下走，穿过单薄发硬的路面，越过结块的低洼沼泽地，那儿袋鼠常被火枪弹打倒。他颤颤巍巍下了发亮的砂石路，来到海滩。沙丘亮闪闪蹲伏着，一个挨着一个。他避开了沙丘之间的车辙。

他拖着脚走路，手里捏着薄薄的一卷纸，靴子底下的沙吱吱响着，比他记忆中要硬。他朝一个地方走去，除了年轻时，那儿就一直没有去过。那地方位于海滩的末端，在茂密的植物后面，海岬的背风处。在夜晚的黑白两色中，他找寻着。月亮投下的影子，在身旁滑过。虽然他决心已下，要凭借海岬块状的影子摸清方向，但还是在老年人喘息的间隙，抓紧时间沉思遐想。

他想起了外甥女，希望能再见到她。他感觉到了她的长处。他以一个人最后冲刺的热诚，希望能给外甥女儿注入某种补药，某种药剂，让她眼日清亮。他想，她很强壮，总体上很诚实，能做好事，但是很傻。他希望把自己的岁月和知识，把接触过的、闻到的、听见的、看到的、尝过的、真实感受到的东西，统统输到她身上；希望自己的经验变成她的；祈祷她会突然开窍，把自己从她的迷茫中解救出来。上帝呀，要是你让她现在开窍，我会把她的痛苦，她一生的痛苦，甚至连同她的困惑，都担在自己身上。为了这，我可以受一切苦，可以死去，肉体没有衰朽，心灵没有伤痛。我可以一文不值，更少。就为了那样。

但是，临近海滩的末端，靠近目的地时，他明白自己的应许太吝啬了。他知道，如今为一个人去死，在短暂的余生受点苦，是轻而易举的牺牲。有些更加昂贵的牺牲，他从来不会考虑。不，他想，昆尼会像我们所有人一样受苦。他自己会承受苦痛。我对她没有用处。

老丹尼尔·库帕一路挣扎，来到岩石上的一个洞穴，起着保护作用的灌木和碎片不好对付。他有些害怕，身子先进洞，然后摸索着往里走。洞穴响起了远处的滴水声，以及蟹在沙上爬行的声音。翅膀一阵扇动，扫到了他脸上，吓了他一跳。蝙蝠！他想。这时，他还没有认出燕子掠过的声音，这些燕子躲在外面更为安全的暗处。他的行动很困难。小时候他在黑暗中游刃有余，但他已经忘了地形。他爬行了几码，手里

握着那张纸，像他祖父在他之前做过的那样，背靠墙壁，点亮了一根火柴，找到了柴火，也顾不得对面白色的映像了。他收集了老水草、风滚草、指头粗的干树枝和漂流木碎片，把这些柴火慢慢地踢成一个堆，点上火。光线好了一些，库帕找到了两块厚厚的老木头，放在身边，直到火焰旺了。还是孩子的时候，这样的事他在海滩和洞穴做过多次。此刻，这个刻意的、目的明确的过程，使他精神振奋。

后来，他叹了口气，摊开带在身边，已经皱巴巴的纸。在摇曳的火光下，读了起来。

> 1875 年 8 月 30 日。我一生都劳动耕作，在上帝面前直着腰杆。我显示了勇气和富有责任心的信念。可是上帝不公地诅咒我，给了我一个傻瓜儿子，一个过着城市生活，荡光我积蓄的女儿。此外，我还受到黑人的骚扰，他们无休无止地来，又像蝗虫那样，从我劳作、奋斗、受苦的土地上被赶走。我的身体老得太快了，对造物主来说，那是耻辱。
>
> 啊，我的儿子马丁会带来不幸，现在我明白了。我无法承受他更多的不幸。
>
> 9 月 1 日。要是我在不敬的圣餐上吃了另外一些人的肉，要是我强奸了土著女人并分尸，要是我强奸了同性别的男人，折磨、奴役、欺骗他们，自己还迷上了酒——那我是不是一钱不值。
>
> 我的祝福在哪儿？
>
> 今天我停止工作。
>
> 10 日。我的一家人走了，丢下了我。是我不干净？尊敬又在

何处？如果我受到了诅咒，那就让他们也如此。安吉勒斯，那不毛之地。让他们去那儿吧。

神啊神，你为何离弃我？我没有做错事，别人干的是别人的罪过，他们自己救赎，也自遭毁灭。

9月12日。我也气得要死。我会在这片巨大的虚空中遭唾骂吗？

没有活儿。

我上当了。上帝欺骗了我。我欺骗了自己。上帝一文不值，比魔鬼还坏。

19日。今天早晨，我脑袋里的碎片纷纷裂开。粉碎这些想法，粉碎这个上帝及其他。有时在凉快的黄昏，我听见了动静，大声叫圣父，却没有人在。但我叫了出来。昨晚又做了那个梦。我正在一棵树下休息，抬起头来，看到一块食品掉下来。我惊奇地张开嘴，或者去接食品，它嵌在我牙齿之间。是的，你的牙齿之间。这东西很重，挤下了我的喉咙，我的肚子胀起来，撑破了，肠子落在我膝盖上，我醒来了，很饿。

我把唾沫吐在脸上。亚当，还有他的荡妇。

20日。还记得吧，你二十岁的时候，纳撒尼尔，先知库帕？如果上帝有能力判你无罪，他早就会这么做了。拯救你自己。拯救你自己。我会。不，我会。

丹尼尔·库帕把几页纸平摊在火焰上，看着棕黄色的心出现，最后

变成一团火。啊，你这既可怜又不幸又生病的杂种，他想。我年轻的时候，差一点相信了你。自尊让我这么做。但是，永远不再了。由于我们自尊的缘故，光之父不让雨落下来。我们的自尊可以休矣。但是，自尊等待着，直到其他一切都凋谢了。

一头露脊鲸的骨架，翘着尾巴，靠在对面的墙上，大如磨盘，呈灰白色，腐蚀得露出了筋脉。一束束鲸须落在骨架旁边，一块块下巴骨靠在花岗石上。库帕捧起贝壳砂砾，让它流过指缝，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几个羊脑壳，就堆在他身边，眼窝对着他。这些古迹是他还是孩子时带进洞的。洞穴曾是个秘密藏身处，也是他祖父当捕鲸工时打发孤寂时光的去处，又是纳撒尼尔·库帕发现疯子贝尔尸骨的地方。在这里，纳撒尼尔·库帕年老时开枪自杀。丹尼尔长大成人后，一直避开这个地方。

又是一个骨架，一只燕子的躯壳，看得见落在沙子上。他可以把脑壳像砂石那样扔进嘴里。他走过去，碰了碰燕子脑壳，脑壳变成了灰。随后他捡起了羊骷颅，手指颤抖，两眼对着羊骨的眼窝。

"这儿是你该死的福地，纳撒尼尔·库帕。要知道，我在为你，为我自己，为我们祈福。为什么要爱那么难？被爱也那么难？遵循自然法则也那么难？"他觉得从心底里涌上了一阵哭叫声。"我来到这里，同我先祖的尸骨躺在一起，像老一代人一样。现在看来好像多么可笑。起来吧，尸骨！这让你感到好笑。

接着，一声喊叫冲口而出，一阵大笑，他觉得自己的胃部松开了。"我改变了注意。我不死在这儿，不同你们这些可怜家伙在一起。"

他仍笑着，一路摸索，出了越来越暗的洞穴，到了外面，夜间清新的黑暗里，拖着年老的身躯，来到了海滩。

动物的叫声在他耳朵里响个不停，他在水井旁垮了下来。

第十章

早上晚些时候，克利夫和昆尼出了家门，滑行在蒂尔海滩的砂砾路上，朝公路驶去，穿行在飞鸟、兔子和袋鼠的一堆堆尸骨之间。在封闭的路上，两人都没有说话，靠在一起，形成了曲线。发动机令他们神思恍惚，呆呆地专注于一个目的。克利夫坐在方向盘旁边，一面像孩提时代一样，数着路上的躯壳。昆尼注视着鼻子底下模糊的道路。成千粘上柏油的石子，组成了一根灰色的缎带。真奇怪！她回想起放学乘车子回家的路程，一路弯弯曲曲，男孩子们的唾沫从后面飞过来，像雨点一样落在膝头。*昆尼·库帕，昆尼·库帕，快游！*

在一片容易起火的平原上，拐往维拉普的路牌几英里外就看得见了。路虎滑回砂砾路。沉寂的土地一闪而过，连见都没有见到。

他们还没到达维拉普的库帕家土地，就离开了公路，打开栅门，穿过邻居的土地，抄近路去海滩。昆尼指挥克利夫穿过农场，越过牧场的荒地，到了一条小路，蜿蜒下山通往海湾。

外边的海面上不见鲸鱼的踪迹。库克森夫妇沿海滩驶去，滚过柔软的沙子，直接来到库帕家土地下边，地界从深水标志牌就开始了。

“你是不是认为，我们应该先去看看那老人？”他们坐着等候时克利夫问。

“好的，以后吧。我不想漏掉什么。也许我们不在的时候，它们却

来了，并且继续往前游，我们就找不到它们了。”昆尼说。

克利夫耸耸肩，她朝他紧张地笑了笑。

中午时分，他们依然等待着，但还是不见鲸鱼。下午渐渐地逝去，他们在路虎里打盹，紧张和期盼使他们精疲力竭。饿了，他们就吃苹果、小葡萄和袋子里的花生米，喝着温热的盒装橙汁。车外，空气在漂浮，不下沉。“我们至少应该去说声‘你好’，”他低语着。

“以后再说吧。”她说。

离沿海几英里的地方，公牛和母牛在数月的交配、追逐和哺育中已疲惫不堪，现在踏着稳健而从容的步子。母牛们很饿，肚子里还有需要供食的活体，靠南方的冷水为生。它们怎么也忘不了饥饿。

丹尼尔·库帕在水井旁醒来，依然潮腻腻的，因为夜里突然下了露水。他在衣服里抖抖索索。下午的太阳被云层遮蔽，没有施予他温暖。他睡了个清净觉，没有梦。现在醒来却遇上了噩梦。牲畜又闹了，羊群微弱地哞哞叫着，幸存的牛群发出沙哑的声音。他转了个身，看见一堆堆灰色的东西、木桩，以及挨饿的牲畜留下的水潭。羊躺着索索地发抖，颤动着深不可测的嘴巴。丹尼尔·库帕看见衰弱的羊羔躺在结痂的牲畜尸体旁边，低声说，“我的上帝呀。”

他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跨了几步，走到离他最近的活羊旁边，那只羊侧面躺着，像一块晒成棕褐色的挂毯。他把羊皮包骨头的身子抱在怀里，感到它瘦成了一袋干瘪的泥土，他摇摇它，但羊只不过对着他张开了嘴巴，露出萎缩的喉咙，于是他把它放回在无色的尘土中留下身体印记的地方，结果胸膛中的叩击停止了。接着，丹尼尔·库帕看到牧场在扭动，受害家畜的头都随牧场在扭动。

“啊，上帝呀。”它要在母亲的两腿之间爬动，用头颅再次顶回到黑

暗。他转过头来，把这副景象看在眼里。一头阉牛侧身倒地，脑袋靠近水井，太虚弱了动弹不得，靠着自身的重量才将躯体往前拖，下了有些陡峭的堤岸，直至慢慢地将头浸在水里。库帕动了动腿，硬撑着爬上去，到了自家门口，凝视着光得让人丢脸的大地，知道前面还有折磨人的事要做，只觉得自家喉咙里呼呼地喘着气。

在房子里，他找到了一把很大的刀，他和他父亲就是用这把刀来屠宰的。刀的重量压得库帕变了形，他的右腰沉了下来。

整个下午，丹尼尔·库帕都拿着这把刀，走动在遗弃的牲畜之间，割断萎缩的喉咙。他探视每一堆动弹不得的东西，双手越来越黑。一头黑眼睛羊羔，用舌头触碰他的前臂。他觉得很惊奇，如此躯体居然还能供血。

将近黄昏，他又躺在水井边上，睡着了。里面的水静止不动，水里都是尸体。他的头枕在布满血迹的手臂上，睡着了，在几乎空空的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在蠕动。

库帕睡了一觉，那是一个不再需要做梦的人睡的觉。醒来时已经入夜，闻到了雨。他舔了舔嘴唇上神秘的露水，放下了手中的刀，那把刀他彻夜抓在手里，带到水井的泥沼里。在闪亮的黑暗中，他寻路来到山脚下。出于期盼，爬了上去。

黄昏时，库克森夫妇在海滩上搭好了帐篷，爬了进去。他们一动不动，倾听着彼此消化系统的激奋，以及嘴唇蠕动的呵呵声。帐篷里面很潮湿，和以前冻得发僵的夜晚不一样。两小时以后，他们有些不安，便穿好衣服，又到了外边。天上没有星星，气候炎热多云。云低得仿佛触手可及。他们走到海边，那儿掀起的海浪，以翻身下崖般的气势，发出雷鸣似的声响。泡沫飞溅，像漂白过的山峦，在夜间直竖起来。每秒钟浪花都在增大，隆隆作响的浪头，一个大似一个。克利夫胳膊上感受到

了雨滴，两人便回到了营帐里。

“我们到底在期望什么?”克利夫仰面躺着，对着头上的纤维布发问。

“谁知道?”昆尼呢喃地说。

“我的天哪，多大的浪呀。”

一个雨滴打在纤维布上。

丹尼尔·库帕爬上山时已经筋疲力尽，便仰面躺在平坦的山顶上，凝望着黑夜。有一阵子，他心中萦绕着要见昆尼的愿望，但心里明白自己的身子完蛋了，只顾低声同爱他和出卖他的人说话，仿佛他同他们近在咫尺。他的手放在岩石上，爬山时的摩擦和汗水洗净了血迹。要是双手听话，他会举起来。不过是一个习惯的手势，他自忖道。

雨开始下了，雨滴在眉梢和脸颊上炸开，击在坚硬的岩石上，足以溅出火星来。

暴风雨向沿海袭来，越刮风势越大。一小群座头鲸在暴风中搏击，朝靠近海岸的地方游来，一路被风推着，在波涛中全速前进，感触到了浅滩的前沿。

丹尼尔·库帕轻松欢快，不再支撑自己的重量。他听见最密集的雨点落下来，在水面上嘶嘶作响。他的嘴巴张开着——他需要这样才能呼吸——他感觉到雨滴重重地打在喉咙壁上，滚进身体。*在你喷水的声响中，深沉的叫喊对着深沉：你所有的浪头和波涛都冲我打来*，他想。雨无休止地下着，好像天空塌陷了。丹尼尔·库帕听见鲸鱼的叫声，那声音几乎无法刺破暴风雨。他耳朵里响着噼噼啪啪的声音。他明白鲸鱼们

回来了，另一个季节已经结束。而他将逃离黑如柏油的黑暗，用力地游啊游，毫不畏惧。无所不在的白色电光，向他周围刺来。他像母亲教他的那样，数着时间，判断电光和雷鸣之间的距离。他觉得水落在喉壁，已经把他填饱了。他走动着，咕咕地透着气，天上只有闪电，没有雷声。他停止数数，却忽然一阵巨响，山摇地动，树上的鸟被震跑了，飞入暴风雨中。大海退缩了。

丹尼尔·库帕浸在了水中。

鲸鱼们很快恢复了发自肺腑的叫声，尽管声音又狭窄又尖利，还是努力往前游去。它们中间引起了一阵恐慌，但仍继续向前。

隔着强劲的雨势，克利夫和昆尼·库克森听到了鲸鱼的叫声，突然醒来了。他们一动不动地躺了一会儿，喜悦和疑惑把他们惊呆了，只听见那叫声分分秒秒都在靠近，仿佛几乎同他们在一起了。

“它们来了，”昆尼耳语着。

“是的。”克利夫搂抱她。

逐渐加速的游动、变换的调音、千真万确的激情迸发，都向他们传递过来。库克森夫妇穿好衣服，拿了手电，冲到外面，冒雨往下跑去，到了湿润的海滩上。只见巨大的身躯受海浪的冲击，在浅滩上东倒西歪。昆尼尖叫起来。浪涛雷鸣着，夜成了手电光束的影像。大堆肉身和甲壳动物铺满了海滩，爬行而上，挣扎着，在自身的重压下透不过气来。克利夫和昆尼·库克森，在这些喘息的巨无霸之间走动，一束粉红色气体，从喷气孔里射出，落到了两人身上。

译后记

蒂姆·温顿（Tim Winton，1960—），生于西澳大利亚珀斯的一个警察家庭，在沿海小镇度过了童年。中学毕业后，进入西澳大利亚技术学院（现为柯廷大学）学习文学创作。他自幼喜爱文学，八、九岁时已开始写诗，十七岁中学毕业后便埋头于写作，十八九岁时写了四五十个短篇小说，但均未发表。二十一岁时发表第一部小说《露天游水者》（*An Open Swimmer*，1981），并获澳大利亚沃格尔奖。1982年，年仅二十二岁便成为专业作家。1987年在法国、爱尔兰和希腊居住了两年。1989年回国，定居于珀斯北面的一个仅六百人的沿海小渔镇至今。在文学创作上，温顿认为自己崇拜弗兰纳里·奥康纳、马克·吐温、霍桑、福克纳、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本国作家伦道夫·斯托也曾对他产生过影响。温顿因很早开始文学创作，并崭露头角，素有澳洲文坛“神童”之称。他又是个多产作家，而且几乎每部作品一经问世便引起批评界的注意，绝大多数小说都曾获奖，甚至多次获奖。他四度获得迈尔斯·弗兰克林奖，两次入围布克奖。温顿是当代澳大利亚的一位重要作家。

温顿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露天游水者》、《浅滩》（*Shallows*，1984）、《天眼》（*That Eye, the Sky*，1986）、《冬日的黑暗》（*In the*

Winter Dark，1988）、《烟云缭绕的街道》（*Cloudstreet*，1991）、《骑手》（*Riders*，1994）、《蓝背鱼》（*Blueback*，1997）、《流行音乐》（*Dirt Music*，2001）、《喘息》（*Breath*，2008）；短篇小说集《分离》（*Scission*，1985）、《至少两个》（*Minimum of Two*，1987）、《血与水》（*Blood and Water*，1993）和《转折》（*The Turning*，2005）；儿童小说《杰西》（*Jesse*，1990）、《洛基·伦纳德，人工鱼雷》（*Lockie Leonard, Human Torpedo*，1990）、《布格尔格斯流浪贼）（*The Bugalugs Bumper Thief*，1991）、《洛基·伦纳德，一个卑贱的家伙》（*Lockie Leonard, Scumbuster*，1993）、《土地的边缘》（*Land's Edge*，1993）、《洛基·伦纳德，传奇》（*Lockie Leonard, Legend*，1997）和《深处》（*The Deep*，1998）。其中长篇小说《浅滩》、《烟云缭绕的街道》、《流行音乐》和《喘息》分别于1984、1992、2002和2009获得迈尔斯·弗兰克林奖；《骑手》和《流行音乐》分别于1995和2002入围布克奖。他的多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和戏剧。

温顿的长篇小说尽管在内容和技巧上各有千秋，但仍可以归纳出一些共同的特点。首先，他所刻画的大多为小地方的小人物，一般居于社会中下层。地点以大海、海滩、海滩旁小镇居多，因为作者最了解这些地方。他曾说过自己不可能、也无意于像亨利·詹姆斯那样去描绘客厅、闺房和贵族。他笔下的人物大多为年青人，且不善言语，面对多事的现实，往往无能为力，小说《露天游水者》、《浅滩》和《天眼》都是如此。创作这些小说时，作者未过不惑之年，与表现对象处于同一年龄层，熟悉他们的行为和心态，所以能够准确地加以把握。其次，他小说中的年轻人在人生的危机时刻，往往受到一位长者或年纪更大的人的点拨和开导，《露天游水者》中是一个告诉吉拉何处能找到珍珠的老人；《浅滩》中是昆尼的外祖父，引导克利夫去读捕鲸日志；而《天眼》中

则是亨利·沃伯顿。但有趣的是，这些人自以为能指点年轻人摆脱困境，结果却个个都归于失败，未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吉拉的启示者不久就死去，他说过的话究竟能否当真，也无从知道。克利夫所读的捕鲸日志也并无“速效”的功能。而指导奥特的沃伯顿，则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洞察力和领悟能力还不如这个十二岁的孩子。温顿之所以安排这些长者“无功而返”，一方面是由于他不愿意落入文学史上多次批评过的关键时刻借助“救世主”的窠臼；另一方面也旨在说明，孩子们所遇到的问题不可能由大人越俎代庖，而是需要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自己来解决；第三，小说中常常出现点点滴滴的《圣经》训示或直接引用《圣经》的经文，使之在小说文本内产生一种预言式的共鸣，使人物达到一种崇高庄严的境界。温顿小说中的宗教色彩，是作者刻意为之的，如他自己所说：“这不仅是一个后基督的时代，而且就科技而言，目前的文化是一种反基督文化，我想这也是别人愿意读我的小说的原因之一，我想我是个怪人。”① 最后，温顿小说的结尾大多为开放性的，矛盾并未解决，留待读者自己去思考。《天眼》中的奥特虽然看到了上帝之光，却并没有摆脱家庭困境；《露天游水者》的结尾：“吉拉划了根火柴，在冒出的烟中闻到了死一般的气味。他把火柴丢进汽油罐，撒腿就跑。”至于他跑往何处，如何进一步面对现实，吉拉自己也不知道，读者也无从知道。

虽然温顿自己认为更擅长于写长篇小说，但他的短篇也非常出色。他的短篇小说继承了澳大利亚传统短篇的风格，没有精心构筑的故事，叙述方式并不巧用心计，只是随意道来，平平淡淡，语气十分自然，客

---

①《阅读蒂姆·温顿》，理查德·洛锡特和加科布斯编，安格斯·罗伯逊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观地把事情陈述清楚，作者并不介入。不经意中，常常夹有澳大利亚式的那种叙述者自己不动声色，而听者却不禁捧腹大笑的幽默。小说往往由于作者独到的观察、生动而又感人的细节，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并引起读者的深思。

小说《浅滩》的主角也是两位年轻人。克利夫·库克森（Cleve Cookson）和他的妻子昆尼（Quennie）。矛盾就在夫妻两人之间展开。在西澳的这个捕鲸站上，妻子昆尼出生于捕鲸世家，但她本人却是一个忠实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反对捕鲸，并组织队伍，进行抗议。而丈夫克利夫却赞成捕鲸，双方由不和而分居。在此期间，克利夫悉心拜读妻子祖上留下的捕鲸日志，对捕鲸过程的残酷与血腥有了进一步了解，内心开始软化。而昆尼则卷入了反捕鲸抗议运动，最后导致一场混战，并以反捕鲸者偃旗息鼓节节败退而告终。夫妻之间矛盾的解决归结于后来鲸鱼们自身的行动，大批大批的鲸鱼朝海滩游来，集体自杀，那情景使见者心酸，夫妻间也终于和好。这是一部关于环境保护的小说，人物的最后觉醒和矛盾的化解依赖他们自身的“顿悟”，而促成这种“顿悟”的竟是他们保护的对象，这是耐人寻味的。

《浅滩》围绕发生在沿海小镇安吉勒斯的捕鲸与反捕鲸事件，勾勒出了澳大利亚边远地区几代人相对封闭的生存方式，以及他们面临价值观的变迁，一时感到无所适从的困惑和难以摆脱的尴尬处境。作者在刻画当代安吉勒斯生活和人物之间的纠葛时，安排了一个关键细节，那就是人物无意间发现的航海志，它记录和再现了一百多年前的生活状态和捕鲸活动，从而延伸了小说所反映的时代，增强了作品的史诗特征，拓展了小说的内涵，也使《浅滩》成了一部丰厚而扎实的澳大利亚小镇生活史。

温顿的创作力度，主要表现在对语言的运用上。他擅长于运用精心

选择的文字，细致入微地描写变幻的气象、纷乱的场面、激荡的大海、怪异的情景和起伏的生活。用字十分讲究，常常使用抽象的词汇表达具象的概念，并赋予其以深刻的含义，这方面颇得怀特的真传。但作者在撰写这部小说时毕竟还年轻，生活上和文学上的修炼均显不足，在表现这种文字杂技时，偶尔难免失手。

无论怎么说，《浅滩》获得了澳大利亚国内分量最重的文学奖（1984年），而那一年，温顿才二十四岁。

翻译这部小说时，遇到了某些文字上的难点，幸得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Dr. Catherine Runcie 的帮助，数度电邮往来，才得以解决。她治学的严谨令人感佩，她的细致和耐心让我感动。在此对她表示衷心感谢。

2009年4月于紫藤斋